武俠世界

鳳舞江湖（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馬行空·著

江湖上忽然接二連三的，發生了幾位武林中人離奇被襲殺的事件。令到武林中人心惶惶，一個年輕高手不約而同地與幾個武林同道聯手追查之下，幾番遇險，終於查出那是兩個女人弄出來的大陰謀……



第29年

19

$6.00

編者話

馬行空先生今期爲本刊撰著的巨型小說「鳳舞江湖」，故事情節曲折離奇，故事中的人物性格顯明，江湖上接二連三的，發生了武林高手離奇被襲殺的事件，項霸、張羅、魏巍、崔挺等幾位年輕俠士爲了維護武林正義，決定聯手追查根由，在他們不畏艱險，四處勘查之下，終於讓他們揭發出一個神秘組合的存在……最後他們更以妙計，把這神秘組合殲滅。項霸等人如何去殲滅敵人？施用甚麼妙計？請看本文。

☆　☆　☆

下期巨型小說「鴛鴦情」乃傅紅雪先生筆下另一精彩江湖流氓故事。一個外表平庸的酒樓店東竟甘心爲一個殺人組織當殺手，一個生活無憂的武林高手拋棄嬌妻，退隱江湖，何解？一個倭奴女子鍾情於一個漢族男子，這一對異國鴛鴦的命運又將是如何呢？

☆　☆　☆

黃鷹先生的殭屍故事向以神奇、詭秘稱著，篇篇精彩絕倫，今期「借屍還魂」結束之後，下期推出的另一篇將是「中國第一具殭屍」，請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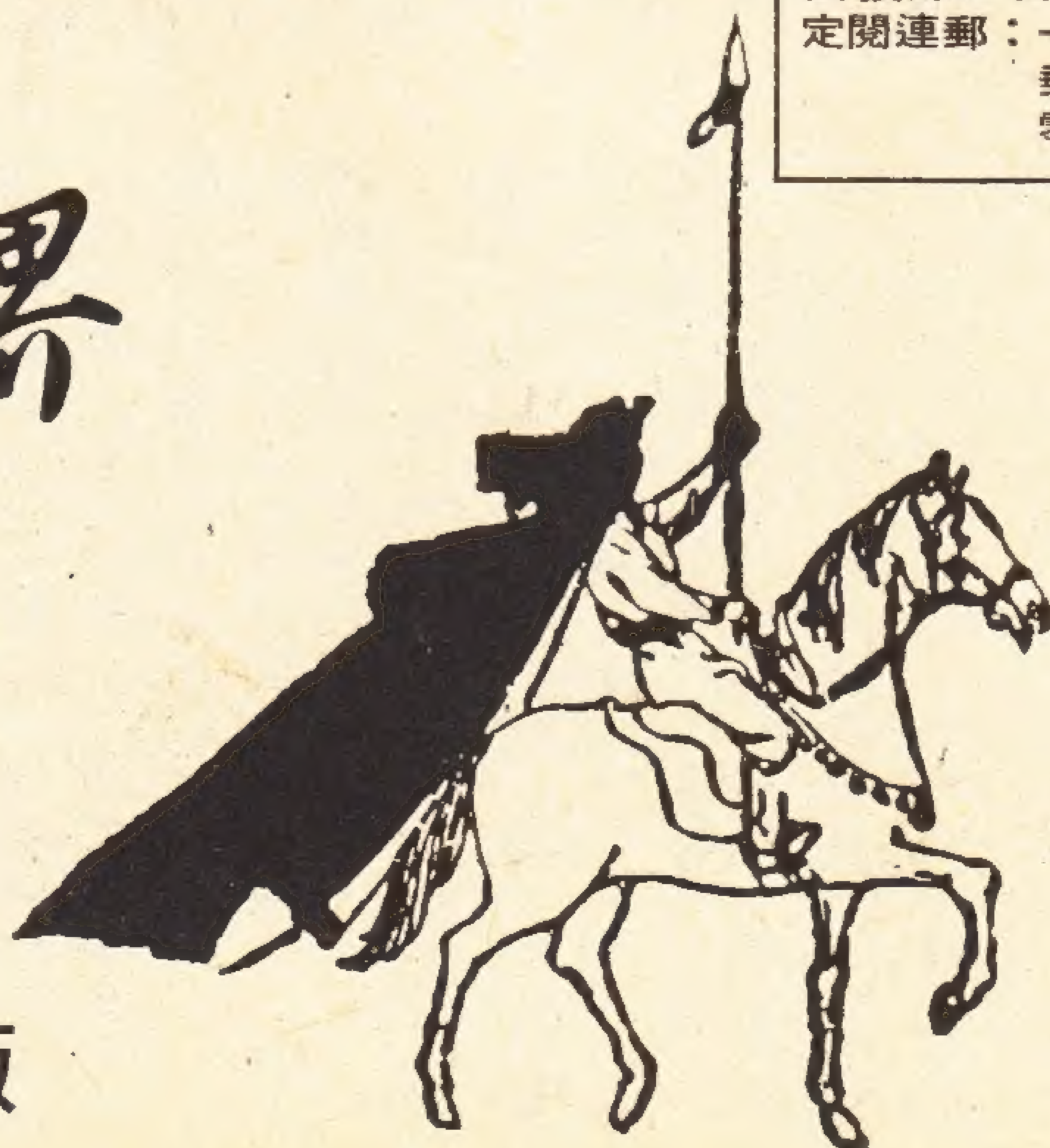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19期
（總號146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林同道 迭遭襲殺

樓獨生才從醉香居內走出來，馬上便發覺有幾個人向他快速地迫攏過來。

他雖然已有三幾分酒意，但神智却清醒，加上在光天白日之下，他很快便看出，那幾個人來意不善。

但他一點也不驚懼，吐出一口氣，站下來，冷厲地掃視着那幾個就這一眨眼工夫，便已迫攏到他身前不到一丈處的漢子。

一共是五個人。

五個人的衣着都是一樣──天青色的短打衣褲。

五個人雖然高矮不一，但都顯得異常慓悍，殺氣凌人！

樓獨生却一個也不認識他們。他不由在心裏嘀咕一句：「這五個傢伙到底是什麼來路？瞧他們一臉殺氣的，似乎要殺我？」

大街上本來是人來人往的，頗爲熱鬧，但忽然間那一截街道空蕩蕩的，沒有一個行人，就只有樓獨生與那五個青衣漢子。

──大概，那些行人發覺到那五個青衣人煞氣騰騰的，猜到有什麼可怕的事會發生，爲免殃及池魚，忙不迭走避一空。

但街道兩頭遠遠的地方，却像築了兩堵墻般──人墻，擠滿了人在看熱鬧。

那五個人的樣子雖然不起眼，但樓獨生隱隱感覺到，對方五人都不是易與之輩。

那五個青衣漢子悶聲不吭，「唰」地一聲，自袖子內亮出兵刃──一式的解腕尖刀，寒森森的，一齊往樓獨生撲擊過去。

樓獨生不想打這種啞巴架，疾喝一聲：「慢着！你們是什麼人？」

那五個漢子却彷似是聾子啞巴，毫不理會樓獨生那一聲疾喝，身形不但沒有停下來，撲擊之勢更快疾。

五個漢子使的雖然是短兵器，但却勢道兇猛，招式毒辣，兩邊圍觀的人中，有人禁不住發生驚叫聲，就是樓獨生，也禁不住心頭一凜，急嘯聲中，亮出了他把柄仗以成名的兵器──九龍吞月刀，疾施一招「八方風雨」，確是將那五個漢子的兇猛攻勢擋住了。

兩邊圍觀的人中，有人發出喝采聲。

樓獨生并沒有因爲途人喝采而自大輕敵，相反，心頭沉了沉。

──剛才雖然一招便已化解了那五個漢子的兇猛攻勢，但他也感受到從那五個人的短匕上發出的强勁壓力，也就讓他試出，這五個漢子決非泛泛之輩！

就兵器而言，一寸短，則一寸險，因此，凡是使用短兵器的人，所使的招式必然兇險異常。

果然，那五個漢子攻勢一窒之後，刹那間又往樓獨生兇猛地撲擊過去，其勢有如五條餓狠撲向樓獨生。

圍觀的人中，又發出驚叫聲。

樓獨生叱喝一聲，身形疾旋中，飛快地斬出五刀。

刀光霍霍之中，那五個人悶哼聲中，攻勢急變。

樓獨生刀勢與身形亦一變，隨即與那五個漢子纏鬥起來。

刹時間，只見五條青色人影有如五條惡狠般，圍着當中樓獨生那條變化多端的身形，縱撲騰躍。

兩邊以及醉香居內看熱鬧的人，都看得屏息靜氣的，但很多人却手心捏了一把汗。

那激鬥的情形，不但激烈，而且兇險異常，令到那些圍觀的人被那激鬥的情形壓迫得幾乎透不過氣來！

樓獨生也是越打越心驚，雖然，他自信還可以應付得了那五人兇猛險惡的攻擊，但他却沒有信心可以支持得了多久，更別說可以解決那五個傢伙了。

──在如此兇險惡毒的攻勢下，他只要稍有疏忽，便會永不超生。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樓獨生一招龍擺尾，擋開了兩個青衣漢子戮向他左右腰股的短匕，同時騰拔起來，閃過另外三名青衣漢子的兇險攻擊，口裏大喝一聲。

那五個漢子仍然充耳不聞，背後那兩個一招擊空，隨即便騰身縱撲起來，兩柄短匕有如兩條毒蛇般，噬向樓獨生的左右背側。

而另外那三名青衣漢子也悶聲不響，各自騰縱起來，分別攻擊樓獨生的胸腹腿三個部位。

樓獨生不愧是個成名人物，在那五個漢子的兇險夾擊下，身形有如車輪般凌空旋轉起來，那刹那，飛展的刀光如輪，將他的身形保護起來。

只聽「錚錚錚」一連五下激響，那五個漢子身形不一，各自翻墜斜掠向地上。

樓獨生亦勢歇而墜落回地上。

圍觀的人中，有人鼓掌喝采。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鳳舞江



剛才婁獨生那一招確是精彩絕倫。但他并未因此而可以脫身，腳才沾地，馬上又被那五個漢子縱身撲擊，陷入險惡的攻擊之中。

婁獨生幾番想突破那五個青衣漢子的圍攻，却無法如愿，那五個漢子似乎精於合擊之法，互相之間配合得很好，此攻彼擊，彼退此進，總是纏着他，雖則他施出渾身解數，却就是脫身不得。

雖然在百十招之內，婁獨生自信還能夠應付得了，之後的情形，他就不敢設想了，是以，他心中很是焦急。

就這一會的功夫，婁獨生已與那五個青衣漢子激鬥了近五十招，他暗中咬咬牙，決定拚着身上受點損傷，也要突破五個青衣漢子的圍攻，否則，這麼纏鬥下去，只怕會死在那五個人的短匕之下。

覷準了，他驀地暴喝一聲，於是偏身閃過一個漢子刺向他腰眼的短匕的刹那，一刀斬向右邊那兩個漢子，拚着左臂上被另一個漢子的短匕扎中，他也要破圍而出！

——只要能夠脫出五個漢子的圍攻，他就能夠脫逃而去，然後，不愁打聽不到那五個漢子的身份來歷，那時再找他們算賬也不遲。

這是他的如意算盤。

那兩個漢子果然被他那凌厲的一刀，逼得慌不迭躍退開去。

但另一個漢子立刻乘機一滾身，手中短匕掃向婁獨生的雙脚。

婁獨生忙往那個「缺口」縱身撲掠出去，左臂上一痛，被劃出一道血口子來，他

咬牙忍住，沒有哼出聲來。

此刻，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衝出去。

他終於從那個「缺口」縱掠出去。

驀地，頭頂風生，他立刻知道不妙，但卻沒有停下來，右手刀往上揮斬出去，但卻斬了個空。

「颼颼」兩聲，兩條青色人影自他的頭上左右掠過，兩柄短匕疾刺向他的肩頭及手臂，逼得他只好急忙忍痛左掌暴出，一掌拍在刺向他左肩頭的匕首上，身形同時硬生生一窒一偏，避過刺向他右手臂的那柄匕首。

但隨即，他又陷入那五人的圍堵之中。

他在急怒之下，禁不住發出一聲怒吼，欲拚死往外衝突出去，就這霎間，一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般，飛撲向那兩個將前、路堵截住的青衣漢子，同時口裏發出一聲疾喝：「樓兄，小心背後！」

圍觀的人，爆發出一陣喝采聲，大概是那個驀然凌空飛掠過去的身形美妙精采的緣故吧。

樓獨生驟覺有人加以援手，不禁精神一振，忙一個旋風急轉，手中刀隨勢猛掃出去，硬是將兩名自側後撲襲向他的青衣漢子逼得狼狽地閃跳開去。

同時間，只聽「砰砰」兩聲，那個凌空飛掠過來的身形，也不知用的什麼手法，將堵截在前面的那兩個青衣漢子擊得飛跌出去。

一時之間，其餘的三名青衣漢子皆被震住了，停止了攻擊。

那條身形也一下子靠到樓獨生的身邊，疾聲道：「樓兄，區區與你聯手殺出去！」

樓獨生由於背對着那個人，因此，他根本看不到那人的樣貌，只是在那人凌空掠過來的刹那，瞥到此人穿的是一件褚灰色的長衫，因而他不知道這位義伸援手的朋友是誰，是否認識，不過，他在心裏已視那人爲朋友。

既然視之爲朋友，那自然不會加以防範了。

「這位兄台，樓某……」樓獨生陡地語聲一窒，同時身子抽搐了一下，只覺背心一陣劇痛，而他的臉上，滿是驚詫痛苦之色。

貼在他身後的那個人也就在這刹那閃了開去，臉上木無表情地看着慢慢地轉過身來的樓獨生。

圍觀的人中，發出一陣嘩然驚呼聲。

原來，樓獨生的背心要害處，赫然插着一柄短匕，深入過半。

而那兩個被那人雙掌擊飛出去的青衣漢子，這時已先後掠到那人的身邊，垂手站立，瞧他們的矯捷的動作，似乎沒有受到什麼損傷，而且，看他倆垂手站在那人身旁的樣子，就算是白痴也看得出，他們是一伙的，而且，那人是他們當中的頭兒。

樓獨生就算再蠢，也看出這一次是被那個人賺了，他付出的代價很慘重！

因爲他付出的是一條性命！

就算是小孩子也看得出，縱使他强壯如牛，但背心要害上被插了一刀，肯定活不了。

樓獨生也知道自己斷無活理，但他卻不甘心，他不甘心這樣糊裏糊塗地被那人賺了，瞥着一口氣，他嘶啞地叫道：「你，你是誰？你們爲什麼要殺我？」

看清楚，那人的臉上原來是戴了一個製作精巧的面具的，怪不得其臉上一點表情變化也沒有。

「你想知道我們是誰，爲什麼要殺你？」那人悶聲悶氣地道：「我是不會告訴你的，但你可以去問一個人。」

「誰？」樓獨生咯出一口血來。

「閻羅王！」戴面具的人冷酷地道。

跟着，他便一揮手：「走！」當先向醉香居內掠入去。

那五個青衣漢子亦跟着掠入醉香居。

在醉香居內看熱鬧的人看到那伙人衝入來，慌不迭閃縮躲避，發出一陣騷動聲。

樓獨生似未倒下，但已站不穩，口中也流出血來，不甘心地嘶聲叫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叫聲未過，一頭撲倒在地上，咽了氣。

但一雙眼卻怒睜着。

他是死不瞑目。

那伙人沒有回應他那一聲嘶叫，自醉香居的另一面窗口穿了出去沒了影踪。

圍觀的人眼見死了人，又沒有熱鬧可看，刹時哄地散去了。

醉香居的門外，只剩下樓獨生的屍體孤零零地躺在地上，就像一條倒斃街頭的野狗一樣。

* * *

神鞭龔鐵城今日很歡暢。

他剛剛從偎紅院中出來，雖然這時候已經是深夜時分，他卻一點睡意也沒有。

他似在回味着，先一會在偎紅院那位紅牌歌妓翠袖房內翻雲覆雨時的銷魂滋味。

翠袖在偎紅院內，不但精擅歌舞，模樣兒也是頂尖兒的，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公子哥兒少說也有十多個，但據說能夠一親香澤的，至今未有一人。

但他才不過捧了幾次場，總共花了不過百多兩銀子，便能夠與她眞箇銷魂，回想起來，眞箇有如在夢中。

「那妞兒平時端正嫻靜的，想不到在床上卻那麼浪，幾乎被她浪死了！」龔鐵城不自禁嘀咕一句，神往地笑起來。「幸好她沒有將我留下，不然，準會躺倒在她的肚皮上，起不了身。」

長街寂靜，就只有他一個人在走着，就只有他自己的脚步，隨着他走動的脚步在响着。

龔鐵城卻一點也不在意，荒郊野地也敢摸黑走，何況是這條他已走過不少次的長街。

憑他的一身本領，就算是刀山油鍋也敢闖，何況是一條平日人來人往，熱鬧得很的長街。

神鞭龔鐵城在這裏可是响噹噹的一位人物，在這百里之內的地面上，誰不賣他的賬了？

天上忽然間閃過一道電光，彷彿要將漆黑的夜空撕裂開來。

龔鐵城被那道耀眼的電光從滋味無窮

的回想中驚轉過來，抬頭望一眼沉沉的夜空，驚覺地嘟喃一句：「不好，天要下雨了，快點趕回去，以免濕透了身體。」隨即加快了脚步。

他馬上感到，雙腿有點虛軟。

「那妞兒眞厲害！」他不由嘟喃一句，腦海中同時映現出與翠袖在床上折騰時的情形來。

又一道閃電在空中閃耀了一下，隨即便是一下雷聲乍响，跟着又是一下。

他的脚步更快，眼看已走到街口，只要往左走出半里左右，那就是他居住的莊宅，急走的脚步變成了奔掠。

就在他走到街口的時候，霹靂一聲雷响，跟着是金蛇閃耀，「沙」地雨水急洒下來。

他不由縮了縮腦袋。

但隨即他便有如被毒蜂螫了一下般，整個人蹦跳起來。

——一蹦丈高。

悶哼聲中，他才蹦起的身形有如飛鳥被箭矢射中那樣一下子折墜落地上。

在此同時，左右的牆上發出一陣激鬥聲、以及「噹噹噹」的金鐵墜地聲。

雨勢又急又密，但雨點却不大，因此，未能將那些異聲掩蓋住。

墜落在地上的龔鐵城身子蹌跌了一下，才能夠站穩，顯然，他剛才着了道兒，而且受的傷不輕。

不過，他仍然站穩了，而且，也撤出了他隨身帶着的虎頭鋼鞭，張口發出怒吼：「無胆鼠輩，快滾出來。」

如响斯應，從街口外的兩邊，有如幽靈般，閃現出六條人影來，將街口堵截住。

由於天黑，加上下雨的關係，龔鐵城雖然目光銳利，也看不清楚那六個人影的樣貌，自然認不出那伙人是誰。

「你們是什麼人？爲何要暗算龔某人？」龔鐵城掃視那六條人影，心底却不由自主地泛上一陣寒意。

原來，他的身上起碼中了四五枚暗器，雖然不是射正要害，但在負傷之下，多少也會影響到他的身手的，何况，對方有六個人之多。

而對方六人也眞會揀時候發出暗器——就在雷响電閃雨下的刹那，發出了數十枚暗器，因而令到他未能及時警覺，再加上他先一會在翠袖的身上太賣力氣了——可說鞠躬盡瘁，體能消耗過度之下，自然影響了他的反應及動作的敏捷了，因此，在倉促間，他雖然竭盡所能閃避撥擋那些激射過來的暗器，仍然不能倖免，身上中了四五枚暗器！

——要不是剛才與那妞兒折騰得太厲害，肯定可以閃避過那些暗器。

他在墜落回地上的刹那，曾後悔地這麼想過。

雨水打在臉上，令到龔鐵城更加清醒，也更加感到自己處境之危險。

「我們是來要你命的索命鬼使。」左邊其中一人陰聲陰氣地道，往前踏出一步：「今晚，就是你的死期！」

龔鐵城聽着，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寒氣：「你們爲什麼要殺我龔某人了？」

「這一點，恕難奉告！」仍然是那個人答話。「不過，你死後，可以到閻王老子那裏，問個清楚明白。」

「鼠輩，就憑你們，未必殺得了我龔某人！」龔鐵城厲喝一聲，同時揮動一下手上的虎頭鋼鞭，「虎虎」有聲。

「根本不用我們再動手，你也死定了！」那人陰冷地笑了一聲。

「鼠輩，你們唬不倒我龔某人的！」龔鐵城自然不信「邪」，依勢往前撲過去。

「你一動，死得更快！」那人夷然道：「你可知道，我們發出的那些暗器，是淬了毒的！」

「你——」龔鐵城聞言彷似一下子跌落萬丈冰淵中，渾身冰冷，一顆心直往下沉，但他仍然强作鎮定，厲聲道：「要是那些暗器淬了毒，怎麼我到現在也沒有一點中毒的……」忽然間他噎住了下面的說話——因爲就在那霎間，他驀然感到，身上中了暗器的地方，一陣痲痺，氣息也不似先前那麼暢順。

「怎麼樣？」那人冷笑道：「我們不是唬你吧？」

龔鐵城不吭聲，暗自運氣，想將毒氣壓下去。

「龔鐵城，你別指望可以憑着深厚的內功，將那些毒氣壓下去或是逼出來，不怕對你說個明白，我們在暗器上淬的乃是天下至絕至毒的丹頂火晴蛤蟆毒，就算是大羅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你！」

不等龔鐵城說話，他又說道：「先一會，你在偎紅院中，風流快活吧！」

頓一下，又說道：「你可知道，翠袖爲何會對你獨垂青睞，讓你一親香澤？」

他大概不打算讓龔鐵城回答，便又自說下去：「實對你說吧，要不是我曾對她出言恫嚇，要她讓你在今晚得償大慾，眞箇銷魂，并要她使出渾身解數，好教你鞠躬盡瘁！」

一頓又說道：「嘿嘿，瞧你剛才驟覺暗器襲到的反應動作，看來你在翠袖那妞兒的身上，確是銷魂蝕骨，鞠躬盡瘁，不然，你若是在正常的情形下，沒有消耗太多的體力元氣，只怕我們剛才發出的那些暗器，不會那麼輕易射中你，而天公也似乎在幫忙我們，就在我們準備發出暗器的刹那，及時下雨，擾亂了你的聽覺，這可謂天之助也！」

龔鐵城默然聽着，整個人彷似一下子跌落了陰曹地府，所有的感覺都已僵痲了，而那個人的每一句說話，就像一柄柄尖刀刺入他的心坎一樣。

他總算從那回味無窮的風流甜夢中醒過來，原來，一切都在對方那伙人的擺佈之中，可憐自己還自命風流。

不過，他既是一方梟雄，自然不甘心這樣栽在對方六個人的手下——而且是莫名其妙的，就算是死，他也要找兩個墊背的。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他感覺到身上大部份地方已痲痺，但他仍然隱忍着——他必須一擊中的，不然，便撈不回老本了。「我既然已是一個死定了的人，你們何妨告訴我，好讓我死得瞑目！」

「我剛才不是告訴你了麼？」那人伸手抹一下臉上的雨水。「我們的任務是來殺死你，至於你死得瞑目不瞑目，我們不理

會!」

這時候，龔鐵城與對方六人都已被雨水濕透了身子，但他們都彷似不覺，只是緊緊地注視着對方。

——若稍有疏忽，那便有可能與對方可乘之機。

那個人舉手往臉上抹雨水的刹那，就與龔鐵城以可乘之機。

龔鐵城就是在那霎間，猝然向那人撲擊的!

要是他沒有中了淬了劇毒的暗器，憑他的武功身手，極有可能一擊而中，可惜，他身中劇毒，并且已經蔓延向心臟要害，而他這一下攻擊又是孤注一擲，蓋勁而發，這就加速了毒氣的蔓延，因此，他的身子才縱撲起來，隨即便重重地仆跌落地上，發出一聲嘶吼，在地上抽搐滾動了幾下，便不動了。

那人在驟見龔鐵城向他縱撲過來的刹那，嚇得不自禁疾退了一步，畢竟，龔鐵城是位成名人物，而且名頭响亮，他一動，怎不教他悚然震懷，恐懼地退避開去。

及至看到龔鐵城有如一塊泥巴般，撲跌落地上，他才驚魂稍定，長長地吐了口氣。

其餘五人亦透出一口大氣來，垂下手中的兵器。

「嘿嘿，好狠毒啊!」那人咀裏雖然這樣說，却不敢走前去瞧一下龔鐵城是否已中毒身亡。「你他媽的，居然臨死也想找我墊背!」

接着他揮揮手，朝站在他左邊的兩個漢子道：「你兩個上去看一下，他是否已咽了氣!」

那兩個人答應一聲，却相顧一眼，踟躕不前，臉有驚色。

「你兩個怎麼了?」那人喝道：「他已經死了，有什麼可怕的，還不走過去看一下!」

那兩個漢子被那人一喝，才硬着頭皮走前去，其中一個心眼較活，馬上想到一個保險的方法，手一揚，將手上握着的鋼刀擲向地上的龔鐵城。

要是龔鐵城未死，必有反應的。

那把鋼刀「噗」地一聲，射在龔鐵城的身上，刀尖深刺入肉，龔鐵城却一點反應也沒有。

絕無疑問，肯定已死了!

那個漢子好精乖，馬上搶先縱前去——一個死人，還有什麼好怕的，一腳將龔鐵城踢得翻滾了一轉，漆黑的夜色下，仍然隱隱看到龔鐵城的七竅內有黑血流出來，一雙眼瞪得大大的，果然死不瞑目。

那漢子得意地笑了一聲，邊彎下身伸手抓住插在龔鐵城身上的鋼刀刀把往上拔，邊扭頭對那個頭兒道：「頭兒，姓龔的已到閻羅老子那裏報到去了。」

那個頭兒「哈」地笑了一聲，揮手說道：「任務已完成，我們走!」當先轉身掠去。

站在他附近的四個漢子紛紛跟着奔掠，那個漢子一把將鋼刀拔出來，也急不迭追掠上去。

刹那間，那六個人消失在夜色雨幕之中。

雨忽然像潑瓢般，又急又大，「拍拍噠噠」地擊打在石板地上，也無情地敲打在龔鐵城的屍身上。

* * *

施樂善是安慶城中數一數二的大善人。

要做一個大善人，首要的條件是要很富有，否則，就算你怎樣樂善好施，要是一名窮措大，自顧尚且不暇，那又怎能捐獻財物救助貧苦之人呢?

而善人之能夠冠以「大」者，必定是一位大富之人。

因爲只有大富之人，才能捐獻大筆錢財做善事，也才會被人稱之爲大善人。

施樂善確是一位極爲富有的善人，據安慶城中的人估計，他的家財足在百萬之上，就算不是城裏的首富，也是排名第一的大善人。

也因此，他甚得安慶城的百姓愛戴。

不過，安慶城的百姓却對他敬而遠之，不敢對他過份親近。

這是因爲流傳着不少有關施樂善的神秘傳說。

——有人說，施樂善的財富是因爲挖掘得一處寶藏得來的。

——亦有人說，他的財富是殺人越貨，打家劫舍積聚的，爲了稍贖前愆，因此才會大做善事。

——更有人說，他的家財是謀奪回來的。

有關他的財富的傳說，不下十種，但有一種却是千眞萬確的。那就是他做了不少善事，而且，凡是做善事，例必不甘人後。

施樂善的大宅院就建在城內北大街的盡頭，佔地頗廣，坐北向南，從大街的這一頭，就可以遙望到他那座大宅院的大門，氣勢宏偉。

施樂善那座宅院雖然宏大，但進出的人却不多，住在附近的人，甚至從未看到過他的家眷出入，因此，城內的人都不知道他是否有妻兒。

單是這一點，就已透着神秘了，再加上那種種的傳說，怎不令城內的人對他敬而遠之。

對於這種情形，施樂善却安之若素，他從不刻意去結交什麼人，對於那種種有損他聲名的傳說，他也毫不介意，更別說加以澄清了，他正想保持這種令人敬而遠之的情形。

他那座大宅院事實上也沒有什麼人可以「深入」觀看過，能夠進入他那座宅院的人，可說少之又少，但也只能夠進入前廳而已，沒有人可以「再進一步」，就連他的僕人，也有內外之分，凡是外院的僕人，不能踏入內院一步，否則——關於這一點，却沒有什麼傳聞。

施樂善雖然家財百萬，但在城裏只開了一家專賣茶葉的茶葉莊，每天，他例必在午飯後，到茶葉莊去坐一會，喝一壺上品的雨前龍井。

今天，他吃過午飯後，又施施然地離開大宅院，走去茶葉莊。

路上，不少人向他恭敬地打招呼、却沒有一個人停下來與他親熱地說話，他大概也習慣了，總是笑容滿面地點頭還禮，顯得很開心的。

還未走到茶葉莊，遠遠的，他便看到店子前面圍了一堆人，他猜想必是有什麼事發生了，忙加快脚步，往店子走去。

他走到店子前，馬上便被站在人堆外面的人看到，有人大聲說道：「好了，施大善人來了。」

跟着又有人說道：「快讓開一點，讓施大善人走入店子。」

圍成一堆的人馬上閃讓開來，空出一條「通道」，好讓施樂善走入去。

施樂善含笑對那些讓開來的人點頭拱手，表示謝意，同時邁開脚步，往裏面走去。

立刻，他便看到人堆裏面，躺着一個斷了一條腿，衣衫襤褸，身上生了不少疥瘡的漢子。

那個漢子橫躺在店子的前面，不但阻擋了出入，也令到想光顧的客人不敢走近店子。

這明擺着是撒賴敲竹槓。

施樂善的眉頭皺了一下，但馬上又舒展開來。

在店子內束手無策的掌櫃與幾個伙計一眼看到老闆到來，頓時像遇到救星般，露出喜色，鬆一口氣。

圍在店子前的人羣自從施樂善到來後，都靜了下來，所有的目光都注視在他的身上。

施樂善的神志一直那麼從容鎮定，令到圍觀的人不禁暗自佩服不已。

——單是這一份氣度，便令到那些圍觀的人自嘆不如。

那個斷腿漢子也在定定地看着走近來的施樂善。

走到那個斷腿漢子的身前，施樂善脚步一停，深深地看了那漢子一眼，然後才繞過那漢子的脚邊，走入店子內。

「老爺，你來了就好了，這個人自午飯後，便一直躺在店子前不走，令到想光顧的客人都爲之却步，老僕曾拿一兩銀子給他，想打發他離去，他却不肯要，問他想怎樣，他又不理會，問得他多了，他才說，要等老爺你來了，才當面對你說……老僕沒奈何之下，只好盼老爺你快點來……」

「嗯。」施樂善朝那掌櫃擺擺手，截斷了他的說話。「讓我問問他吧。」

那掌櫃喏喏連聲，退回櫃枱後面。

施樂善拿眼掃了那些目不轉睛地看着他的圍觀者一眼，微吸口氣，才一步踏出店子外面，站在那個斷腿漢子的面前，含笑問道：「兄台，你想怎樣？」

那斷腿漢子身上散發出一股腥臭的氣味，但施樂善却一臉泰然，並沒有以袖子掩鼻子。

那斷腿漢子翻翻眼，一臉倨傲之色，大剌剌地道：「你就是人稱大善人的施樂善？」

施樂善沒有半點不豫之色，拱手道：「不敢，正是施某。」

倒是圍觀的那些人看不過那個斷腿漢子的倨傲，發出一陣氣憤的冷哼聲以及嘲罵聲，嗡嗡地响成一片。

那個斷腿漢子惡狠狠地掃了圍觀人一眼，這才對施樂善道：「施大善人，俺聽說你爲人慷慨，樂善好施，因此，俺特地來求施大善人你幫忙一下。」

「兄台怎樣稱呼？」施樂善知道此人來意不善，但他怎也看不出此人的來歷底細，雖然臉上仍是笑意不減，但暗中却加了小心。

「殘廢卑賤之人，久已不聞人詢問姓名，早已忘記了。」那斷腿漢子冷淡地道：「你就叫我斷腿人吧。」

「兄台，你要我怎樣幫你忙？」施樂善道：「只要是我施某人力所能及的，一定幫你忙！」

「施大善人，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而且，對你來說，簡直是舉手之勞」那斷腿人大聲道，並故意掃了那些圍觀的人一眼。

施樂善聽他說得輕鬆，心裏却反而加了小心，事情要是眞的像這個斷腿人說的那樣好辦，這傢伙何必在店子前賴着不走，一定要他到來，才肯說出所求何事。

「兄台，所求何事，只管說。」他表面上不得不裝作「大方」地說道。

——在衆目睽睽之下，他這個大善人說什麼也要挺下去，不然，那就會惹人笑話了。

圍觀的人都屏息着，等那斷腿漢子說話。

剎時間，店子前一片沉寂，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個斷腿漢子的身上。

哼了一聲，那個斷腿漢子才大聲道：「施大善人，俺聽人說你住的地方，又大又宏偉，俺自出娘胎，便流離失所，住的是破廟敗屋，從來沒有踏足過有錢人家的深宅大院，俺一直很羡慕那些居住於深宅大院的少爺小姐，也一直想一睹深宅大院的箇中情景……俺聽聞施大善人是一位樂善好施，有求必應的活菩薩，因此，俺斗胆請求施大善人你讓俺見識一下你那座大宅院，那麼，俺就死而無憾了，施大善人，你不會令俺失望吧？」

圍觀的人聽到斷腿漢子說出這麼特別的要求，都不免深感詫異，不少人竊竊地議論起來，猜測施樂善會不會答應他這個很不尋常的要求。

因此，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視在施樂善的身上，看他是否答應那個斷腿漢子的要求。

圍觀的人中，不少人都對施樂善那座大宅院的情形略知一二，既然連知府大人也只能在施家宅院的前廳內坐坐，這個傢伙却要求准許他在大宅院內見識一下，這豈不是太過份了麼？因此，圍觀的人都饒有興趣地看施樂善如何回答。

——不少人的心中已有了答案：施樂善一定會開口拒絕！

有幾個潑皮甚至打起賭來。

——打賭施樂善會不會答應那斷腿漢子的要求。

施樂善依然笑意盈盈的，圍觀的人看不出他的表情有什麼變化。

「呵呵！」施樂善忽然笑出聲來。「兄台，我還以爲你有什麼令我難以答應的請求，你這個要求確是舉手之勞，我答應你，好讓你一償心願。」

施樂善這個答案，可說大出大部份人的意料之外，因此，人羣中發出一陣「啊」聲。

那個斷腿漢子似乎也大感意外，雙眼睜得大大的，張咀定定地瞧着施樂善。

好一會，他才如夢初醒般，驚喜道：「施大善人，你答應讓俺到你那座大宅院見識見識？」

施樂善用力地點點頭。「你這個要求並不過份，我當然答應你！」

一頓，又道：「兄台，你想什麼時候去敝宅看一遍？」

「現在，就是現在！」那斷腿漢子急不及待地道：「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讓俺得償所愿，你眞是一位有求必應的大善人，大菩薩。」

跟着，他翻轉身，朝施樂善連連叩頭。

施樂善連連搖手道：「兄台，快請起來，我施某人當受不起。」

那斷腿漢子却不加理會，依然朝他不停地叩頭。

施樂善只好彎下身子，伸手將那斷腿漢子扶起來。

衆人看到施樂善「紆尊降貴」地，不怕汚穢將那斷腿漢子扶起來，不少人感動得讚嘆出聲。

那個斷腿漢子也顯得很激動，邊掙扎邊顫聲道：「施大善人，請你放開我，別弄汚了你的手，俺身上髒得很。」

施樂善懇切地道：「兄台，你我都是人，說什麼髒不髒的，說起來，我比你還髒！有人說，錢是世上最髒的，我却有那麼多錢，不是很髒麼！」

這句話立刻引起衆人一片讚頌聲。

施樂善待衆人語聲稍過，才說道：「兄台，請你這就跟我回敝宅。」

不等那斷腿漢子答話，他又朝店內高聲說道：「阿壽，快來扶這位兄台一把。」

一個年輕伙計答應一聲，快步走出來，伸手扶持那斷腿漢子，但當他走到那漢子身邊時，却忍不住聳聳鼻子，皺起眉頭，露出厭惡的樣子，但還是伸手扶持着那漢子。

「兄台，請。」施樂善客氣地對那漢子做了一個請的手勢，待那伙計扶着他一拐一拐地向前走去，他才跟着與那漢子並排着走。

凡是神秘，還未知曉的事物，自然會引起人的強烈興趣，同樣的，衆人對於施樂善那座「謎」一樣的大宅院，也有一股「欲知」的強烈興趣，因此，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跟在施樂善與那斷腿漢子後面，向施宅走去。

——他們都想從那斷腿漢子的口中，知道施大善人那座大宅院的箇中情形。

施樂善沒有勸阻那些人不要跟着去，因爲他知道，在衆人的好奇心如此強烈的情形下，欲要那些人不要跟着去，無疑白費唇舌。

* * *

衆人停在施宅大門外的空地上，看着施樂善與那個伙計扶着斷腿漢子走入大門內，很有耐性地等那漢子觀賞遍施家大宅院後，從大宅院內走出來，以便第一個從那漢子的口中，知曉施家宅院內的情形，好向親友坊衆誇耀地轉述一番。

那兩扇大門在施樂善三人走進去後，隨即便關了起來。

因此，衆人眼巴巴地看着那兩扇高大堅實的大門，盼望那斷腿漢子快些走出來。

那些人也眞好耐性，在烈日下，足足站了一個時辰有多，仍然沒有人因爲不耐煩而離去。

——他們都不想錯過這個能夠知曉施家大宅院內箇中情形的大好機會。

這時候天氣雖然不太燠熱，但站在烈日底下曬着，那滋味也不怎麼好受，但沒有人因此而顯得不耐煩。

那斷腿漢子大約進去有個半時辰左右，那兩扇大門忽然打開來，所有的人不禁精神一振，紛紛地注視着從大門內走出來的人。

——在他們的心目中，以爲走出來的人必是那個斷腿漢子。

好教他們失望，走出來的是兩個提着一桶水的僕人。

衆人自然大失所望，發出一陣「嗡嗡」的騷動聲。

那兩個僕人提着那個木桶走到衆人面前，將木桶放下，對衆人道：「各位鄉親，我家主人恐怕你們在日頭下站得口乾舌燥的，特命小的兩人送來茶水清酒，供各位解渴，各位請不要客氣。」

衆人正感口乾舌燥，聞言之下，對施樂善的這一「善擧」感激得很，紛紛上前去，拿起碗瓢，喜歡喝酒的便找酒喝，喝茶的去舀茶。

但也有人顧不了口渴，問那兩個僕人。「兩位小哥兒，那個斷了一條腿的……什麼時候才觀看完貴宅各處？」

說話的是一個年約五十多的老漢，那兩個僕人的年紀都很輕，不到二十歲，所以，那老漢稱兩人爲小哥兒。

「那位大爺已看遍了宅子內外各處，我家主人現在還與他在前廳上用茶吃點心，大概快出來了。」左邊那個長得黑黑實實的僕人答道。

「施大善人眞的讓那……人看遍宅院各處麼？」一個中年漢子問。

「那是當然了。」那個僕人道：「我家主人從來言出必踐！」

「小兄弟，你曾走到宅子各處麼？」有人好奇地問。

「沒有。」那僕人搖頭道：「我是在外院服役的，我家主人規矩很嚴，內外有別，我們在外院服役的人，不得稍越內院一步。」

「快瞧，那個斷腿……傢伙出來了。」忽然有人高聲叫道。

所有人的目光立刻往宅院的大門前望過去，那個斷了一條腿的漢子果然拄着拐杖一拐一拐地走下石階。

衆人立刻迎上前去。

那斷腿漢子似乎很興奮，雙眼發出光采，一張髒臉也現出神彩來。

「喂，你眞的看遍了施大善人的宅院各處地方麼？」有人急不及待地問。

「宅院內各處是不是像皇帝老兒住的宮殿一樣堂皇富麗？」緊接着又有人問道。

那斷腿漢子對於那兩個人的問話似乎充耳不聞，忽然間仰起臉，興奮地哈哈笑起來。「心愿已償，俺死無憾矣！」

衆人被他舉動弄得怔呆了一下，但隨即便明白了他的意思，有人興奮地道：「這傢伙，他果然看遍了宅院的各處，瞧他高興得有點神魂顛倒的樣子，大概施大善人的宅院堂皇富麗極了，他這一輩子從未見識過，忽然間得償所願，自然高興死了！」

「他奶奶的，瞧他那不像人樣的髒樣子，居然能夠在施大善人的宅院內走一遍，他不知幾生修到！」有人妒羨地說道。

「說起來，他比知府大人還有面子哩。」又有人不忍地說道。

「喂，快說說宅院內的情形給我們聽聽！」有人心急地大聲道。

「哈哈哈」斷腿漢子似乎興奮得瘋了，一直在說着，「俺自出娘胎，便受苦受難，活着只是受苦，簡直生不如死，而俺最大的心願，是見識一下大富大貴人家的宅院到底有多堂皇富麗，如今俺總算見識到了，俺在這世上活着也沒有什麼滋味了，死亦無憾矣！」

跟着又狂笑了一陣，倏地掄起那根拐杖，猛地砸向自己的天靈蓋！

衆人雖然看到他有點瘋狂失常，但作夢也料不到他會自尋短見的，驟見他掄拐自擊天靈蓋，不禁驚得駭叫驚呼起來。

待到有人從驚愕中回過神來，撲前去欲阻止那漢子自殺時，已經遲了。

只聽「噗」地一聲，那斷腿漢子的天靈蓋立時蹋陷爆裂，紅血四濺，身子一軟，仰跌落地。

看清楚，原來那根拐杖的拐腳是鐵造的，怪不得一下便將天靈蓋砸得蹋陷破裂，當然，要不是那漢子那一砸之力很猛，也不可能將天靈蓋砸破的。

絕無疑問，衆人都看到、聽到。

因此，他們都只有驚愕，沒有想到其他。

而事實上，有些人在驟然得償心願後，在生無可戀的情形下，會毫不遲疑地結束自己的生命，好讓自己死在「美麗」的回味中。

那斷腿漢子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結束自己的生命的。

那兩個僕人看到斷腿漢子忽然自砸天靈蓋而死，也驚愕不已，定定神，馬上奔回宅子內，告知施樂善。

施樂善馬上從屋子內走出來，仔細地看了一眼地上那具業已斷了氣的屍體，抬起頭來，自責地對衆人道：「是我害死了他，我要是不答應他，他就不會死。」

大概那兩個僕人已將斷腿漢子自殺前的舉動及說話，都向他述說了，因此，他才會這麼說。

「施老爺，那不是你害死他，而是成全了他，像他這種生無可戀的人，您讓他得償心願而死，正如他在自殺前所說，死無憾矣。相信他在九泉之下，也會感激您的。」一個宿儒模樣的中年人接上口道。

「對，柳老師說得對，施大善人，你不是害死他，而是做了一件好事。」一個老漢接口道。

「無論怎樣，這個可憐人已經死了，人死入土爲安，我會好好地替他殮葬。」施樂善悲憫地道。

跟着，他便吩咐那個黑黑實實的僕人，回屋子去着人買副棺木，殮葬那斷腿漢子。

跟着又吩咐另一個僕人回去叫兩個下人來，將那條漢子的屍體抬到宅院旁邊的一棵樹下放好，這才朝衆人拱手道：「各位鄉親父老，施某人實在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不幸的事，施某心中很難過，請恕施某沒有心情招呼各位到舍下喝杯粗茶，各位請回吧。」

衆人急急還禮不迭，對於這位大善人更加敬仰，紛紛搶着對他說些讚頌的話。

施樂善連聲謙謝，待衆人散去後，才走回宅子內。

* * *

不到一個時辰，安慶城內便傳遍了那個斷腿漢子的死得償所願——觀看過施家大宅院之後，無憾而死的情形。

聽到這件事情的人，沒有一個不讚頌施樂善這位大善人的善行，認爲那個漢子能夠那樣死去，確是無憾。

不過，卻有三個人不是這樣的想法。

這三個人是外來客，就住在城南大街上的泰安客棧內，這時，他們正在客棧的飯堂內閒坐喝酒。

這個時候，正是食堂酒樓青黃不接的時間，偌大的店堂內，就只有三五張桌子有客人，因此，若是說話的聲音不大的話，是不會被別人聽到的了。

從那三個漢子的神態衣著，就知道不是普通人——眼神充足，裏面穿的是緊身衣服，外披長衫。雖然沒有帶着兵器，稍有見識的人，都看出那三個人是武林中人。

坐在靠着橫街窗下的那個中年人目光炯炯地掃視了店堂內其他的客人一眼——看不到有什麼人特別留意他們，這才輕哼一聲，壓着嗓門道：「魏兄、嚴兄，那個傢伙是怎麼搞的，居然會自殺！眞他娘的胡鬧，難道他忘了，是老子們要他那樣幹的麼！」說着不自禁重重地一拳撞在桌面上。

幸好坐在他右手邊的那個壯漢眼快手急，及時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不然，桌面上的杯筷碗碟肯定會被他撞得崩跳起來，驚動了其他的客人。

那中年人發覺自己失態，訕訕地笑對那壯漢道：「嚴兄，我一時情急……」

「張兄，我明白你的心情。」被稱爲嚴兄的壯漢忙擺擺手，同時鬆開手。「那傢伙眞可惡，就是要死，也得向老子們交待後才死啊！白費了老子們一番心機！」

「張兄、嚴兄，你們不覺得，獨腳阿三的自殺，大有蹊蹺麼？」坐在中年人右手邊的那個漢子接上口，兩道目光溜視着張、嚴兩人。

張、嚴兩人先是怔了一下，繼之同時看了姓魏的漢子一眼，忽然間眼一睁，幾乎是同時疾聲道：「老魏，你是說，那傢伙不是自殺麼？」

姓魏的漢子用力點點頭。「獨腳阿三這個人雖然斷了一條腿，並以乞討爲生，生活雖然不安穩，但也過了這麼多年，在我們來找他幫忙前，他可曾有想過自了殘生？不是活得好好的麼？他若是想死，只怕不會活到現在，是麼？」

張、嚴兩人同時點點頭，姓魏的接着

說下去。「而他這一次是貪圖我們許諾給他的五十兩銀子，才會答應替我們到施樂善的大宅院內查看一遍的，我們只先付了二十兩銀子，還有三十兩待他查看過施家大宅後，向我們細說一遍後，才給他餘下的三十兩銀子，兩位也看到他在收下那二十兩銀子時貪婪興奮之色，而俗語有謂：好死不如惡活。兩位兄台請想一下，他有什麼理由會忽然自殺的，這其中是否有什麼蹊蹺？」

「對！」張、嚴兩人同聲道：「聽魏兄你這麼說，獨脚阿三的死，確是大有蹊蹺！」

聽三人這番說話，就算是最蠢的人，也聽得出，那個斷了一條腿的漢子——原來叫獨脚阿三，是受了他們的銀子，才會到施樂善的茶葉莊前，上演那一幕好戲的，目的是替那三人查看施家大宅院內的情形。

也虧他們想出這種好主意，要不是獨脚阿三忽然間自殺而死，那麼，他們就成功地探查到施家宅院的虛實了。

難怪他們會大罵獨脚阿三了。

至於他們爲什麼要利用獨脚阿三去探查施家大宅院內的情形，那就只有他們三人才知曉了。

「魏兄，獨脚阿三的死雖然大有蹊蹺，但他却是在衆目睽睽之下，自己用拐杖砸破天靈蓋喪命的啊。」姓張的中年人惑然地眨眨眼，說道：「當時根本就沒有人脅迫他，他要不是自願的，這又怎解釋？」

「對啊，據說，在場的人都看到，他是自願了結的。」姓嚴的附和道。

「這個麼，小弟一時之間，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姓魏的蹙起眉頭，「這確是難以解釋。」

「魏兄，會不會姓施的暗中在他身上造了手脚，令到他神智失常！幹出這種傻事來？」姓張的不敢肯定地道。

「大有可能！」姓魏的目光倏地一亮，一掌拍落大腿上，興奮地道：「只有這個解釋最合理！」

「但據在場的人說，獨脚阿三從施家大宅院內走出來的時候，神智清醒，沒有什麼異樣。而一個人若是被人做了手脚，神色必然有異，神智亦必是痴呆或是不怎麼清醒，任何人也會發覺其有異的，但他在自行了斷前，說話清楚，一點也沒有狂亂的表現，依我看，他不大可能被做了手脚。」姓嚴的沉吟地說出他的見解。

「嗯，嚴兄說的也有道理。」姓魏的以指輕敲桌面，說道：「一個人只有在神智失常，或是被迷惑之後，才會幹出一反常態的事情，而要令到一個人迷失神智，通常是暗中施藥，或是以邪法控制其心神，這兩種手法，都很容易被人看出來的，獨脚阿三却一點跡像也沒有，這就教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一頓，不敢肯定地道：「莫非姓施的得到一種極奇妙的藥物，又或是學會了一種極之高明神奇的迷心邪術，令到被其做了手脚的人，在外表上與常人無異，而神智却已迷失，因而幹出令人驚異但又找不出可疑之處的舉動來。」

「魏兄，我們不要在這上面瞎猜下去了。總有一天，獨脚阿三的離奇自殺，會有一個合理的解釋的，總之，我們都認爲，獨脚阿三之死，不是他自愿的。我們現在商議一下，再用什麼法子去查探姓施的大宅院內的情形。」姓嚴的似乎是個急性子的人。

「嚴兄，你有什麼好主意？」姓魏的看着姓嚴的道。

姓嚴的聳聳肩道：「兄弟若是想到什麼好主意，早已說出來了！」

「魏兄、嚴兄，要是獨脚阿三不是自愿了却殘生的，那麼，姓施的必然已對獨脚阿三起了疑心，若我們再以同樣的方法混入施家大宅探查內裏的情形，一樣會徒勞無功，只會令到姓施的更加肯定他的懷疑，提高警覺。」姓張的道：「但若是冒險潛入去探查，兄弟認爲成功的機會很微。姓施的老狐狸不會不想到這一點，因而嚴加防範的。」

「操他娘的老狐狸！」姓嚴的咬着牙吐出一句粗話來。「兄弟就不信奈何不了他！」

「嚴兄，細聲一點。」姓魏的警覺地道。

姓嚴的目光溜瞥一下，果然瞥到有兩三個客人向他們這一桌望過來，不禁緊閉起咀巴。

「嚴兄，千萬不可意氣用事。」姓魏的漢子道：「在未查出那伙人是否匿在那宅院之前，切不可動他，以免打草驚蛇。」

「魏兄說得對。」姓張的中年人接口道：「我們費了不少工夫才查出這條綫索，萬萬不能弄斷了。」

「那我們現在怎辦？」姓嚴的有點不耐煩地道。

姓張的立刻閉上咀巴，瞧着姓魏的。

姓魏的凝眸想了一下，倏地雙眉一剔，說道：「小弟想到一個主意……」

「魏兄，快說來聽聽。」姓嚴的性急地截斷了姓魏的說話。

姓張的果然沒有說話，但瞧他的神色，也很心急想知道姓魏的主意。

姓魏的剛想開口說話，倏地一聲疾喝傳來：「嚴寒，關某人找得你好辛苦，原來你躲在這裏，眞是山不轉路轉，這麼巧在這裏被關某撞上了！」

這一聲疾喝有如悶雷乍响，不但店裏內其他的客人被震得心驚手顫，就是那三個漢子，亦爲之心神一震，齊皆抬眼轉頭，往店門口那邊望過去。

只見店堂門口站着一個高大威猛，一臉虬髯的彪形大漢，乍看之下，彷似店門口忽然冒起一座小山般，三人的神色齊皆變了一下。

姓嚴的神色更是劇變，因爲他知道，那個巨靈神般的彪形大漢，是衝着他來的。

原來他正是那彪形大漢口中喝叫的嚴寒！

提起嚴寒這個大名，在武林中，江湖上，也算得上响噹噹，相信沒有多少人沒有聽聞過這個大名的。

他的大名叫嚴寒，很好記，只要一想到冰封雪地，寒風凜凜的冬天，就會令人不期然地想到他的大名。

冰封雪地，寒風怒吼的日子，天氣當

然是嚴寒的了。

但他却有一個與他的姓名相反的外號：火獅。

火獅嚴寒，這就是他的名號。

「哈哈，呂梁三獸都在這裏，可眞想不到啊！」那個彪形大漢笑聲震動屋瓦，邁開腳步，走向嚴寒那張桌子。

那彪形大漢口中的呂梁三獸，就是嚴寒、張羅、魏巍，而那個姓張的，正是惡虎張羅，姓魏的就是餓豹魏巍，合稱呂梁三獸。

但他們却自稱呂梁三友。

這三個人行事作風有邪有正，乃是介於黑白兩道之間的人物。

呂梁三獸看着那彪形大漢走過來，都緊張得手心揑了一把汗。

因爲他們都沒有信心敵得住那個彪形大漢。

當今江湖上，身形如此高大威猛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巨靈神項霸！

這項霸不但天生神力，而且武功高强，就算是一等一的高手，等閒也不敢惹上他，就是忌憚他的神力。

而他的兵器就是一個重逾八十斤的混金鐺，當今武林中，還沒有那一個可以接得下他三五鐺的。

呂梁三獸雖說在江湖上名頭响亮，他們也不敢對巨靈神項霸存有輕視之心。

其他的客人就算再蠢，也瞧出勢色不對，要是再不走，只怕會遭受池魚之殃，因此慌不迭急結賬離去。

那個掌櫃與幾個伙計却暗暗叫苦不迭，但又不敢加以干涉，只好縮在一旁，求菩薩保佑，那巨靈神與嚴寒三人不會在店內動手，要不，那就慘不忍睹了。

——雙方若是動手打鬥，那些枱椅必會遭殃，那七零八落的樣子，自是慘不忍睹。

「項……大俠」嚴某與你素無過節，你找上嚴某幹麼？」嚴寒瞪着眼問。

「嚴寒，你還裝蒜！」項霸宏聲道，一雙巨目睜得比銅鈴還大。

「項大俠，嚴某細想過了，也想不起曾在什麼地方開罪了你。」嚴寒雖然性子火爆，而且胆大生毛，但在項霸的面前，由於矮了一截，因此，自不免生出一份自慚形穢的感覺，胆氣也爲之大減，說話的語氣自然也客氣幾分。

「嚴火獅，你倒是貴人善忘啊，自己幹過的事，會想不起來的！」項霸語聲如雷，若是胆小的人，不要說與他動手，只怕聽到他的語聲，已震破了胆。

「項大俠，嚴某……實在記不起……請你當面明說。」嚴寒抱拳道：「大丈夫敢作敢當，若是眞的幹過什麼開罪項大俠你的事，嚴某一定担當。」

「好！」項霸兩道掃帚般的眉毛揚動一下。「半年前，你在伏牛鎭是否殺了一個人？」

嚴寒想了一下，頷首道：「不錯，嚴某確是殺了一個人。」

「你不會不知道那個人是誰吧？」

「當然知道。」嚴寒道：「那個人就是神拳林剛。」

接着，揚聲道：「項大俠，莫非神拳林剛與你有什麼淵源不成？」

「正是！」項霸重重地點了一下頭，[illegible]是項某的表弟。」

一頓，又道：「要不，項某也不會找上你！」

「這……」嚴寒不由倒抽了一口氣，瞠目道：「嚴某實在不知道林剛是項大俠的表弟，不然，嚴某說什麼也不會殺死他的。」

「殺人償命，今日你教項某撞上了，項某爲了替表弟報仇，說不得只好與你拚個生死！」項霸沉聲道：「相信你不會坐以待斃的，你這兩位好友也不會袖手旁觀的吧，那就一併上吧。」說着掃了魏、張兩人一眼。

「項大俠要殺嚴某替林剛報仇，嚴某當然不會束手待斃，這件事根本不關魏兄與張兄的事，項大俠不要將他們扯上，只管衝着嚴某來吧！」嚴寒這個人雖然行事介於正邪之間，却是一個敢作敢當的人。

魏巍與張羅急急道：「嚴兄，你這麼說，可是不再當我倆是至交的好友了？」

嚴寒忙道：「張兄魏兄，兄弟不是這個意思，不過……」

「既然不是，那你的事就是我們的事，對麼？」張羅截口道。

「但……」

嚴寒那個「但」字才出口，又給魏巍截住了。「嚴兄，別說了，今日，兄弟與張兄誓與你生死與共！」

「好，說得好！」項霸敬重地道：「項某平生最敬重的就是重情重義之輩，你們三位一起上吧！」

但隨即他又道：「這裏是人家的地方[illegible]動手吧！」

「好啊！」嚴寒三人齊聲道：

「到城外找處沒人的地方動手吧！」項霸說完便大踏步向店外走去。

呂梁三獸互覷了一眼，吸口氣，跟着項霸往外走。

那個掌櫃與幾個伙計看他們不在這店堂內動手，一顆吊起的心才放下來，透口大氣，連聲唸佛。

* * *

項霸與呂梁三獸來到城外一處坡地上，雙方皆不約而同地停下來，相距約丈許遠，相對站着。

項霸那雙巨目一轉，掃了三人一眼，抽出插在背袋上的那面混金鐺，朝三人說道：「三位，請動手。」

呂梁三獸沒有說話，「刷」地一聲，各自將兵器抽出來，暗吸一口氣，互相看了一眼，左右散開來，蓄勢以待。

項霸手握混金鐺，擺出架式，看上去有如一尊金剛般，神威凜凜。

單是這種氣勢，就已先聲奪人，呂梁三獸瞧着，禁不住心生怯意。

「請動手！」項霸巨目暴睜，「呼」地揮動一下手上的混金鐺。

呂梁三獸暗吸口氣，互遞一個眼色，悶聲不响地分從三面向項霸撲上去。

「來得好！」項霸霹靂一聲巨响，那面混金鐺就像是一面大葵扇般，繞着疾轉的身形揮撥了一轉。

霎時間勁風大作，呼嘯作响，才撲上去的呂梁三獸感到氣息一窒，心頭驚懍之

下，自然不敢攖其鋒銳，急忙斜縱閃跳開去。

而三人在城中走出來的路上，已暗中商議好對付項霸的策略，針對他的天生神力，三人決意採取避重就輕，伺隙突襲的打法，如今眼前項霸揮動那面混金鐺，果然威勢驚人，更加不敢與其碰觸了。

項霸這個人雖然生得高大威猛，却一點也不蠢鈍，心思靈活得很，眼見三人才動手，便不接招，馬上明白三人的意圖，而他動手之前，已打定了主意，只取嚴寒一命，對付魏、張兩人，他是不會傷其一根頭髮的，而他那一招的目的，亦是想將三人逼得散退開去，那他就有機會將嚴寒纏迫住，將之格殺。

眼前一招奏效，他不再理會魏、張兩人，身形微挺，已緊迫到嚴寒的身側，口中疾喝一聲，「看鐺！」那面混金鐺筆直般直撞向嚴寒的身上。

——項霸不但從不濫殺無辜，而且行事光明磊落，因此，甚得武林同道的敬重。

嚴寒才斜縱開去，驟聞項霸那一聲疾喝，緊接便感覺到背後勁風激襲，他可是萬萬想不到項霸的身法動作如此快捷，大驚之下，急忙往前搶撲出去。

——只有這一招餓狗撲食，才能避過項霸直撞過來的混金鐺。

項霸似乎早已料到嚴寒施展出這一着，就在嚴寒往前搶撲的刹那，那有如一塊烏雲般撞前的混金鐺猛地往下砸下去！

嚴寒雖然已向前搶撲出去，但項霸這一變招之下，縱使他身形再快，也不可能在項霸的混金鐺砸下去之前，完全縱避開去，一雙腿肯定會被砸斷！

分別從兩面疾撲向項霸的張、魏兩人一眼瞥到，不禁同時驚呼出聲：「嚴兄小心！」兩人的動作不可謂不快，可惜仍然慢了那麼一點點，自是「鞭長」莫及。

其實，那應該說是項霸的身手動作敏捷迅快，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嚴寒耳聽兩人驚叫，一雙腿同時感受到一股强猛的勁道驟擊而下，他不由驚得心胆俱顫，但却無法脫避。

眼看着嚴寒那一雙腿便會被項霸的混金鐺砸得變成肉餅，驀地，一道晶芒如電閃般射在那面混金鐺的邊緣上，發出鏗的一下激响，那面混金鐺居然為之一震一停，蓬的一聲，砸落在地上，地面頓時塌陷了幾寸。

由此可知，那一砸之力，何等强勁！

一聲痛叫也自嚴寒的口中發出。

原來，他的左脚還是被砸斷了。

雖然那一道晶芒及時將那面混金鐺擊得偏移開去，但憑那射去之力，僅能夠將之擊偏不到半尺，因而，嚴寒未能完全倖免，仍然被砸斷了一條腿。

這總比雙腿被砸斷好得多。

那一道晶芒雖然只能夠射擊得項霸的混金鐺偏移開不到半尺，但能夠以一柄擲出的尖刀，將勁力萬鈞的混金鐺擊偏，而且還是射擊約寸許兩寸厚的鐺沿上，那個擲出尖刀的人那份眼力手勁，可就不簡單了，難怪項霸在一鐺砸落地上後，驚震地一跳避開張羅魏巍的一擊，霍然扭頭往晶芒射來的方向望過去。

大約三丈外的一棵樹下，站着一個年約三十上下，相貌端莊，有如一桿標槍般標悍的藍衣漢子。

這漢子的腰上有刀。

是一柄很普通的長刀。

但掛在這個藍衣漢子的腰間上，却顯得不普通。

那棵樹的附近除了這個藍衣漢子外，沒有其他人，絕無疑問，那一柄尖刀是此人擲出的。

這漢子的年紀只在三十上下，却能夠發出如此强勁的飛刀。不但令到張、魏驚詫不已，就是項霸，也驚詫得睜大一雙銅鈴眼，盯着那漢子。

像藍衣漢子這種年紀，一身內力却如此深厚，確是令人大感驚詫，不敢相信！

張、魏兩人這時已停了手，並且搶到嚴寒的身邊，將他扶坐起來，並替他將斷腿處敷藥包紮起來。

嚴寒一直緊咬牙關，忍受着那强烈的劇痛，一聲也沒有吭，不過，頭上冷汗密佈，臉色蒼白。

項霸若是要殺嚴寒，張、魏兩人肯定阻止不了。但他却沒有再向嚴寒下手，只是望着那個站在樹下的藍衣漢子。

項霸自出道以來，還未有人嘗試過能夠接得下他全力一擊的，更別說將他那面重逾八十斤的混金鐺擊得偏移開去了，而這個藍衣漢子却只用一柄飛擲的尖刀，便做到了，那怎不教他「另眼」相看，暫時不再理會呂梁三獸。

那個藍衣漢子在項霸的觀望下，從樹下走出來，抱拳朝項霸道：「項大俠，剛才冒犯了。」

項霸沒有立刻答話，過了一會，才沉聲問道：「閣下是誰？好驚人的手勁內力！」

「項大俠過獎了。」藍衣漢子謙道：「與項大俠的天生神力比起來，區區有如螢火之比皓月，剛才救人心切，獻醜了。」

一頓，語聲略高地道：「區區崔挺。」

「嘿！閣下就是人稱驚虹刀的崔挺！」項霸霍然動容。

張羅三人聽聞之下，也大為動容，就連嚴寒也忍着劇痛，抬眼望着那個藍衣漢子崔挺。

說起來，也難怪項霸與呂梁三獸如此動容的，因為近年來，在武林中江湖上，就數他的風頭最勁了，而關於他的傳說，時常在江湖上傳揚，幾乎凡是在江湖上走動的人，鮮有未曾聽聞過其人的傳聞的。

就拿最近那宗有關他的在湘江古渡邊，憑着一柄長刀，一口氣斬殺了兇名昭著的湘北七煞這件事，就令到江湖為之哄動不已，足足在江湖傳揚了好些日子。很自然的，他亦成為武林中人矚目的人物。

對於這麼一位令人矚目的人物，項霸與呂梁三獸自然聽聞過其人其事，並且極欲一睹其人之風采，如今其人就在眼前，怎不教他們不動容？

追查根由鍥而不捨

「項大俠，區區有一個不情之請，還望項大俠俯允。」崔挺抱拳朝項霸一拱。

項霸對崔挺這位名動江湖的年輕高手，早已心儀，如今眼見其人雖然卓拔不凡，一身功力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高明，因而對他頗有好感，當下說道：「崔兄弟，只要是我項某做得到的，項某人一定答應。請說。」

「項大俠，嚴大俠已被你砸斷了一條腿，請你就此罷手，好麼？」

「崔兄弟，我項某人不是嗜殺之人，要不是他殺了我的表弟，項某也不會找上他，替項某表弟報仇，崔兄弟你這個請求，恕項某難以從命！」項霸帶點歉意的說道。

而對於崔挺方才的「冒犯」，他已忘記了，一點也沒有放在心上。

「項大俠，本來區區是不想說出令表弟的不義所為的，但為了能夠令到項大俠不再……為難嚴大俠，區區只好說出來。」崔挺肅然道。

呂梁三獸可是萬萬想不到，眼前這位與他們毫無瓜葛的年輕高手，居然會代嚴寒向項霸說項，三個人不由對他大是感激。

「崔兄弟，項某表弟眞的幹過不義之事？」項霸不大相信地看着崔挺。

「項大俠，這件事雖然不是區區親眼見，但說的那個人却是親眼所見，而且，那件事相信嚴大俠也知道的。」崔挺正容說道。

「到底是什麼事？快說！」項霸催促道。

「項大俠，嚴大俠之所以殺死神拳林剛，是因為爭奪一批珠寶銀子！」崔挺清楚地說。

「怎麼？項某表弟不是因為路見不平，與嚴大俠動手，被其所殺的麼？」項霸聞言大為愕然，衝口而出，打斷了崔挺的話。

「項……大俠，你是聽什麼人說的？」嚴寒忍着痛，急急道：「那位崔兄弟說的才是眞的！」

「是他的一位至交好友鄭元龍說的！」項霸道。

「那就怪不得他信口胡謅了。」嚴寒憤然道：「他與林剛一向狼狽為奸，那一日嚴某殺了林剛，他才趕到來，當時嚴某已負了傷，本來，他大可以動手殺死嚴某的，他却沒有那樣做，反而急遁而去，當時嚴某百思不得其解，後來終於想到了，他是不想冒險，既然林剛已死，他樂得獨吞那一批財物，如今嚴某終於完全明白了，他不但獨吞那批財物，還想來個借刀殺人，要是嚴某被項大俠你殺死，就算魏兄張兄想替嚴某報仇，也有心無力，但若是他殺了嚴某，張兄魏兄必會找他替嚴某報仇，他的身手與我們在伯仲之間，魏兄張兄聯手之下，他只有死路一條，所以，他便向項大俠你胡謅一番，欲借項大俠你的手除去嚴某，那他就可以置身事外，拿了那批財物，逍遙快活。」

「項某怎知你說的，是不是胡謅一通？」項霸口中這樣說，瞧他的神情，似乎有七八分相信嚴某的話。

嚴寒正想說話，崔挺已搶前說道：「項大俠，區區聽到的，與嚴大俠所說的一樣，因此，區區可以確實，嚴大俠說的是實情。」

「你們要項某相信，那你們總要將事情的始末細說一遍啊！」項霸擺擺他那隻葵扇般大的手掌。

「那就由區區來說吧。」崔挺說道：「事情是這樣的，一位從塞外來的商人，將從塞外帶來的貨物販賣掉後，便用那筆貨款買了一批珠寶，據說價值在一萬兩銀子以上，準備帶回塞外，但不知怎的，被林剛知道了，於是他伙同鄭元龍，於一個月黑星稀之夜，先是施放毒烟，將那家客棧的所有人迷倒，跟着不但殺了那個商賈及他的十多名伙計，居然連客棧內的其他人也殺個清光，然後放了一把火，企圖毀屍滅跡，但却被左鄰右舍的人及時驚覺，將火撲熄，那間客棧還是被燒毀了大半，更巧的是，有一個客人因為那一晚在勾欄院內喝酒取樂，半夜時分才返回客棧，恰好發覺到林剛與鄭元龍在客棧內殺人，當時他嚇得脚也軟了，想走也走不動，幸好他人急智生，沾了一個死人的血，塗在自已的身上，並伏在一灘血漬的旁邊裝死，才逃過毒手，他親耳聽到林剛與鄭元龍在說話時的互相稱呼，在起火後，他待林、鄭兩人走後，才爬起來離開客棧，那一晚區區恰好在隔鄰一條街的另一家客棧投宿，被驚醒後，跑出去瞧看，親耳聽到那個倖免者的敘述以及對林、鄭兩人的描述，區區從而猜到其中一個是林剛，因為區區曾與他有一面之緣。」

崔挺說到這裏，頓了一下，透口氣，才接着說下去。「區區當時也不相信林剛會幹出如此兇殘，傷天害理的事，因為他在江湖上頗有俠名，因而區區決定要查個清楚明白，追查之下，果然是他與鄭元龍幹的，於是，區區便發誓一定要將林、鄭兩人抓住，揭發他們的惡行……豈料兩人狡猾得很，區區一直找尋不到兩人的踪跡……待到區區終於追查出兩人的踪跡，追尋下去，只找到林剛的屍體，區區詢問一個看到當時的情形的店小二，才知道林剛與一個叫嚴寒的人動手，惡戰了近半個時辰，終於被殺死，而嚴寒也受傷不輕，跟着又來了一個叫鄭元龍的人，本來已準備動手與嚴寒廝拚的了，不知怎的，忽然掉頭飛奔而去，令到那個躲在一角偷窺的店小二莫名其妙。之後，嚴大俠也負傷走了。這都是那個店小二告訴區區的，那個店小二還說，隱約聽到嚴寒與林剛是為了一批珠寶財物，才動手的。」

歇口氣，他直視着項霸，說道：「項大俠，這都是區區據實而說的，至於你相信與否，那就由你自已判斷了。」

不待項霸說話，嚴寒大聲說道：「嚴某以生命担保，崔兄弟所說的，句句屬實。」

他喘口氣，又說道：「本來，嚴某也是打那批珠寶的主意的，但却被林、鄭兩人捷足先得，嚴某雖然不是正人君子，但也看不過他們為了那批珠寶，殘殺了三十多個人，嚴某人雖然有時也心狠手辣，但比起他們，自愧不如，嚴某生平第一次動了俠義之心，當然，也混雜了私心，發誓必要找到林、鄭兩人，殺死他們替那三十多個枉死的無辜者報仇，同時，也將那批珠寶搶奪到手，嚴某追尋了足有二十多日

，才在石溪鎮外的一家野店內，追上林剛……將他殺了！」

頓一下，接說下去道：「項大俠，嚴某若是該死，林剛與鄭元龍更加該死，他們一向都在掛羊頭賣狗肉，暗裏不知幹了多少見不得人的勾當，嚴某雖然一向名聲不好，但與他們比起來，嚴某敢說一句，比他們還差了一截！而嚴某這麼說，並不是要替自己開脫，所謂殺人償命，項大俠若是還要替林剛報仇，只管向嚴某下手，嚴某認命就是！」

張、魏兩人張口欲說，却被他擺手阻止了。

項霸定定地瞧着嚴寒，好一會沒有出聲，似乎難以下決定。

「項大俠，區區不是偏幫着嚴大俠，他雖然也幹了不少壞事，但罪不致死，而他殺死林剛，雖說其中摻雜了私心，但總算是替武林做了一件好事，除去了一個僞君子，你若是仍認爲該替林剛報仇，區區也無話可說。」崔挺開口說道：「況且，他已斷了一條腿。」

嚴寒口裏雖然沒有說什麼，但暗中却對崔挺感激不已，而且，也很感動。

——他們呂梁三獸自出道以來，雖說從來不理會別人的看法與說話，但也從來未曾聽聞過有人說出偏幫他們的說話，這是第一次，正因爲是第一次，因而教他大爲感動。

錦上添花顯不出什麼特別，但雪中送炭，那就教人份外感動了。

「好，項某相信你們的話！」項霸終於開口說道：「多謝兩位將項某表弟所幹的惡事相告，不然，項某仍然被蒙在鼓裏，仍以爲他是個俠義之士。項某這一次實在太魯莽了，幸好崔兄弟及時出手，項某才沒有錯殺嚴閣下你，要不，項某這一生也不會安樂。」

跟着他朝嚴寒抱拳一禮，道：「嚴閣下，項某聽信奸人之言，砸斷了你一條腿，項某無法補償，就自砸斷一條腿，作爲補償吧！」說着舉起那面混金鐺，砸向自己的左脚！

「項大俠，請住手！」

「項大俠，千萬不可！」

急喝聲中，崔挺人如激矢般，標射向項霸，同時閃電般拔出腰間長刀，當作長槍使用，飛撞向那面混金鐺。

只聽「噹」的一聲激响，項霸那面斜砸下去的混金鐺硬是撞歪開去，但崔挺也被震得一個身子翻跌開去，口中吐出一口血來。

「崔兄弟，你受傷了？」呂梁三獸驚呼聲中，魏魑急縱向崔挺。

嚴寒也掙扎着想站起來，却被張羅按住了。

項霸眼見崔挺爲了阻止自己自毀一腿，竟然被自己震傷了內腑，心中很是過意不去，忙一收混金鐺，大步奔過去，口裏連聲道：「崔兄弟，你傷得不重吧，項某心中實在過意不去。」

崔挺不待魏魑縱掠到他的身邊，已自地上一躍而起，身子晃了晃，才站穩，邊舉袖抹去咀邊溢出的血漬，邊說道：「沒什麼，項大俠果然天生神力，區區實在不自量力。」

「崔兄弟，快不要說話，坐下來調息一下。」項霸情急地道。

魏魑二話不說，伸手便去扶崔挺。

崔挺深吸一口氣，笑笑道：「不碍事的，多謝兩位關顧。」那知道話未說完，咯出一口血來。

「崔兄弟，還說不碍事，快坐下來調息一下。」魏魑硬是將崔挺按坐下去。

崔挺也就不再說什麼，盤坐調息起來。

項霸自責地頓了脚，關切地看着崔挺。

那邊的嚴寒也不顧斷腿之痛，在張羅的扶持下，走過去。

四個人皆目不轉睛地看着崔挺，流露出關切之色。

大約一刻鐘左右，崔挺才張開眼睛，吐出一口氣，從地上跳起身來，笑對四人道：「沒事了，累四位担心了。」

「崔兄弟，眞對不起。」項霸不安地道。

「項大俠，千萬別這麼說。」崔挺道。

呂梁三獸看到崔挺談笑自若，才放下心來，鬆了口氣。

嚴寒忽然面對項霸肅然道：「項大俠，嚴某這條腿不斷也斷了，縱使你自斷一腿，嚴某斷了的腿也不會長回去，再說，嚴某殺林剛，其中亦有私心，斷了一條腿，就當是對嚴某的一種懲罰吧，嚴某決不會記恨於心！請項大俠不要……」

「不，項某不自斷一腿，怎……」

「項大俠，你若是執意自斷一腿，嚴某就自絕於此！」

嚴寒神色決絕，一手按在天靈蓋上。

「不可！」項霸與崔挺、魏魑、張羅同聲疾呼。

嚴寒却不理會他們，只是瞧着項霸。

項霸知道他不是鬧着玩的，若自己不答應，那就會害死了他，當下只好無奈地道：「嚴閣下，請你將手放下來，項霸遵命便是！」

「項大俠頂天立地，嚴某相信你！」嚴寒這才將按在天靈蓋上的手放下來。

四人這才鬆了口氣。

「嚴兄，項某交你這個朋友！」項霸伸出大手，誠意地說：「你是一個眞正的漢子！」

「嚴某也交你這個朋友！」嚴寒激動地伸出手，緊緊握住項霸的手。

兩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崔挺笑望着兩人。

魏、張兩人顯得頗激動，亦笑望着那兩隻緊握在一起的手。

久久，兩人才鬆開手。

「張兄，魏兄，項某也與兩位交個朋友！」項霸眞心實意地對魏張兩人說，同時伸手與兩人用力握握手。

跟着，他轉對崔挺道：「崔兄弟，可願交項某這個朋友？」

「固所願也！」崔挺伸出雙手！

「哈哈哈，項某好開心！」項霸豪笑着，亦伸出雙手，緊握住崔挺的雙手。

四隻手緊緊地握着。用力地互相搖了搖。兩人才放開手，項霸一眼看到嚴寒似乎欲對崔挺說話，忙搶着說道：「嚴兄，你不用說，項某知道你想對崔兄弟說什麼

，項某既然與你們交了朋友，與崔兄弟亦交了朋友，那麼，崔兄弟自然也樂意交你們三個朋友的！」接着對崔挺道：「崔兄弟，是不是？」

「那是當然了！」崔挺想也不想便道。

「崔兄弟，我們能夠交上你與項大俠這種朋友，死無憾矣！」三人幾乎是異口同聲道。

「哈哈，咱們既是朋友，三位還那麼客氣，那就不是朋友了。」項霸打趣地道。

「項……兄說得對，我們應該改口稱一聲項兄的。」魏巍心眼最靈，馬上接口道。

「魏兄，這麼稱呼才是，不過，項某不敢妄自尊大，請以後稱呼項某一聲老弟便是。」

「這怎成，項兄無論年紀與名望俱尊，我們怎能稱項兄一聲老弟。」魏巍忙道。

項霸還想說什麼，崔挺已接口道：「朋友之交，貴乎坦誠，至於如何稱呼，依區區意思還是聽從尊便較好，眼前嚴兄受傷不輕，我們還是先找個地方，讓嚴兄好好地躺一下，料理傷口，你們說是麼？」

項霸馬上說道：「崔兄弟所說極是，嚴兄傷勢這麼重，確是要盡快料理才是！」

嚴寒這時候一張臉更白了，他雖然沒有哼一聲，但崔挺四人都看得出，他是硬挺着的。

「崔兄弟，項兄，我們在城內泰安客棧開了房間，相信兩位也不會這麼快離開吧？」魏巍看到崔、項兩人點點頭，便說下去道：「那麼，兩位請與我們一道回客棧歇息，順便，咱們好好地聚聚。」

「正合吾意。」項霸爽快地道：「咱們馬上進城吧。」

他要去扶嚴寒，却被張羅搶先扶住嚴寒的另一邊，與魏巍一左一右，扶着嚴寒往城內走去。

＊　＊　＊

吃晚飯的時候，他們為了照顧斷了一條腿，行動不便的嚴寒，特意叫店小二在嚴寒的房子內擺了一張桌子，將他們要的酒菜送到房中。

嚴寒自從新敷上藥，包紮好，再歇息了一會兒之後，不但臉色不那麼難看，精神也好了很多。

待酒菜送上，五人便吃喝起來。

互相敬過酒後，他們邊吃喝，邊談說起來。

項霸對崔挺說道：「崔老弟，不是項某誇讚你，你確是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只怕再過三五年，連項某也甘拜下風了。」

「項兄說得對。」張羅道：「以崔兄弟這樣的年紀，便有如此深厚的功力，高明的身手，令人敬佩，在未見識到崔兄弟的身手之前，張某是不大相信江湖上有關崔兄弟的傳說的，但今日在城外見識過之後，張某再沒半點懷疑那些傳說是被人渲染誇大了的。」

「看到崔兄弟如此了得，不由魏某不相信英雄出少年這句話了。」魏巍接上口，讚嘆地道。

「崔兄弟，稱讚的話，都讓他們全說了，嚴某在城外時忘了謝你救命之恩，嚴某在此感謝你的救命之恩。」嚴寒接道：「來，崔兄弟，嚴某權以水酒一杯，聊表嚴某對崔兄弟你的感激之意。」

崔挺幾次想說話，但都插不上口，這時候總算讓他有機會說話了，他邊舉杯邊說道：「項兄、張兄、魏兄，三位太過獎了。區區愧不敢當，比起四位，區區一個末學後進，差得遠了。」

跟着又對嚴寒道：「嚴兄，救命之恩不敢當，說實話，當時區區根本不知道能否以一柄飛刀，將項兄的混金鐺撞擊開去，也幸好項兄當時未用全力，否則，以區區末技，斷斷撞擊不開項兄的混金鐺。你不用謝區區，你敬區區這一杯酒，區區也不敢當受。這樣吧，咱們同乾一杯，祝賀咱們成為朋友。」

「好，乾杯。」項霸與魏、張三人同聲叫好，舉杯互相一碰，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放下酒杯，項霸朝崔挺道：「崔老弟，幸好你及時出手，不然……赫，還是不提也罷。崔兄弟，你怎會適逢其會，來到這裏的？」

「是這樣的，」崔挺道：「本來，區區一直在追查鄭元龍的下落……」

「崔老弟，你如今提起鄭元龍，項某才省起，害項某砸斷嚴兄一條腿的，他是罪魁禍首，這個奸賊居然矇騙項某，欲假項某之手殺死嚴兄，何其陰險惡毒，項某決不會放過他！」項霸氣憤憤地打斷了崔挺的說話，但馬上發覺自己失態，忙不好意思地說道：「崔老弟，打斷你的話，真不好意思，你請說下去吧。」

崔挺笑說道：「項兄，鄭元龍誆騙你去殺嚴兄，其心可誅，若換上是區區，也會怒憤的。」

一頓，他才接着剛才的說話，說下去。「但鄭元龍這偽君子很溜滑，區區追查了半個月有多，他就像石沉大海一樣，沒了踪跡，區區正在不知從那一方面去追查之際，那麼巧，被區區發現了一伙神秘的人，在一個雨夜，以淬毒暗器殺死了神鞭龔鐵城……」

「崔老弟，你說什麼？」項霸聽到崔挺說到「龔鐵城」三個字時，霍然色變，衝口而出，打斷了崔挺的說話。「神鞭龔鐵城被人殺死了？」

「項兄，龔大俠確是被人殺死了！」崔挺以肯定的語氣重說一遍。

「真想不到。」項霸吸口氣，道：「項某與他雖非深交，但也算得上是朋友，去年還與他見過一面，想不到會被人殺死了。」言下不無感慨。

張羅也接口道：「龔大俠名重一方，神鞭無敵，崔兄弟，那伙人到底是什麼人，膽敢殺死龔大俠！」

「區區當時只是驚鴻一瞥，當時又下着雨，眨眼間，那伙人已消失在雨幕中，區區追前去時，那伙人已走得無影無踪，龔大俠倒在地上，身上看不出有傷痕，但七孔流血，區區因而猜測他是中了毒，再加上沒有打鬥的跡象，因而區區猜想，他極可能是中了淬毒暗器，查看之下，果然

發現他的手臂上釘着暗器。區區本來想將他的死訊告知他的家人的，忽然想起，近來江湖上發生了數起暗殺事件，被殺的人，都是江湖上有名頭的人物，殺人的那些人不但手法乾淨俐落，手段高明，更從來不報身份來歷，殺人後立刻走得無影無踪，至今，仍然沒有人知道那些是什麼人，爲何要殺人。說不定，殺死龔大俠的那伙人，與那些神秘人有關連，甚至是同伙，因而區區改變了主意，朝着那伙人消失的方向，急追下去，希望追上那伙人，查出他們的來歷。」崔挺一口氣說到這裏，歇口氣，掃了項霸四人一眼，看到四人都瞧着他，便又說下去。「區區自從聽聞幾位武林同道分別被幾批神秘人襲殺暗算後，便隱隱感到，表面上那幾位武林同道是在不同的地方被殺的，似乎沒有什麼關連，但行事的手法極之相同，因而區區認爲，那幾位武林同道的被殺，其實是有關連的，這件暗殺案可能隱藏着一個陰謀，區區正是基於這一點，才決定放下鄭元龍這個僞君子，全力追查那伙人的來龍去脈。」

「嘿！聽老弟你說起最近江湖上有幾位武林同道被殺，項某省起，也曾聽聞過一位武林同道被一伙身份神秘，行事手法快速狠毒的人所殺……」

「項兄，知道那位同道是誰麼？」嚴寒心急地打斷了項霸的說話。

「那位武林同道就是人稱書劍雙絕的顧朝章。」項霸緩慢地說道：「相信嚴兄你們也聽聞過他的大名吧？」

「聞名久矣。」嚴寒說道：「可惜從未謀面，聽說他甚少在江湖上走動，一套狂草劍法練得出神入化，已達隨意所之的境界，而他生性淡泊，甚少理會江湖上的事情，除了書劍雙絕這個稱號外，也有人稱之爲好好先生，照說，不會有什麼人要殺他的啊……」

「嚴兄，江湖詭異難測，你也應該知道，江湖上有很多事情，是無法解釋，教人莫名其妙的。」項霸道：「有時候，爲了芝麻綠豆的事情，便會掀起一場腥風血雨的，不是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麼？有些事情，是很難看得透的，正如顧朝章的被殺，表面上沒有什麼可能，焉知道其中有什麼隱秘！」

你若是認爲身形高大强壯的項霸是那種頭腦簡單的人，那就大錯特錯了。他不但武功高强，身手敏捷，頭腦靈活，而且，還讀過不少書，也因此，他在江湖上很少吃虧。

「項兄，顧朝章是怎樣被殺死的？」魏巍問。

「聽說，他是在半夜時分，被一伙人潛入他那座松竹草廬內，將他那間養性軒以一面大網子網起來，然後奮力往下拉扯，將整間竹軒拉得倒塌下去，然後以一輪暗器，將被圍在網內的他射殺的！」項霸嘆息一聲，道：「據說，他全身上下幾乎嵌滿了暗器，可憐他被困在網內，加上事出驟然，根本無從施展他那套出神入化的狂草劍法，便死在一輪疾如驟雨般的暗器之下，一代劍術大家，便這樣死了，實在可惜。」

「項兄，那伙人不但手段毒辣，手法也極之周密，而且也下過一番心思。居然想出以網子來將顧朝章困住，令到他無法施展他的狂草劍法，那就好像一隻螃蟹被綁住了螯爪一樣，無從發作，那些人眞會算計，要不是他被困在網子內施展不開狂草劍法，相信他不會死在那些暗器之下。」魏巍道。

「這麼說來，那伙人在殺顧朝章之前，暗中已策劃好下手的方法。」張羅動容道：「看來，那伙人極不簡單！」

「張兄，你們也曾聽聞過有什麼同道被殺的事麼？」崔挺道。

「當然聽聞過，而且不止一個。」嚴寒搶着說道。

「一個是江北杜冠夫，另一個是河南馬建武，他們都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時候，被兩批人殺死的，所用的手法快速俐落，而且，沒有人知道那兩批人是什麼來歷。」魏巍接口道：「當時，我們先後聽聞這兩宗傳聞時，除了感到驚愕之外，可沒有想到那麼多，直到最近張兄的一位師門長輩也遭到一伙來歷不明的人襲擊喪生，這才引起我們三個的重視，懷疑那伙人與殺死杜冠夫、馬建武的兩伙人是有關連的，張兄邀了魏某與嚴兄，帮忙追查那伙人的下落。」

「張兄，你那位師門長輩大名怎樣稱呼？」項霸問。

「項兄，那是敝師叔，姓蔣，諱捷一。」張羅說時臉露哀痛之色。

「啊，原來是金刀聖手蔣捷一蔣兄。」項霸霍然色變。「說起來，項某與令師叔曾有數面之緣，想不到他也遭了毒手。」

「張兄，你們有什麼發現？」崔挺問道。

「我們幾經曲折，才發現了一伙身份神秘的人的踪跡，雖然不能確定那伙人就是殺害敝師叔的兇手，但也甚爲可疑，因此，我們便暗中追踪，那伙人却很溜滑，幾次擺脫了我們的追踪，幸好還是被我們追尋到，結果，追踪到這裏，忽然間失去了他們的踪跡，我們便在城內各處暗查，發現到只有一個所在最可疑。」張羅說到這裏，重重地頓了一下。

「那處所在是什麼地方？」項霸心急地問。

「那就是安慶城中的大善人施樂善的那座大宅院！」魏巍接上口道：「據我們幾日在城內探查，那位施大善人的大宅院情形特別，從來沒有一個外人曾進入他那座大宅院的內院裏，就連知府大人，也只被招呼在外院前廳，而他家中的僕人，外與內分得極嚴，在外院執役的僕人，不得稍越雷池半步，而內院的僕人，也不得與外院的僕人私下交談，城內的人都說那座大宅院有如皇宮內院，我們曾經試圖潛入去探查一下，發覺那座宅子表面上沒有什麼，實則戒備森嚴，根本沒法潛進去，除非硬闖！根據以上的種種跡象，我們懷疑那伙神秘人有可能匿藏在那座大宅院內，但却找不到証據，後來，我們想出一個不會令到大宅院的主人——施樂善思疑的辦法……可惜，雖然成功了，却仍然對那座大宅院內的情形一無所知。」

「魏兄，那怎麼說？」崔挺不解地問道：「既然成功了，又怎會仍然對那座大宅院一無所知的？」

「是這樣的，我們找到一個斷了一條腿的乞丐，答應給他五十両銀子，要他混入施家大宅院內，然後將施家宅內看到的一切告訴我們，我們還替他想出一個混入施宅的好主意，那乞丐依計進行，果然成功地進入施宅之內……我們都高興得不得了。可惜，那乞丐在遊遍了施家大宅院後，才走出施家大門，便自殺死了。」魏巍將日間獨脚阿三躺在施樂善的茶葉莊前撒賴，施樂善出乎意料地答應讓獨脚阿三進入他的大宅院內走一遍，到獨脚阿三從施家內走出來，却離奇地自殺身亡的經過，詳細地說了一遍。

「項兄、崔兄弟，我們都不相信獨脚阿三會自愿自殺的，因爲他要進入施府見識一番，全是我們的主意，那把戲也是我們教他，他只是爲了錢，才答應照我們的主意去做，因此，我們覺得他的忽然自殺，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其中大有蹊蹺，但却猜不透他怎會那樣做的。」嚴寒道。

張羅待嚴寒說完，馬上接口說道：「若說獨脚阿三被姓施的做了手脚，譬如用藥物令到他神智迷亂，又或是向他施展迷心邪法，那總有跡象顯現出來的，但據目睹他自絕的人所說，他當時的情形沒有什麼異樣，不似是迷失了神智的樣子，但他却確確實實像是忽然神經錯亂般，莫名其妙地自絕而死，令我們百思不得其解。」

「三位，聽你們這麼說來，獨脚阿三的死確是大有蹊蹺，而那個姓施的大宅院內，必有古怪，項某敢說，獨脚阿三的自絕，肯定不是他自己的本意，至於他爲什麼會忽然幹出傻事，相信只有姓施的才能解答了。」項霸悚然動容。

「區區與項兄的看法一樣。」崔挺說道：「那個姓施的大有可疑，他那座大宅子若是沒有什麼秘密，根本用不着防護得那麼嚴密。而且嚴禁外人進入他的宅院，嚴兄三位的懷疑，大有道理。」

「先撇下姓施不說，崔兄弟，你剛才曾聽聞幾宗武林同道被殺的消息，到底是那幾個？」項霸瞧着崔挺，等他答話。

崔挺道：「區區第一個聽聞被殺的人，是裴拈衣，也就是人稱飛花逐月的裴前輩……」

「什麼？裴拈衣也被人殺死了！」項霸衝口疾聲道：「她自從乃夫在十一年前病故後，便沒有涉足江湖，這麼多年來，從沒有聽她曾插手管過江湖上的事情，她可說已退隱的了。却仍然被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有人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就如項兄你所說的顧大俠被殺的那回事一樣，那伙人根本就沒有說出殺死裴前輩的原因，因此，裴前輩的被殺，是一個謎！」崔挺吐口氣，道：「第二個聽聞被殺的人是一棒鎮滄州的洪通洪大俠，他被一伙來歷不明的人擊殺於燕子樓頭，那伙人自出手擊殺洪大俠，至到走得無影無踪爲止，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就像一羣啞子！」

「連洪老兄也被殺了，項某還懵然不知！想當年項某與洪老兄在燕子樓把盞暢飲，豪興遄飛，何等投契！如今想來，就像是昨日的事情一樣，眞教人愴然神傷！」項霸神色哀傷。

「說起來，洪大俠與張某也有一點交情，對洪大俠之死，張某也感悲痛。」張羅黯然道。

「崔兄弟，還有麼？」嚴寒問。

「還有樓獨生樓大俠！」崔挺語聲沉重地道：「他是區區第三個聽聞被殺的人。」

「崔兄弟，沒有了吧。」魏巍呻吟般說。

「還有一個，那就是區區在城外所說的神鞭龔大俠。」崔挺說着，心裏一陣難受。

沒有人再開口說話，五個人都心頭沉重地閉着咀巴，房內的氣氛變得一片凝重。

過了好一會，項霸才長長地吐了口氣，瞋目說道：「一下子聽到這麼多位武林同道被殺，項某好難過，心裏就像壓着一塊大石！」

「項兄，正如魏兄剛才所說，被殺的那四位同道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關連，但從四位同道被殺的情形，以及殺人者的行事手法，却有不少相同之處，這就令人懷疑那幾批兇手可能是同一伙人，區區就是基於這一點，決定查個清楚明白的！」崔挺道：「若猜測不錯的話，那其中可能隱藏着一個陰謀，若是讓其陰謀得逞，說不定會掀起一場武林浩劫！」

「崔老弟，項某認爲，我們所說的那幾個武林同道被殺的事情，都是有關連的，項某與你一樣，猜想其中可能有什麼陰謀，爲了武林安危，同時，項某也想查出那些身份神秘的人到底是何方神聖，項某決定全力追查那幾批人的來龍去脉，若他們眞有什麼陰謀，項某就算赴湯蹈火，也要除去他們！」項霸揑着[illegible]大的拳頭，用力晃動一下，掃了崔挺、張羅四人一眼。「張兄羅兄魏兄三位本就是一直在追查那些人的行踪，追到這裏來的，不用說，三位一定不會放棄追查的吧？崔老弟你意下又如何？」

「項兄，你不是喝多了酒，有點醉了吧？」崔挺笑說道：「區區在城外時，不是曾說過，區區是因爲目睹龔大俠被一伙神秘人以暗器射殺，於是改變主意暫且不去理會鄭元龍那個僞君子，決定追查那伙神秘人物的身份來歷，斷斷續續地，追踪到這裏來的麼？項兄你怎麼還問區區意下如何？」

「哈哈，項某被崔老弟你這一說，發覺我眞的有點醉了。」項霸說笑地道，並且聳聳鼻子，擠擠眼，惹得崔挺四人忍不住笑起來。待四人漸漸止笑，才又說道：「聽崔老弟這麼說，我們這幾個素未謀面，互不相識的人，如今變成志同道合的朋友了，來，爲我們聯手合作追查那些神秘人物的來龍去脉，乾一杯！」這一次，他說話時神色肅然，當先舉起杯子。

崔挺與呂梁三獸齊應一聲，各自舉起杯子。「乾！」

五人碰杯，仰首一飲而盡。

放下酒杯，魏巍看着項、崔兩人，道：「項兄，崔兄弟，若那幾批身份神秘的人是有關連的話，那他們這個組合豈不是頗爲龐大？單憑我們五個人的力量，只怕無法與他們對抗。」

張、嚴兩人邊聽邊點點頭，項、崔兩

人待他說完，也連連點頭表示贊同他的說話。

「魏兄，你所慮極有道理，單憑我們五個人的力量，確是無法與那伙人抗衡，不過，我們現在不是與他們對抗，而是弄清楚他們的底細，因此，暫時來說，不需要太多的人手，我們五個人應該足夠應付。待查清楚他們的底細與意圖後，若眞的要對付他們，那時候才聯合武林同道對付他們也不遲。」崔挺將他的見解說出來。

「崔老弟所說極是。」項霸馬上讚成。「目前，並不需要太多的人，以免打草驚蛇。」

張、嚴、魏三人連連點頭，表示同意崔挺的話。

「眼下，我們要查清楚那個施大善人那座大宅院內的底細，是否眞的是那些身份神秘的人的巢穴，你們說是麼?」張羅說着溜了項、崔、魏、嚴四人一眼。

「既然張兄三位認爲那位施大善人的大宅院最可疑，那當然是從那裏下手偵查了。」項霸說道。

「不過，張兄三位已查探了一次，却失敗了，那我們就要再想一個辦法，查探那座大宅子的虛實。」崔挺說道。

「魏兄本來已想到一個辦法，但——」嚴寒本來想說「却被項兄的突然出現，打斷了」，驟覺有點不妥，忙將那句話吞回去，改口說道：「現在就請魏兄說說他那個好主意，咱們參詳一下，看看是否可行。」

項霸口裏沒有說什麼，但眼中却滿是愧疚自責之意。

因爲他已猜到，嚴寒所以忽然改口，是怕因此而令到各人想起，就因爲項霸的魯莽，弄到嚴寒斷了一條腿，因而令到他心中難過不安。對於嚴寒的好意，他怎不感激，自然，也感到愧疚不安。

「魏兄既然想到好主意，請快說出來聽聽。」崔挺道。

「其實，也說不上是什麼好主意，不過是沒有辦法中的一個笨辦法。」魏巍謙說道。

「魏兄，別謙了，快說吧。」張羅催促道。

「魏某這個笨辦法就是，既然派人混入去那個辦法行不通，那就要另想辦法，在不能打草驚蛇的情形下，那就只有找一個機會，偷偷在那大宅內放一把火，然後乘他們混亂之際，潛入去查看，四位認爲魏某這個笨主意是否行得通?」

「這個主意很好啊!」嚴寒想也不想就道：「就這麼辦!」

「嚴兄，這個主意好是好，但那座大宅院既然守衛森嚴，咱們怎樣混入去放火而不被發覺?」張羅却將他的疑問說出來：「就算咱們可以潛入去放火，他們在發覺忽然間離奇起火，那一定會引起他們的思疑的，起初，他們難免會引起混亂，但他們必然很快便提高警惕，只怕會比平時更難潛入去，項兄，崔兄弟，你們說是不是?」

「嗯，張兄所說極是，他們既然防守得那麼嚴密，對於宅院內忽然起火，肯定會起疑，那他們必然會守衛得更加嚴密，那反而令到我們更加沒有機會潛入去，說不定，他們還會來個將計就計，佈下陷阱讓我們踩落去!」項霸直說：「魏兄，項某只是將設想到的說出來，你不會見怪吧?」

「項兄，那怎會呢!」魏巍忙道：「項兄這麼說，都是爲了咱們的安全，魏某聽了張兄與項兄你的話，也認爲魏某所說的辦法行不通。」

「既然魏兄的主意行不通，那就再想辦法吧。」嚴寒性急地道：「我這個人性子急，腦袋笨，出主意動腦筋的事，不要指望我。」

「動腦筋出主意的事，項某也不行。」項霸也道：「崔老弟，你有什麼好主意?」雙眼直瞧着崔挺。

崔挺沒有立刻回答他，過了一會，才說道：「區區倒是想到一個主意，却不敢說是好主意，就說出來讓四位參詳一下吧。」

項霸與呂梁三獸沒有說話，只是看着崔挺，等他說話。

喝了口酒，崔挺說道：「既然魏兄所說的辦法行不通，我們何不打打那位施大善人的僕人的主意，待他們外出時，偷偷地將之抓起來，盤問他有關宅子內的情形?」

這一次，嚴寒不敢胡亂贊成了，轉着眼珠子，瞧着項霸三人，想聽聽三人的見解。

「這個主意不錯。」項霸首先道：「只要幹得俐落，不讓別的人發覺，那是不會被姓施的發覺的。但有一點不能不想及，那就是萬一抓去的僕人寧死也不吐露施宅內的情形，又或是他知道的都是無關重要的事情，那我們一樣會毫無所獲。」

「項兄的顧慮極是。」魏巍說道：「施樂善將內外分隔得那麼嚴，相信他不會讓在內院執役的僕人外出，能夠出外的，可能都是在外院執役，對內院的情形一無所知的僕人，而咱們要探查的，應該是內院的情形，所有的秘密，應該都在內院之內，因此，就算咱捉到施家的僕人，也未必可以打探到施宅的底細。」

張羅與嚴寒聽了項、魏兩人的話，深感有理，連連點頭不已。

崔挺看了四人一眼，說道：「項兄與魏兄所顧慮的，區區早已想到，而且，區區還認爲，我們能夠捉到的僕人，極可能是不知內情的，但有一點不知項兄與魏兄有沒有想到，能夠在施家大宅院內做僕人的，不論內外，肯定是施樂善信得過的人，而在外院執役的僕人就算對內院的情形一無所知，總會眼看耳聽到一絲半點隱秘的，而我們只要能夠從中查問出一絲半點值得懷疑的事情，那我們就可以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崔兄弟，你的腦袋眞靈活，嚴某服了你。」嚴寒讚佩地朝崔挺舉起大拇指：「聽你這麼一說，嚴某第一個認爲，你那個主意行得通!」

「嗯，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之下，不妨就照崔兄弟這個主意去試一下，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魏巍勉强地道。

「崔老弟這個主意，值得去試一試，總好過束手無策!」項霸揑着拳頭晃動動

一下：「張兄，你意下如何？」拿眼看着張羅。

「既然有可能查探到施宅院內的秘密，那就值得去試一試！」張羅道。

「既然三位都同意崔老弟那個主意，那我們就依照他的辦法去做了！」項霸兩道眼光在呂梁三獸的臉上溜了一轉。

「當然了。」嚴寒道：「可惜——嚴寒不能與你們一起行動。」神色懊惱。

「嚴兄，你就好好地休息一下吧。」魏巍忙安慰他：「要捉一兩個施家的僕人，有我們四個，足夠有餘了。」

「人手確是足夠了，但却要從長計議一下。」項霸道：「崔老弟，主意是你出的，你就說說我們該怎麼行動。」

崔挺想了一下，才說道：「第一步，我們要查清楚，施家大宅院內，每日有些什麼人出外，然後……」

* * *

這一日，施家大宅院內，有兩個年輕的僕人走出來。，直往大街上走去。

在施家附近監視的崔挺、項霸與張羅三人，馬上不露痕跡地暗暗跟着那兩個僕人。

崔挺與張羅他們已在施家大宅院的附近，暗中監視了兩天，留意着每日外出的僕人，但這兩日以來，出外的僕人來來去去只有那兩三個，大概是負責買辦日用物品的，他們認為，經常出外的僕人，不可能會知道什麼秘密，施樂善若是一個老奸巨滑的人，那他不會不提防到，經常出外的僕人，極可能會在不知不覺間，將什麼秘密洩露出去的，因此，他們決定不去動那幾個經常外出的僕人。

今日，他們之所以「看上」那兩個年輕的僕人，是因為在這三天以來，那兩個年輕僕人是第一次外出，而兩人的衣着也比這兩天經常外出的幾個人光鮮整齊，那可能表示這兩個僕人比那幾個的身份要高，那自然知道的事情較多，因此，崔挺三人決定向那兩人下手。

那兩個年輕的僕人大概不是經常能夠外出的，只見他們走在大街上，不停地左張右望，對於大街上的熱鬧情形，大感興趣，特別是對那些小媳婦大閨女，更是評頭品足，就像是一輩子也未見過女子的深山野人一樣。

那兩個傢伙在大街上逛了很久，才走入一間玉器古董店子內。

崔挺也跟着走了進去。他在店子內東瞧瞧西看看的，裝作是來買玉器古董的樣子，暗中却留意着那兩個僕人的舉動。

那兩個僕人似乎來取東西的，站在一個櫃子前，指手劃脚地瞧看着架子上的古董，未幾，便有一個中年人從裏面走出來，手上拿了一小包東西出來，就在那兩個僕人面前的櫃面上，將那塊錦緞帶打開來，恰好，崔挺邊觀看着架上的古董，邊向那邊走過去，一眼瞥到那塊錦緞內的東西，不禁目光一亮，心裏暗道一聲：「好晶瑩的一塊玉器！」

原來，那塊錦緞布塊包着的，是一件晶瑩翠綠，手工精細，栩栩如生的奔馬踏雪玉件，崔挺雖然對玉器認識不多，但也看得出，那件玉器雖然未必價值連城，但也價值不菲。

那兩個僕人一眼看到那隻玉馬，忍不住發出一聲讚嘆，伸手去撫摸。

那中年人大概是這店子的老闆，口裏說道：「兩位小哥，請小心一點。」說着用兩手護着那隻玉馬，以防它傾跌損毀。

那兩個僕人聽中年人那麼說，頓時吐吐其舌，縮手不迭。

「兩位小哥看清楚了，這隻玉馬一點損缺也沒有，我這就交給你們兩位小哥帶回去，之後若有什麼損毀，概不負責。」那中年人邊說，邊將玉馬包起，用雙手捧着遞給兩個僕人。

那兩個僕人互相看了一眼，都不去接，大概是聽了那個老闆的說話，恐怕在自己的手上不小心弄損缺了，那就不得了。

但他們既然是來拿取那件玉器帶的，無論怎樣，也要拿回去的，因此，兩人遲疑了一下，左邊那個開口說道：「阿青，咱們輪流拿回去吧。」

右邊那個叫阿青的點頭說：「那你先拿吧，等一會由我拿。」

左面那個沒有再說什麼，伸出雙手，小心翼翼地接過那個錦緞小布包，轉身便往店外走去。

那個阿青緊隨一旁。

那個中年人在後相送出外，走到崔挺的身邊，說道：「這位公子，看中了那一件？價錢可以將就一點。」

崔挺瞥到那兩個僕人已朝來路走去，便對那中年人道：「老闆，區區看中了幾件古董與玉器，可惜忘了帶銀票出來，這樣吧，待區區趕回去取了銀票來，再與你商議價錢吧。」

說完，不等那中年人說話，便已急急向店外走去，快步朝那兩個僕人走去的方向追下去。

走前不到三丈，身後便有兩個人追上來，正是項霸與張羅。

「崔老弟，那兩個傢伙去拿什麼東西？」項霸與崔挺走了個肩並肩，低聲問道。

「一件很珍貴的玉馬！」崔挺兩道目光一直盯着前面那兩個小心翼翼地走着的僕人，壓着聲道。

「崔老弟，要趕快向他們下手的了。」緊跟在身後的張羅道：「不然，他們很快便會去到施家大宅子前，那就很難下手了。」

「街上這麼多人，怎能向他們下手？」項霸皺着眉頭道。

「項兄，區區想到一個辦法，不用顧慮人多，一樣可以公然向他們下手。」崔挺跟着悄悄地向項、張兩人說出他的主意。

兩人點頭叫好，張羅立刻走在崔、項兩人的前面，急急向那兩個僕人追上去。

崔挺與項霸却將脚步放慢了一點，目光却緊緊地注視着張羅的行動，同時，亦暗中留意大街上那些行人的情形。

張羅很快便追上那兩個僕人，忽然疾叫一聲：「前面兩位少年，你們掉了東西！」

那兩個僕人聞聲停下脚步，轉身往地上張望。

張羅就在那刹那，衝前一步，伸手一把搶過那個僕人手上捧着的錦緞布包，轉

身便往左邊不遠的一條巷子奔去。

那兩個僕人冷不防之下，驚愕了一下，隨即便驚急怒叫：「不要跑，光天白日，居然當街强搶財物，大概不想活了！」拔脚便向張羅追了。

兩人在情急之下，施出輕功，奔掠如飛。

街上的行人聽到兩人的呼叫，刹時騷動起來，有幾個好管閒事的，跟着追下去。

項霸與崔挺也乘機混在那幾個人當中，追入巷子內。

張羅一奔入巷子，便展開身法，往前奔掠，那兩個僕人雖然輕功身法不俗，但與張羅比起來，自然差了一截，無法追得上。

追出幾條巷子，項霸與崔挺已不着痕跡地拋掉那幾個好管閒事的行人，加快速度追上。

那兩個僕人還以爲項、崔兩人是幫忙他們追「賊」的行人，一點也不提防。而前面的張羅始終在前面約三丈過外奔掠着，好讓那兩個僕人不會追掉他。

張羅奔入一條窄窄的巷子內，發覺巷子內很僻靜，一個人也沒有，便停下來，裝出筋疲力竭的樣子，一手撐在墻上，直喘氣。

那兩個僕人追入窄巷內，一眼看到張羅在喘氣，頓時精神一振，忘了張羅既然一直奔掠得那麼快，顯然是個會家子，那就根本不可能這麼快便抱累的，那個叫阿青的僕人惡狠狠地叫道：「好大胆的狗東西，也不睜大狗眼看清楚，居然胆敢搶我們的東西，你是不想活了！」直奔前去，氣勢洶洶。

「兩位小哥，小心他使詐，施放暗器！」緊跟着追入巷子內的項、崔兩人驀然呼叫一聲。

張羅也就在這刹那，撐在墻上的手倏地往腰間一摸。

那兩個僕人耳聽眼見，心頭一震，霍然上步，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張羅的舉動。

項霸與崔挺就在那霎間，各自閃電般出手，點到那兩個傢伙。

那兩個傢伙發夢也想不到，背後的項、崔兩人是與前面的那人——張羅是一伙的，一直以爲是幫忙他們追賊的，因此，一點也沒有提防項、崔兩人，讓兩人輕易地將他們制住了。

兩人在被制住的刹那，不禁張口驚叫：「你是什麼人？」但話未出口，便被項、崔兩人點了啞穴，叫不出聲來，只有瞪眼的份兒。

項、崔兩人二話不說，一人扶起一個，便往張羅那邊掠過去。

＊　＊　＊

在一間破屋子內，項、崔將那兩個僕人放在地上，解開了兩人的啞穴。

「別叫，否則某家將你們的舌頭拔掉。」項霸兇惡地道。

項霸的模樣經已威猛懾人，再露出兇惡的神色，那就更嚇人了，那兩個僕人看到項霸那兇惡懾人的樣子，不禁倒抽了口氣，噤若寒蟬。

好一會，那個叫阿青的才囁嚅地道：「你……們是什麼人？想怎樣？」

「我們是什麼人，你兩個不用理會。」項霸兇巴巴地道：「某家問你兩個，想不想活，想不想得回那隻玉馬？」

兩人駭然瞪着雙眼，望着項、崔、張三人，顫聲道：「小的……不想死……當然想得回那隻玉馬，不然，就算你們放了小的兩人……也是死路一條。」

「你兩個若想活命，就要好好地與我們合作，否則，我便將它摔個粉碎！」張羅說着便作勢將手上那錦緞布包擲落地上。

那兩個傢伙臉色倏變，駭然疾叫：「不要！」

「那你兩個是答應與我們合作了？」張羅冷笑一聲，盯着兩人。

「你們欲要小的兩個怎樣？」那個先前捧着玉馬，年紀稍大的人抖着聲問。

「只要你兩個老老實實地答我們的問話，我們感到滿意，便放了你兩個，並將這隻玉馬交還給你們兩個。」項霸湊近兩人的臉孔，清楚地說道。

「你們想知道些什麼？」那個阿青囁嚅的答道。

「你先答我們，你兩個是在施家大宅的內院還是外院執役？」崔挺問道。

「小的兩個是在外院執役的。」叫阿青的答道。

「只有在外院執役的人，才能夠外出。」年紀稍大的補充道：「不過，若沒有總管之命，也不能擅自踏出宅子一步。」

「你兩個在外院的職務是什麼？」崔挺緊接着問。

「副管事。」年紀稍大的答。

「你兩個會進入過內院麼？」

「沒有。」仍是那個年紀稍大的答：「小的兩人與別的在外院執役的人，都不准踏入內院一步，老爺曾頒下嚴令，凡是在外院執役的下人，若擅自踏入內院一步，便打斷他的雙脚，因此，沒有人胆敢不守規距。」

「你家主人會不會武功？」

「不大清楚。」

「那你們的武功是誰教授的？」

「外院總管侯玉堂。」阿青道：「小的兩個今日就是奉他之命，到那家古董玉器店取回那隻玉馬，帶回去。」

項霸從來也沒有聽聞過侯玉堂這個名字，因此，他拿眼望着張、崔兩人。

張羅與崔挺皆搖搖頭。

「你家主人到底有什麼隱秘，內外之間，分隔得那樣嚴！」崔挺問。

「不知道。」年紀稍大的搖搖頭說道：「在外院執役的下人，誰也不敢胡亂說話。」

「那要是讓你家主人知道你兩個曾向我們說了這麼多話，你家主人一定不會饒過你兩個吧。」崔挺盯着兩人道。

兩人霎時神色驟變。

「求求你們，不要告知我家主人。」年紀稍大的那個惶聲哀求道。

「那你兩個必須將知道的秘密說出來！」崔挺厲聲道：「雖然內外分隔得那樣嚴，但你兩個應該會聽到或是看到一些什麼秘密的，我不想聽到你們說個『不』字！」

兩人的臉色變換了幾次，互相覷看了



項霸發現侯玉堂從妓院裏出來。

幾眼，那個年紀較大的終於說道：「小的與其他在外院執役的人，對於內外分隔得那麼嚴，莫不感到奇怪，但都不敢亂說亂問，只在暗中留意，由於小的兩個是副管事，有機會接觸在內院執役的下人，發覺到那些下人都會武功，而且比小的們高明多了，還有，小的還發覺，送入內院的飯菜有時很多，有時又與平時一樣，但小的們從來沒有瞧到什麼人進入內院……」

「慢着，有時候飯菜怎麼個多法？」崔挺神色一動，打斷了年紀較大的僕人的說話。

「這……，很難說。」年紀較大的僕人蹙着眉道：「總之，比平時多一倍有多……大概足夠四五十人吃。」

「你知道內院住了多少人麼？」

「不知道。」年紀稍大的僕人搖搖頭。「小的在外院服役四年，從未看到過內院其中一處的情形，又怎會知道內院有多少人呢。」

「不過，小的們從每日送入內院的飯菜，猜想平日內院大約有二十多人，小的們是根據每個人的飯量，猜算的，確實的人數，小的就不敢肯定了。」叫阿青的那個接口說道。

「你們既然從來沒有進入內院一步，那一定會對內院的情形感到興趣的，是不是？」崔挺看到兩人點點頭，才說下去。「那你們一定很想進去或是偷看一下內院的情形的，是麼？」

「是。」年紀稍大的與阿青互看了一眼，才說道：「小的曾經冒險在一個晚上攀上一棵大樹上面，窺望內院的情景，發覺[illegible]內院裏面有[illegible]，[illegible]，似乎住了不少人，[illegible]，內院牆下附近，不時有人影[illegible]，[illegible]些人影是哨樁。小的恐怕[illegible]，不敢留在樹上太久，就只看到[illegible]，以後，小的不敢再攀上樹去窺望。」

「那位外院總管能夠進入內院麼？」崔挺與項、張兩人交換了一瞥興奮的眼色後，問道。

「他當然可以進去。」阿青搶着回答，語聲中含有羨妒之意。

「他經常外出的麼？」

「不是。」年紀稍大的道：「偶爾，才出去一趟。」

「聽說，他在外面有一個相好的。」阿青道。

三人禁不住又交換了一瞥眼色。

「你兩個怎會知道的？」崔挺看着兩人。

「聽跟在他身邊的小福子說的。」阿青道：「小福子私下裏，與小的兩個是好朋友，無話不說。」

「你們還知道些什麼隱秘？」項霸兩道烱烱如炬的目光，射在兩人的臉上。

「都說出來了。」兩人幾乎是異口同聲地道。

「聽着，我們這就放你兩個回去，也將玉馬交還你們，你們若是想活命的話，便不要將我們與你兩個的說話洩漏出去，不然，你家主人肯定不會饒過你們！」崔挺沉聲道：「而且，你們還要編好一套說話，回去後好作交待，不然，你倆個同樣活不了。」

「你兩個想活想死，就全靠你們自己了！」項霸直視着兩人道：「縱使你將今日的事情向施樂善和盤說出來，他也不會放過你兩個的，對我們却一點害處也沒有，你們想清楚吧。」

接着，他示意張羅將包裹着那隻碧玉馬的錦緞布包放在兩人的身子之間，然後拍開兩人身上被封的穴道，不等兩人起身，已偕崔挺張羅兩人閃掠出破屋外面，留下那兩個怔呆的年輕下人。

身陷虎穴　智勇脫險

魏巍被分派留在客棧內照顧斷了一條腿的嚴寒，只好呆在客棧房間內，眼巴巴地盼崔、項、張三人這一次的行動，是否有收穫。

終於盼到三人回來了。

不久三人坐下，魏巍已急不及待地說道：「怎麼樣？有收獲麼？」

「當然有。」張羅興奮地道：「崔兄弟確是使得。」

「快說來聽聽。」嚴寒從床上挺身坐起來。

「張兄，就由你來說吧。」項霸邊坐下來，邊對張羅說道。

「嚴兄，魏兄，請仔細聽着。」張羅坐下來，透口氣，將今日的行動，由頭到尾，詳詳細細地說出來。

嚴、魏兩人靜靜地聽他說完後，嚴寒興奮得大聲說道：「崔兄弟這個主意果然使得，雖然還不能確定施家大宅院內就是那些身份神秘的人的巢穴，不過，從那兩個小伙子的口中，還是查問出不少隱秘，足以令我們有理由更加懷疑那座大宅子裏面，可能是那些神秘人物的巢穴！」

「從那兩個僕人的話，確是令人更加懷疑那座大宅子內，隱藏着什麼秘密。」魏巍接口說道：「不過，我們仍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以確定那座大宅院，是收藏那些神秘人物的巢穴。」

魏巍在呂梁三獸中，爲人最機智冷靜，是三獸中的智囊。

「魏兄，關於進一步的行動，我們三人已在路上商議好了。」項霸道：「若是成功的話，應該可以確定施家那座大宅子，是否是那些身份神秘的殺手的秘密巢穴！」

「是什麼好主意，快說來聽聽。」嚴寒急切地道。

「向一個知道更多秘密的人下手！」張羅接着道：「據那兩個僕人說，那個人是可以進入施家大宅院的內院的，若是能夠捉住他，那就可以知道施家大宅院內的底細以及隱秘！」

「張兄，下一次有勞你留下來照看着嚴兄了，小弟說什麼也要參與下一次的行動。」魏巍半說笑半認眞地對張羅說道。

嚴寒嘆口氣道：「魏兄、張兄，下一次行動，你們只管去吧，兄弟雖然斷了一條腿，還能夠自己照顧自己，不用你們留下來照顧兄弟了。」

魏巍聽嚴寒那麼說，忙道：「嚴兄，小弟不是……討厭照顧你……而是……唉，小弟也不知怎麼說才是，總之，小弟很樂意照顧你，但小弟一向喜動，聽說又要行動，便忍不住躍躍欲動……嚴兄，請你不要見怪。」

「魏兄，咱們三人相交這麼多年，情逾手足，你的性情怎樣，難道兄弟還不清楚麼，兄弟又怎會對你見怪呢！」

「魏兄，下一次行動你只管去吧，兄弟留下來照顧嚴兄。」張羅誠意地道。「你不要說了，兄弟自願留下照顧嚴兄的。」

「三位，暫時別說這些吧，待我們決定採取行動時，才決定誰留下來照顧嚴兄，好麼？」項霸道。

「說不定，我們再採取行動的時候，嚴兄的腿已完全痊癒了。」崔挺道。「那就可以參與我們的行動了。」

「哈哈，要是嚴某的腿傷在那時候眞的好了，嚴某可是一定要參與行動的，你們不能再撇下我！」嚴寒認眞地道。

「好了，時候已不早，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還是叫小二來，吩咐他送些酒菜到房中來，我們好好地喝一杯。」項霸說着從椅子上站起來，往房外走去。

* * *

大概是連天公也有意幫忙他們吧，他們輪流在施家的大宅子外暗中監視了五日，便看到那個外院總管侯玉堂從大門內走出來。

這時候，正是晚飯後的掌燈時分。

負責守候那個侯總管的，是項霸與魏巍。

項霸立刻要魏巍趕回客棧通知崔挺與張羅趕來，他負責追踪那侯玉堂，並在沿途留下暗記，好讓魏巍他們循着暗記追來。

魏巍知道拗不過項霸，便答應一聲，急急趕回客棧。

項霸遠遠地跟着前面的侯玉堂，並在當眼的地方，留下只有他們才看得懂的暗記。

雖然是在晚上，但正當華燈初上時分，因此，街上頗爲熱鬧，幾不遜於日間。

侯玉堂步履悠閒地走着，似乎不是要到什麼地方去，像是悶得發慌，才到大街上逛逛。

項霸在後面跟着，有兩次幾乎忍不住想衝上前去，不顧一切地將侯玉堂一舉制住。

幸好他還是忍住了。

走着走着，項霸也不知道自已走到什麼地方，直到看着侯玉堂走入一間燈火燦爛，絲竹悠揚的大宅院，他才發覺那是一家妓院。

侯玉堂既然來到這裏，大概他那位相好的就是妓院內的一歌妓或是粉頭。

項霸張望一下附近，看不到有什麼可疑的人，大概這個時候還早吧，到來尋芳取樂的人不太多。

他於是掠上一座屋子的瓦檐上，伏下來，監視着那家妓院，同時，留意魏巍他們的出現，好及時招呼他們一聲。

大約頓飯工夫，魏巍與崔挺、張羅三人循着留下的暗記找到來，項霸在屋檐上看清楚是他們，立刻縱落地上，與他們打了個招呼，然後示意他們閃入一條巷子內。

那是一條後巷，這個時候巷內很靜，看不到一個人影，除了他們四個人之外。

項霸一邊探頭往那家妓院張望，一邊低聲對三人道：「侯玉堂就在那家妓院裏面，咱們就守在附近等他出來。」

張羅探頭瞄一眼那家妓院，笑說道：「大概他那個相好的，是裏面的一個粉頭，他這個人也可謂『風流』了。」

「他娘的，原來他是喜歡這個調調兒的。」魏巍笑罵一句。「這算是什麼風流！」

「好了，我們馬上分開來監視着從妓院出來的人，千萬別讓侯玉堂溜了，不然，不知要等多少日子，才等到他再外出。」

「項兄，你放心吧，今晚他是插翅也飛不了。」張羅拍了胸口道。

「記着，我們的行動一定要快，必須一舉將他制服，却不會驚動任何人。」崔挺提醒他們。

「凭我們四人之力，要是不能一舉將他制服，大概我們也不用再在江湖上混了。」魏巍充滿自信地道。

「魏兄，話可不是這麼說。」崔挺道：「要是將他一下子擊斃，區區相信，凭我們四人，應該不會失手，但我們現在是要將他活捉，那就難得多了，正如項兄所說，既要捉住他，又要不驚動任何人，我們的行動就必須迅捷，而且配合得恰到好處，不然，雖然可以制住他，只怕會讓他有發出叫聲的機會，那就會打草驚蛇了。」

「崔老弟說得對，我們切不可以仗着人多，便對這一次的行動掉以輕心！」項霸道。

魏巍收斂了笑意，正色說道：「崔兄弟，項兄，魏某明白了。」

「魏兄這麼說，區區就放心了。」崔挺道：「我們馬上分開來，找地方匿起來，等他出來。」

＊　＊　＊

侯玉堂在那家妓院內足足逗留了兩個時辰，才施施然地從妓院內走出來。

大概，他在裏面風流快活了一番後，通體舒暢吧，脚步也輕快起來。

項霸仍然匿伏在那間屋子的屋頂上，一眼瞥到侯玉堂從妓院裏走出來……

——在侯玉堂自屋下走過時，項霸居高臨下，幾乎伸手也可以摸到他的頭頂，在如此近的距離下，那是很大的誘惑。

不過，他還是忍住了。

因爲，他緊記着，他們這一次的行動是四個人配合的，不能夠出錯，因此，他壓抑着心頭的那股衝動。

侯玉堂似乎一點也察覺不到他已一步步踏入了險地之中，仍是悠然自得地施施然走着，口裏還低低地哼着小調兒。

這條街巷頗寬，兩邊相距約有一丈左右，不過，巷子內由於沒有燈火，所以也頗黑暗。

崔挺三人在侯玉堂從大門內走出來的剎那，已從伏在前面那間屋子瓦檐上的項霸打出手勢，知道侯玉堂已出來，忙作好準備，待侯玉堂走入他們佈下的袋子內，便動手。

侯玉堂終於走到三人佈成的「袋子」內。

項霸就在那時候自瓦檐上縱掠落地，疾叫一聲：「侯朋友，請等等。」

——項霸這種舉動，乃是他們在事前商議好的一個行動步驟。

侯玉堂聞聲停步，扭頭朝後張望。

崔挺、張羅、魏巍三人就在那霎間，從伏着的瓦檐上猛地往下撲出，分取侯玉堂的三處大穴。

三人這一着，有如迅雷驟雨，侯玉堂在冷不防之下，加上注意力又被背後的項霸所吸引，肯定不可能應付閃避得了三人的閃電撲擊！

三人的手指堪堪戳落在侯玉堂身上三處穴道的剎那，驀地從附近的瓦面上，撒下一張大網子來，不僅罩向崔挺三人，連侯玉堂也照顧了。

這一着，可是大出崔挺及項霸四人意料。

——螳螂捕蟬，原來還有黃雀在後！

侯玉堂發出一聲悶哼，被三人戳中穴道，栽跌落地。

同時間，崔挺三人亦被那張從天而降的網子罩住。

三人大驚失色，但却沒有亂，身子疾往下撲，企圖從網子與地上的空隙之間竄出去。

「颼颼」連聲中，從兩邊的屋面上跳下七八個漢子，抓着網子往四下裏一拉一壓，三人便一頭撞在網子的邊沿上，被困在網子內。

三人自然不甘就範，在網子內掙扎，但那張網子不知是用什麼造的，以他們的內力，居然拉扯不裂，甚至連刀劍也削斬不斷。

這剎那，三人已明白。他們設阱捉拿侯玉堂，却反跌落對方的陷阱中。

更令他們驚震的是，對方的人手一直就匿伏在他們身後附近的屋子上，他們居然一點也不知覺，要不是對方欲一網打盡他們，說不定，他們會全部遇襲而亡。

三人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

更令三人心寒的是，對方竟然不惜以侯玉堂作餌，誘他們現身落阱，並故意讓他們得手，在他們心情興奮的剎那，撒下那張大網子，令到他們不及應變。

總而言之，佈下這個陷阱的人，無疑是一個心計極其高明的人物！

那一邊，項霸在崔挺三人被撒下來的一張大網子罩住的剎那，亦被幾名彷似幽靈般閃現的漢子以連弩圍困起來，項霸不由倒抽一口氣，發出一聲暴吼——彷似天上響了一記震天雷般，不顧一切地衝向崔挺三人那邊，欲將三人救出。

「嗤嗤」急響中，面對他的三名漢子扣機簧，十數支弩箭激射向項霸身上而背後，亦嗤嗤連響，那面的三個漢子，亦向他發射弩箭。

項霸只好抽出那面混金鐺，旋身狂撥，只聽叮叮噹噹一陣雨打芭蕉般的急激聲響起，那些密如飛蝗般的激矢，紛紛折墮反射落地上，沒有一支能夠射在他的身上。

項霸正想乘勢衝向崔挺與張、魏三人那邊，却被巷口一個人的喝聲震住了。

「項霸，你若敢再動一下，我便下令將網中的四個人射殺！」

項霸就是被這句話震住的！

因爲，他在那剎那，已瞥到兩邊的瓦

面上，現出兩排人來，手上都持着連弩，若是齊發之下，被困在網內的崔挺三人肯定應付不了，只怕不被當場射死，也會重傷，他雖然能夠衝過去，也未必救得了他們。

何況，那個人喝叫要將網內的四個人射殺，也就是說，連侯玉堂也不惜射死，這就顯出，那個人不是虛言恫嚇，而是認眞的。

在這種情勢之下，項霸縱有力拔山兮的本領，也不敢再莽動。

他扭頭往巷口那邊望去。

只見巷口站着一個黑衣人，由於他的臉孔被夜色所掩，又背着光，因此，項霸竟然看不清楚那人的樣貌。

而那間妓院的門前雖然燈籠光照，却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大概在發覺到這裏發生事情後，爲免惹禍上身，因此都躲在妓院內，不敢出來。

兩邊的屋子內一點動靜也沒有，大概屋內的人在驚怕之下，都不敢多管閒事，以免惹上無妄之災，甚至連小孩子的嘴巴也捂起來，不讓其哭喊出聲音，免得惹上災禍。

「閣下是誰？」項霸吸口氣，沈聲問道。

「說出來，你也不認識，不說也罷。」那黑衣人挺立着，一雙眼閃閃有光。

「閣下不會是施樂善，大概是他的手下走狗！」項霸不屑地道。

——他是故意這樣說，想激怒對方，那他就可以確定對方是否施樂善的手下。

「隨便你怎麼說。」那人好涵養，一點也不動氣。「你們已落在我們的手中，你們再耍不出什麼花樣了。」

「項某人縱使粉身碎骨，也要與你們拚一拚！」項霸那高大的身形在黑夜中，有如一座小山一樣，口裏發出一聲怒吼，仿如驚雷乍响，震得那些漢子禁不住震顫了一下。

「項霸，你若敢動一動，我便下令射殺在網內的人！」那人冷酷地道。

項霸悶吼一聲，頓時不敢動。

「喂，你們怎會知道我們會向侯玉堂下手的？」崔挺在網內忽然大聲說道。

其實，他們已猜到了答案，不過，他想聽聽是否眞的與他的猜想一樣。

「你這麼問，証明你不是一個蠢笨的人。」那人乾笑一聲。「說不定，你已猜到答案。」

頓一下。他又道：「但我仍然很樂意告訴你，我們是從阿青與福榮的口中，知道你們會打侯總管的主意的！」

「他們難道不怕死，自動將被我們捉住的事情，說出來？」張羅不大相信地道。「他們不會這麼蠢，就算他們將實情自動說出來，你們也不會饒過他們的！」

「他們當然不會那麼蠢。可惜，他們不會編故事。」那人道：「是我們對他兩個所編的故事起疑，因此，向他兩個動刑。起先，他們很口硬，但待到我將他兩個的十隻指頭砸碎，並洒上鹽花後，他們終於挺不住，將實情全說出來，我們馬上便猜到，你們很可能會打侯總管的主意，便順水推舟，利用侯總管來引你們入穽，果然，如我們所料。」那人得意地乾笑兩聲。

崔挺三人不由倒抽了口冷氣。

「你們仍然沒有放過那兩個僕人麼？」崔挺憤然道。

「對於貪生怕死，洩漏秘密的人，我們從來都不會放過的。」那人輕描淡寫地道。

一頓又道：「如今將你們一網打盡，那就不怕你們會將知道的秘密洩露出去。」

項霸張口想說話，却被那人搶先說道：「別驚慌，我們不一定會殺人滅口，只要你們加入我們的組織。」

項霸衝口便罵：「妄想！」但還未罵出口，便又被那人搶先，將他那句話堵在口中。「四位不是很想知道我們那座大宅子裏面的情形麼？我現在就帶四位去看一遍。」

崔挺馬上道：「好，我們就跟你們到施家大宅走一趟，看看那裏到底是怎麼個樣子。」

崔挺說時，恐怕張、魏兩人不明白他的意思，暗中用肘碰了兩人一下。

張羅本來張口欲說什麼的，被崔挺手肘碰了一下，馬上閉上咀巴。

項霸一副豁出去的樣子，大聲道：「項某倒要見識一下，你們那座大宅院是否龍潭虎穴！」

「爲免有意外發生，我要將你們的穴道點封。」那人冷哼一聲，道：「得罪之處，請不要見怪！」

「豈有此理！」項霸怒叫一聲。「那咱們豈不是成了俎上魚肉，任憑宰割了。」

張羅也大叫：「若要點了我們穴道，我們寧願與你們拚了！」

「你們還能與我們一拚麼？」那人冷笑一聲。「項霸，你若不想你那三個同伙死得那麼快，最好乖乖地別亂動！不然，你自己心裏明白！」

說着，他倏地舉起右手。

那些手持連弩的漢子立即將手上的連弩對準網中的崔挺三人以及那邊的項霸。

項霸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不敢妄動。

張羅與魏巍更加不敢亂動。

崔挺忙向兩人低聲道：「兩位，千萬忍着，能夠拖多一刻，便多一份活命的機會！」

「想清楚了麼？」那人得意地道。

「項兄，橫豎也要死，何不去見識一下那座大宅院的風光，死後，在地府裏也有話說。」崔挺趕緊對項霸道，希望他明白他的意思。

項霸縱使聽不明白，但爲了他們三人不致立即被射殺，也不會再妄動的。「項某今日栽在你們的手上，無話可說。」

「你終於明白了。」那人冷笑一聲，跟着提高聲音道：「余勇，何車，樊明，蔡權，你們上去點封他們身上四處大穴！」

應聲中，從那些漢子當中，走出四個漢子來，三個走向網子那邊，一個走向項霸，其餘的仍然絲毫不懈地注視着崔挺他們。

就再這霎間，圍着被困在網子內的崔挺三人的那些漢子中，驀地有三四個發出慘叫聲，跌向地上。

緊接着，彷似從天而降般，飛擲下兩

個濃烟飄散的火把。

——那是兩個燒着了，但却沒有火的火把，所以，才會散發出大股的濃烟。

這一下突如其來的襲擊，立刻令到那些漢子亂了陣脚，引起一陣慌亂。

那散發出來的濃烟不但遮蔽了那些漢子的眼目，也熏得他們嗆咳起來。

項霸首先發難，口裏大吼一聲，揮動那面混金鐺，猛撲向首當其衝的那三個漢子。

崔挺三人也同時發難，奮力掀起那張網子，希望可以掀起那張網子，衝出網外。

「放箭！」那人料不到變生肘腋，驚急地大聲喝叫。

不少漢子馬上放箭，但由於被濃烟所蔽，加上又慌亂，因此，不少人雖然放箭，却根本不知道是否朝着崔挺三人放射的。

跟着，又是兩聲慘叫與一聲悶吼，而那兩支沒有燒出火來的火把不斷地發出濃烟，眨眼間便已幾乎籠罩了那一截巷子。

而站在瓦檐上的漢子，亦相繼發出痛叫聲，跌落地上。

總之，那一刹那間的情形，混亂極了。

而瓦檐上的漢子亦有人叱喝着，從瓦面那邊縱撲過去，其餘的守在上面，却不敢向下放箭，以免誤射自己人。

因爲，濃烟已令到他們幾乎看不到地面上的情形。

下面似乎混亂得很，嗆咳聲，驚呼聲，慘叫聲，還有兵器的碰擊聲，人體倒地聲。响成一片，相信下面的人很難分清楚敵我，黑夜加上飛散的濃烟，任是誰，人在其中，也不可能看得清楚，何況，又是那樣混亂。

驀地，有兩條人影從烟霧中衝出來，撲向那個站在巷口，正在急怒交加，不知如何是好的黑衣人。

同時間，亦有兩條人影往上飛掠起來，分別撲向站在兩邊瓦檐上的漢子。

那些手持連弩的漢子雖然馬上便發覺到有兩個人縱掠起來，但由於在夜色當中，驟然之下，很難分辨出那兩個人是敵還是自己人？自不免怔呆一下，待到他們發覺不對，欲放箭的時候，首當其衝的幾個已被那兩條人影擊倒，滾跌下去，其他的漢子慌忙退避開去，但那兩條人影却有如出柙猛虎般，猛撲向那些漢子。

那些漢子被逼得無機會放箭，就以手上的連弩當兵器，抵擋那兩條人影的撲擊。

那兩條人影原來是魏巍與張羅。

而後面的漢子欲放箭，却被前面的同伙阻擋住，加上又怕會誤傷同伙，因而猶豫着不敢放箭。

魏巍與張羅全力攻擊幾招之後，忽然大喝一聲：「看打！」揚手向那些漢子擲去。

那些漢子很自然地以爲兩人發出暗器，慌不迭左歪右倒，有些甚至往下面跳下去，閃避暗器。

其實，張、魏兩人根本就沒有發出暗器，因爲兩人根本就沒有暗器。

兩人只不過是虛聲恫嚇，目的就是要嚇得那些漢子亂了手脚，以利他們的行動。

而兩人在那些漢子忙於閃避「暗器」的刹那，立刻返身往發出打鬥聲的瓦面那邊飛掠過去。

魏巍由於在另一邊的瓦面上，因此，他只好飛掠過對面的瓦面上，瞥到那些漢子紛紛從瓦面上跳起來，準備放箭，他吃了一驚，忙往瓦面上一伏，伸手揭起幾片瓦片，甩手向西面瓦面上的漢子飛擲過去，同時疾叫一聲：「張兄小心！」

張羅聞聲知警，急忙往下一伏。

他們最顧忌的是那些漢子手上的連弩，因此，張羅在聽到魏巍喝叫他小心的刹那，很自然便想到可能那些漢子向他發射弩箭，便很自然地急忙往下一伏，躲避射來的弩箭。

那些漢子由於要閃避魏巍甩手射過去的瓦片，自然顧不了放箭，有兩三個甚至被擊中，痛叫着跌倒下去，可憐那些人家的屋面被壓碎踏穿，却連吭也不敢吭一聲。

魏巍隨即往前竄掠，口裏疾叫一聲：「張兄，沒事了！」

張羅聽不到有激矢掠空聲，只聽到那些漢子的痛叫聲以及瓦面破裂聲，再聽到魏巍那麼叫，知道那些漢子被魏巍阻止了放箭，忙猛地往前竄掠。

就在前面不遠的瓦面上，有三四條影子圍着一條行動不大靈敏的人影在激鬥着，張羅馬上便認出，被困在當中的那條人影，正是嚴寒。

他是從那條人影在瓦面上縱來跳去的樣子，認出來的。

只有一條腿的人，才會不停地縱跳的。

「魏兄，快，那是嚴兄！」張羅心頭一熱，激動地大叫。

那刹那，他已猜想到，他們之所以能夠脫險，全憑嚴寒不顧自己的腿傷未愈，及時趕到來，解救了他們，不然，他們四人只怕死定了，如今眼見嚴寒被那幾個人圍困着，岌岌可危，怎不教他激動焦急。

魏巍早已猜到，及時出手解救他們的，很有可能是嚴寒，如今聽張羅那樣一叫，心頭也是一陣激動，掠勢更快！

就在這刹那，兩人驀地聽到嚴寒發出一聲慘吼，一個身子骨碌碌地順着瓦面往下滾。

「嚴兄！」張、魏兩人發出一聲厲叫，心頭仿似被刺了一刀那樣，奮力往前撲掠過去，張羅在驚急憤怒之下，咬着牙，奮力將手上的長劍擲向那幾條人影！

那幾條人影中，立時有一個人發出慘叫，一頭栽落瓦面上，骨碌碌地往下滾。

那幾條人影頓時被嚇得窒了一窒，張羅大吼一聲，撲掠而至，拳脚交加，猛攻那幾個人。

魏巍掠撲向快要滾到檐邊的嚴寒。

* * *

衝出烟霧，撲向那個站在巷口的黑衣人的兩條人影，是項霸與崔挺。

他們四人是在烟霧中會合在一起的刹那，作出決定的。

那就是由項霸崔挺對付那個黑衣人，而張、魏兩人則去援助那個及時出手解救

他們脫險的人。

四人雖然沒有說出那個及時援救的人是什麼人，但他們心裏却在猜想，很可能是嚴寒。

而在情形混亂當中，四人由於已會合在一起，沒有亂了手脚，反而乘亂殺傷了幾個漢子。

不過，四人的身上也受了一點損傷，其中以項霸受的傷較重，身上中了兩支弩箭，是在他衝向欲脫網而出的崔挺三人時，被站在巷口那三個漢子發射弩箭射中的，但他也一招擊殺了首當其衝的那兩個漢子。

兩人從烟霧中衝出來，立刻便被站在巷口外面的三個漢子所阻，並向他倆發射弩箭。

幸好兩人在衝出去的刹那，已顧及到這一點，由項霸當先衝出去，以他那面混金鐺作盾牌，崔挺緊隨在後。

那些激射的弩箭射在項霸那面舞動的盾牌上，發出鏗鏗錚錚的激響聲，悉數折墜落地，沒有一支能夠射中兩人。

那三個弩箭手幾曾見過如此神勇威猛的人物，驚嚇得呆窒了。

項霸吼喝一聲，混金鐺以推山撼地之勢，一下子將那三個漢子撥擋得飛了出去。

那個黑衣人不禁駭然變色，往後退了一步。

項霸暴喝一聲：「狗賊，你走不了！」以泰山壓頂之勢，撲擊向那黑衣人。

那個黑衣人悶叫一聲，往旁疾竄出去。

冷不防崔挺自項霸的身後閃撲出來，手上的長刀有如驚虹乍閃般，斜斬向那個黑衣人的腿脚！

那個黑衣人大吃一驚，駭叫一聲，斜縱起來，欲避過崔挺那一刀。

崔挺的刀勢却在那刹那神奇地一變，手腕一擰，刀鋒向上斜削起來。

那個黑衣人顯然料不到崔挺的刀法如此神妙，心神皆震，但却驚而不亂，右手疾伸，居然神奇地拍在崔挺那柄長刀的刀身上，藉勢往上揚腿曲腹，翻騰起來。

崔挺那一刀拈着他的衣衫，削了個空。

「呼」地一聲，一道烏雲般的事物飛向翻騰起來的那個黑衣人身上，同時，一條高大的身形縱撲起來。

那人的身手顯然很了得，翻騰中驚地左手疾探，晶芒閃現，「鏗」地一聲響，爆起火花，而他一個身形亦驟然斜飛出去。

原來，他在那刹那，左手亮出一柄短匕，點擊在項霸飛砸向他腰側的混金鐺上，藉那强猛的反震之力，斜飛出去。

這個人身手不但了得，反應之敏捷，亦是不多見的。

可惜，他遇上了項、崔這兩個高手，因而逃不出兩人的聯手合擊之下。

就在他斜飛出去的刹那，一道刀光挾着銳嘯之聲，飛射那個人。

那道刀光之快疾，尤在那人斜飛出去的身形之上。

因此，那人反應再快，也不及應變了。

刀光在那人的身上一閃而過，折彎向地上。

那人登時發出一聲吼叫，一個身子也猝然直墜向地上。

項霸即時縱撲過去，一鐺便掃向那人的身上。

別說是血肉之軀了，就算是一塊大岩石，在項霸的混金鐺掃砸之下，一樣會粉碎！

人刀同時射起，隨即折墜落地的崔挺一時瞥及之下，疾聲叫道：「項兄，留活口！」

項霸的混金鐺堪堪碰上那人身上的刹那，陡聞崔挺喝聲，疾忙硬生生地卸勁下墜，却仍然砸中了那人的腰臀部位，那人又大叫一聲，身子有如斷綫風箏般，斜斜地橫飛出去。

項霸之神力也可想而知了。

那人直飛掃出二丈過外，才重重地跌落地上，發出一聲悶哼，掙扎着仍然想站起來。

崔挺已縱掠到他的身前，一脚踏在那人的軟麻穴上，那人頓時癱在地上。

其實，崔挺不點了他的軟麻穴，他也很難站得起來，更別說逃了。

原來，他的右腿先是被崔挺的長刀削斬去一大片腿肉，深及腿骨，再被項霸的混金鐺在腰臀部位砸了一下，劇痛難當，根本就無法站得起來。

項霸亦緊接着縱掠而至，看一眼地上那個黑衣人，冷哼一聲：「閣下想不到煮熟了的鴨子也會飛去，並反咬一口吧？如今你落在我們的手上，你剛才的神氣那裏去了？」

跟着，他扭頭大喝：「你們的頭兒已給我們抓住了，快停手，不然我一鐺將他砸成肉餅！」

那些才從混亂中恢復過來，往項霸他們這邊衝撲過來的弩箭手以及執刀的漢子，被項霸那一聲巨喝震得當場窒住，怔在那裏。

但他們只怔呆了一下子，便一聲不發，四散奔竄。

「別跑！」項霸吼叫一聲，有如霹靂驟發，但那些漢子彷似聾子一般，沒有人停下來，眨眼間，竄逃得沒了影踪。

照說，他們的頭兒落在敵人的手上，他們不會不理會的，一定會拚死相救才是，但他們却撒腿便逃，根本不理會那個黑衣人的死活，這是大反常理的，除非他們在事前曾得到指示，若事敗便各自逃生，否則，相信他們不敢這樣做——撇下那個黑衣人便跑。

項霸欲阻止那些漢子逃竄，却被崔挺叫住。「項兄，算了，有這個人在手，足可以問出我們想知道的事情。」

項霸這才不去追截那些漢子，却帶點可惜地道：「可惜侯玉堂那傢伙被弩箭射死了，不然，可以問出更多的秘密。」

原來，崔挺與張魏兩人於脫出那個網子的刹那，沒有忘記被點了穴道的侯玉堂，被魏巍一手扶起，脫出網外，却受到一陣弩箭的射擊，在如此近的距離下，弩箭又如此密集，三人縱使有兵刃在手，也很難應付的，幸好魏巍人急智生，在別無選擇之下，以侯玉堂作爲擋箭牌，左掄右舞，結果，他們沒有中箭，但侯玉堂却有如

一隻箭猪一樣，身上滿是弩箭，沒了氣息。

「崔兄弟，不知魏、張兩位怎麼樣了？」項霸有點担心地說道，抬起頭往那邊的瓦面上張望。

「項兄，待區區去看一下。」崔挺說着便往前一個縱掠，足下一點，便斜掠上屋檐，一眼便看到張魏兩人抱着一個斷了一條腿的人，往這邊掠過來。

而瓦面上的那些漢子，亦走得一個不剩。

崔挺心頭一跳，聲音有點顫抖地道：「張兄魏兄，抱着的可是嚴兄？他怎麼了？」

他雖然那麼問，但却從那人斷了一條腿而認出他就是嚴寒。

兩人兩三個縱掠，已掠到崔挺的身前，抱着嚴寒的張羅悲聲道：「是嚴兄，他救了我們，自己却死了。」

「他媽的！」魏巍捏着拳頭，悲憤地吐出一句粗話來。「那些狗崽子要不是逃得快，魏某定殺光他們，替嚴兄報仇！」

崔挺心頭一陣難過，看一眼身上滿是血漬，睁大一雙眼睛的嚴寒，眼中濕濡的，忙咬着牙，伸出手輕撫在他的雙眼上，將他的眼臉抹下去，口裏喃喃道：「嚴兄，瞑目吧，我們一定會替你報仇的。」

魏巍與張羅都黯然垂下頭來。

嚴寒的雙眼闔上了。

「張兄、魏兄，此地不宜久留，我們下去吧。」

張、魏兩人默默地點了頭，跟着崔挺掠到地上。

那邊的項霸一眼看到張羅緊緊地抱着一個斷了一條腿的人，便已猜到是嚴寒，心頭一陣抽搐，疾聲道：「張兄，那是嚴兄麼？」

張羅點點頭：「嚴兄他死了。」

「什麼？」項霸神情劇震：「嚴兄他死了？」

「項兄，嚴兄冒險救了我們，他自己却死了。」崔挺黯然道：「我們走吧，這裏不宜久留。」

「要不是我砸斷了嚴兄的一條腿，他不會死的！」項霸自責地一拳搥在自己的心口上，跟着轉身一把將那個黑衣人揪起來，怒吼一聲：「我要殺了你這個傢伙，替嚴兄報仇！」一拳砸向那人的面上！

以項霸的神力，那一拳若是砸在那人的面上，肯定會像砸在一個西瓜上一樣，將之砸個稀巴爛。

「項兄，那人殺不得！」崔挺手急眼快，伸手拉住他的手肘。

項霸這才用力將那人往下一摔，摔得那人悶哼了一聲。

「嚴兄，項某縱使粉身碎骨，也會將那些龜孫子殺個落花流水，替你報仇！」項霸仰天厲吼。

* * *

「朋友，你怎樣稱呼？」項霸逼視着那個黑衣人，沉聲問道。

這時候，他們已在城外的一座破廟內，嚴寒的屍體被他們放置在那張缺了一角的神案上，那個黑衣人則躺在地上。

他們之所以沒有回客棧，是因爲不大方便——帶着一個死人及一個下半身滿是鮮血的人，萬一被客棧內的人看到，那一定會引起麻煩，因此，他們決定在城外找個地方暫待一會，待到天亮後，便進城買副棺木，殮葬了嚴寒。

同時，他們亦可趁這段時間，查問那個黑衣人。

那個黑衣人大腿上受的傷不輕，流了不少血，居然還挺得住，沒有昏死過去。

對於項霸的問話，他緊閉上嘴巴，一聲也不吭！

「你奶奶的，落在我們的手上，居然還充好漢！」張羅咬着牙，氣恨恨地一脚踢在那人的身上。

由於那一脚踢在那人的傷口上，痛得那黑衣人忍不住哼出聲來。

「你奶奶的，我還以爲你是個好漢，原來是硬充的！」張羅罵着又一脚踢在那人的腰膂上。

那人身子動了一動。

「朋友，你若不回答，那只會吃苦頭。」崔挺冷然道：「你既已落在我們的手上，還充什麼好漢？就算你挺得下去，我們不殺你，放你走，相信你的主子也不會放過你，亦不會相信你沒有向我們洩露秘密的，那兩個被你們殺死的僕人，就是一個例子。」

那黑衣人的臉色接連數變，終於開口道：「你們想知道些什麼？」

「哼，你終於識時務了麼？」魏巍冷笑一聲，還想說下去，却被崔挺阻止了。

「首先，我們想知道你的大名。」崔挺道：「你在施家大宅內，是甚麼身份？」

「我叫孫桐，」那黑衣人說：「在施家大宅內，名義上是內院副總管。」

「那眞正的身份是什麼？」項霸接口問。

那人的臉肉抽搐了一下，痛苦地道：「你們要先替我包紮好傷口，並答應不會殺我，我才說！」

「你——」張羅衝口便說，却被崔挺及時阻止了：「張兄，殺了他，只是出一口氣，若要眞正地替嚴兄報仇，那一定要答應放了他，好讓他放心地將所知道的秘密說出來，我們才能夠一舉搗破那個神秘的組合，替嚴兄報仇！」

一頓又道：「張兄，你也想查出那些神秘殺手的底細替你師叔報仇的吧！」

張羅點點頭：「崔兄弟，你說得有道理。」

「孫朋友，我們答應不殺你，並放你走。」崔挺對孫桐道：「待我們爲你敷好傷口，我們才問你，怎麼樣？」

孫桐點點頭。

於是，崔挺替孫桐受了傷的右腿敷上金創藥，包紮妥當，而項霸三人則在旁幫忙。

說起來，項霸與崔挺、張羅、魏巍三人亦受了幾處傷，其中項霸的傷較重，身上中了兩次弩箭，幸好不是中在要害的地方，加上他皮堅肉厚，將箭拔出來後，敷藥包紮好，倒也沒有什麼大碍。而崔挺三人只是皮肉損傷，敷上藥後，簡直像沒有受傷一樣。

包紮好之後，孫桐的臉色好看了一點，大概傷口沒有那麼痛了。

「孫朋友，你眞實的身份是什麼？」項

霸心急地第一個開口問道。

「我的身份在組合中，只不過是一名副堂主。」孫桐馬上答道。

「你們那個組合怎樣稱呼？」崔挺問。

「天武幫。」

「幫主是誰？」張羅搶着問：「是不是施樂善？」

「他還不配！」孫桐搖頭道：「不過，他是我的頂頭上司，安慶分堂的堂主。」

「這麼說，施家大宅只是你們天武幫的一個分堂所在地，而不是總舵了？」魏巍接口問。

「兩樣都是！」

「你是說，施家大宅不但是安慶分堂的所在地，也是你們天武幫的總舵？」項霸動容道。

「是。」

「那你可曾見過貴幫主？」崔挺問。

「沒有。」孫桐搖搖頭。

「你怎會沒有見過貴幫主的？」張羅不相信地看着孫桐。

不但張不相信，就是項、崔、魏三人也不相信，滿面懷疑地看着孫桐。

「老實對你們說，施家大宅內，不但分爲內外院，在內院之中，還有一個裏院，總共分爲三重院落，裏院只有堂主才能夠進入，我這個副堂主不能越雷池半步！」孫桐道出眞相：「我從來沒有進入過裏院，而那位幫主也從來沒有踏出裏院一步，那我怎會見過他？」

「這麼說，施樂善才夠資格見到貴幫主了？」

孫桐點點頭。

「貴幫主仍在施家大宅內麼？」崔挺問。

「這個我不敢肯定。」孫桐道：「聽說，裏院有一條秘道可供出入的。」

「雖然你沒有見過那位幫主，但多少也知道一點他的事情吧？」崔挺道：「譬如說，貴幫主是男是女，這總該知道吧？」

「四位，說出來你們或許不相信。」孫桐道：「對於敝幫主的事情，我一無所知，更別說知道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了。」

「那你是怎樣加入貴幫的？」魏巍問。

「是由施樂善引介加入的。」孫桐道：「我與施樂善是朋友，他對我說：想不想在江湖上幹一番事業？當時我心高志大，聽說可以幹一番事業，並成名立萬，便答應他加入天武幫。」

「貴幫現在有多少人手？」崔挺問。

這個問題是他很想知道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據我所知，大約有五六十個幫徒。」孫桐不敢肯定地道：「至於他們有否隱瞞着我，還有沒有別的人手，那我就不清楚了。」

「孫朋友，貴幫的目的是什麼？」崔挺問。

這個問題，項、張、魏三人、亦感興趣，都凝神地看着孫桐，等待他的答案。

「聽施樂善說，敝幫主最終的目的，是要一統武林，無論黑道白道，各幫各派，皆要聽敝幫的號令。」

「嘿，簡直是狼子野心！」項霸冷哼一聲，夷然道：「貴幫主要不是個瘋子，便是個狂人！」

「武林中各門各派源遠流長，又豈是任何一門一派可以征服得了的！」崔挺肅然道：「他想征服武林，設非有過人之能，服衆之德，根本無法一統武林，而武林中，何曾有人征服過武林？」

「簡直是痴心妄想！」張羅道。

「我說那個傢伙在做白日夢！」魏巍道。

「除了安慶分堂之外，還有那些分堂？」崔挺問。

「不大清楚。」孫桐道：「幫中的事情，只有堂主以上的人，才能夠參與，我這個副堂主只能夠聽命行事。」

「最近半年來，有不少武林人物被一些身份神秘的殺手所殺，是不是貴幫幹的？」崔挺問。

「是。」孫桐點頭道

「可知道，爲什麼要殺死那些人？」崔挺直視着孫桐。「是不是以此種殺一儆百的手段，令到武林中人都懾服於貴幫的強威之下？」

「你只說對了一半。」孫桐道：「一來是想殺一儆百，二來，是因爲那些人都不肯加入敝幫，才殺他們的。」

頓一下又道：「聽施樂善說，敝幫的宗旨是，凡是不肯加入本幫的，都殺無赦，以儆後來，同時，也令到武林中人心寒自危！」

「好惡毒的手段！」項霸憤然罵道。

幸好我們都沒有被他們看上眼，不然……」張羅忍不住打個寒顫。

「他這個辦法倒是很見效，並令人防不勝防的。」崔挺吸口氣，道：「起碼，就我們所知，他們已成功地殺死了不少武林同道，而且，相信也令到不少武林同道驚恐自危，只怕再有什麼武林同道被他們『邀』入天武幫，都不敢拒絕，以免被殺，那他們的陰謀就可以得逞了。」

「嘿，幸好我們及時發覺了他們的陰謀，不然，他們有可能憑着惡毒的手段，達到征服武林的邪惡目的！」魏巍道。

「你知道有什麼武林同道懼於貴幫的威嚇而答應加入貴幫？」崔挺問道。

「我們沒有聽聞有什麼武林人物加入了敝幫。」孫桐沉吟着道：「或許，有什麼人加入了，而我不知道，那也有可能。」

「貴幫成立了多久？」崔挺聽孫桐那麼答，放心不少，雖然孫桐不敢肯定，但起碼以他所知，便沒有什麼武林人物加入天武幫，那天武幫還未能迅速發展強大，對付起來，便不會太困難。

「一年不到。」孫桐答。

「你加入天武幫多久？」

「半年不到。」

「天武幫除了有分堂之設外，還有什麼設置？」

「有正副護法六人。」

「見過他們麼？」

「只見過兩個護法。」孫桐道：「一個叫徐達之，另一個叫潘大宗。」

「嘿！原來是三手蛟神徐達之與鬼槍殺命潘大宗這兩位武林敗類，居然搖身一變，做了天武幫的副護法。」項霸冷笑着道。

「怪不得這一年來，聽不到這兩個惡

賊的消息，東方、北方、[illegible]崔對於徐、潘兩人，不但久聞惡名，還有過一面之緣，對於兩人的惡行，倒是聽聞不少。

魏巍與崔挺自然也聽聞過徐、潘兩人的「大名」。

天武幫居然招攬了像徐、潘兩人這種武林敗類當護法，這個組合之好壞，可想而知。

也因此，崔、項、張、魏四人都認為，這個天武幫是一個邪惡的幫會，從而加強了要消滅天武幫的決心。

縱使撇開嚴寒之死，為了武林，他們也決不會任由天武幫坐大，肆虐武林，達到征服武林的狠子野心。

他們既是武林一份子，自然有責任去維護武林，避免受到荼毒。

「孫朋友，最近是否有兩撥天武幫的殺手，秘密返回貴幫總舵？」崔挺問。

「是。」孫桐答道。

「一撥是不是殺了神鞭龔鐵城？」

「是。」

「另一撥是不是殺了金刀聖手蔣捷一？」張羅促聲問，右手緊緊地拳握着。

「是。」孫桐道：「據說，他們都不肯加入天武幫，所以，幫主便派出只聽命於他的天風，武龍兩隊殺手，擊殺龔大俠與蔣大俠。」

「一共有多少隊殺手，」項霸問道：「每隊有多少人？」

「每一隊有九個人，至於有多少隊，我就不清楚了。」孫桐道：「由於那些殺手只聽命於幫主一個人，而那些殺手外出或是回來，皆從秘密通道進出的，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些殺手，我之所以知道，是聽施樂善堂主說的。」

「這個人不但野心大，也很有心計，實在難以對付。」崔挺道。

「呀，我差點忘了問你，數日之前，不是有一個斷了一條腿的乞丐被你那個頂頭上司施樂善帶回宅院，走一遍的麼？後來，他走出大門後，忽然離奇地自殺死了。我們都不相信他是自願自殺的，你們到底在他的身上，做了什麼手脚？」魏巍忽然失聲道。

「詳細的情形我也不清楚。」孫桐道：「不過，我聽施樂善說，幫主會一種邪術，可以令一個人被施術後，完全聽從他的控制，但表面上看來却與平常無異，一點跡象也看不出來，但那個人的生死，已掌握在幫主的手上。那天，那個乞丐被帶入裏院，我便感到奇怪，後來，便聽說那個乞丐離奇自殺，我便猜到，那個傢伙必是被幫主施了術。」

四人聽了孫桐的說話，無不面色大變：「我從來沒有聽聞過有這麼一樣高明的邪術，居然能夠控制一個人的生死，而被控制的人却一點異樣也沒有，這到底是一種什麼邪術？要是他向我們施術，那我們豈不是變成一具行屍了？」

「若不將這個人除去，武林勢必會遭受一場災劫，甚至被征服。」項霸霍然動容。

「那可能是一種攝心術，大概那位天武幫幫主的攝心術比一般的高明得多，才會令到被施術之人表面上一點異樣也沒有，區區也是第一次聽聞有這麼一種[illegible]的攝心術。」崔挺道：「不過，這種邪術雖然厲害，但以區區猜想，這種邪術可能在施術時，極損精元，不然，他只要用這種邪術，不就可以輕易地控制了被他看中的武林同道了麼？又何須用那種逆我者死的血腥手段？」

頓一下，又道：「因此，我們根本不用害怕。」

「崔兄弟所說不無道理。」魏巍道：「那種邪術要是可以輕易施法的話，只怕他早已對幫中的人施術了，那不但完全控制了幫中人的生死，也令到幫中人不敢萌生叛意，因而也不會透露幫中的秘密！只要在某一個幫中人被外人所控制，暗中施法要那人死，就像獨脚阿三一樣，離奇自殺，那就不怕秘密會外洩了。」

「你們還有什麼要問的？」孫桐掃了四人一眼：「我已經將我所知道的，都對你們說了，你們可以放了我吧？」

四人互相看了一眼，都搖搖頭表示沒有什麼要問的了，項霸便對孫桐說道：「孫朋友，你走吧。」

孫桐馬上掙扎着站起來，但却搖搖欲倒，崔挺忙伸手扶住他。

孫桐喘了幾口氣，仍想離開，那知才移動脚步，身子一搖，幾乎跌倒下去，幸好崔挺一直扶住他，才不至跌倒。

「孫朋友，你的傷很重，根本走不了。」張羅透口氣，說道。

「孫朋友，你這樣子，就算可以走動，相信也不能走得遠。」崔挺同情他說道：「相信貴幫主一定不會放過你，那兩個僕人的死是一個例子，說不定，貴幫中人已四出找尋你，只怕你逃不過他們的毒手。」

孫桐的臉肌抽搐了一下，疾聲道：「我既已向你們洩露了幫中的秘密，就是一個叛徒，他們肯定不會放過我，但我除了聽天由命之外，又能夠怎樣？」

「你若願意留下來，與我們在一起，我們決不會對你坐視不理的！」崔挺正色道。

「孫朋友，你若不想死，便留下來吧。」項霸也道。

「若你肯反戈一擊，與我們一起對付天武幫，我們歡迎你參加！」

「你們眞的肯收留我？」孫桐激動地道。

「只要你願意。」崔挺用力握握孫桐的手，誠意地說。

「我已無路可走，難得你們肯收留我，我怎會不願意！」孫桐激動得聲音發抖。

「好了，從今天起，你就是我們的朋友！」項霸豪爽地宏笑一聲。

魏、張兩人心裏本來不大願意的，因為兩人還記着，嚴寒是死在孫桐那些手下的手上的，對於孫桐，自然耿耿於懷，但聽到項、崔兩人答應讓孫桐留下，兩人雖然不願意，却又不好說出來，因此，兩人一聲不吭。

「張兄、魏兄，孫兄肯留下來，我們就多了一個人，也就多了一分力量，兩位說是麼？」項霸轉頭對張、魏兩人帶笑說道。

兩人縱使心中不願意，也只好說道：

「難得孫朋友肯留下來，那當然是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了。」顯得有點勉强。

項霸沒有看出來，崔挺却看出了，他本來想說什麼的，話到口邊，又咽住了，沒有說出來。

對於兩人的心情，他是很明白的，因此，他認爲還是不說較好。

孫桐也似乎看出張、魏兩人臉有不豫之色，但他已無路可走，因此，只好隱忍着。

「天快亮了，我們還是歇一下，待天亮後，到城裏買副棺木，好好地安葬了嚴兄。」項霸低沉地道。

孫桐張口欲說什麼，但終於沒有說，低下頭，不知在想着什麼。

崔挺長長地吐口氣，看了項、張、魏三人一眼，說道：「你們歇息一會，區區到廟外把風，以防天武幫的人找到來。」不等三人說話，已經走出廟外。

三人各自找了一個地方，倚墻坐下來，閉目養神。

孫桐也不管地上髒亂，倒在地上就睡。

神秘幫派　灰飛湮滅

天亮了。

一道朝陽自東面的一道破墻缺口照射進來，令到破廟內頓時光亮起來。

項、張、魏三人先後張開眼，伸伸懶腰，站起來。

孫桐大概因傷重的關係，仍然沉睡未醒。

項霸深深地吸了口氣，對張、魏兩人道：「兩位，項某到外面看看崔老弟。」說着便往外出去。

走出廟外，他却看不到崔挺，不由一怔，跟着焦急地張口叫道：「崔老弟，崔老弟！」

數丈外的樹上，响起崔挺的叫聲：「項兄，區區在這裏。」一條人影從樹上跳下來，正是崔挺。

項霸焦急的一顆心這才放回原位，快步走過去，親切地道：「崔老弟，辛苦你了。」

崔挺吁口氣，說道：「那裏話，項兄，張兄他們醒了麼？」

「醒了。」項霸道：「孫桐却仍未醒，大概是傷重體弱的關係吧。」

「項兄，我們回廟與張、魏兩位商議一下殮葬嚴兄的事情。」崔挺臉上雖然顯露出疲態，但精神不錯。

「項某正有此意。」項霸說着便與崔挺一起走回廟內，正好，張、魏兩人正想走出來，看到兩人走進來，便停下來，對兩人說道：「項兄、崔兄弟，魏某與張兄打算進城去買一副棺木回來，請兩位留在這裏看着。」

項霸與崔挺互看一眼，點點頭道：「兩位千萬要小心，提防遇上天武幫的人。」

「多謝兩位好意，魏某與張兄自會小心的了。」抱拳朝項、崔兩人一拱。

「請兩位速去速回。」崔挺與項霸忙抱拳還禮。

張、魏兩人朝項、崔兩人點頭，向廟外走去。

項、崔兩人跟着往外走，送別張、魏兩人。

走在前面的張、魏兩人才走出廟門外，陡地神色一變，停下脚步，張、羅疾聲道：「不好，他們找到來了！」

項、崔兩人聞言亦是臉色陡變，急忙一步踏出廟門外，目光掃瞥之下，果然看到一撥人向這邊奔掠而來。

那撥人顯然已發現了他們，奔掠的速度更快，眨眼間，已奔掠到來。

「施樂善！是天武幫的人？」張、魏兩人，眼便認出領先的一人正是安慶城中的大善人，天武幫堂主施樂善。

「怎麼辦？」魏巍扭頭對崔、項兩人低聲道。

「眼下，要走已來不及，只好與他們拚個你死我活。」項霸捏着拳頭道。

「最好能夠活捉那個施大善人，這樣，不但可以挾之令到他的手下不敢再動手，還可以從他的口中，問出更多的秘密。」崔挺低聲將他的主意說出來：「等一會動手的時候，請張兄、魏兄全力阻擋施樂善的手下，區區則與項兄全力對付施樂善，希望可以一舉將他制服！」

項、張、魏三人點點頭，表示沒有異議。

施樂善今日一身勁裝打扮，與他平日的大善人打扮，簡直判若兩人，臉上煞氣騰騰。

他們在廟前約兩丈外停下來，馬上散開，將四人圍堵起來。

除了施樂善之外，還有兩個身穿青衫及灰衫的漢子。左右站在施樂善的身邊，而那十數名手執鋼刀的漢子，亦分穿青、灰兩種勁裝，左右散開來，瞧那種陣勢，項霸四人都看出，那兩個分穿青、灰長衫，站在施樂善身邊的漢子，就是那兩隊漢子的頭兒。

跟着，四人又發現，那兩個分穿青、灰長衫的漢子，臉上戴了一個精巧的面具的。

四人接着又猜到，那兩隊漢子大概就是孫桐所說的，只聽命於天武幫幫主的殺手。

這一次居然出動到天武幫中的皇牌——什麼天風武龍殺手，那位天武幫幫主顯然要將項霸四人置諸死地！

雙方互相對視打量着。

好一會，那個施大善人才開口道：「四位是什麼人？爲何要與敝幫作對？」

項霸凜然道：「項某人叫項霸！」

「張羅。」

「魏巍。」

「區區崔挺。」

張、魏、崔三人接着報上姓名。

「嘿嘿，原來是巨靈神項霸朋友，還有呂梁三獸中的其中兩獸！」施樂善冷笑一聲。「怎麼不見了另一獸——火獅嚴寒？聽本堂主的手下昨晚回報，殺了你們一個人，大概那就是嚴火獅吧？」

「施樂善，你的手下殺了嚴兄，我們一定會替他報仇的！」張羅怒憤地道。

「哈哈，你們要替嚴火獅報仇，那簡直是妄想！」施樂善一副不將四人放在眼內的狂妄樣子。「既然嚴火獅已到地府報

到，你們還是陪他一道到地府去吧，免得他落了單！」

崔挺在施樂善與項霸三人說話時，一直注視着那兩個戴了面具的漢子，只覺那兩個漢子眼中射出的目光凌厲逼人，就凭這目光，已顯出兩人不是一般的武林人物，他猜測那兩個漢子極有可能是武林中大有來頭的人物，不然，何用戴着面具。

「施樂善，今日不殺你，誓不爲人！」張羅目中噴火，仗劍便要衝過去，却被項霸一把將他拉住，低聲道：「張兄，忍耐一下，還未到時候。」

「孫桐呢？他不是落在他們的手上麼？」施樂善根本不理會張羅的說話，掃視了四人一眼，冷笑道：「他可是被你們殺了？」

張羅正要說話，却被魏巍搶截道：「他殺死了嚴兄，我們當然不會放過他，好替嚴兄報仇！」暗中扯了扯張羅的衣角。

「好、好，他死了倒好。」施樂善冷酷地道。目光忽然落在崔挺的身上。「崔挺，聽說你是近年來崛起江湖，聲名最响亮的一個年輕高手，江湖上流傳了不少有關你的傳聞，想不到你居然也與本幫作對，本堂主眞替你可惜。」

「像貴幫這種野心勃勃，妄想稱霸武林的組合，凡是武林中人，相信都不會對貴幫的所作所爲，坐視不理，又豈止區區一人！」崔挺正氣凜然地道：「若是我們將貴幫的意圖公諸武林，只怕貴幫主馬上成爲武林公敵，被武林同道羣起而對之！」

施樂善的臉色劇變了一下，那兩個戴了面具的人眼色亦驟變，但很快便恢復過來，姓施的陰狠地冷笑一聲，說道：「可惜，你們根本沒有機會將你們知道的秘密說出去！你們以爲還能夠逃出本幫的手掌麼？」

一頓，狠狠地盯了四人一眼，又說道：「你們怎會對本幫起疑的？」

「因爲我們追查出，殺死金刀聖手孫前輩與神鞭龔大俠的兩撥神秘殺手，溜到安慶城後，便忽然失了踪影，而你那座大宅院又最可疑，加上獨脚阿三進入你那座大宅院後，才走出來便離奇自殺，更加令我們思疑那兩撥殺手躲匿在你那座防守嚴密，外人根本無法進去的大宅內，事實証明，果然是……」魏巍沉聲道。

「嘿，原來那個獨脚阿三是你們主使他混入敝宅查看虛實的，我們雖然不敢肯定，但也猜到極有可能，自然不會放過他！」施樂善冷聲道：「聽你這麼說，你們似乎知道本幫不少秘密，是不是孫桐被你們殺死之前，說出來的？」

「你自己去猜吧！」崔挺搶着說道。

「你們知道本幫這麼多秘密，更加不能放過你了！」施樂善哼聲道：「不過，在你們死之前，本堂主想問你們一個問題，你們爲何要與本幫作對？」

「因爲你們殺死了張某的師叔！」張羅憤怒地道。

「你那位師叔是那一個？」

「金刀聖手蔣捷大俠，就是張兄的師叔。」項霸代張羅答道：「至於項某麼，項某生平最痛恨的就是那些狼子野心，爲達目的，不惜殘殺武林同道的大奸巨惡，因此，項某就算拚了這條命，也不會讓你們的野心得逞！」

「魏某與張兄嚴兄情逾手足，張兄的師叔被殺，張某自然不會袖手不理，嚴兄昨晚又被你們所殺，這個仇怎能不報？魏某就算粉身碎骨，也要與你們週旋到底！」魏巍厲聲道。

「姓崔的，你又有什麼話說？」施樂善毫不動容。

「一句話，對於爲害武林的人，區區都會對付，雖死不悔！」崔挺凜然道。

「好！好！」施樂善獰笑道：「本堂主今日就成全你們！」

「項某今日也想看一下，你們還有什麼惡毒手段！」項霸大吼一聲，撲向施樂善。

崔挺的動作比項霸還快，縱身掠撲向左邊的那個青衣人，刀光暴閃，疾斬向那人的身上。

他之所以改變主意，出手便對付那個青衣人，是因爲他看出此人是一個扎手人物，希望能夠盡快解決此人，才與項霸聯手對付施樂善。

張、魏兩人亦看出那個灰衣人不是等閒人物，因此，兩人亦撲向那個傢伙，不去理會那些分別穿着青、灰兩色勁裝的漢子。

崔挺果然沒有看錯，那個戴面具的青衫人，果然不是普通人物，只見他身形輕輕一偏，探手翻袖，寒芒乍現，錚地一聲，以手中的短匕擋接了崔挺的那勢道凌厲的一刀。

崔挺那一刀只是試探虛實的，並沒有使出全力，不過，他不由心中喝了聲彩，刀勢一變，改斬爲削，攻向青衣人的下盤。

那人居然不理會崔挺那一招，手中短匕疾削向崔挺的右臂肘。

崔挺不得不縮手變招，刀尖向上一挑，疾取那人的頭臉。

那人悶哼一聲，頭急仰，短匕斜劃而起，削向崔挺的腋下。

崔挺身形半轉，挑起的刀倏地一沉一折，刺向那人的心胸要害。

那人不得不向後閃跳一步，手中短匕急斬向崔挺的右手腕！

崔挺長刀一收一放，只聽一陣金鐵碰擊聲响起，那人的短匕禁受不起他的掃擊之刀，斜揚起來，崔挺乘隙左手暴探，抓向那人的臉上。

只要能夠將那人的面具抓下來，那就可以看到那人的眞面目。

那人的反應好快，左拳疾擊向崔挺的左手。

兩下裏勢道都極之迅猛，根本沒可能變招或是閃避，崔挺只好化抓爲拳，與對方硬碰一招。

只聽「啪」的一下擊响聲中，兩個拳頭撞擊了一下，崔挺退了一步，那人亦退了一步，而且身子晃動了一下。

那人顯然料不到崔挺的內勁如此深厚，眼閃過一抹詫異，乘勢往後縱跳出一大步，驀地發出一聲沉喝：「弩箭侍候！」

那些身穿青、灰兩色勁裝的漢子中，立時暴喝一聲，縱前一步，每一個人的手上執着一具連弩，對準了項霸、崔挺四

人。

施樂善與那些灰衣人在靑衣人發出喝聲的刹那，金刀攻出一招，將項霸與張、魏兩人逼退開去，猛地往後縱退開去。

他們往後急退，那些漢子却往前縱撲，兩下裏交錯而過，便變成他們在那些漢子的後面，那些漢子則擋在他們的前面。

項霸却毫不理會那些弩箭手，吼喝一聲，有如天神金剛般，撲向面前的那幾個弩箭手。

那幾個弩箭手臉色一變，駭然後退，手上的連弩發射出弩箭，激射向項霸！

項霸夷然不懼，將手上那面混金鐺舞得密不透風，那些弩箭射在鐺上，却發出霹靂啪啪的爆響聲，爆洩起一朶朶火花，墮地後居然猛烈地燃燒起來。

而項霸手上的那面混金鐺，亦奇怪地燃燒起來，乍看之下，有如一面大火牌，項霸可是從來沒有遇到如此神奇厲害的火箭，不禁嚇了一跳，急忙煞住前撲的身形，往後急跳。

因爲他若不往後跳，脚下地上燃燒的弩箭便會燒着他的靴子及褲管。

崔挺、張羅、魏巍三人看在眼內，也不禁變了眼色，不敢莽動。

如此霸道神奇的火箭，他們亦是第一次見識到。

幸好，其他的弩箭手沒有跟着放箭，不然，他們就算能夠擋撥開那些弩箭，也勢必陷於一片火海中，衝脫不出去，活活被燒死。

刹時間，他們都僵住了。項霸甚至忘記了撲熄混金鐺上仍然燃燒的火焰。跟着，他才驚覺地揮動混金鐺，往地上撲打，費了一會工夫，才將火撲熄。

施樂善與那個戴面具的人一直看着，沒有下令向他們發射弩箭。不過，從施樂善那人陰險得意的神色，以及那兩個戴面具的人閃閃眼光，可以看得出，他們是在欣賞着項霸四人那副驚愕的神態。

「怎麼樣？」施樂善陰笑道：「本幫幫主獨創的霹靂燐火箭厲害麼？四位若是自信可以抵擋應付得住，只管動手衝出去。」

項霸四人互相看了一眼，都沒有吭聲，各自吸了口氣。

「嘿嘿，本來，幫主下令將你們格殺的！」施樂善志得意滿地道：「不過，本幫正在擴充之中，極需人材，四位都是本幫需要羅致的人手，若四位答應投效本幫，施某便自作主張，饒過你們這一次。」

「放你娘的淸秋大屁！」張羅破口大罵。「魏某寧願死，也不會投效你們，爲虎作倀！」

施樂善被罵得臉色驟變，眼中閃過一絲殺機，凌厲地道：「好，既然你們寧死不屈，施某就成全你們，教你們嚐一下燐火焚身的滋味！」

那些弩箭手如响斯應，緊了緊手上的連弩，作出一觸即發的架勢！

項霸正想說話，却被崔挺扯了一下，同時低聲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位意下如何？」

三人猶疑了一下，都點點頭。

「四位若是改變主意，還來得及。」施樂善掃了項霸四人一眼。「四位不會這麼執迷不悟吧？」

那兩個戴面具的人由始至終都沒有開口說話，大概怕被項霸四人從他們的話聲中，認出他們是誰吧。

「施堂主，你不是騙我們束手受縛，然後殺死我們吧？」崔挺思疑地道。

「崔少俠，我們若要殺你們，只要施某一聲令下，你們便會被燒死，又何需要費手脚，騙你們？」施樂善冷笑一聲，說道：「一句話，你們是否投效本幫，快說！」

「你──」

崔挺一個「你」字才出口，驀地從廟內衝出一個人，嘶聲大叫道：「項大俠，你們千萬別聽他的哄騙，他們那些手下之中，只有一半人的弩箭是霹靂燐火箭，你們只看一下便看得出來，那些人的連弩是不一樣的！他根本沒有把握殺死你們，才拿話來騙你們放棄抵抗，然後一舉擊殺你們！」

項霸四人聽聞之下，驚震之下，出了一身冷汗。

四人俱不由感激地扭頭望着跟蹌地從廟內衝出來的孫桐。

要不是孫桐及時揭破施樂善的惡毒居心，他們四人都會受騙，死在施樂善的手上，四人能夠死裏逃生，可說是全賴孫桐不顧一切地喝「醒」他們，換句話說，是孫桐救了他們一命，四人自然對他心生感激。

崔挺一個箭步縱到孫桐的身前，一把挾住正跌下去的孫桐。「孫朋友，你沒事吧？」

孫桐大口大口地喘着氣，臉色蒼白，彷彿虛脫了一樣，大概剛才他用盡了所有的氣力，現在他連話也說不出來，只是無力地搖搖頭。

施樂善眼看到揭破他的毒謀的人，原來是孫桐，不禁又氣又怒，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瞪着一雙兇芒閃射的眼睛，厲喝道：「孫桐，你這個叛徒，原來還未死，你也知道背叛幫主的下場是什麼，本堂主今日非要手刄你不可！」

那兩個戴面具的人雖然沒有吭聲，別人也無法可以看到他倆的神色變化，但崔挺却從兩人的目光變化中，看出兩人的殺機大熾！

對於那兩個戴面具的人，他一直很留意，總想揭開兩人的面具，看看到底是什麼人物。

而從剛才交手的情形，他已經知道那兩個人的身手不凡，因此，他更加肯定，那兩個人極有可能是武林中大有名頭的人物，爲了不被別人認出來，所以才戴上面具，令人無法看到他們的本來面目。

* * *

孫桐喘了一會，似乎恢復了一點氣力，望了鐵靑着臉的施樂善一眼，啞澀地道：「施兄，本來我是不想背叛幫主的，但當我想到，縱使項大俠他們不殺我，並放我走，你們一樣會殺我，你別打岔，阿靑與福榮兩個小伙子就是一個例子，因爲你們同樣不會相信我沒有將秘密洩露出去，那當然是將我處死了……我在生死的抉擇之下，自然選擇活下去這條路……你們知道麼？其實是幫中的法規，逼我背叛幫主

的，天武幫的幫規，太嚴厲了。」

說到這裏，他喘了口氣，嗆咳了一好會，才又說下去。「還有，我被項大俠他們抓來這裏後，才想到，既然幫主一直不相信像我這種只是副堂主身份的人——我自加入天武幫後，連幫主是誰也不知道，根本就沒有見過他，他既然不相信堂主以下的幫衆，那我幹麼要對他忠心，賣命？根本就不值得……因此，我決定背叛天武幫，重新做人！」

聽了孫桐這一番話，崔、魏、張四人都對他肅然起敬。

一個人能夠知錯能改，回頭是岸，那不但要有勇氣，更要有大智慧，那是一般的頑劣之徒無法做到的。

浪子回頭，金不換。

張、魏兩人對他頓時改視，對他昨晚率領一羣手下殺死嚴寒這件事，不再耿耿於懷。

那些手執弩箭與鋼刀的漢子，聽了孫桐的說話後，雖然沒有吭聲，但神色都起了變化，似乎，他們對於孫桐後面的說話，有所反應。

「孫桐，你這個該死的叛徒！居然在胡說八道！」施樂善氣怒得連聲音也有點顫動，臉上煞氣騰騰的。「今日若不將你挫骨揚灰，施某也沒有面目回去見幫主了！」

「我胡說八道？」孫桐激動地朝那些漢子嘶叫，「你們有那一個見過幫主，知道他是男是女麼？」

不等那些漢子對孫桐那句話有所反應，施樂善已氣急敗壞地厲聲叱道：「殺，將他們斬盡殺絕，放箭！」

那些漢子如响斯應，朝項霸他們發射弩箭。

霎時間「嗤嗤」破空之聲响成一片

項霸本人的反應很快，在施樂善叱叫的刹那，項霸已疾聲道：「張兄你們快退入廟內，由項某掩護你們！快！」

張羅與魏巍看出情勢危急，他們留下來，也幫忙不了項霸，反會對自己不利，並要項霸分心照顧他們，因此，他們沒有猶豫。立刻往崔挺與張羅衝過去，掩護兩人退入廟內。

項霸舞動那面混金鐺，護在張羅四人前面，有如一面屏風般，遮擋住張羅四人，那些弩箭射在他那面混金鐺上，鏗鏗鏘鏘作响，盡皆被他擋撥落地。

不過，他那面混金鐺上却燒起一片火焰，地下一丈方圓左右，亦燒成一片火海，有幾支射在廟門前的弩箭，亦着火燃燒。

幸好，孫桐所說是事實，那些漢子之中，只有一半人發射出的弩箭是施樂善所說的霹靂燐火箭，造成的威脅自然減半，不致令到項霸應付不來。

項霸雖然不停地縱跳，但仍然被地上燃燒的火焰沾上了靴子與下身的衣褲，燃燒起來。

待到他退入破廟內時，他幾乎成了一個火人，慌忙擲下那面仍然猛烈的燃燒着的混金鐺，撲倒在地滾動起來，企圖壓熄身上的火焰。

崔挺與張、魏兩人急忙撲上去，壓在項霸的身上，幫他將火壓熄。

幸好外面的施樂善沒有率衆衝入來，項霸不能壓熄身上的火焰的話，有可能會被活活燒死。

「嗤嗤」破空聲中，自廟門外兩邊的破窗牆洞外，飛射入十數二十支弩箭，射落廟內的牆上地上，立刻霹啪作响，燃燒起來。

看情形，施樂善是想用火來迫項霸他們出去。

經過崔挺三人的撲壓，項霸身上的火焰終於被壓熄，但身上的衣褲以及那雙靴被燒焦破爛，身上也有幾處地方被燒傷。

而他那面混金鐺仍然燃燒着，甚至連地下的破磚也被燒得龜裂！

四人跳起身，看到孫桐掙扎着用身上的一件衣服撲打一處着火燃燒的地方，忙各自撲向其他幾處着火地方，企圖撲熄那些火焰。

項霸略一猶豫，抓起那面混金鐺，往地上用力撲打了幾下，才將鐺上的火焰撲熄，一個箭步衝到門前，守在那裏。

廟內十數處着火的地方在崔挺四人的來回撲打之下，不但不熄滅，反而越燒越猛烈，尤其是孫桐，他那件衣衫在撲打之下，居然被燒着，怎麼也撲不熄，只好將之扔掉。

崔挺馬上看出根本無法可以將着火的地方撲熄，很快，廟內便會被燒成一片火海，若不急謀脫身之法，那他們只有葬身火海，中了施樂善他們的毒謀。

因此，他馬上停手不再去撲打那些火焰，疾聲道：「張兄、魏兄，不要撲打了，咱們還是商談一下，如何脫身吧！」

張羅嗆咳一聲，焦急道：「他們在外面守着，等着我們衝出去，我們要是衝出去，那無異送死！」

「但咱們也不能呆在廟內，活活被燒死！」魏巍大聲道：「就是死，也要拚掉他們幾個！」

「孫朋友，你沒有什麼事吧？」崔挺一眼看到孫桐跌坐在地上，直喘氣，旁邊的火有如毒蛇噬人般，向他們噬來，急忙一個箭步縱到他的身邊，伸手扶起他，走到一處沒有着火的地方。

就在這刹那間，廟內着火的地方火勢更猛，而且蔓延開來，崔挺他們已感受到一股炙熱逼壓過來，火網也越來越濃密。

張、魏兩人亦縱到崔挺的身邊，吐口氣，張羅朝站在門前的項霸叫道：「項兄，快過來商議一下如何脫身吧！他們不會衝入來的，他們是想逼我們衝出去！」

項霸聞言扭頭回望，發覺到廟內各處火光閃閃，不禁霍然變色，忙縱到崔挺四人站着的地方，疾聲道：「我們一定要衝出去，不然，便會活活被燒死在這裏！」

「四位，你們快衝出去吧，不要理會我！」孫桐知道自己行動不便，若自己跟着他們衝出去，只會負累他們，因此，他決定犧牲自己，好讓崔挺四人有機會脫身。「我先從門外衝出去，引開他們的注意，你們乘機從廟後衝出去。」

「孫老弟，這萬萬不能！」項霸伸手緊緊地握住孫桐的手，激動地道：「是生是死，我們都在一起，要我們扔下你，自顧逃去，那項某不是連豬狗也不如！」

「項兄，我知道你們不是那種人，但

我與你們在一起，會成爲你們的一個負累，說不定會令到你們一個也逃不出去。我……怎能連累你們，再說，我縱使死了，只要你們逃得出去，你們一定會替我報仇的，那我總算死得有價值！」孫桐以近乎哀求的語氣對項霸四人說。

崔挺凜然道：「孫兄，我們怎能讓你去送死，我們却乘機逃生，我們既然同舟共濟，那自然生死與共，若我們答應你，我們便是不忠不義之人！」

張羅也激動地道：「孫兄，要死咱們一起死，張某不會撇下你逃去。」

「孫兄，你不要再說了。」魏巍瞥到孫桐張口欲說，急忙搶着道：「咱們總有法子可以脫身的，魏某不相信咱們會死在這裏，那還有天理麽？」

「不能再等的了，必須立刻拿主意！」項霸掃一眼經已燒成一片的廟內各處，焦急地道。

「咱們衝出去！」張羅衝動地道：「衝出一個是一個！」

「慢着，區區想到一個主意……」崔挺雙眉一剔，低聲說道。

「快說來聽聽！」項霸催促道。

崔挺立刻低聲將他想到的主意對四人說出來。

「事不宜遲，咱們立刻行動！」魏巍一句話未說完，便嗆咳起來。

跟着，崔挺四人亦忍不住嗆咳起來。

他們是被那陣陣濃煙嗆得忍受不住，嗆咳的。

項霸首先往上拔起來，以混金鐺撞破瓦面，穿了出去。

還未落回屋頂，便遭受到一陣弩箭的激射，幸好他已料及可能會遭到襲擊，人才穿出瓦面，便一個旋身，同時揮舞起那面混金鐺。

「叮叮噹噹」一陣急促的擊响聲中，射向他的箭矢被他悉數擋擊落去，跌落瓦面上，有些燃燒起來。

項霸不去理會那幾處着火的地方，站在那個破瓦洞的旁邊，握鐺守護着。

下面的崔挺四人抬頭望到項霸朝他們招手，張羅馬上拔起來，從那個瓦洞穿出去了。

這一次却沒有招來激射的弩箭。

大概，下面的施樂善看到奈何不了項霸，便下令不要再放弩箭，只要將項霸五人困在瓦面上，一樣可以將他們燒死的。

張羅落在瓦面上，立刻守護在瓦面的另一邊。

崔挺跟着挾起孫桐，往上縱掠，穿出瓦洞，掠上瓦面。

項霸立刻一步掠前，護在兩人的身前。

最後，魏巍亦自下面拔起來，自瓦洞中穿出瓦面。

四個人立刻圍成一圈，將孫桐守護在當中。

下面的施樂善等人沒有再向他們放箭。，只是團團地圍着破廟，注視着他們的舉動。

項霸四人略爲四顧一下下面的情形，立刻往廟後那邊移動，立刻招來一陣箭雨。但那陣箭雨並不是射向他們，而是射在四面的瓦檐上，霎時間，四面瓦檐便着火燒起來。

施樂善這一着，絕無疑問是想將項霸五人困在瓦面上！待到下面的火勢猛烈燒遍廟頂時，便會把五人活生生燒死！

崔挺五人似乎已料到施樂善這一着，並已有應付之策，只見他們蹲下來，動手揭起瓦片，集中往兩面的漢子及那兩個戴了面具的傢伙飛擲下去！

這兒少說也有數百塊瓦片，他們用瓦片作暗器，眞是取之不盡。

下面那些漢子立刻被逼得東閃西躲，或是揮刀擋撥，但仍然有幾個被連續不斷飛射下來的瓦片擊中，頓時亂了陣脚。

那兩個戴了面具的傢伙雖然身手了得，但也被接連不斷飛射下去的瓦片弄得手忙脚亂，應接不暇！

項霸五人繼續不停地往下飛擲瓦片。

那些漢子終於被逼得退避開去。

守在另外兩邊的施樂善與其他的漢子睹狀之下，雖然沒有動手，但却顯得很着急！

那兩面的漢子一退，項霸五人立刻衝到廟後的檐邊，脚踢手擲，將燃燒着的瓦片踢飛擲射下去。

那片片着火的瓦片有如飛射的熖火般，煞是好看。

那些漢子都不敢擋撥，急急往後閃退。

項霸四人立刻往左右兩邊掠開，將檐邊着火的瓦片往下擲去，那兩面的漢子立刻退避不迭。

四人立刻掠回留在那裏的孫桐，項霸發出一聲震天裂地的巨吼，揮動那面混金鐺在檐前的瓦面上一陣掃撥，那一片瓦面頓時有如扇面形般，激射出去。

項霸天生神力，那一片瓦面上的瓦片在被他揮動混金鐺奮力掃撥之下，挾着强勁的力道，激飛出去，比用强弓發射的箭矢還要射得遠。

那些退開去的漢子以爲項霸他們飛擲下來的瓦片無法飛射到他們的身前，那知道一口氣還未喘過，隨後激射而來的碎瓦片在挾着銳嘯聲勁射而至，嚇得他們擋撥閃避不迭！

項霸隨即第一個縱落地上。

崔挺背起孫桐，在張羅與魏巍的左右防護之下，一起縱落地上。

三人才縱落地上，項霸便揮鐺猛地砸落在破廟的牆角上，只聽一聲大响，火着磚石的崩碎聲，一大片碎磚洩射向另一面一直「按兵不動」，這刹那却在施樂善的一聲疾喝下，抄撲過來放發射弩箭的那些漢子。

那些漢子先是被項霸那一砸之聲勢所懾，再加上冷不防之下，有幾個閃避不及，被磚石擊中，慘叫着跌倒下去。

「衝！」項霸有如一個巨無霸般，揮鐺撥擊在地上的磚石上，跟着衝撲過去！

那些漢子還未定過神來，又是一片磚石挾着一片塵土激射過來，那裏還能夠應付得了，痛叫慘呼聲中，倒的倒，竄的竄，霎時間潰不成「軍」！

施樂善也險些被激射的磚石擊中，眼見手下潰不成「軍」，又驚又急，要是讓項霸衆人走脫，那他就別想回去總舵了，而另外兩面的那些手下以及兩個戴了面具的

人又退避得頗遠，雖然已反撲回來，但已來不及堵截住項霸五人，情急之下，他只好不顧一切地衝上去，意圖堵截住項霸他們。

項霸有如一頭發怒的雄獅般，一眼瞥到施樂善衝上來，怒嘯一聲，一鎚便向施樂善掃砸過去。

施樂善知道項霸天生神力，自己雖然功力渾厚，仍然接不下那一鎚，吸口氣，斜跳開一步，手中鐧疾向項霸的右脅下刺過去。

他這一招，是將手上的三棱鐧當作長劍使用，希望能夠逼得項霸退開一步。

那知道項霸那一鎚只是虛招，才砸空便倏地一沉，反手回掃。

施樂善料不到項霸心思如此靈敏，吃了一驚，欲退避已來不及，只好硬着頭皮鐧勢一變，硬擋項霸那一鎚！

鐧鎚交擊，發出「噹」的一聲大响，施樂善驟覺虎口一痛，手中鐧幾乎脫手飛了出去，人也被震得倒退了三大步，手臂發麻。

「誰敢擋我去路！」項霸大吼一聲，彷似天上响了一個巨雷，震得那些才定下神，欲衝撲過來的漢子心頭劇跳，禁不住窒了一窒。

項霸正是得勢不饒人，斜縱一步，一鎚疾向剛剛穩住身形的施樂善兜頭砸落！

那面混金鎚有如泰山壓頂一樣，嚇得施樂善亡魂皆冒，那裏還敢擋接，狼狽地倒縱出去。

那一鎚砸落在地上，頓時將地面砸陷，項霸似乎殺得性起，欲衝撲向施樂善，却被崔挺一聲急喝阻止了。「項兄，走爲上着！」

而就在項霸與施樂善交手的刹那，張羅在前，魏巍在側，護着背着孫桐的崔挺，往前衝了出去。

項霸聞聲止住勢子，飛起一脚，踢起一塊的比海碗還大的石頭，射向施樂善，才大步追上崔挺四人，越過張羅，當先開道。

施樂善脚才沾地，耳聽急風掠响聲，不禁心頭一凜，不及挺身，揮鐧急砸！

待到他砸落那塊石頭，挺起身來，項霸五人已衝掠到七八丈外，想將他們追截下來，已不可能。

驚怒氣急交集之下，他只好氣急敗壞地厲喝一聲：「放箭！」

從另外那兩面衝撲過來的漢子以及他所指揮的那些漢子在聞喝之下，手忙脚亂地向往前衝的項霸五人發射弩箭，但都射了個空。

那兩個戴了面具的人盡展身形，窮追不捨，却無法追得上。

施樂善自然也不死心就這樣眼睜睜的被項霸五人逃脫，咬着牙，狂追上去。

在前面飛奔的項霸聽聞崔挺的一句說話後，驟然停下來，待張羅四人自他身邊掠過，瞥一眼縱掠如飛追上來的那兩個戴面具的漢子以及施樂善，猛地揚起混金鎚，奮力向地上掃撥！

一大蓬塵土碎石頓時飛揚急射向施樂善與那兩個戴面具的人。

三人被逼得急忙刹停身形，揮動兵器，撥擋那些激射過來的碎石子！

待到塵土落下的時候，項霸五人已奔掠二三十丈過外，根本無法追得上，三個人不由面面相覷。

＊　＊　＊

項霸與張羅、魏巍、崔挺四人回到城中。

他們在城外找了一戶人家，將孫桐留下來，托那戶人家照顧孫桐。

孫桐知道自己若是跟着四人，只會負累他們，因此，他一句話也沒有說。

而四人之放心將孫桐留下來，是因爲他們想趕在施樂善衆人的前面，對那座大宅院採取行動，希望能夠將那個天武幫幫主逼出來，看看他是何許人物。

他們只有四個人，說得上是人單勢孤，因此，他們便採取突襲的方法，在施樂善那撥人還未趕回那座大宅院前來他一個措手不及，這樣才有機會出奇制勝。

這個主意，是崔挺在路上想出來的，他以爲，他們若不出奇制勝，直搗天武幫的總舵，若讓施樂善那撥人趕回總舵告急，那位天武幫幫主在秘密外洩，而氣候未成的情形下，必然會捨棄那座大宅院，覓地躲藏起來，以圖再起，那時候縱使發動武林黑白兩道對付他們，只怕也很難找到他們。

因此，他認爲必須在那位狠子野心的天武幫幫主還未躲匿起來之前，逼他現身，就算他再躲匿起來，知道了他是何許人，那找尋起來，也有踪跡可尋，不然，連他是什麼人也不知道，如何去找尋！

項霸與張羅、魏巍及孫桐都認爲崔挺所說極是，贊同他這個主意，於是，他們便飛趕回城，勢必趕在施樂善那撥人之前，以防他們通風報信，令到他們撲個空。

對於未能安葬嚴寒，令到他的屍體與那座破廟燒爲灰燼，四人都感到難過，但在那種情形之下，他們是迫不得已的，相信嚴寒泉下有知，也不會怪他們。

而四人在趕入城中之前，已商議好行動的步驟，趕入城中後，四人便直撲向施家那座大宅子。

這時候距晌午大概還有一個時辰左右。

施家那座大宅院內很平靜，看不出有什麼異樣，四人來到大宅院前，立刻分散開來，從四面掠入去。

大概宅院內的人都沒有料到光天白日之下，有人胆敢越牆而入，宅院內雖有防備，但都來不及阻止四人掠入去。

大宅院的外院內立時起了一陣騷動。

四人雖然遇到阻擋，但在四人的全力衝擊之下，那些天武幫的幫衆都無法阻止得了四人的行動。

四人分別衝到內院墻下，馬上從身上取出早已備好的油布團，燃着了，擲入內院裏面，跟着掠上墻頭，縱掠入去。

外院那些幫衆追到內院墻下，眼見三人已掠了入去，由於幫主頒下嚴令，外院幫衆不得進入內院半步，因此，他們不敢再追，站在墻下發呆。

內院的防守頗嚴，要不是他們在掠入去之前，先擲入幾團燃着了的油布團，令到一部份守衛忙着去撲熄那些火團，他們一定會被那些守衛困住。

內院的守衛明顯比外院的幫衆武功要

高，但由於他們分出一部份人手去撲熄火團，而項霸四人全力衝殺，那些守衞還是阻擋不住四人衝掠往裏院。

而四個人是分從四個不同的地方掠入內院的，這也令到那些守衞顧此失彼，人手也分散，這自然亦大大地削弱了他們堵截四人的力量。

內院有不少房舍，四人還未衝到裏院的牆下，那些房舍內有不少人衝出來，企圖阻截四人衝向裏院。

四人忙取出身上的油布團，點燃了，擲向那些人。

那些人被阻了一阻，却不理會那些着火燃燒的布團，繼續撲掠向四人。

四人在衝向裏院牆下的時候，已看準了裏院牆外附近的一棵大樹，飛身掠了上去。

一直掠上樹梢頂，四人才取出油布團，燃着了，向裏院牆內擲入去。

這一次，他們是全力擲向裏院的房舍。

裏院立刻騷動起來，有人飛掠上牆頭，亦有人撲向被火團擲中，起火燃燒的房舍，更有一些人守護在當中一棟三層高的雕樓外。

四人在樹上擲出幾個火團後，便用力一蹬腳下的樹枝，藉勢飛射入裏院內。

那些追撲到樹下，紛紛飛掠起來，欲截下四人的那些漢子，眼見四人射掠入裏院，却不敢跟着追掠入去，飄身落在樹梢上，看着射入裏院的四人，徒呼荷荷。

大概，內院的人一樣得到嚴令，不得擅進裏院一步，因此，他們不敢稍越雷池。

四個人分別掠射入裏院四個地方，崔挺在樹上的時候，已看出那座雕樓極可能是天武幫幫主所居的重地，因此，他是對準了，才全力彈射起來，飛掠向那棟雕樓。

他飛掠上雕樓的二樓上，落在樓欄上。

二樓上沒有人。

他輕巧地跳落在樓廊上，一拳擊碎一面花窗，目光自破窗洞往內掃現，發覺裏面是一個廳子，佈置得頗爲雅緻，裏面一個人也沒有。

他立刻回身往樓下望去，發覺項霸與張羅，魏巍三人在三處地方正與那些天武幫幫衆激鬥，不少處地方與房舍經已着火燃燒，烟火瀰漫。

他立刻也將身上剩下兩個的油布團燃着，往下面的房舍擲去，還剩下兩個，他將一個擲到樓下，最後的一個覷準了最近的那處地方——張羅與四名黃衣人激鬥的地方，力擲過去。

他這麼做，是想助張羅一臂之力，因爲張羅在那四名黃衣人的圍攻下已顯得有點力不從心，守多攻少，而且險象環生。

而崔挺那個火團是擲向一名黃衣人的。

由於五個人在激鬥，身形不停地閃挪縱跳，自然很難擲中，崔挺也沒有把握可以擲中，他只求那個火團擲在那四個黃衣人腳下的地上，令到他們一陣慌亂，讓張羅有機會緩口氣，再乘機反擊，因此而反敗爲勝，那就達到替他解圍的目的！

那團火球擲落在一個黃衣人的腳下，弄得那個傢伙嚇了一跳，慌不迭閃跳開去，這一來，令到其他的三人亦爲之分神，攻勢一緩一亂，那自然露出破綻，張羅好機警，立刻乘機全力攻出一劍，逼得那四個黃衣人閃跳不迭，他却再藉勢猛撲向一個黃衣人，施出一招極凌厲的殺着。

那個黃衣人倉促間出招封擋張羅那一劍，却封擋不住，身形一晃，踉退了一步，張羅一劍再出，那人欲避不及，欲擋無從，被張羅一劍刺在他的腰上，大叫一聲，流血倒地。

另外三個黃衣人暗吃一驚，猛撲向張羅，張羅這時一招得手，不但緩過一口氣，精神也一振，招式也施展得格外俐落，一劍橫掃，便將對方三人逼開去。

崔挺在擲出火球，看到張羅經已反佔上風，便飛身掠上三樓上。

三樓上亦沒有人，裏面的佈置很華麗，其中一間是寢室，隱隱有一種脂粉的香氣，似乎是女子的閨閣，崔挺沒有興趣去細究，這時候，他想着的，只是如何可以發現天武幫幫主的行踪。

他隨即翻掠上樓頂，站在瓦面上，居高臨下，往四面掃視。

他之所以掠上整座宅院的最高處，是想居高臨下，搜尋天武幫幫主的行踪，因爲若是一如他們所猜的那樣，天武幫幫主發覺這個巢穴已被人發現，決定放棄，從暗道偷偷離去的話，那只有居高臨下，才有可能發覺到他們的踪跡。

在樓頂上放目四望，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而且，看得很清楚，附近一帶若有什麼異常的情形，都逃不過他的目光。

裏院的火勢就這一會的工夫，已猛烈起來，並且四下蔓延，幾乎到處都是烟火。

而內院的火勢亦不很猛，那些天武幫的幫衆已放棄了撲救，正自愴惶往外逃奔。只有裏院仍有不少身穿黃藍黑幾種勁裝的漢子，兀自纏住項霸、張羅、魏巍三人拚鬥，但却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人物出現。

崔挺猜想那個天武幫幫主必是帶了最親近的幫徒，從暗道向外溜了。

於是，他掃視着大宅院附近一帶的動靜。

被那些天武幫的精銳幫徒纏着拚鬥的項、張、魏三人中，以項霸的情形最輕鬆，那些幫徒的身手雖然很厲害，但被項霸的混金鐺橫掃直砸之下，根本近不得他的身邊，自然亦一點也威脅不了他。

但項霸却得勢不饒人，狂攻猛打之下，已有兩個幫徒死傷在他的混金鐺下！

剩下的兩個更加不濟事，但他們似乎接到命令：就算拚盡最後一人，也要將項霸三人拚殺，所以他們仍然一點退意也沒有，依舊纏着項霸。

項霸奮起神威，終於在五招之內，將那兩個傢伙擊殺在鐺下。

他立刻四下掃視一眼，發覺張羅與魏巍分別與那些幫徒在纏鬥着，誰也佔不到上風，但若是繼續拚鬥下去的話，吃虧的一定是張、魏兩人。

以寡敵衆，時間一長的話，佔便宜的肯定是人多的那一方。

項霸馬上撲向距他較近的魏巍那邊。

魏巍驟見項霸趕過來加以援手，頓時精神一振，反之，弟三個天武幫幫徒眼見對方來了一個武猛如天神般的勇漢，心頭不禁一怯，接下來，在項、魏兩人的聯手之下，不出十招，那三個傢伙便被兩人解決了。

兩人立刻趕去幫忙張羅應付那三個穿黃衣的傢伙。

三個對一個，在短時間內，尚且奈何不了張羅，項、魏兩人一加入，頓時變成三對，那三個黃衣漢子的身手雖然不俗，但又怎是項、張、魏三人的敵手，在三人一輪狂攻猛打之下，先後死在三人的兵器下。

三人喘口氣，這才發覺到，裏院大部份地方烟火騰騰，除了他們三人之外，看不到有其他還在走動的人——倒在地上的都有十多個，他們本來想到各處搜查一下的，但看到火勢那麼猛烈，根本不能到處走動，而且，在這種情形下，其餘的天武幫中人只怕早已溜了，三人便打消了搜查的念頭，抬頭往那棟雕樓上望上去了。

——雕樓的下面已着火燃燒。

崔挺在樓頂上亦看到下面的項霸三人，朝他們揮揮手。

「崔老弟，有什麼發現麼？」項霸仰頭向上叫。

崔挺擺擺手。

陡地，他的手一停，凝目望着大宅院左後側一處地方。

那處地方離大宅院約一條巷子遠，是一座小宅院，崔挺在向下擺手的刹那，看到那座小宅院內，忽然間出現了一羣人，站在那小宅院的後院中，翹首往大宅院這邊望過來。

那人羣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壯，約在二十人左右，其中有些人的身上，穿着藍色，黃色及紅色的衣衫，正是這一點，令到崔挺心頭忽然一動，急忙往下一縮，躲在瓦脊後面，以免被那些人看到。

躺在地上的那些幫徒，不是都穿着藍色或是黃色，黑色的衣衫，與那座小宅院內那些漢子穿着的藍色、黃色衣衫正是一色一樣，絕無疑問，忽然在小院出現的那些人，必是天武幫的人。

而那座小宅院亦一定是孫桐所說的那條暗道的秘密出入口。

崔挺心中一陣狂跳，雙眼定定地望着那座小宅院內的那些人。

那些人中，有幾個人正在朝大宅院這邊指指點點的，那幾個人都被其餘的人簇擁在當中，其中有一個是女的。

由於太遠，他看不清那些人的樣貌，但從他們的動作看來，似乎很激動。

下面的項霸、張羅、魏巍三人看到崔挺忽然停住擺動的左手，猛縮下去，都不由感到奇怪，不知道他看到了什麼，項霸正想張口往上叫，却被魏巍及時伸手在他咀巴前一捂，說道：「項兄，別張聲，崔兄弟大概發現了什麼，極有可能是那些天武幫的人的踪跡，你一叫，有可能會被那些傢伙聽到。」

項霸張開的咀巴馬上合攏起來，閉得緊緊的。

「瞧，崔兄弟下來了。」張羅低着聲說道。

項霸與魏巍早已望到崔挺滑落到瓦檐邊，縱身一個飛掠，掠落一棵大樹的樹梢上，身形再一翻，輕靈地斜掠在三人身前的地上。

「崔老弟，你可是發現了天武幫那些傢伙的踪跡？」

項霸衝口問道，直望着崔挺。

張羅與魏巍亦緊緊地看着崔挺，聽他說話。

「是！」崔挺壓抑不住心中的那股興奮，朝三人用力點點頭。「那伙天武幫餘孽就在那邊不遠的一座小宅院內出現，大約有二十人，那座小宅院必定是孫桐所說的那條暗道的秘密出入口！」

崔挺接將他看到的情形，一口氣對三人說出來。

三人聽了崔挺的話，都興奮得不得了，聽崔挺所說，絕無疑問，那些出現在小宅院內的人，肯定是天武幫的人！

「不會錯的了。那些傢伙必定是天武幫的餘孽！」項霸興奮得摩拳擦掌的。「皇天有眼，讓我們發現了他們的踪跡！」

「咱們現在怎辦？」張羅急切地道：「是不是馬上直搗那座小宅院？」

「別着急！」魏巍擺擺手道：「就憑咱們四人，就算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對付得了那近二十個天武幫的人，何況，那傢伙肯定都是高手，咱們若是貿貿然直搗入去，那無異是自投羅網。」

「嗯，張兄說的大有道理，那個天武幫幫主若在其中，那他身邊的人，必定都是天武幫中的精英高手，咱們四個人確是對付不了。」項霸口裏說着，雙眼却看着崔挺。「崔兄弟，你有什麼好主意？」

張羅魏巍聽項霸這麼說，不由都看着崔挺。

崔挺抿咀想了一會，才淡然地道：「項兄，魏兄，張兄，所謂兵貴神速。又說：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區區認為咱們雖然人少，但只要在搗進去之前，動些心思，很有可能以少勝多。」

一頓，馬上又道：「當然，謀定而後動，那當然制勝的機會大得多，但咱們也要想到，那座小宅院既然是一個秘密的出入口，他們會不會在那裏躲匿下去。萬一他們又偷偷地溜往別處，而咱們又沒有發覺，那再要找到他們，只怕不容易，甚至再也找不到他們！」

「崔兄弟，張某第一個贊成你的主意，馬上直搗那座小宅院。」張羅第一個舉手贊同。

「崔老弟說的也是，雖然冒險一點，正如崔老弟所說，只要我們行動之前，動點心思，就像咱們成功地搗破了他們這個巢穴一樣，亦會成功的！」項霸讚佩地伸手拍一下崔挺的肩頭。對於崔挺這個年輕人的身手功力以及頭腦，他是大為佩服。

魏巍沉吟了一下，才說道：「崔兄弟，事不宜遲，快說一下，咱們怎樣行動！」

崔挺見三人都讚成他的主意，便立刻對三人說出行動的細節。

＊　＊　＊

大約是午後一個時辰左右，那座從外面看上去與附近的民居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的小宅院，一點動靜也沒有。

而那座大宅院經已燒成一片火海，附近的人家自然被驚動，並趕去救火，但那裏還撲滅得了，眼見已無法將火勢撲滅，那些救火的人只好放棄撲救，站在外面，看着那場火將施樂善那座大宅院燒成灰燼。

他們之所以沒有散去，是恐防火勢會蔓延到靠近大宅院的民居，引起一場大火，幸好施樂善那座大宅附附近五丈之內，都沒有別的房舍，加上那些坊衆一發覺火勢向外蔓延，便馬上加以遏止，因此，沒有波及附近的房舍。

附近的人都去了大火那邊，因而那一帶地方顯得很寂靜。

那座小宅院的附近，靜得就像半夜三更那樣，不見一個人影。

驀地，小宅院的前面及左右後四面，分別閃現出一條人影來，其中右面那條人影異常高大，雙手挾了兩塊巨大的石塊！

這條人影正是項霸。

項霸將那兩塊巨石放在牆下地上，馬上又返身掠回去，接着又挾了兩塊大石掠回來。

這一次，他只放下一塊大石，深深地吸了口氣，揮臂一揚，那塊大石脫手飛入小宅院內，他立刻又拿起一塊，擲入去。

一口氣將四塊大石擲了入去。

小宅院內立時響起一陣天塌地陷般的巨響聲，夾雜着驚叫聲，慘叫聲與呼喝聲，那情形就像忽然有人搗了馬蜂窩那樣。

隱身在另外三面的樹上或是瓦面上的三個人正是崔挺與張羅、魏鏡。三人都清楚地看到，那四塊大石有如石炮一樣「射」在宅院內的瓦面或是屋牆上，登時瓦塌牆穿，聲勢好不嚇人，塵烟飛揚中，從屋子內狼奔豕突般，衝出十多個人來，不少人灰頭土臉的，好不狼狽。

三人覷準了，立刻朝宅院內那些驚魂未定的人接連發出大片暗器。

而就在那刹那，只聽「轟」的一聲大響，左面那堵牆崩塌下來。磚碎四射中，衝出一個天神般威猛的巨漢來。

那些人不由被項霸的破牆而入之聲勢嚇了一跳，而那牆塌磚飛聲却將那些暗器掠空聲遮蓋了。

待到那些人警覺的時候，已太遲了，有五六個人慘叫着倒下，刹時間那些人又亂成一片，紛紛找地方躲避。

項霸一頭從破牆洞中衝進去，大吼着，奮起神威，揮動那面重逾八十斤的混金鐺，砸在前面那間牆破瓦塌的屋子牆角上，「轟」然巨響聲中，那處屋角立時毀塌，嘩啦啦大響聲中，那屋子倒塌了大半。

那些人中，又有幾個被洩射的碎磚擊中，又引起一陣慌亂。

崔挺三人乘勢掠入宅院內，乘着那些人混亂之際，冷不防出手一下子擊殺了三個漢子。

項霸也舞動混金鐺，衝殺向那些驚慌失措的天武幫幫徒，接連擊殺了兩個穿藍衣的漢子。

項霸他們這下子突擊，有如雷霆驟發，聲勢嚇人，那些天武幫的人在驟不及防之下，一直處於挨打的地位，一下子便死了十數人！

崔挺四人的這一下突襲，成功了。

天武幫的人只剩下七個人，其中兩個是女的，被兩個穿紅衣，一個穿黃衣，還有一個穿錦衣的人拱衛在當中，閃退到一棵樹下。

項霸四人衝到那七個人身前七八尺的地方停下來，打量着那七個人。

對方七個男女也在打量他們四人。

四人一眼看清楚那七個男女，項霸首先疾聲道：「嘿，項某還以為什麼人膽敢在武林中興風作浪，妄想一統武林，原來是你們幾個巨奸大惡的狗男女！」

張羅與魏鏡亦認出，那兩個年約三十出頭的女子，是一雙姐妹，左面的一個叫武鳳儀，右邊的那得叫武鳳君，乃是武林中一雙臭名遠播的女煞星。

這兩個女煞星在江湖上有一個外號，淫娃蕩煞。姐妹兩人憑着一副妖媚的樣貌，惹火的身材，不知迷倒了多少武林中人物。其中，更有不少是白道中人。

姐妹兩人就憑着這種「廣結善緣」的卑賤手段，武功大進，出道五年，一身武功博雜高深，一躍成為武林中的頂尖高手。

而武林也被這雙姐妹弄得烏烟瘴氣，血腥四起。

原來她們不但憑着其美色惑亂武林黑白兩道中人，更心如蛇蝎，不時挑動追逐在其姐妹裙下的武林中人火拚，而她們對於稍有不買其賬的武林人都不會放過，殺之而後快，那時候，整個武林被她們弄得簡直不成樣子。

終於，有一位出家人看不過眼，那是一個毫不起眼，年約五十許的瘦小和尚，沒有人知道他的法號，也沒有人認識他，因為他只是一個遊方和尚。

那個和尚找上了武氏姐妹。

武氏姐妹並沒有將那個苦行僧看在眼內——要是年青貌俊，她們或許會看上眼，那個苦行僧對武氏姐妹只說了一句話：「兩位女施主作的孽也夠了，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武氏姐妹自然不會理會那個苦行僧的話，並且對他起了殺機，姐妹兩人以為只要用一根手指，便可以戳死那個苦行僧，結果，那個苦行僧在不到五招之內，便將她們制住。

而從此之後，兩姐妹也在在武林中消聲匿跡了！

那已經是六年前的事了，想不到這雙姊妹花在銷聲匿跡了六年之後，又暗中在興風作浪，而且變本加厲，妄圖令到整個武林屈服在她們的腳下！

至於那兩個錦袍人，也是武林中的兩個魔頭。年約五十出頭，生得鷹眼勾鼻的那個，姓楊，名棄衣，外號鷹眼煞神，在黑道上，是一位頂尖人物，死在他手上的白道人物以及無辜者，不知凡幾，雙手染滿了血腥。

另一個年約四十出頭，臉皮白晰，頷下留了五絡鬚髯，看上去風流儒雅的錦袍人，名叫傅玉奇，人稱風流劍，其實是個採花大盜，不知多少女子的清白毀在他的手下，也死在他的劍下，因為遭他污辱過的女子，都逃不過他們的毒手，死在他的劍下。

武林中黑白兩道中人，對他都恨之入骨，因為有不少黑道中人的妻子女兒，亦

被其姦殺，因此，曾試過聯手追殺他，但他却溜滑機警，神出鬼沒，始終無法捕捉到他，終於，便不了了之。

而他在兩年前，忽然在武林中失了踪，沒有人知道他是生是死，但有家小的總算可以安枕了。如今他出現在武氏姐妹的身邊，大概已成爲武氏姐妹的裙之下臣了。

那兩個紅衣人也不是等閑之輩，在武林中也是大有名頭的人物，兩人都姓朱，却不是親生兄弟，是拜把兄弟，一個叫朱冠之，另一個叫朱破軍，年紀都在三十許四十不到，在武林中沒有什麼惡名，想不到兩人却成了天武幫中人。

那個穿藍衣的也不是無名之輩，是一名獨行大盜，名叫裴雄。

崔挺由於出道較遲，因此，不認識眼前的七個男女。

不過，他從七人的神態及眼神，看出七人不是等閒之輩。

而他亦看出，那兩個女子——武氏雙姝極有可能就是天武幫的幫主。

他的猜測果然沒有錯。

＊　＊　＊

「項霸，原來是你與呂梁三獸一再與本幫作對！」武氏雙姝中的武鳳儀狠毒地盯着項霸，一副恨不得將他吞下肚的樣子。「本幫主今日若不將你們挫骨揚灰，誓不爲人！」

「施堂主眞沒用，居然連這四個傢伙也對付不了，眞教本座失望！」武鳳君生氣地道。

聽武氏雙姝這麼說，她們果然是天武幫的正副幫主。

大概楊棄衣與傅玉奇，就是天武幫的護法了。

「武鳳儀，武鳳君，你們兩個賤人，先是淫亂武林，如今居然想統霸武林，不知悔改，狼子野心，今日項某縱使粉身碎骨，也要將你們這兩個賤人格殺，瓦解天武幫，免得武林同道遭受你們的荼毒！」項霸振聲喝道。

「格格格……」武氏雙姝一陣嬌笑，隨即臉色一沉，武鳳儀尖厲地道：「項霸，就憑你們四個，以爲可以瓦解本幫麼？簡直發你娘的大頭夢！」

「你們四個也太不自量力了，本幫總舵之所以被你們搗破，那不過是本幫輕估了你們，在無備之下，才被你們僥倖搗破，本幫雖然元氣大傷，但要殺你們，仍是易如反掌！」武鳳君咬着牙道。

「賤人，妳唬不到我們的！」張羅罵道：「張某今日誓要殺你替我師叔報仇！」

「張羅，你算是那一號人物，胆敢在老夫的面前發狂。」楊棄衣沉聲疾喝，眼中煞光閃閃。

「楊棄衣，你年紀已一大把了，想不到仍然色心不滅，迷倒在那兩個淫賤婦人的裙下，眞教人齒冷！」魏巍冷笑道。

「魏餓豹，你胆敢對老夫口出不遜，你是活膩了，老夫先斃了你！」楊棄衣怒喝一聲，臉上殺機畢露，欲撲向魏巍。

「楊護法，先別動手，讓他們多活一會，本座還有話對他們說。」武鳳儀輕擺一下那春葱般的玉手，阻止楊棄衣動手。

跟着，她瞟一眼項霸，說道：「項霸，你們爲什麼要破壞本幫的雄圖大計？」

「項某人基於武林道義，不欲眼見武林同道遭到你們的殺戮荼毒，當然要對付你們！」項霸凜然道。

「賤人，你派出手下殺死張某的師叔，張某自然要找你們算帳！」張羅怒憤地道。

「哼，螳臂擋車，不自量力！」武鳳君冷哼一聲。「就憑他們四人，也想對付本帮，簡直是自取滅亡！」

「他們自以爲聰明，其實笨得可憐！」傅玉奇輕蔑地道：「你們若是在搗破本幫總舵後，不急於對付我們，而是暗中派人監視，再聯絡武林同道，才對付我們，那才是上策，如今，你們是來送死，本帮也樂得成全你們！」

「哈哈，你們四個一死，本帮的秘密就無人知道了。」朱冠之乾笑兩聲。「你們倒是帮了本帮一個大忙。」

「武帮主，你怎會生出一統武林的野心的？」一直沒有開口的崔挺這時開口說道：「妳以爲就憑你們這些人，加上種種惡毒手段，便可以令到武林同道屈服在你們的脚下麼？」

「你就是那個叫崔挺的年輕人？」武鳳儀狐媚地瞧着崔挺，似乎對他頗感興趣。

崔挺心頭跳動了一下，暗忖：「她怎會知道我的姓名的？莫非……」那刹那，他不禁心底泛起一股寒意，表面上却不動聲色，點點頭道：「正是區區！」

武鳳儀似笑非笑地睨了崔挺一眼，說道：「年輕人，你又爲了什麼與本帮作對？」

崔挺吸口氣，凜然道：「爲了阻止你們的陰謀野心，爲了武林不會落入你們的魔掌之中，區區就算粉身碎骨，也要對付你們！」

「年輕人，你太迂腐了。」武鳳儀輕搖着頭，嘖嘖連聲，說道：「你若肯改變主意，投效本帮，本座一定重用你，說不定……」下面的話她沒有說下去，只是曖昧地朝崔挺蕩笑一聲。

崔挺幾乎想嘔，肅然道：「武帮主，妳還未答區區剛才所問！」

「年輕人，本座現在就答你。」武鳳儀狐媚地瞟着崔挺，「自古以來，武林中都是你們男人的天下，歷代以來，有那一個武林盟主不是你們這些臭男人當上的，我們做女子的，從來都是被你們這些臭男人騎在頭上的，本座不甘心被你們這些臭男人騎在頭上的滋味，本座要做一個武林中破天荒的女霸主，要你們這些臭男人跪倒在本座的脚下，聽本座姐妹的驅使！」

武鳳儀越說越興奮，神態顯得有點瘋狂，而楊棄衣、傅玉奇等人聽着，却面不改色，似乎甘心被武鳳儀騎在他們的頭上。

「你們這些臭男人一直以來，都將我們女人當作玩物，我們姐妹要將之顚倒過來，要你們這些臭男人變爲我們女人的玩物！」武鳳君也偏激地尖聲道。

「放屁，簡直是放屁！」項霸瞋目大叫：「這豈不是顚倒倫常，天下大亂了麼！項某拚死也不會讓妳的狂妄野心得逞！」

「這兩個人一定是瘋了！」張羅也厲聲叫道：「楊棄衣，傅玉奇，你們甘心被那

兩個賤女騎在頭上，當作玩物？」

楊棄衣、傅玉奇嘻嘻一笑，不以為然地道：「那有什麼不好？」

「你們簡直不是男人！」魏巍卑視地罵道。

「這個麼，本幫正副幫主最清楚不過，你何不問問兩位幫主！」傅玉奇淫邪地道。

魏巍破口罵道：「不知廉恥，簡直丟盡了我們男人的臉！」

崔挺忽然道：「武幫主，你們是不是暗中在這座小宅院的附近埋伏了人手？」

此言一出，項霸張羅魏巍三人不禁霍然變色。

「年輕人，你是怎麼猜到的？」武鳳儀與她的手下都臉色微變了一下。

「妳又是怎樣知道區區的姓名的？」崔挺反問。

跟着，他不等武鳳儀回答，便自說下去。「一定是施樂善告知妳們的！」

「好聰明！」武鳳儀脫口讚道：「本座一時疏忽，說漏了口，居然被你猜到！」

「區區若是聰明，便不會掉落在你們的陷穽中。」崔挺冷笑道：「妳們居然為了要誘我們落穽，不惜讓手下送死，殘酷得教人心寒，只怕妳兩個為了達到統霸武林的野心，甚至連妳兩個身邊最親近的人都會犧牲！」

「哼，你不但聰明，也善於挑撥離間！」武鳳君眼中殺機湧現。「你既自命俠義中人，自然不肯為本幫所用，那就留你不得！」

武鳳儀立刻發出一聲尖嘯，同時往後急退！

楊棄衣傅玉奇與雙朱還有那個藍衣人立刻跟着向後暴退！

項霸三人的反應不可謂不快，武鳳儀等人一動，他們便猛衝上去，但卻被一陣弩箭所阻。

四人急忙舞動兵器閃跳擋撥，其中有些箭矢落地後立刻燃燒起來。

絕無疑問，那些箭矢之中，雜有不少霹靂燐火箭。

同時間，四面的牆頭上，現出一些手執連弩的青衣漢子與灰衣漢子，其中三個人赫然正是施樂善與那兩個戴了面具的神秘人！

崔挺果然沒有猜錯——施樂善果然帶了一批天武幫中的神秘殺手，埋伏在小宅院附近。

那一陣箭雨之後，牆頭內的天武幫眾看到已將項霸四人阻擋住，馬上停止了放箭！

武鳳儀姐妹與楊棄衣，傅玉奇等人已飛身掠上牆頭，就站在牆頭，冷酷地瞧着被困在院子內的項霸四人。

「項霸，你們今日就算插翅也飛不了！何不束手受死，免却很多痛苦！」武鳳儀尖聲道。

「臭婆娘，項某就是死，也要拖你們一起下地獄！」項霸大吼一聲，掄動混金鐺，猛撲上去。

他一動，牆上的天武幫幫徒立刻向四人發射弩箭。

四人急忙舞動兵器，自然顧不得再衝上去了。

箭雨不停地激射向四人，附近的地上，幾乎變成一片火海，四人的兵器亦着火燃燒起來，張羅與魏巍都中了箭，情勢對他們異常不利。

四人若是不能脫困，就算不被箭射殺，也必然被地上的火燒死。崔挺當機立斷，疾喝一聲：「項兄，咱們快退入屋內！」

項霸大吼一聲，全力舞動混金鐺，護着三人，向那座倒塌了大半的屋子衝入去。

四人衝入破屋內，激射的箭矢直追着他們，屋子雖然倒塌了大半，但仍有斷牆折樑遮擋一下，再加上另一面的屋牆幾乎完好無損，才不致於四面受敵，而項霸一個人揮動混金鐺遮擋在塌牆的另一面，將射來的箭矢擋落，四人總算暫時可以喘口氣，急忙拍熄身上着火的地方，亦替項霸將身上着火的地方撲滅。

箭矢繼續向他們飛射，射在屋子的樑柱上，立刻着火燃燒。

四人要是無法衝出去的話，肯定會被燒死或被箭矢射死，但眼前的情形，可不比在破廟的情形，由於四面有院牆遮擋住，伏在牆頭上的天武幫幫徒，加上武鳳儀姐妹與一眾幫的精銳人物在旁相助，他們若是故技重施，成功衝出去的機會很少。這一次，他們只怕很難衝出去，安然脫險了。

「怎麼辦？」張羅焦急地問：「咱們一定要想辦法衝出去，不然……」

話未說完，激射過來的箭矢忽然停歇了，隨即是武鳳儀得意的笑聲響起。「項霸，剛才那一陣箭雨滋味如何？你們今日是死定的了，若你們答允歸順本幫，願意成為本幫主姐妹裙下不二之臣，本幫主既往不究，饒你們不死！」

「臭婆娘，妳簡直在放狗屁，項某就算粉身碎骨，也不會跪倒在妳的腳下搖尾乞憐！」項霸破口大罵。

張羅也罵道：「張某人是堂堂男子漢，不是狗，要我們跪倒在妳的腳下，除非日頭從西邊升起！」

「你們既然不識抬舉，本幫主只好教你們死後也屍骨不存了！」武鳳儀尖厲地叫道。

「放箭！」她隨即厲喝一聲。

塌牆對着的那一面的牆頭上，立刻一陣箭雨激射過去。

項霸急忙舞動混金鐺。

那些箭不是被他撥擋落地，便是射在旁邊的地上或是斷樑以及桌椅等物上，起火的地方更多了。

這情形，相信不到一刻鐘，破屋便會變成一片火海，到那時，他們想衝出去，只怕也不能夠，最後只有活活被燒死。

「崔老兄，你有什麼主意？」項霸的雙眼被烟火熏得幾乎張不開，邊撥擋幾支箭矢，邊急聲道。

張羅魏巍都看着崔挺，等他說話。

他們都不想死，卻不是怕死，而是不甘心就這樣死在對方的手上，他們仍想替死了的嚴寒報仇，更想將天武幫的狼子野心公諸於武林，喚起武林同道，共同對付天武幫，以免武林落在那兩個妖婦淫娃的手上，受其荼毒。

「項兄，張兄魏兄，眼下我們只有一

個法子，就是強衝出去，衝出一個是一個，我們不能全死在這裏，否則，便沒有人將天武帮的陰謀野心公諸於武林了！」崔挺咬牙道：「我們可以利用那些桌椅權作擋箭牌……」但他立刻住口不說下去了。

原來，屋內所有可以燃燒的東西，都已經着火燒起來，根本已不可以拿在手中。

「好，我們衝出去！」項霸急忙道：「你們跟着項某往外衝，項某掩護你們！」

崔挺張口想說話，驀地，墻外一陣馬車疾馳聲突然响起，跟着是一陣厲叱聲响起，「截住他，快截住那輛馬車！」

「放箭！放箭射殺馬車上那個傢伙！」

四人聞聲急忙往對面的墻頭上望出去，只看到伏在那些墻頭上的天武帮帮衆，有一些扭轉身子往後看，至於發生了什麼事，四人根本看不到。

霎時之間，箭矢掠空聲，馬車急馳聲，呼喝怒叱聲，响成一片。

陡地，响起一聲天崩地塌般的「轟隆」巨响聲，項霸四人只覺地動山搖，墻飛烟射，被震得昏倒落地。

待到四人從昏迷中醒過來的時候，第一個感覺就是身上被什麼東西壓着，張開眼看一下，原來是被倒塌下來的屋墻那些磚木壓在身上，擦破了身上幾處皮肉，幸好都沒有砸斷了手腳。

四人連忙撥開壓在身上的碎磚斷木，站起身來。

四人的腦袋仍然感到有點暈眩，呼吸了一口氣，耳中的嗡鳴聲才消失，四人仍然有點茫然，四下掃視一眼，赫然看到對面那一大截院墻倒塌四散，地上躺滿了支離破碎的屍體，其中有一輛馬車的殘骸以及一匹馬的殘屍！

四人不禁相覷了一眼，仍然不淸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張羅有點怔呆地喃喃道。

「嘿，有一個人趕了一輛大概載滿了很多炸藥的馬車，狂衝到院牆上，那些被炸死的人雖然放箭阻止，却阻截不了，那輛馬車衝撞在牆上，頓時爆炸，不但炸死了站在牆下附近的那些人，那個趕車的與那輛馬車，也被炸得四分五裂，那情形好不驚人！」一個漢子可能聽到張羅的嘟喃聲，大聲向四人說。

四人這才發覺到，附近稍遠的地方，圍滿了觀看的人。

那個說話的漢子，瞧他的一身打扮，是一個普遍的百姓，不是武林中人。

「你們四個眞命大，居然沒有被炸死。」那個漢子嘖嘖稱奇地道。

「你怎會知道的？」崔挺的神智漸漸淸醒過來，瞧着那漢子。

「我親眼看到的。」那漢子昂昂頭，道：「當時我正從火場那邊走過來，遠遠便看到一輛馬車狂衝過去，那個趕車的準是一個瘋子……我也被震得雙耳像是聾了一般，氣翻心跳，好一會才恢復過來……我還看到，那邊牆外被震昏的七八個漢子在醒來後，看到這邊炸死了那麼多人，其中有一個走過來細看一下那些屍體，朝其他的人大叫一聲：「幫主與護法都被炸死了，便與其他的人，[illegible]無蹤。」

四人回望一眼那邊的院牆，都被震塌，可想而知，那一下爆炸的威力何等猛烈了。

吸了口氣，四人忍着身上的疼痛，不約而同邁開脚步走向前面那被炸毀的院牆外面，辨認那些支離破碎的死屍。

經過一番辨認，四人都認出其中幾具死屍是武鳳儀武鳳君姐妹，以及楊棄衣、傳玉奇等人的屍體。

武氏姐妹的陰謀野心，永遠也不會得逞。

「那個趕着載了炸藥的馬車的人不知是什麼人？」張羅吐口氣，嘟喃道：「那個人肯定不是瘋子！」

「張兄，一定是與天武幫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才會連自己也豁了出去。與那兩個賤女人及其手下來個同歸於盡！」項霸充滿敬意地道：「那位朋友不但徹底毀滅了天武幫，也救了我們一命，實在令人欽敬！」

「咱們眞是福大命大，天武幫的人是自食惡果，如今他們被徹底消滅了，武林從此有一段平靜的日子，咱們也可以輕輕鬆鬆了，咱們去將這個好消息告知孫兄，然後，喝一個痛快的！」崔挺仰首向天，長長地吐了口氣，對項霸三人輕快地道。

「對，喝個痛痛快快的！」項霸、張羅、魏巍齊聲道！

他們三人也不知駕着滿車炸藥的漢子是誰。

這留待讀者諸君猜一猜！（全文完）

好消息！

「金釵令」作者：

臥龍生先生，久休復出！

本故事一九八六年一月第廿七年第四十五期起，因作者身體不適，遵醫所囑休養，致使本故事中斷，深為抱歉！現今經已康復正常，作者決心將未完成之故事繼續撰著，作者休養期間，閒中構思，精心佈局，嘔心瀝血完成巨著以饗諸君讀者，俾酬謝多年來對作者之愛戴，特此奉告。

請留意本故事發表日期是盼！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二

高石・編繪

鬧江州（三）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97　戴宗急回城隍廟，領了衆人，重到牢城營來，只見宋江倒在屎坑裏亂滾，嘴裏亂罵。戴宗喝叫把宋江拿下。衆公差都說這個瘋子，拿他何用。戴宗就勢叫衆人停手，且回府衙回話。



98　戴宗等回報蔡九說，宋江是個瘋子，因此不曾拿來。蔡九正在猶豫，黃文炳從屏風後轉出來，說詩詞筆迹，不像瘋人寫的，教蔡九休信此言，一定要拿來問個究竟。



99　蔡九又命戴宗去拿宋江。戴宗無法，只好又帶衆人來牢城營。衆牢子把宋江放在一個大竹籮內，抬到江州府衙當廳。



100 蔡九見宋江胡言亂語，不知如何是好。黃文炳又向蔡九說："可問管營，宋江是來時就瘋，還是近日才瘋；若是近日才瘋，必是詐瘋。"管營不敢隱瞞，說宋江來時不見有瘋病。蔡九聽了大怒。



101 這五十大板，打得宋江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他看看騙不過去了，只得說是一時酒後誤寫此詩，别無用意。蔡九取了招狀，叫人將一面二十五斤的死囚枷給宋江枷了，推到大牢裏收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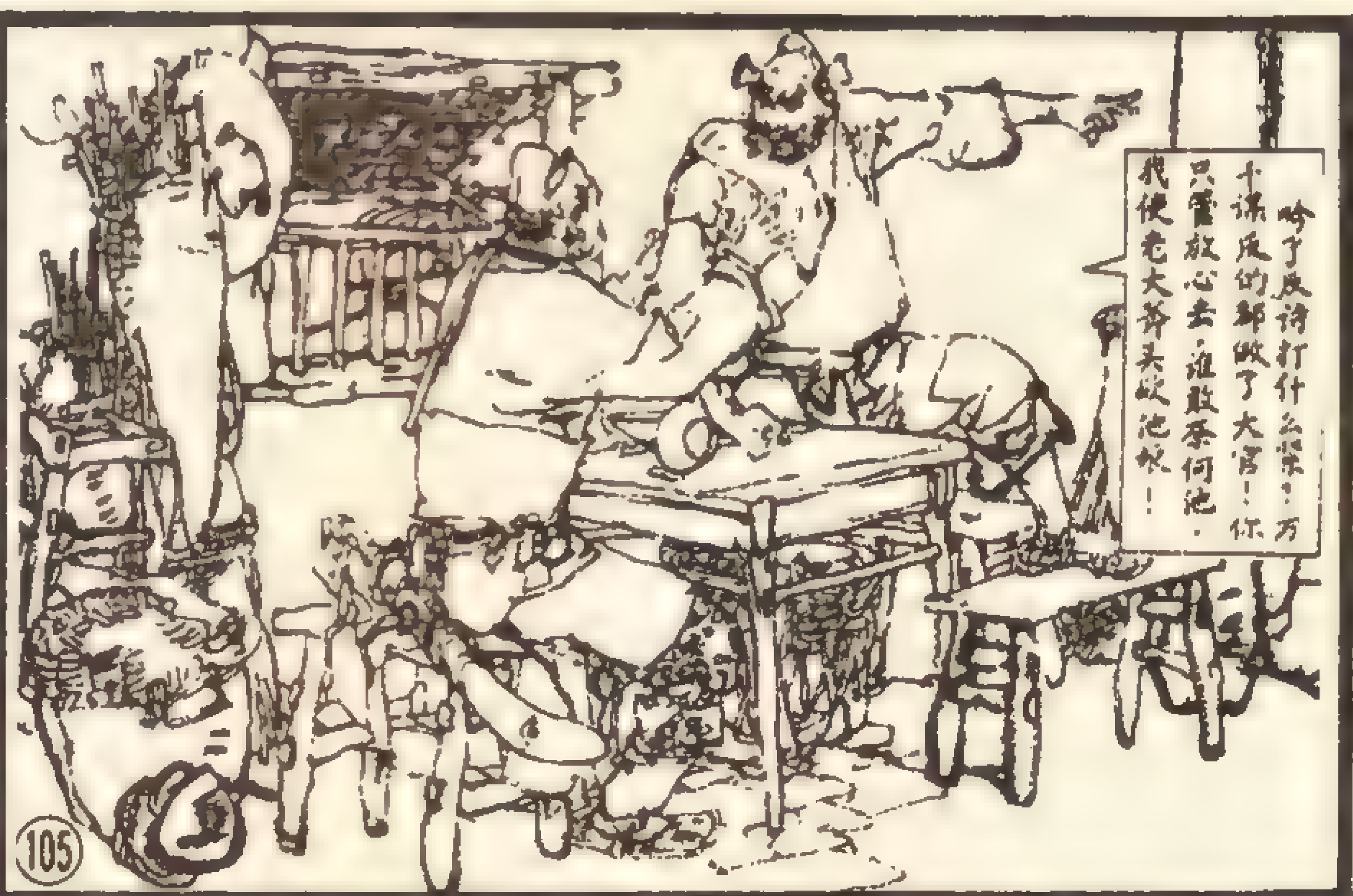
102 蔡九邀黃文炳入後堂商議。黃文炳教他趕快寫一封書信，將此事報與他父親蔡京知道，並順便稟告如要活的，即用一輛囚車押往京都，如不要活的，就將宋江在本地斬首號令。



103 蔡九寫了一封書信，又打點了金銀珠寶，喚戴宗到來，就說爲了慶賀他父親蔡京六月十五日生辰，要戴宗連夜進京送禮。戴宗 不敢不依，只得領命出衙，自去安頓起程。



104 戴宗趁機來見宋江，叫宋江安心勿慮，他此次上京，就太師府裏尋個機會，找相識的人營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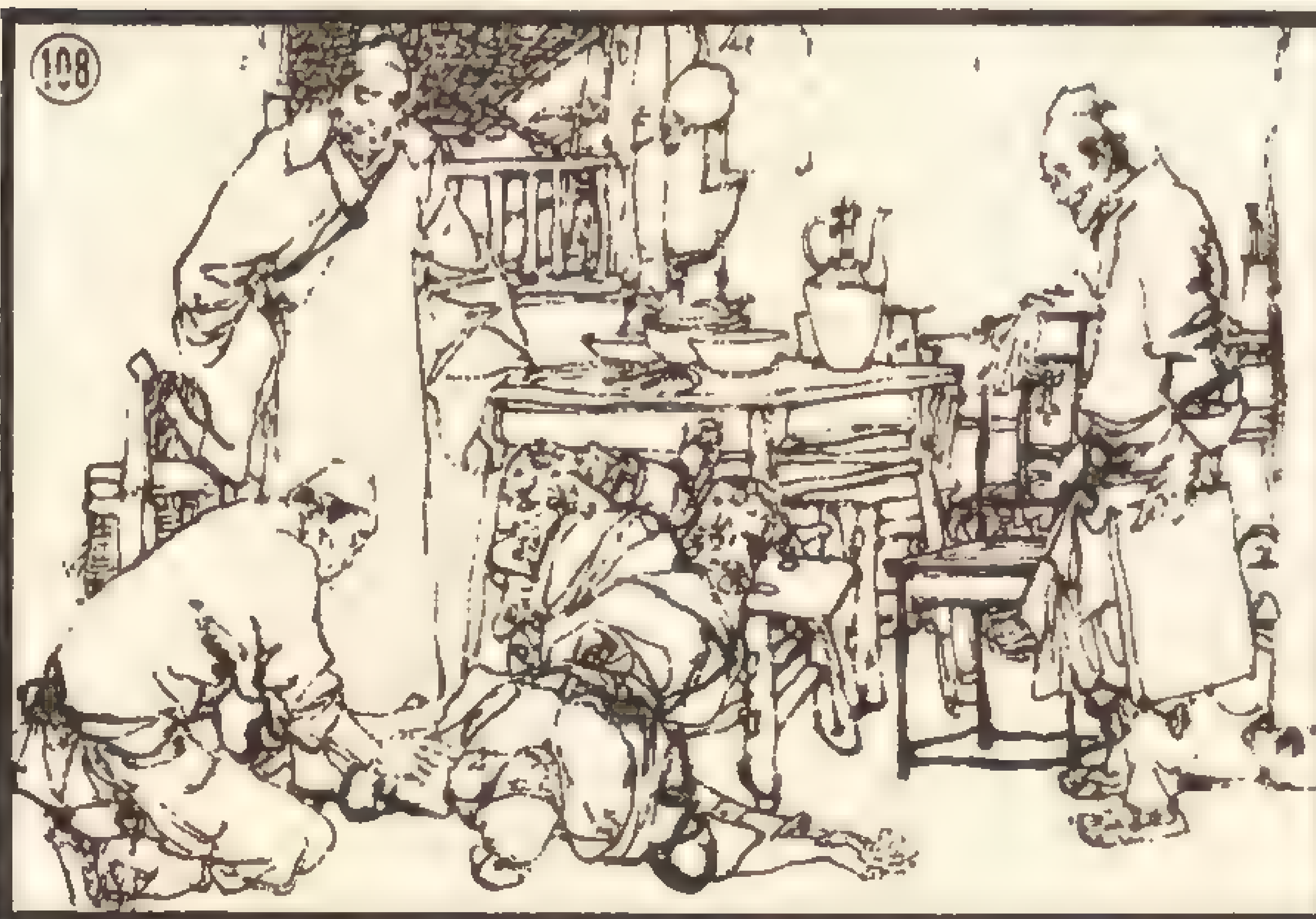
105 戴宗又喚過李逵，囑咐他早晚好好照看宋江，不要缺了茶飯，又叫他休要多喝酒，當心吃醉時誤了宋大哥的飯食。李逵一一應允，并說今日起就戒了酒，待戴宗回來再開戒，免得戴宗不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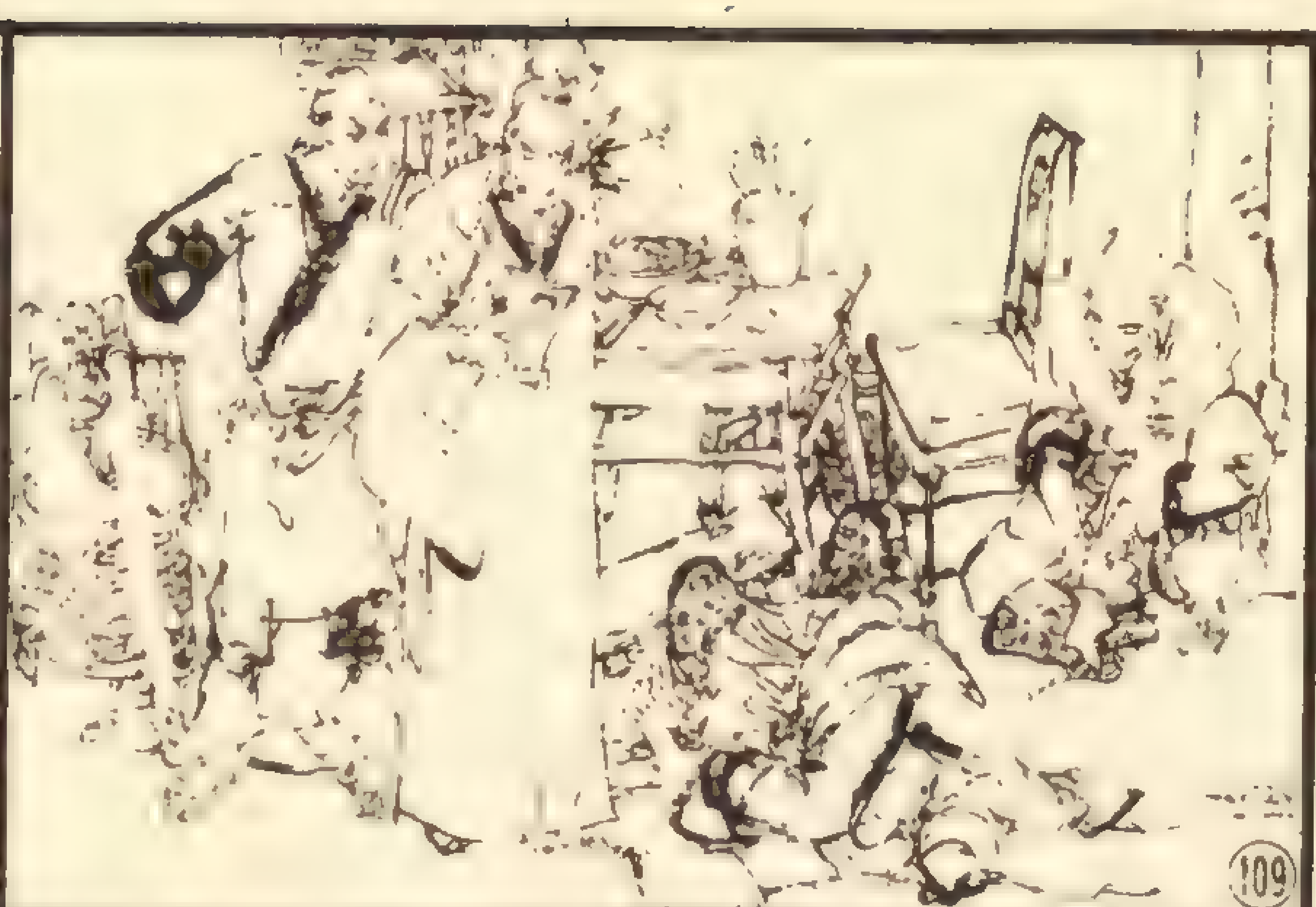
106 戴宗一一安排妥當，挑上禮物，藏了書信盤纏，邁開雙脚向東京走去。



107 路上曉行夜宿，走了幾日，此時正是六月天氣，戴宗走得汗水淋漓，正飢渴之際，望見前面傍水臨湖有一家酒店，走進去檢一副座頭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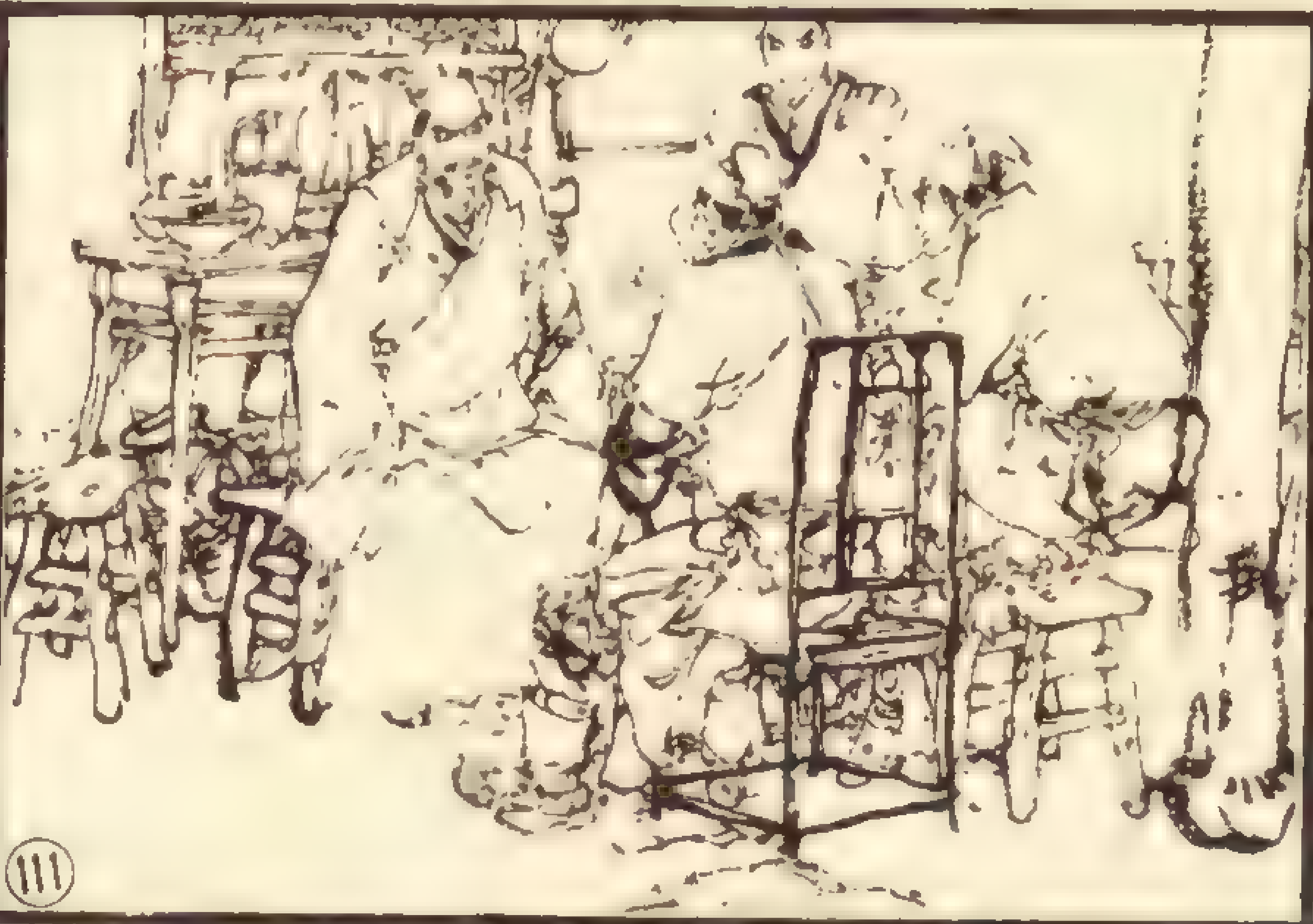
108 戴宗要了酒菜，一口氣都吃了，待要吃飯，忽然覺得天旋地轉，往櫈子旁邊便倒。這時，店裏走出一個人來，正是梁山泊頭領旱地忽律朱貴。他命伙計先搜查戴宗身上，看有甚麼東西。



109 兩個伙計從戴宗身上搜出信來，交與朱貴。朱貴拆開一看，見上面寫道：“今拿得應謠言題反詩的山東宋江，監押在牢，聽候施行……”下面寫着“男得章謹封”。朱貴看罷，吃驚不已。



110 伙計又從戴宗身上搜出朱紅綠漆宣牌，上寫“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朱貴想起軍師吳用曾說過戴宗和他是至交，卻爲何又送信去害宋江？忙命伙計將解藥救醒戴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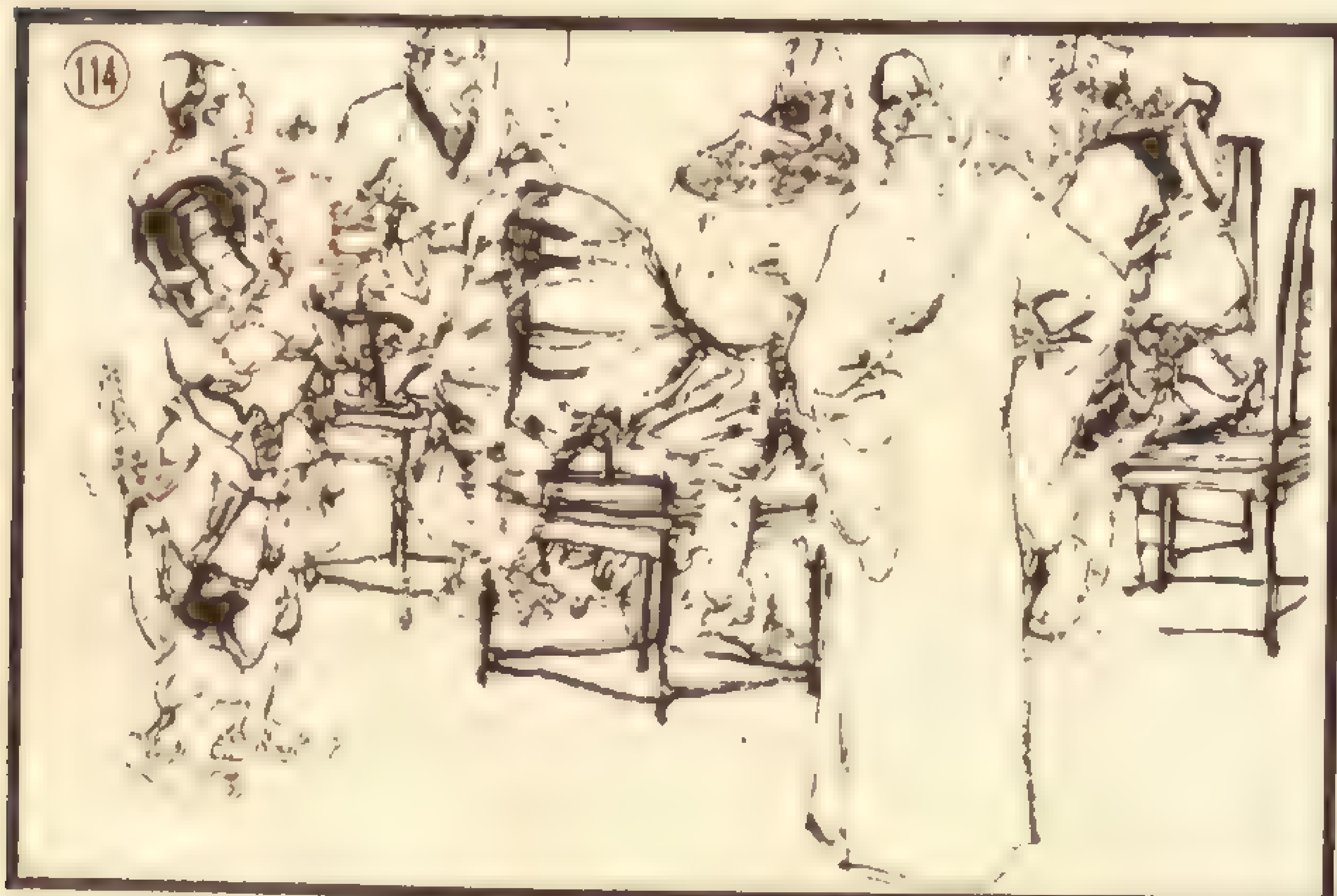
111 戴宗被救醒後，朱貴和他通了姓名。戴宗方知此處是梁山泊的一個酒店，便把宋江如何題反詩，如何被擒，自己不知信中所說何事，還想便中托人搭救宋江之事，一一說了。



112 朱貴便請戴宗一同上山去和吳用商議。兩人上到山寨，吳用聽說戴宗來了，連忙下關迎接。彼此寒暄了一回，吳用又引戴宗去見晁蓋。



113 晁蓋聽說宋江在江州被捉，心中大驚，立刻就要提調兵馬，去打江州。吳用忙上前攔阻，說要救宋公明只能智取，不可力敵；當下又說出他的妙計，晁蓋方才依了。



114 吳用說過計策，晁蓋卻擔心何人會模仿蔡京筆迹。吳用便舉荐兩人上山相助行事。一個是聖手書生蕭讓，善寫“蘇、黃、米、蔡”四家字體；一個是玉臂匠金大堅，善刻金石印記。兩人都在濟州城裏居住。



115 因爲戴宗是神行太保，走路快，吳用托他帶些銀子前去濟州，按吳用安排的巧計，賺蕭、金二位上山入伙。戴宗應允，次日早飯後，戴宗打扮成廟裏管事模樣，携帶銀子，下山去了。



116 戴宗來到濟州，見過二人，就說請他們到泰安州岳廟刻寫碑文。二人依允，收了銀子。戴宗說他還要到別處公幹，與二人約定在泰安州岳廟見面。先走了。



117 次早，蕭讓和金大堅一同起程。約莫走了七八十里路，忽然山坡下閃出一伙好漢，把他二人圍住。爲首數人，正是梁山頭領王矮虎、鄭天壽等。當時不容分說，衆好漢將蕭讓、金大堅二人押了，送到朱貴酒店裏。



118 衆好漢連夜用船把蕭、金二人送到山寨。只見戴宗押着幾乘小轎在寨中等候。二人上前一看，正是他們的家眷。二人都驚呆了，只得在山寨住下。



119 次日吳用出來見過二人，說明賺取二人上山的用意。二人見山寨如此重用，也就應允了。吳用又將造假書之事仔細吩咐了。當下二人一個仿蔡京字迹寫書信，一個去雕刻蔡京印記。



120 二人連日動手將假書造成。吳用親手交給戴宗，又置酒爲他餞行。衆頭領一齊送到金沙灘，戴宗作別去了。



121 吳用送過戴宗回來，到大寨坐下，忽然跌足叫苦，說這回不僅救不出宋江，反倒連戴宗的性命都毀了。衆頭領追問何故，吳用說了原由，衆人都驚得呆了。



122 晁蓋說趕快派人追趕戴宗回來，將假書上的圖章換過。吳用說，戴宗是神行太保，別人追不上他，只得另想良策，救他們二人。吳用思謀片刻，便想出了辦法。他向晁蓋等少數頭領說了，到時候按計行事。



123 却說戴宗回到江州，交了回書。蔡九看罷，非常歡喜，取了一錠大銀賞給戴宗，又取酒犒賞，命戴宗回去歇息。戴宗先去牢裏將此事告知宋江。二人暗暗歡喜。



124 蔡九連日趕造囚車，正待吩咐押解宋江起程，忽然黃文炳又來見蔡九。蔡九就把蔡京書信遞給他看了。哪知黃文炳看過書信，連稱有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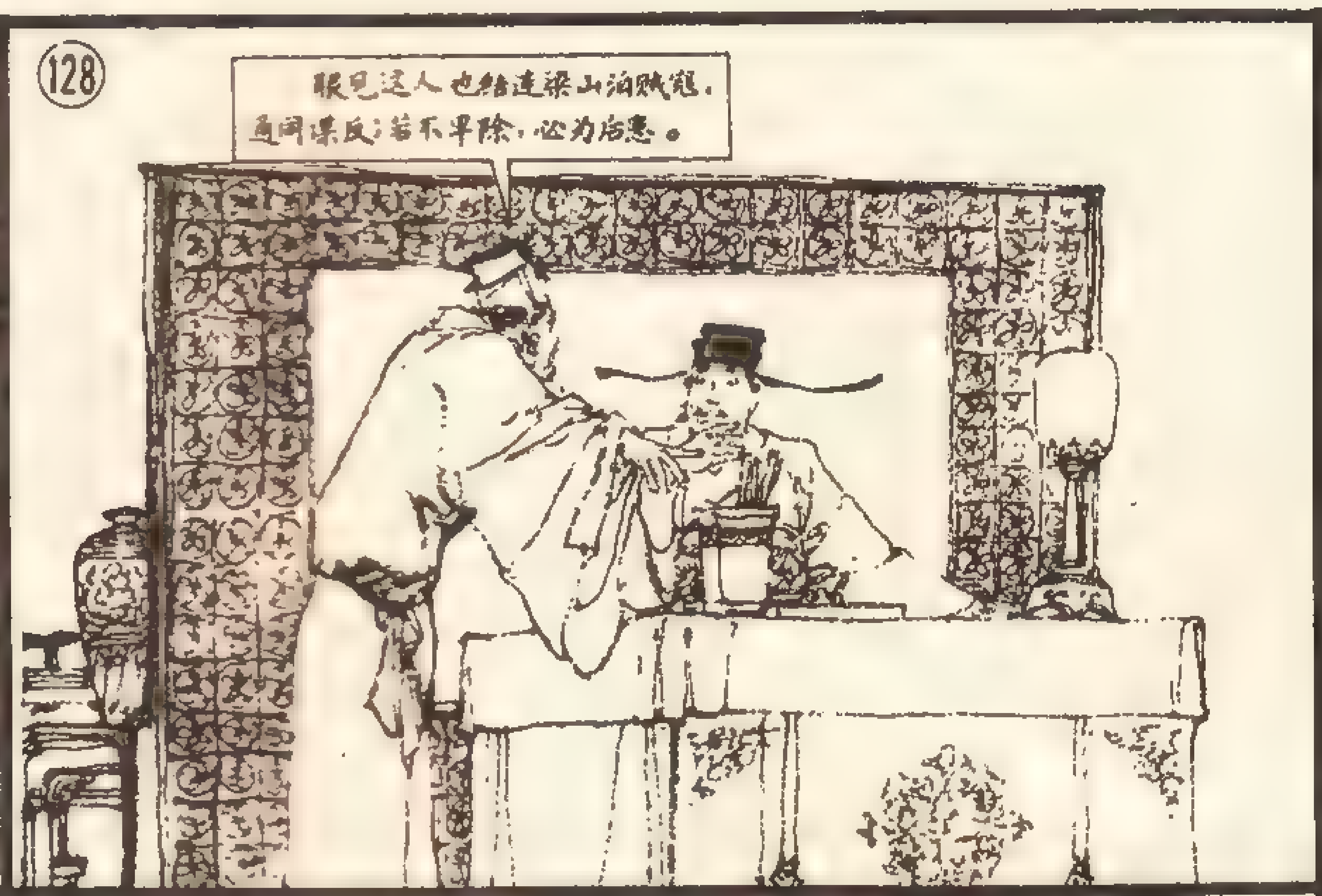
125 黃文炳又請蔡九將蔡京以往的書信，一一取出同這封對照，果然沒有一封是蓋這樣圖章的。蔡九大怒，忙叫傳戴宗入衙問話。



126 蔡九把戴宗喚到公堂，連聲盤問：何日到京？何日到太師府？哪座門進去？門上見着何人？……戴宗見問得奇突，情知不妙，又兼心虛，支支吾吾，來不及編造，一句也對答不上。蔡九叫：左右拿下。



127 兩旁公差便把戴宗按倒，一頓棍棒，打得他死去活來。戴宗不得已，只得招供是被梁山强人劫去，奪了禮物，給了他這封假信；始終不肯招認私通梁山之事。蔡九命取大枷將他枷了，下在大牢裏。



128 黃文炳乘機向蔡九獻計，不如將戴宗和宋江二人就地處決，再行稟報朝廷，免生意外。蔡九一一聽從，即刻將二人判成死罪，等候執刑。



129 不多幾日，已到了行刑之期。蔡九點起士兵和劊子手五百餘人，排列在大牢前守候，他親自做監斬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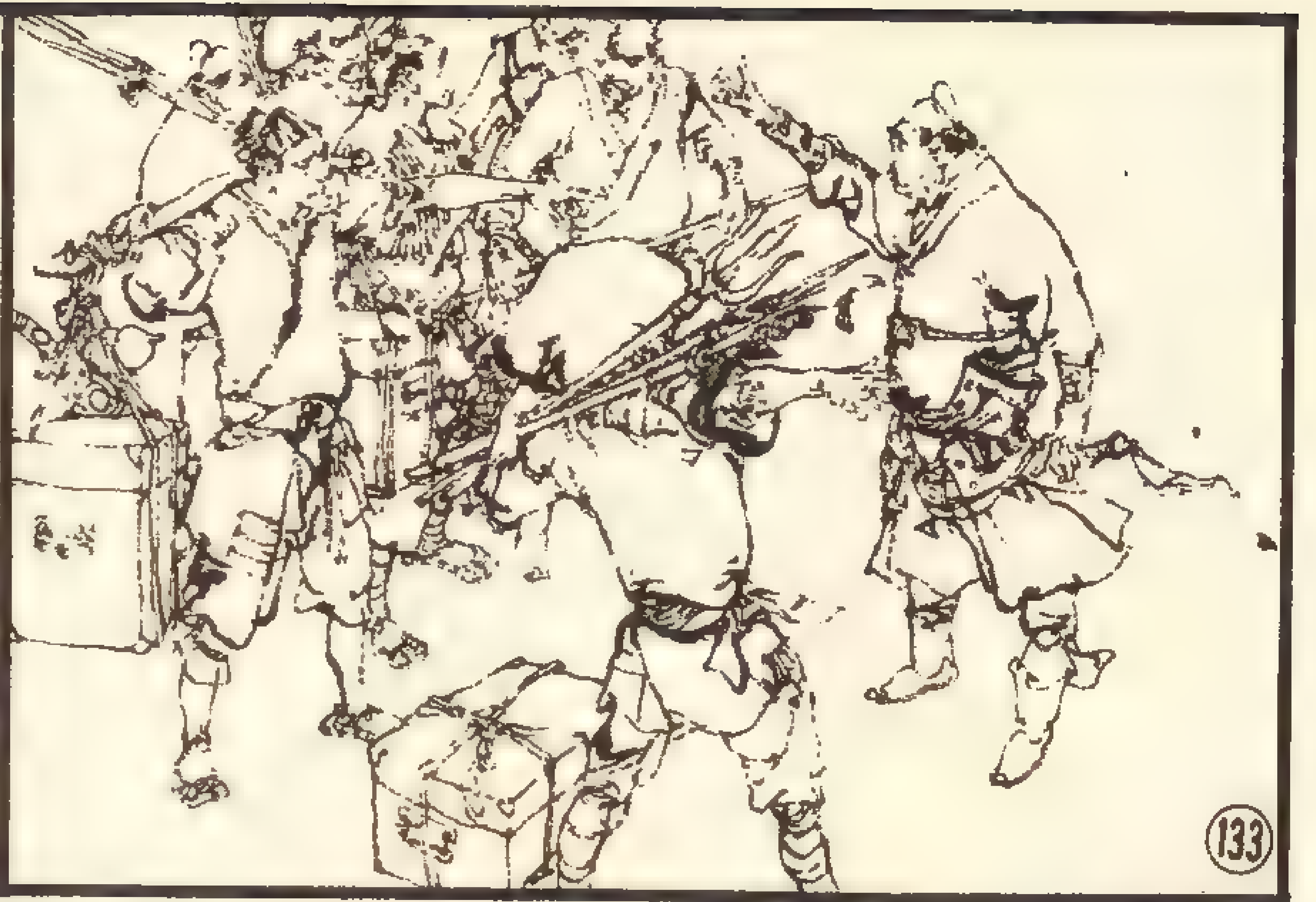
130 劊子手從牢裏提出宋、戴二人，當廳判了兩個斬字，將兩人反綁了，插上亡命牌，推到法場候斬。他二人只管搖頭嘆息。周圍前後，看熱鬧的擠得水泄不通。



131 劊子手把二人推進法場，命二人背靠背坐了，只等午時三刻一到就要開刀。此時四面八方，都擠滿了人，士兵上前趕打，也不退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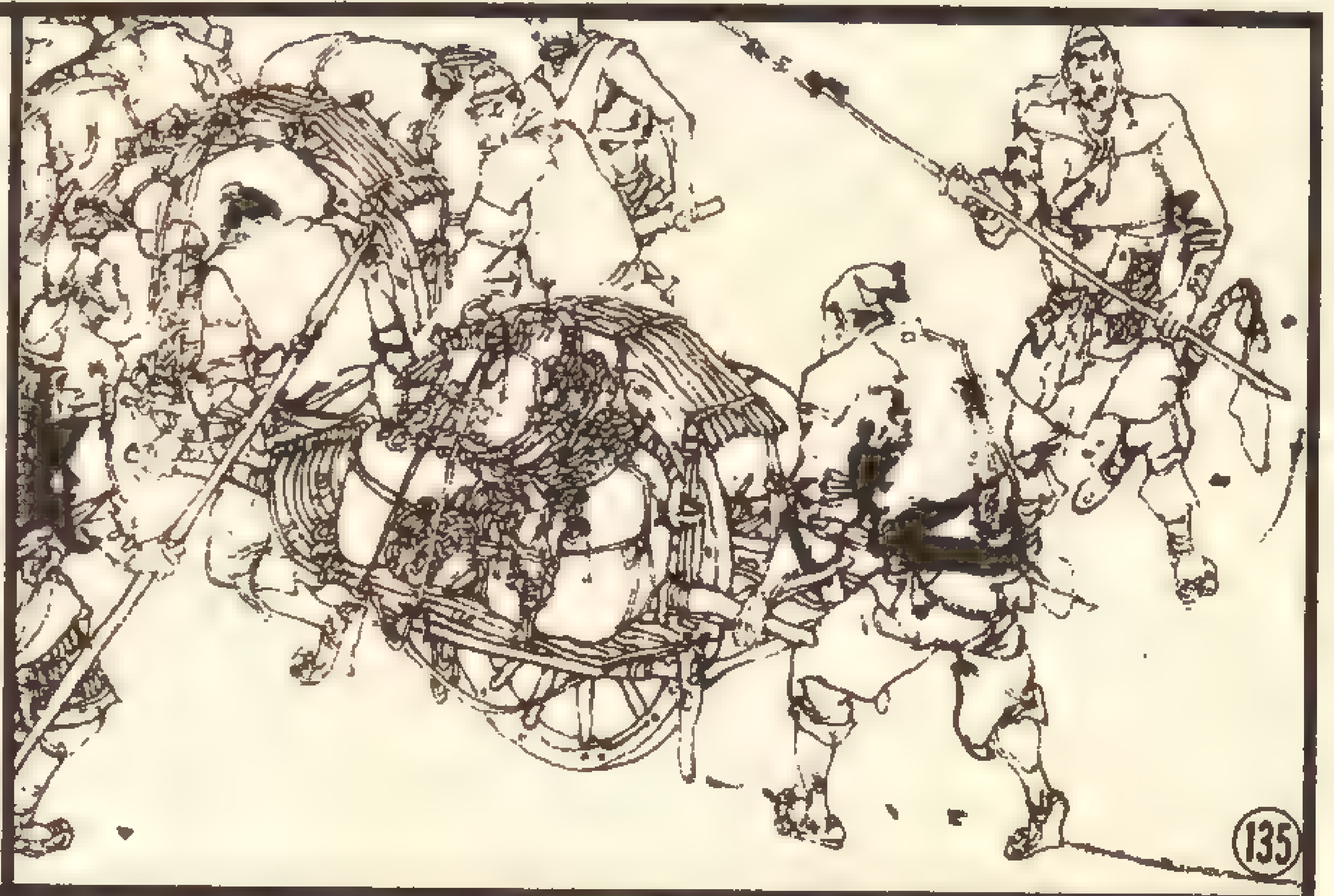
132 法場東邊有一羣弄蛇的乞丐，强要挨入法場觀看。守護士兵攔擋不住，就和這羣人吵鬧起來。



133 士兵正趕打東邊那伙乞丐，西邊又擠進一羣使槍棒賣藥的，和守護兵吵鬧起來，嘴裏還罵着："便是京師皇上殺人，也放人看，你這小去處，却看不得？"



134 監斬官見了，喝叫休放進來！話還未完，從法場南邊，又來一伙挑擔的脚夫，也强擠進來，守護兵正待上前驅趕，那伙人索性歇了擔子，掣了扁擔，立在人羣裏看。



135 不一會，法場北邊，又有一伙客商推着兩輛車子，說是從這條大路經過，一定要挨入法場裏面來。士兵哪裏肯放，那伙客商索性立在車子上看熱鬧。一時四下裏吵吵鬧鬧，蔡九見禁治不得，只得由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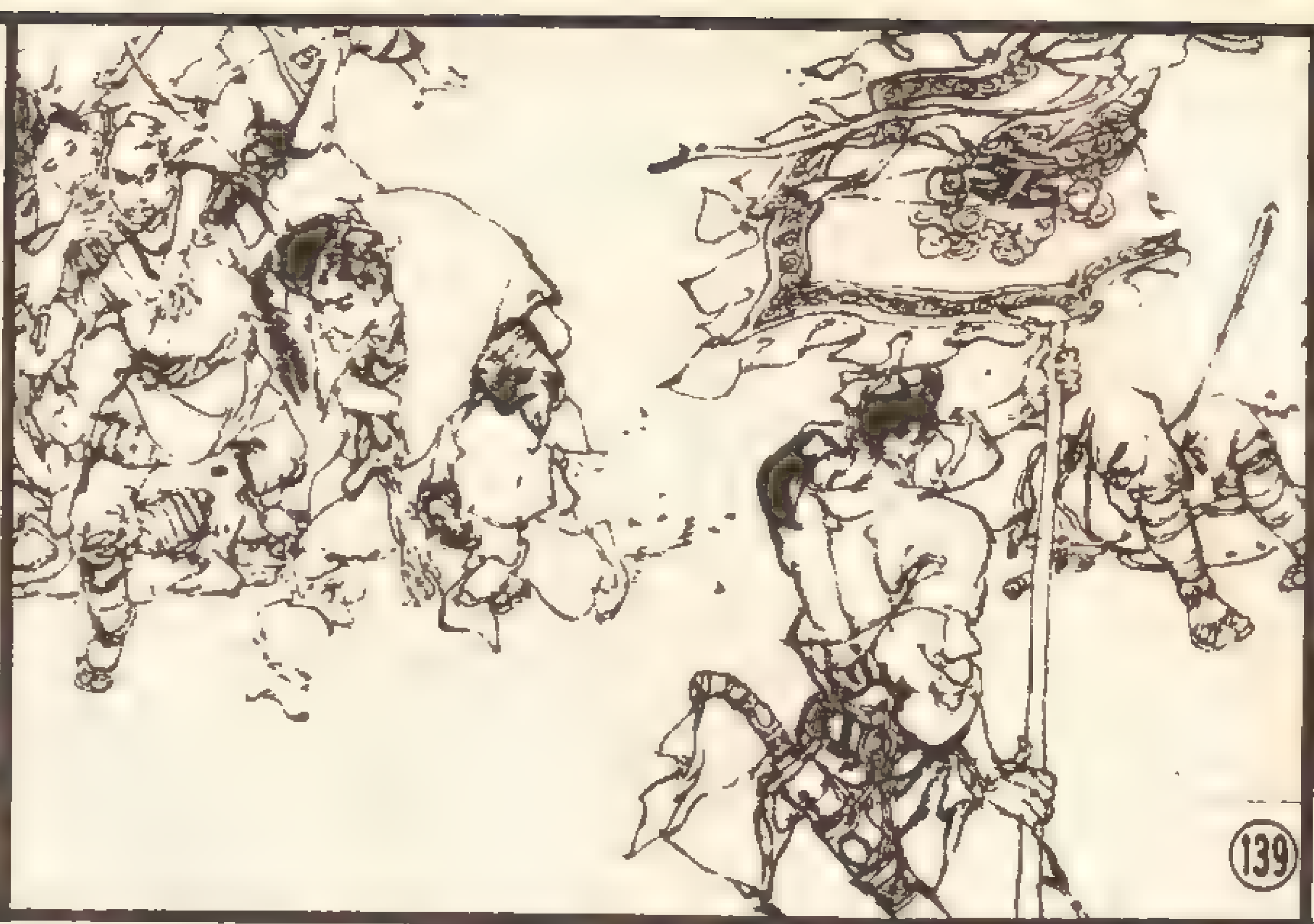
136 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有人報了一聲："午時三刻！"蔡九騎在馬上，說一聲"斬！"行刑劊子手便提刀在手，走上前去。



137 就在這時，推車客人中一人取出一面小鑼，噹、噹、噹敲了三下。四下裏乞丐、賣藥的、挑擔的、推車的一擁上前；正要動手，却見一個黑大漢，手提兩把板斧，闖入人羣，把兩個劊子手砍了。



138 法場一陣大亂。擁上去的那四伙人，一齊掇出長槍利刀，向着在塲的官軍亂砍亂殺。一霎時人喊馬嘶，亂作一團。那蔡九知府嚇得亡魂喪膽，帶領幾個親隨逃命去了。



139 早有兩個大漢，鑽到法場中，一個背了宋江，一個背了戴宗，往人少的地方跑去。那伙好漢又豎起一面梁山大旗。衆人一路冲殺，江州兵馬哪一個敢近前！



140 江州官軍早已四散奔逃，不敢追趕。那掄板斧第一個進法場的黑大漢正是黑旋風李逵。他江州路熟，在前引路；晁蓋吳用騎馬隨後，指揮衆好漢掩護宋戴二人，向江邊冲去。



141 約莫走了五七里，前面望見一條大江，沒有旱路。衆人正在叫苦，那黑大漢却叫"隨我來！"只見前面兩邊都是老檜蒼松，林木遮映，靠江邊有一所大廟。



142 衆人把宋江、戴宗背進廟裏歇下。宋江睜眼見是晁蓋等人，傷感起來；晁蓋忙上前勸住。花榮取來衣服，與宋、戴二人換了。



142 衆人把宋江、戴宗背進廟裏歇下。
143 宋江喚過李逵，與梁山好漢見了。李逵要再殺進城去，被戴宗攔住。衆好漢商議，沒有船隻，如何過江。阮小七說他見江對岸有幾隻船，他兄弟三人願泅水過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衆人。



144 阮氏兄弟泅不到半里路，只見江面上飛也似的趕來三隻快船。船上人都拿着兵器，當頭那隻船上站着一人，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鋼叉，口裏打着唿哨，正是浪裏白條張順。 （待續）



上文提要‧

南宮白挺着個大肚子來到大羅山莊周家，詐稱是懷了周一東的骨肉，周茜茜一眼看出破綻，南宮白立即出手攻向周茜茜，却被周茜茜制住，但周茜茜見他英氣逼人，蕭洒不羣，芳心不由一動，決定為他隱瞞一切，同時答應幫助他從父親周至剛手中把「天魔傘」取出來。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二）

偷取大魔傘　少俠陷困境

「誰？」

周茜茜撒嬌地道：「媽媽的『通天一柱香』不是比爹爹的『無極黑風爪』高一籌麼？」

大夫人道：「高是高點，但武林高人異士輩出，誰也不敢說是武林第一！」

周茜茜道：「假如把『天魔傘』上的武功練成，是不是可以獨步武林呢？」

「大概差不多了！」

「聽說『天魔傘』由媽媽保管？」

大夫人微微一震，道：「丫頭，妳問這個作甚？」

周茜茜又在大夫人懷中搓揉了一下道：「媽，我要嘛！」

大夫人撫摸着她的秀髮道：「這麼大了，找到合適的主兒，說不定馬上就要嫁人，怎地還像小孩子一樣！」

周茜茜摟着大夫人，有意無意在她身上摸來摸去。

大夫人道：「妳坐好，讓媽媽告訴妳！」

周茜茜精神一振，坐了起來，大夫人以傳音之術道：「此寶當然由媽媽保管，但此事除了妳一人，誰也不知，連妳爹爹和二娘也不知道！」

周茜茜道：「此寶非同小可，媽媽最好放在身上——」

「傻孩子，此寶不是衣袋中可以放得下的東西，怎能放在身上！」

突然，一陣鑼鼓喧天之聲，原來「三岔口」已經結束，那個武生連翻三個觔斗，向周至剛深深瞥了一眼，才進入後台。

周至剛微微一怔，臉上顯出一絲獰笑。

* * *

一陣緊鑼密鼓之後，「嗒嗒嗒」鼓板三聲，第二齣「金錢豹」已經開始。門簾飛起，一個身著豹衣，花臉綠睛，背插鋼叉的金錢豹亮了相，接著三個連環觔斗翻到台邊。

一陣掌聲過後，金錢豹向周至剛疾掃一眼。台上台下都頓形緊張，因為這是「金錢豹」這齣戲的高潮，此刻即連戲台上的文武場，也都全神貫注，如臨大敵。

空氣肅穆，緊張得令人窒息，周至剛面上閃過一絲陰笑，凝視着劇情變化，一動不動。

又是一陣懾人心魄的鼓板之聲，門簾啓處，一個火眼金睛，手持金棒的齊天大聖，一閃而出。台下觀衆，死寂一片，好像呼吸已經停止一樣。

就在齊天大聖一亮相，台邊的金錢豹「嘩啦啦」揮舞鋼叉，正待脫手擲向齊天大聖之時，突見他倏然轉身，一揚手，鋼叉夾著刺耳的嘯聲，逕奔莊主周至剛的前胸。

變生肘腋，全場嘩然，看棚中賓客紛紛離座。

就在鋼叉相距周至剛胸前不到五尺之時，突然又是「嘩啦啦」一聲暴響，烏亮的銀叉突然一分為三，分取周至剛及兩個夫人的璇璣要穴。

「啊！『子母離魂叉』！」周至剛冷哂一聲，身形霍然立起，正待出手，突然台上的齊天大聖沈聲對金錢豹說道：「獻叉！」

說時遲那時快，金錢豹兩手一抬，三

柄鋼叉「嗶啦啦」一響，又合而為一，電射而回，飛入金錢豹手中。

他一個鷂子翻身，鋼叉再次出手，「颼」地一聲，猛射齊天大聖的面門。台下觀衆不由楞住，不知他們在玩甚麼把戲，即莊主周至剛也不由微微一怔。齊天大聖不避不閃，一張口兩手齊抄，抓住叉柄，叉尖已被他咬住，鋼叉猛顫，發出「錚錚」之聲。

台下爆起如雷掌聲，金錢豹就此收勢。但齊天大聖和金錢豹並未立刻進入門中，兩人一齊走到台前向周至剛抱拳道：「莊主神技蓋世，智機過人，際此壽慶之日，小的們不避現醜之譏，效仿古人，借雕蟲小技，獻叉祝壽，願莊主壽比南山，福如東海！」說畢，一揖到地，雙雙進入下場門。

周至剛又是一怔，立即呵呵大笑不已，看棚中的賓客也一齊大聲喝采。

此刻第三齣戲已經開始，一個美若天仙的宮裝少女婷婷嬝嬝地走了出來。

周茜茜讚了一聲「好美！」

大夫人道：「如果為娘猜測不錯，此女的身手猶在剛才的齊天大聖和金錢豹之上，哼！他們要想在大羅山莊興風作浪，卻還差得遠呢！」

台上董卓出場，劇情漸趨高潮，周至剛對大夫人微微一笑，道：「看吧，好戲還在後頭呢！」

南宮白觀顏察色，深感這周至剛老奸巨滑，城府極深，由這一句雙關妙語，可知道這女樂大有來頭。

周茜茜故作吃驚之狀，道：「媽，既然這些女樂心懷不軌，我們可要有個準備——」

她說到這裏，貼在大夫人耳邊道：「那『天魔傘』放在妳的房中，不要緊吧！」

大夫人微微一哂，道：「為娘房中機關重重，就是讓他們進去，也摸不着門路，說不定會有去無回！」

周茜茜臉上閃過一絲喜色，她心機過人，素日大夫人雖然開動房中的機關，總是在無人之時，但她常常留意，因此，那些機關，她知道十之八九。

不怕虎生三隻口，就怕人懷兩樣心。大夫人萬沒料到自己的親生女兒，竟會動上她的念頭。

台上的「鳳儀亭」已經進入高潮，呂布與董卓退朝，一言不合，呂布大怒，揚手之下，一柄方天畫戟，向董卓疾射而至。台下觀衆全神貫注，鴉雀無聲。

董卓大吃一驚，蹌踉而逃，一柄畫戟挾著風雷之聲，逕奔周至剛的面前。

嘿！又是「獻戟」！台下觀衆雖然如此想法，但莊主周至剛卻不禁微微變色，就在這千鈞一發之時，接柄戟已到了面門。

說時遲那時快，只聞「砰」地一聲，一柄畫戟自行爆炸開來，變成數百塊鐵屑，四濺暴射，形成一蓬銀雨。

周至剛暴喝一聲，「無極黑風爪」電施而出，身旁兩位夫人也各施絕學，推出兩道罡風，向銀雨中撞去。

就在爪風生嘯，罡風四合之時，周至剛身後七位少奶奶，悶聲不響，各以全力，向周至剛及兩位夫人背心推出一掌。

大羅山莊莊主周至剛果然盛名不虛，後面掌風未到，他已感覺有異，大喝一聲「注意家賊！」立即將一蓬戟屑震飛，左手後撩，施出一式「無極黑風爪」。

兩位夫人也同時回身，厲叱聲中，已傳來兩聲悶哼，原來其中兩個少奶奶，已被大夫人的「通天一柱香」絕學，將胸骨擊得粉碎，當場了帳。

剎那間殺聲四起，人影交錯，只見戲台上的女樂，戲裝未卸，紛紛湧出，再加上放煙火之人，人數當在百人之上。

賀壽賓客，不願捲入漩渦，大都趁機退出大羅山莊。

這樣一來，兩下人數相等，大羅山莊上下雖有數百人之多，但仍要分出一半護莊，騰下來的雖然不乏高手，卻無法於短時間內將來人擊退。

周茜茜一看眼前形勢，也不由大感為難，她此刻的矛盾心情是難以形容的，素日她雖然不滿父親和哥哥的行為，但他們畢竟是她的父兄，此刻大敵臨莊，那能袖手不管，但她曾答應南宮白，幫他取得「天魔傘」，此刻正是大好機會，又怎肯放過？

她急得團團亂轉，心中裁決不定。

殺喊之聲不絕於耳，屍體一具具地倒下，顯然，那裝扮呂布和貂蟬的女樂，身手十分了得，兩人接下周至剛和大夫人，一時之間尚不致落敗。

南宮白一拉周茜茜道：「快走，此時不去，此後可就沒有機會了！」

周茜茜與他四目相接，一顆心立即硬了起來，她微微一點頭，轉身向莊後馳去，南宮白不敢怠慢，啣尾緊跟。

那知轉了兩道院落，周茜茜已失去身影，而拚鬥之聲越來越近，不由他急得搥胸頓足不已。

驀地——

一陣桀桀陰笑來自背後，南宮白悚然轉身，不由亡魂皆喪，原來此人正是大羅山莊莊主周至剛。

南宮白自己已領教過周茜茜的「無極黑風爪」，尚且不敵，周至剛親自出手，恐怕連一招也接不下來。

但此刻他仍是少奶奶打扮，而且尚不知周至剛是否已知他的喬裝之事，立即強作鎮靜，微微襝衽，道：「小媳有禮了！」

他對周至剛的行為早已不齒，「爹爹」兩字實在不願出口，雖然是假扮喬裝，也不甘心。

周至剛白慘慘的臉色有如冰封一樣，沈聲道：「你是何派何門下？為何要喬裝我媳，混入本莊？」

南宮白驚噫一聲，暴退三步，事實已經證明，無法再行隱瞞，正待回身逃走，那知周至剛殺機早起，焉能讓他脫身。

南宮白暗中一用力，非但無法掙脫，而且逆血上沖，奇經八脈有如撕裂一般，不由暗暗一嘆：「完了——」

突然，一聲厲叱，牆外掠進一條人影，其快如電，南宮白尚未看清來人，來人已相距周至剛不到三步之地。

周至剛不敢托大，鬆手撤身，與來人相對而立。

仔細一看，來人乃是剛才那戲班中扮演貂蟬的美貌少女，此刻她的美眸向南宮白一撩，道：「如果尊駕也是另有企圖而

來，就請儘速退出大羅山莊！」

南宮白只感此少女說話語氣，有無上的威儀，令人不忍峻拒，但他生性倔强，不願聽一個少女擺佈，立即沈聲道：「姑娘這話是甚麼意思？」

那少女厲聲道：「叫你走就快走，就憑你的身手，再加上兩個也不是老魔的敵手！」

南宮白不由血氣沸騰，大聲道：「在下即使濺血大羅山，也不勞姑娘掛心！」

說著，不但不走，反而挺胸邁進一步，大有立即出手之意。

那少女一雙美眸，在他臉上傾注了一會，冷哂一聲，道：「勇氣委實可加，只可惜一點頭腦也沒有，撇開你的大仇不談，恐怕連她的一番苦心，你也白白糟蹋了！」

「誰？」

「你自己想一想吧！是那一個甘冒奇險助你取寶——」

南宮白不由心頭大震，他想不到此女竟能知道自己的來歷，而且聽口氣，好像自己與周茜茜之事她也瞭如指掌。

他暗暗一嘆，心道：「我差點逞血氣之勇，辜負了茜妹一番心血，此女既然知道我的身世，諒不是泛泛之輩，我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抱拳當胸，肅然地道：「姑娘指示迷津，在下無任感激，就此告別——」

周至剛大喝「那裏去——」

那少女深深地睨了南宮白一眼，道：「快走——」

她嬌軀一晃，把周至剛截住，「砰」地一聲，兩人交換了一掌。

那少女雖然多退了一步，但却毫髮未傷。

周至剛厲聲道：「妳可是『武林當鋪』之人？」

那少女冷哼一聲，悶聲不響，兩掌交叉胸前向左右一分，疾推而出。

周至剛一看她推出怪異之掌，不由微吃一驚，立即集八成眞力施出一式「無極黑風爪」，道：「原來是『飛熊堡』來的！」

剎那間黑氣氤氳，銳風破空，雙方力道一接，「轟隆」一聲，地上砂石暴捲而起，兩人同時退了三大步，軒輊未分。

少女見南宮白仍舊呆呆地望著她，並未離去，不由微微笑，旋又黛眉攏蹙，道：「你忘了我的話麼？」

南宮白微微一震，道：「在下告退！」

說畢，即向後掠去，進入另一個院落，只見此處氣派與其他院落迥然不同，心道：「莫非此院即是大夫人居住之所？」

他抬頭一看，只見遠處又冒起幾個火頭，殺聲鼎沸，不敢怠慢，立即進入屋中。

突然，一陣香風過處，南宮白只感脈門一緊，又被人緊緊扣住。

屋中漆黑一片，僅能模糊顯出一個身影，不由長嘆一聲，心道：「這一次恐怕難逃一死了——」

突然，一聲驚噫，道：「你是白哥哥？」

南宮白聽出是周茜茜的聲音，不由大喜，道：「正是！」

周茜茜低聲道：「快跟我來！小妹對於家母房中的機關雖然略知，但我找了半天連『天魔傘』的影子也沒找到，我們再去試試看！」

兩人進入內間，周茜茜仔細察看，默思良久，才向書架走去，她一拉書架上一本極厚典籍上的書籤，巨大的書架立即自壁上滑了出來。

兩小不由同時輕聲歡呼，只見書架之後，有一個隱秘的小室，室中奇珍異寶，琳瑯滿目，只是未看到「天魔傘」。

突然，周茜茜一指旁邊一個金光閃閃，上面鎖著一把黃金巨鎖的大箱子，道：「大概就是這個箱子了！」

然而，沒有鑰匙也是枉然，兩小在室中找了一個匝，仍未找到，周茜茜抓住金鎖一扭，「卡喳」！金鎖應手而落。

她顫抖著玉手，揭開了箱子，在這剎那之間，兩小心情之緊張，是難於形容的，尤其是周茜茜，她爲了南宮白，不惜與父母作對，她雖然一向不滿父兄的作爲，但母親對她却溺愛萬分。

她此刻心情十分矛盾，既希望箱中就是「天魔傘」，達到情郎的願望，另一方面希望箱中不是「天魔傘」，因爲萬一「天魔傘」失落，母親會傷心的。

「啊！」

兩小同時驚呼聲，不禁涼了半截，原來箱中空空如也。

此刻周茜茜大失所望，女人的心眞是難以捉摸呵！

突然，一陣衣袂飄風之聲，來自院中，向屋內走來。

周茜茜不由大驚，立即一指大箱向南宮白示意，要他鑽進去。

南宮白不暇考慮，深知一旦被她的父母發現，自己固然難逃一死，周茜茜也要被連累。

他鑽進箱中，周茜茜爲他蓋上箱蓋，又找了一把金鎖鎖上，順手在箱底開了一個小孔，立即又將書架推上，向屋外迎去。

南宮白在大箱之中，只聞周茜茜厲叱一聲，在院中與來人動上了手，「劈啪」掌聲隱隱傳來。

就在此時，後窗微微一響，一條瘦小身影一掠入屋。此人精瘦乾癟，一副猴相，年約四旬，但身法却十分靈巧，他進入屋中略一打量，立即向內間掩去。

他好像對此屋十分熟悉，進入內間，雙目四掃，立即向書架走去，伸手向書架上一本最薄的典籍一抽，只聞「刷刷」數聲，自書架中飛出十餘道其薄如紙、藍芒閃閃的淬毒金錢鏢，當頭罩落。

瘦老人不由大吃一驚，身形疾彈而出，貼在天花板上，一陣「錚錚」之聲，十餘隻金錢鏢一齊沒入牆壁之中。

瘦老頭暗叫一聲「好險！」飄身落下，略一打量，又向書架上另一本最大的典籍上摸去。

驀地——一股冷風來自他的後腦，有如陰森森的鬼氣，他悚然轉身，竟一無所見，不由暗叫一聲「不好」！

就在此時，那書架之上突然伸出一隻巨大的黑手，大逾蒲扇，每根指頭都粗逾酒杯，且自掌心至指尖，佈滿了鋒銳無比的鋼刺，向老人的脚抓去。

老人乃是武林知名之士，一看後面那道冷風不知來自何處，心知上了聲東擊西的大當，再次回頭，那巨手已到了他的左邊大腿之上。

千鈞一髮之際，他左腿一撩，一式「張飛片馬」，堪堪讓過巨手的一抓，那知又是一道勁風，自背後襲來。

老人左腿飛起尚未落下，右邊牆壁上也伸出一隻巨手，如電抓到。

饒他身手不俗，也無法連續閃過三次奇襲，他猛吃一驚，急中生智，向書架上那一隻巨手虛空按出一掌。

借反彈之力，右足一點地面，身形斜拔而起，只聞「刷」地一聲，老人右腿之下褲子被一撕到底，大腿上也被抓了尺餘長的一道血溝。

他落在窗口上，兩隻巨手也同時撤回，失去蹤跡。

老人暗叫一聲「厲害！」也不暇察看傷勢，走到書架之前，看看想想，苦思良久，不得要領。

突然，他的目光落在最厚那本典籍的書籤上，輕輕一拉，書架立即自壁中滑出。

他一閃而入，乍見琳瑯滿目的奇珍異寶，不由眼花撩亂，目不暇給。

但他似乎對那些奇珍異寶也沒有多大興趣，電目四射，在找一件東西，當他的目光停在那個金光閃閃的大箱之上時，立即面泛喜色，喃喃地道：「大概就在箱之中了——」

院中傳來一聲暴喝，道：「我周至剛若讓你等生離大羅山莊——」他說了一半，已經和人接上了手，爪風掌勁懾人心魂。

老人無暇察看箱中之物，挾起大箱，閃出小室，順手將書架推入壁中，自後窗閃出。

此刻大羅山莊中幾處火頭已被撲滅，但四面八方都有兵刃相撞及殺喊之聲。

老人輕車熟路，專撿僻靜無人之處走，不久即出了大羅山莊，向西方疾馳而去。

那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此刻，一個身著破舊儒衫，儀表不俗的中年文士，正暗暗跟著老人，始終保持十丈的距離。

這文士一邊跟踪，一邊喃喃自話說道：「你『絕戶神偷』百里空趁大羅山莊一片混亂之時，挾著一個金光閃閃的大箱子，其中何物不問可知，我『神手狀元』爲此寶絞盡了腦汁，且叫白兒涉險混入大羅山莊之中，如今生死未卜，你老兒想混水摸魚，不勞而獲，却沒有這麼容易！」

約半個時辰，老人已進入一個山坳，只見叢林中一座小茅屋中，射出一抹暗淡的燈光。

「絕戶神偷」尚未走到柴扉之前，小木門已「呀」然而開，一個清麗絕俗的面孔，出現小木門之內，在暗淡的燈光之下，有如霧裏曇花。

「爹爹你回來啦！你挾的甚麼東西呀？」

「絕戶神偷」一掠進屋，柴扉立即掩上。

「絕戶神偷」放下金光閃閃的大箱子，哈哈一笑，道：「香兒，妳猜猜看裏面是甚麼東西？」

少女道：「反正不外乎是金銀財寶！」

「絕戶神偷」一摸山羊鬍子，道：「錯了，香兒，爲父以神偷稱絕武林，却從未爲金銀財寶傷過腦筋，因此，我們仍然粗衣淡飯，過著清寒的生活，但這一次大羅山莊之行，爲父却冒了極大的危險！」

此刻，隱在窗外偷聽的「神手狀元」尚鳳池，不禁暗暗欽佩不已，武林中人對「絕戶神偷」譭多於譽，實在不是持平之論，想不到這老兒却是一個可敬可愛的義賊。

然而，另一個念頭又湧上他的心頭，好友「逍遙先生」身遭奇禍，非武林至寶不足爲他復仇，自己爲了此事不惜得罪大羅山莊，暗中將周一東殺死，再囑南宮白冒險混入大羅山莊之中，想不到自己一番心血竟然白費，此寶已爲老偷兒捷足先登！這……忖念之間，只聽那少女道：「爹爹，箱中到底是甚麼東西？」

「絕戶神偷」神秘地一笑，道：「香兒，是一件寶貝？」

「少女道：「甚麼寶貝。」

「絕戶神偷」道：「活寶！爲父正感沒有東西給妳作嫁奩，有了此寶，就不用再發愁了！」

此刻窗外的「神手狀元」尚鳳池心念電轉，終於下了決心，心道：「爲了故友的血仇，也只有作一次小人了！」

他朗朗一笑，大聲道：「百里老兒，你出來一下，尚某有事和你商量！」

「絕戶神偷」百里空低聲道：「香兒小心看守此箱，爹爹出去看看！」說畢掠出屋外。

「絕戶神偷」父女聞言不由一震，老偷兒撮口一吹，兩丈外一盞油燈一搖而滅，屋中立即漆黑一片。

「絕戶神偷」舉目掃視，不由一震，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三窮之首『神手狀元』！尚鳳池你這窮鬼一向方方正正，一絲不苟，今夜暗暗跟踪老夫是何道理？」

「神手狀元」劍眉微蹙，道：「百里老兒，你與『逍遙先生』私交如何？」

「絕戶神偷」心念電轉，道：「老夫只知他爲人方正，身手與三窮四富在伯仲之間，至於交情却談不上！」

「神手狀元」微微一頓，道：「尚某今夜來此，想求你老兒一件事——」

「窮鬼！不必轉彎抹角，你就乾脆說吧！除了箱中之物和老夫頭上人頭之外，大概不會使你失望！」

「神手狀元」不由大感爲難，但事已至此，不說也不行，立即肅容道：「尚某正是爲了箱中之物而來——」

「絕戶神偷」差點跳了起來，厲聲道：「你尚鳳池能將老夫放平，箱中的東西自然是你的，不然的話，嘿嘿……」

「神手狀元」一擺手，道：「老偷兒，你先別急，尚某以前尚不知你的爲人，今夜聽你與令嫒交談，深深欽佩，你兩袖清風，高風亮節——」

「絕戶神偷」厲聲道：「窮鬼！你別對老夫來這一套！」

「神手狀元」道：「你且聽我說！尚某爲了故人血仇，勢必取得『天魔傘』，不瞞

你說，大羅山莊少莊主周一東，即是死在尚某手中，事後並派故友之徒冒充周一東之妾，以返莊待產之名混入大羅山莊，如今他生死不明，而『天魔傘』卻到了你老偷兒手中，尚某今天來此，並非想強取豪奪，乃是想和你商量一下，是否可以暫借一用——」

「住口！」「絕戶神偷」冷笑一聲，道：「尚鳳池，你只知道你故友的血仇，你可知道老夫千方百計取得此寶的用意何在？」

「神手狀元」道：「還不是想學『天魔傘』的絕學，獨步天下！」

「絕戶神偷」冷笑道：「老頭兒如果有這種奇行壯抱，早就出人頭地了，老夫一生游手好閒，素無大志，只要三餐不缺，絕無非其他野心——」

「既然如此，借與尚某一用，非但尚某銘感五中，即使九泉之下『逍遙先生』呂逸民，亦感恩非淺！你老偷兒又何樂而不為呢？」

「絕戶神偷」道：「慢著，老夫的話還未說完呢！老夫雖然與世無爭，但人家仍不放過我！」

「那一個？」

「四富之首，大羅山莊莊主周至剛！」

「神手狀元」冷笑一聲道：「你老賊別信口開河，他和你井水不犯河水，若說他不放過你，尚某至死難於相信！」

「絕戶神偷」冷笑道：「哼，你知道甚麼？老夫頂上人頭已經被他押當了！」

「神手狀元」不由一愕，道：「他當你的頭作甚？」

「嘿嘿！還不是怕我動他『天魔傘』的腦筋！」

「當了多少？」

「一萬五千兩！」

「想不到你老賊這顆吃飯的傢伙能值恁多銀子！」

「絕戶神偷」道：「他既然不放過我，我也只有先下手了，此寶到手練成絕技，相信『武林當舖』也奈何不了老夫！」

「神手狀元」大感為難，他本是正人君子，但為了好友的血仇，又不能就此罷手，況且，他為了此事，早在一年之前即開始籌劃，如果甩手一走，豈不前功盡棄？

他深知老偷兒生性倔強，如果不能將他制服，東西休想得到。他想到此處，立即沈聲道：「尚某覬覦此寶在先，既然你不賣面子，尚某也只有得罪了！」

「絕戶神偷」厲聲道：「你要硬搶？」

「不錯，此舉雖然有欠光明，但為了友人血仇，也只有出此下策了！」

「絕戶神偷」雖知不是敵手，但剛到手的武林至寶，那能拱手讓人，況且，他的人頭已被典當，如不能在短期內練成絕技，必遭「武林當舖」的毒手。

他立即大喝一聲，道：「尚鳳池，老夫一向敬你是正人君子，可不是怕你，你既然不顧身份，老夫就和你拚了——」

了字一落，賴以成名的「閃電十三式」已經出手。

「絕戶神偷」能儕身三窮之中，自非泛泛之輩，尤其這「閃電十三式」全是小巧身法配合詭譎的招式，令人捉摸不定。

然而，「神手狀元」尚鳳池名列三窮之首，武功僅次於「四富」，當然沒有把老偷兒放在心上。

他此刻不閃不避，「連中三元」掌法立即出手。

「砰砰砰！」兩人接實三掌，老偷兒竟被震退三步，只感對方一掌比一掌雄渾，到了第三掌，內力幾乎增加了一倍。

「神手狀元」沈聲道：「尚某迄今仍無惡意，你如能暫借『天魔傘』一用，尚某——」

「絕戶神偷」大喝一聲，猱身猛撲而上，道：「放倒老夫，東西你就拿去——」

兩人立即打在一起，尚鳳池雖然較百里空高出一籌，但要想在一時半刻之間將他制服，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況且老偷兒刁滑得很，自知功力不敵，展開小巧身法，一味遊鬥。

此刻屋中的百里香，卻急得團團亂轉，他深知爹爹不是「神手狀元」的敵手，遲早必敗，但她又不能離開。

她心念一動，暗道：「我何不啓開箱子，將寶貝藏起來，然後再出去幫助爹爹！」

心念一決，皓腕倏伸，「卡」地一聲，扭開了金鎖。

她此刻心中十分緊張，深信箱中必是寶貝，不然，「神手狀元」絕不會硬搶豪奪。

她小心翼翼地抓住搭扣，「吱呀」一聲，啓開箱蓋——

就在這一瞬之間，箱中一個龐然大物一躍而起，身在半空，向百里香推出一掌。

百里香何曾想到箱中有人，當然未加防範，悶哼一聲，胸前中了一掌，飛出一丈多遠，搖搖欲倒。

南宮白在箱中蜷伏了一個多時辰，雖然箱底有個小孔，未被窒息而死，但滋味也不好受，一肚子悶氣，幾乎要爆炸開來，再加上師門血仇未報，迭遭挫折，殺機大起，未看清啓箱之人，就立下殺手。

當然，他知道啓箱之人絕對不是周茜茜，因為在大羅山莊之中，周茜茜出屋之後，就在院中與人交手之時，這個箱子即被人挾走。

況且，「絕戶神偷」回到茅屋之後與女兒交談，南宮白也隱隱聽到片段，證明絕不是大羅山莊之人。

他一掌將百里香震出一丈多遠，餘怒未息，欺身而上，又向百里香肩頭劈出一掌。

又是一聲悶哼，百里香的嬌軀，有如一堆香泥萎頓在地，口角血漬殷然，早已昏死過去。

南宮白這時才看清楚百里香的面貌，不由微生愧疚之心，只聞院中「砰砰」之聲不絕於耳。

他再次下意識地走近百里香，注目一看，只見她生得小巧玲瓏，瓊鼻瑤口，美眸緊閉，長長的睫毛，彎彎的黛眉，論風韻雖不如周茜茜清麗之中帶有英爽之氣，但美艷絕不下於周茜茜。

南宮白想起她們父女交談，好像是自大羅山莊中將此箱偷出，不由冷哼一聲，道：「有其父必有其女，自作自受，可怨不得在下——」說畢，轉身就要出屋。

突然，百里香微微動了一下，又呻吟了一聲。

南宮白回轉身來，只見百里香睜開美目，一臉痛苦和迷惘之色。

他怔了一下，隱隱看出此女不像行為不端之人，但他自幼獨處荒山，養成孤僻冷漠的個性，又遭喪師之痛，有時表現難免略嫌殘酷。

他恨百里香父女多事，壞了他的復仇大計，冷哼一聲，轉身又要離去。

突然，百里香嚶嚀一聲，又吐了一口鮮血，萎頓地道：「你……是誰？」

「南宮白！」

「你……你……怎……會藏在箱……中？」

「這是在下的私事，妳管不著！」

百里香凝視著南宮白，微微一嘆，道：「請……你……再補……我一……掌好麼？」

「為甚麼？」

百里香淌下兩行情淚，道：「反正……小妹……也活不……成了，小……妹能……死在……你的手中……死也……瞑目了……」

南宮白微微一震，道：「在下與妳並無深仇大恨，恕難從命！」

百里香幽幽地道：「哥哥……你把……我扶……起來……好麼？」

南宮白冷峻地道：「誰是妳的哥哥！」

他雖然如此冷漠，但出手傷了一個並未反抗的少女，心中也頗感愧疚，伸手將她扶了起來。

百里香內腑已受重傷，嬌軀無力，整個身子倒在南宮白懷中。

南宮白一皺眉頭，心頭：「這下又麻煩了！」他掏出一粒藥丸，納入百里香口中。

百里香星目微張，凝視南宮白的俊臉，嬌喘吁吁地道：「小妹能……死在哥……哥的懷中，已不枉……此生，哥哥，你……在箱中……一定……很難受吧！」

南宮白對她這種推己及人的態度，十分內疚，她此刻被他震得重傷，非但毫無怨言，卻處處為他著想，南宮白雖然冷漠，卻也是有血有肉之人，那能不為她感動！

但他卻不願假以詞色，冷冷地道：「反正不大好受！」

百里香顫巍巍地伸出皓腕，撫摸著南宮白的胸衣，道：「哥……你……走吧！小妹名叫百里香，你能記……住小……妹的名字……小妹就心滿意足了！」

南宮白默然不語，心中千頭萬緒，紊亂已極。

百里香道：「哥哥……快走吧——」

南宮白個性倔強，叫他走他偏不走，冷峻地道：「我為甚麼要走！」

百里香道：「哥！小妹……知道你……是一位倔強……之人，小妹雖……不知你……的來歷……卻看出你是……一位正人……君子，但……你臉上有……一種憂鬱之氣，……可能有重大……的心事——」

南宮白一聽這句話，五內如焚，忘了懷中的百里香身負重傷，一抖手將她摔了出去，百里香哼也沒有哼一聲，就昏死過去。

他微微一震，走到百里香身前，又掏出一顆藥丸為她服下，正待去扶起她，突然一個念頭湧上心頭，忖道：「我身世不明，師仇未報，怎能受情孽糾纏，嗨！讓她昏過去吧！」

他主意一定，又看了百里香一眼，大步向門口走去。

「哥哥……不要……出……去……有人要……搶走你……」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什麼人要搶走我？」

百里香咬牙支撐著身子，斜倚在牆上，道：「有……一個……高手……正……和家父……打得……難分……難解……全是為……了你呀……」

如果此刻南宮白能追問百里香，是那一個想搶走他，事情就不會陽錯陰差了，南宮白也不會有奇遇了，這是後話。

南宮白一怔，突然院中「砰」地一聲，立即傳來一聲慘呼。

百里香不由大驚，道：「你……快把那箱……子藏起來……那人十分厲害……連家父……也不是敵……手……快……」

南宮白冷峻地道：「我不怕！」

百里香「哇」一聲，吐了一大口鮮血，吃力地道：「你……若不聽小妹……的話，小妹……就一頭……撞死……」

南宮白悚然一震，只見百里香胸前一片血漬，面如金紙，咬牙向牆撞去。

南宮白不由大驚，一掠上前，抓住她的肩頭，道：「不要這樣，我依妳就是了！」

他提起大箱子進入內間，放在床舖之下。

突然，又是一聲悶哼，只聞「絕戶神偷」道：「老夫技不如人，沒有話說，東西在屋中，你自己去拿吧！但老夫警告你，你若欺負我的女兒，老夫作鬼也不會放過你！」

只聞有人哼了一聲，向屋中走進。

南宮白深知百里香是一片好心，況且此人身手高絕，自己實不應冒險意氣用事。

他不假思索，掀開箱子，又鑽了進去。

就在來人已經進入屋中之時，院中乂是數聲暴喝，其中一個少女的口音道：「老偷兒，你可曾在大羅山莊中偷去一個箱子？」

這少女聲音很大，南宮白在箱中也聽得清清楚楚，不由心頭大震，因為他聽出是周茜茜的聲音。

他正待大聲呼喚，那知箱子一動，已被人挾起，穿出後窗，落荒而逃。

南宮白深知此人就是打傷百里香爹爹之人，他不知此人是敵是友？所以不敢出聲，心道：「想不到又要在箱中受悶氣之苦！」

此人挾著箱子，展開身形疾馳，隱隱覺得此人的輕功，猶在百里香的爹爹之上。

約半個時辰，似已進入深山之中，只聞松濤陣陣，隱隱傳入箱中。

突然，一陣桀桀怪笑之聲，道：「想

不到我『血手財神』運氣不錯，今夜遇上一檔子買賣——」

挾箱之人不由大大地一震，悚然刹住身形，冷峻地道：「尊駕雖然名列『四富』，尚某却沒有把你放在心上！」

南宮白心頭大震，心道：「這不是『神手狀元』尚前輩的口音麼？」「血手財神」陰笑一陣，道：「當然，憑『神手狀元』尚當家的，怕過誰來，不過，我『血手財神』從不做空手買賣！」

「神手狀元」沈聲道：「你要怎樣？」

「血手財神」道：「你挾著一個金光閃閃的箱子，行色匆匆，顯然箱中絕非凡品，識相點，讓本人看一看，如果僅是普通財物，我財神爺也許還未看在眼裏！」

「神手狀元」厲聲道：「你猜尚某會不會答應？」

「嘿嘿！不答應也得答應！」

「憑甚麼？」

「就憑『血手財神』這塊招牌！」

「哼！你那兩下子也未必高明！」

「血手財神」陰笑一陣，道：「高不高明一試便知，尚當家的，你放下箱子，咱們就活動活動筋骨如何？」

「神手狀元」道：「尚某挾著箱子也是一樣！」

「尚當家的，別自負太高，這可不是鬧著玩的，喏！你身後不到五丈之地即是火山口，嘿嘿！箱中不論是任何貴重之物，總是身外之物，可別賠上一條老命，那才不值得呢！」

「神手狀元」大喝一聲，首先發難，他知道遇上這個魔頭，休想善了，「連中三元」掌法電閃而出。

「轟」地一聲，兩人接了一掌，「神手狀元」被震退了兩步。

「嘿嘿嘿！尚當家的，別和自己過不去——」

「神手狀元」再次厲喝一聲，猛撲而上，兩人立即打在一起。

此刻箱中的南宮白大感後悔，深責自己剛才沒有出聲呼喚，他深知「血手財神」名列「四富」，功力僅次於大羅山莊莊主周至剛及「飛熊堡」兩個年經高手，「神手狀元」即使沒有挾著一個沈重的箱子，也要相差一籌。

但南宮白此刻又不敢出聲，深恐擾亂了尚前輩的心神，被「血手財神」所逞。

百十招過去，「神手狀元」漸漸向後退去，南宮白在箱中隱隱感到燠熱，且有濃煙自小孔鑽進箱中。

突然，掌風呼嘯，「血手財神」大喝一聲，力劈三掌，「神手狀元」本已略遜一籌，與「絕戶神偷」打了數百招，再挾了一個箱子，眞力消耗太大，雖知凶多吉少，却不願將武林至寶拱手讓人。

他集平生功力，施出「連中三元」掌法最後一招「狀元及第」，只聞「轟隆」一聲，「血手財神」連退三大步，而「神手狀元」却退了七八步之遠。

「血手財神」獰笑一聲，電欺而上，厲聲道：「怎麼樣？你後面一丈之地就是火山口，難道你——」

「神手狀元」暴喝一聲，道：「尚某和你拚了——」

兩人立即又打在一起，尚鳳池這一拚命，「血手財神」倒也不敢大意。

而南宮白在箱中却急出一身大汗，他在箱裏尚且感到燠熱，外面的熱度可想而知了。他幾次想大聲喊，終於忍住，深恐作尚前輩一愣之間，遭了對方的毒手。

突然，「砰」地一聲大震，南宮白只感身形悠悠飛出，顯然箱子也被「血手財神」震落。

在兩聲驚呼之後，南宮白只感箱子去勢不衰，在地上翻了幾個身停止，但他不由大吃一驚，因爲他已聽到「呼呼」烈火燃燒之聲，和令人難以忍受的悶熱。

他再也不敢怠慢，立即大聲道：「尚前輩，尚前輩！我是南宮白！」

「啊！」

又是兩聲驚呼，但「神手狀元」却未聽清他的名字，因爲大箱子停在火山口處，熊熊的烈火，使人無法接近。

但「神手狀元」却聽清楚「尚前輩」三個字，且口音極熱，他大喝一聲，道：「誰在箱中？」

南宮白只感箱中奇熱難當，好像立即就要燃燒起來，立即大聲道：「晚輩是南宮白！」

「神手狀元」不由大震，顧不得烈火烤人，竟向火山口撲去。

「血手財神」爲人心毒手黑，如今知道箱中是人而不是寶，一不做二不休，陰笑一聲，遙遙向箱子推出一道罡風。

就在他推出罡風的同時，一聲嬌叱：「老賊你敢——」

南宮白雖然聽出來人好像是周茜茜的口音，却已遲了，「血手財神」的奇深掌力出手就到，南宮白只感箱子震動了一下，立即向下落去。

箱子一懸空，立即燃燒起來，但下落之勢極速，箱子上的火苗，又被大風吹滅，疾瀉而下。一陣燠熱過後，南宮白倏感奇寒難耐！

突然，他聽到「嘩嘩」的水聲和少女嘻笑之聲，接著「砰」地一聲大震，小孔中立即滲進水來。

南宮白陡然一驚，用力一推箱蓋，那知用不上力，紋風未動，他立即將小孔塞住。

這樣一來，却聽不到外面的聲音，且時間也不能過久，否則，就要窒息而死。

突然，箱子自水底被人托起，接著傳來鶯聲燕語和一陣嘻笑之聲。

其中一個道：「打開看看裏面是甚麼東西！」

另一個道：「還是拾回去交仙子吧！」

第一個又道：「先看看再交給仙子也是一樣呀！」

一時之間，七嘴八舌，委決不下。

突然，第一個少女道：「妳們不敢開，讓我來開——」

南宮白力貫兩臂，「卡查」一聲，箱蓋已被他撐開，他一躍而起，身在半空，向下推出一掌。

兩聲嬌呼，首當其衝的兩個裸體少女，酥胸支離破碎，河水染成一片血紅。

南宮白這時才看清楚，原來此處是一個絕壑之上，那是火山口，一條小河蜿蜒而去，河邊有一個奇異的莊院，樓台殿閣全是潔白之色。

這是一瞬之事，南宮白擊斃兩個裸體少女，另外幾個裸體少女，不由一陣嘩然，而南宮白也眞氣一洩，落入水中。

剎那之間，十餘個滴粉搓酥，膚如凝脂的少女，四面八方蜂湧而上。

南宮白何曾見過這等場面，只見那欺霜賽雪的新剝雞頭，皆都露在水面之上，由於河水不深，河底又是一色的潔白鵝卵石，所以河水清澈見底，因而，十餘個少女的玲瓏胴體，一覽無遺。

南宮白不由面紅耳赤，心道：「大概這都是一些妖女，不然怎會赤身露體——」

「啊！」

他不由驚呼一聲，這才看出這些裸體少女身上，都生滿長逾一寸的茸茸白毛，由於她們身上有水，所以不易發現。

南宮白證實了自己的猜測，果然是一些妖女，大喝一聲，施出一式「天梭手」中的「橫掃六合」。

十餘個少女未防他猝然出手，數聲驚呼，當場又傷了二個。

南宮白兩次出手，辣手摧花，兩死兩傷，其餘少女不由暴怒，有的拔起數丈之高，凌空撲下，另外幾個則潛入水中。

這一來果然厲害，而且在水中交手十分方便，他先向空中劈出兩掌，正待斜起出水，那知臀部一緊，褲子已被抓牢。

在這性命交關之際，他也顧不了許多，足尖一點河底，力拔而起，只聞「刷」地一聲，一條褲子被撕得粉碎。

那些少女同時驚噫一聲，數十道目光，直勾勾地凝視著南宮白的下體。

南宮白身懸半空，見她們不知羞恥之狀，更加羞忿塡膺，其實他那裏知道這些少女與世隔絕，自生下來，就未見過異性！

他殺機再起，見那隻大箱子恰巧飄到三個少女面前，立即全力推出一掌。

那箱子雖是上好木料做的，却因爲自百丈火山口掉入水中，已經震得鬆裂，自然經不起內家掌力的一擊。

只聞「卡刷」一聲，木板四濺，接著又傳來三聲慘呼。

那三個少女正在注視南宮白赤裸的下體，看得入神，要閃已是不及，不然的話，任何一個少女，也夠南宮白調理的。

南宮白再次落入水中，乍見三個少女的慘狀，大感不忍。

就在他微微一怔之時，脚踝一緊，已被人扣住，接著湧泉穴一痲，全身力道盡失，立即倒在水中。

他深知自己連傷七個妖女，此番被擒，生機微渺。

接著，被挾上岸，向白色莊中馳去。

「砰」！他被擲在地上，睜眼一看，不由大感驚奇，只見這樓房之中，潔白如玉，一切擺設和傢俱，都是一色潔白，那床下的錦衾繡褥，也都是白緞製成。

「啓稟仙子，本莊來了奸細，請仙子發落！」

語音甫畢，內間立即傳來環珮叮噹及輕微步履之聲。

南宮白雖然不能動，神智却未失去，舉目望去，珠簾啓處，走出兩個身著綾綃宮裝，面上生著茸茸白毛的美貌少女。

這兩個少女一挑珠簾，立即姍姍走出一位身著潔白宮裝，風姿綽約，面罩數重輕紗的少女，淡淡的幽香隱隱傳來，中人欲醉。南宮白雖然看不清此女的面貌，但由她的姿態看來，應該是一位風華絕倫的美人。

那少女向面罩輕紗的少女斂衽施禮道：「啓稟仙子，這個奸細曾殺死本莊十三妹五人！」接著她又將南宮白藏在箱中，自火山口掉下之事說了一遍。

那蒙面少女默視了南宮白一會，對那向她稟報的少女道：「去吧，這裏沒有妳的事了！」

少女走後，蒙面少女道：「解開他的穴道！」

此女聲如銀鈴，撼人心扉，但語氣中却有一種懾人的威力。

兩個使女同聲道：「此人乃是自火山口進入本莊，且連殺護法十三妹五人，顯然武功了得，仙子……」

「少囉嗦，我的話妳們聽見沒有？」

使女不敢再說話，其中一個上前踢了南宮白一脚，穴道立解，南宮白一躍而起。

蒙面少女對兩個使女道：「妳倆下去吧！」

兩個少女看了南宮白一眼，退了下去。

南宮白雖看不到此女的廬山眞面目，但他隱隱覺出，這女子風儀懾人，高不可仰，較之周茜茜和百里香另有一種高貴氣質。

蒙面少女問道：「尊駕以不光明的方法混入本莊，且殺死本莊十三妹五人是何居心？」

南宮白褲子已被撕破，胯間冷颼颼地，本就十分不快，立即冷笑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何處不能去得！至於幾個少女，分明是不知廉恥的妖女，人人皆可殺之！」

「你殺了本莊四五個少女，難道一點也不後悔？」蒙面少女並沒有動怒，只是靜靜地站著，始終沒有動一下。

南宮白恚聲道：「如果可能的話，在下還想多殺幾個！」

「你是何人門下？」

「『逍遙先生』呂逸民！」

「本姑娘未聽說這號人物，也許是我孤陋寡聞！」

南宮白冷笑道：「一個遍體生毛的女人，當然沒有見過世面！」

「你以爲本姑娘也和她們一樣？」

「妳也好不到那裏去！」

「你要不要看看？」

「不看也罷——」

蒙面少女冷冷地道：「能殺死本姑娘護莊十三妹四五人，也許有兩下子，你先露一手給本姑娘看看，是否夠資格看本姑娘的廬山眞面目！」

南宮白道：「不必了！反正在下無意看到妳的眞面目？」

蒙面少女道：「這樣吧！我站在這裏，你打我三掌，如果我沒有動一下，就算你輸，你要[illegible]我做一輩子奴隸。」

南宮白道：「如果妳移動一下呢？」

「就算我輸，立刻送你出莊！」

（未完．二）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佟玲向浪子劉三說出當日被強暴的經過，但卻未能認出來人的面貌，後來得知劉三並未遭斬首，遂以邋遢公子的身份暗裏幫助他，劉三為表眞情，望能與她馬上成親，却遭婉拒，浪子尾隨佟玲途中，却意外地發現一夜行人飛掠於月夜中，待至山神廟與九州一霸司徒燕會面，報告丐幫會議投票情形，司徒燕再面授機宜……翌日早上，少幫主丁當竟發現神丐唐威、醉丐長老和殘七長老三人均中毒垂危，劉三懷疑是丐幫的內奸所為，但苦無證據……後經三位大夫診治後，仍回天乏術……靈堂之上，白燭高照，怪事驀然而生……

猛將被擄　虎穴探視

劉三的腦筋眞快，點子又多，是個天生撒謊大王，道：「是個交際花，也是個名女人，另外還有一個叫『文儀』的花名，是康大人的老相好，你一告訴他，康總兵保證會馬上跑來看情書。」

副將還是不肯全信，但意志已經動搖，無論如何他必須向康大人有一個交代，喃喃自語道：「怪事，從來也沒聽說總兵大人在外面有小公館，怎會突然冒出個交際花來？」

一邊說，一邊走，搖頭晃腦，十分有趣。

鹵蛋怕節外生枝，特別叮囑：「喂，不夠看的，可千萬不能到康家去找黃臉婆打小報告，萬一引起家庭革命，你可要負全責。」

這一場獨幕劇演得十分漂亮，二人相視一笑，互道一聲：「妙！」

很快便有了成果，副將領着一位四十來歲，甚是魁梧勇壯，雙目炯炯有神的將軍跨步而入。

副將指着隨來的將軍道：「這位就是康大人，你們可以將那位雅蘭姑娘的書信拿出來了。」

孰料，大同總兵康正却並不急着要看「情書」，對副將道：「你下去吧，叫衞兵也一起離開，十丈以內，不許任何人出入。」

副將軍更加相信，必然是親密的「情書」，自然要避人耳目，含笑退出，領着衞兵離開了。

康正做事相當謹慎，他親手將門關好，下了閂，這才開口說道：「兩位是本將軍的外甥女朱雅蘭，也就是文儀公主派來的？」

浪子劉三面帶笑容道：「不錯，大人猜謎的速度很快，小時候大概也是個天才兒童。」

鹵蛋道：「那當然，不是天才兒童，怎會當上總兵大人。」

劉三道：「未見得，康大人有裙帶關係，白痴也照樣會當大官。」

康正的臉色微微一變，道：「兩位公子請勿開玩笑，快將公主的信函拿來。」

浪子劉三道：「且慢，公主的親筆信，現在還不能給你，必須先通過考試。」

「考什麼試？」

「也就是坦白啦。」

「又坦什麼白？」

鹵蛋道：「坦白說出你今天上午批了幾件公文？見了幾個人？中午吃了幾個饅頭，跟何人在一起吃？等等。」

康正想了想，從容的道：「上午批了四件公文，會見了三個人，一文二武，中午沒有吃饅頭，是到外面去吃大餐。」

浪子劉三猛打官腔：「你身為朝廷命官，不知節儉，不在府裏吃大鍋飯，竟跑到外面去吃大餐，倒挺會享受嘛，可是有人請你的客？」

「是本將軍作東請別人。」

「請那個？」

「八荒神君上官嵩。」

「什麼？是這個老混蛋，康大人，你知不知道，這個老匹夫與胡太師狼狽為奸，逼得滿朝文武雞飛狗走，害得天下武林惶惶不可終日，你的外甥女，咱家的公主大妹子，幾乎焦頭爛額，連你的皇帝妹夫都岌岌可危，你他媽的竟然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居然請這種人吃大餐，這還像話嗎？」

鹵蛋亦狐假虎威的大吼大叫道：「說，上官嵩給了你什麼好處，金子？銀子？美女？華屋？還是其他的高官？厚祿？值得你出賣皇上妹夫，皇后妹子，以及公主外甥女，而投靠他人！」

總兵康正連忙矢口否認道：「兩位誤會了，絕無此事，請上官嵩實乃礙於官場禮儀，純為應酬性質，並非出於本意，因為日前上官老兒曾來本府拜訪，昨天又在天興樓大宴府內將軍，站在地主的立場上，我不能不出面回請，作為答謝。」

言來誠誠懇懇，復與劉三所知的事實相脗合，已信了他八九分，道：「上官嵩算老幾，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江湖獨夫，他憑什麼來總兵府張牙舞爪？」

康正感慨兮兮的道：「上官老兒與胡太師朋比為奸，胡賊又身兼兵馬大元帥，恰好是末將的頂頭上司，有節制之權，上官嵩帶着胡元帥的信函來訪，我能不見他嗎？」

浪子劉三緊張兮兮的道：「那個胡來的信函上說些什麼？可有敏感的話題？」

鹵蛋加了一句：「有沒有附上一個大紅包？」

總兵康正笑道：「沒有紅包，也沒有敏感的話題，他知道本將軍身份特殊，不敢亂來，只是一些官場上的問候話而已，主要的目的，是想給上官嵩一個見我的藉口，方便他在此活動罷了。」

浪子劉三道：「上官嵩此來，目的何在？」

康正略現憂色，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看他連日來出入營區，接觸頻繁，顯而易見的是想收買一些校尉，建立影响力，甚至安樁佈卡。」

鹵蛋驚道：「不得了，不得了，將軍手下的這二十萬大軍，是公主的最大本錢，可千萬不能養老鼠，咬布袋，被人把牆腳刨壞。」

康總兵信心十足的道：「不礙事，邊防軍差不多全是末將一手訓練出來的子弟兵，組織嚴密，感情深厚，絕對效忠王室，諒他本事再大，也難以突破，縱或有一二不肖之徒為他所惑，一一格殺。」

劉三聽到這裏，再無疑慮，當即將文儀公主臨行前交付的親筆信遞給康大人。

待康正看完信函，為了取信於人，劉三還特地將金牌亮了出來。

金牌所到之處，有如皇上親臨，康正忙不迭的撲跪在地，高呼：「吾皇萬歲萬萬歲！」

起身後，復又正經八百的道：「末將不知是密使駕到，失敬得很，快請上座奉茶。」

硬是請劉三、鹵蛋坐在上位，親自獻上兩杯香茗。

浪子劉三神氣的道：「咱家出身草莽，凡事講究的是即說即做，實幹苦幹，不喜歡逢迎拍馬，虛偽酬酢，官場的毛病全免啦，咱們玩眞的，談正事。」

康正連說了三聲：「是！」道：「密使快人快語，末將敢不從命，公主有令，欲調兵五萬，回京勤王，可是，這件事恐怕有問題。」

「有問題？有什麼問題？」

「密使應該知曉，大明軍制，朝廷在各地皆派有監軍太監，凡是調兵遣將，拔營紮寨，派兵出擊，升遷調補等事，必須經監軍太監簽署認可，方為有效，而現任的大同監軍邱聚，正是劉瑾的死黨之一，他絕對不會同意，大軍根本動彈不得。」

鹵蛋道：「錯，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不會私自調動，不讓姓邱的那個閹官知道？」

康總兵大搖其頭道：「五萬大軍，數不在少，不可能瞞過監軍府的耳目，同時，末將本身也有更大的苦衷。」

浪子劉三道：「康大人有何苦衷？」

康正一臉焦灼的道：「敵國韃靼，有兩名勇將，一為林沐兒，人稱『沙漠之虎』，一為達木拜耳，人稱『塞外神龍』，悍勇善戰，猛銳無匹，屢屢犯我邊關，無人能敵，各地守將，不得已多以免戰牌避之。」

鹵蛋歎息道：「堂堂天朝守將，竟然不敢迎戰，丟人啊！」

康總兵續道：「另外，韃靼國還有兩個難纏的人物，一個是老鷹部落的酋長阿布達拉，以及他親自率領的一支鐵血敢死隊，縱橫沙漠蠻荒之地，無人能敵，另外一人則是韃靼之女天香公主索布凱華。」

浪子劉三道：「樹不開花？是個老母雞？還是小妞？」

康大人道：「是個小妞，聽說還美得很，香得很。」

鹵蛋道：「媽的，一定是個壞女人，那一天咱們殺出去，把她抓回來，送給無法無天當壓寨夫人。」

總兵康正道：「出兵征討，談何容易，我們本身目前也遇上麻煩。」

浪子劉三不悅道：「國舅大人是否流年不利，不是有問題，就是有苦衷，現在又有麻煩，那一條筋又不對啦？」

康正道：「本部有一位先鋒常勝將軍

徐良，乃我軍的第一號勇將，也只有他可與番將林沐兒、達木拜耳、阿布達拉，以及天香公主一決雌雄，數度交手，迄無敗績，是末將麾下的一位主將。」

鹵蛋口不擇言的道：「是不是夜路走多，遇上了鬼，出了岔子？」

康正道：「可不是嘛，數日前輕裝簡從，出塞去執行偵察任務，至今未歸，音訊全無。」

鹵蛋搶先道：「康大人是懷疑徐將軍被韃子生擒活捉，甚至已壯烈成仁？」

浪子劉三罵道：「呸呸呸！不吉利的話少說，阿兵哥最忌諱被俘啦成仁啦這些字眼兒。」

康正愁眉苦臉的道：「無妨，事實如此，末將自己也是這樣想。」

「徐將軍一共帶多少人出去？」

「只有兩個。」

「是部卒？」

「都是他的副將，一個叫張軍，一個叫李彪。」

「他們出塞的確切日數有多久？」

「屈指算來，至今已整整七日。」

「咱家忽然想起一個人來，想請教國舅。」

「請密使明示。」

「他也是一位軍爺，驍騎將軍劉文龍，可聽說過？」

「哦，是他！」康總兵的臉色驟然一變，瞪着眼珠子說：「這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將才，曾使韃子聞名喪胆，大家都叫他小李廣，可惜時運不佳，中伏被俘，說起來這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影響所及，劉瑾、胡太師借題發揮，武威侯劉謙一家竟因而被滿門抄斬，成為我朝一大奇寃血案，令人髮指。」

武威侯府臨別時的那一幕，又在劉三的腦海裏浮現，耳畔似乎也響起了張老頭的叮嚀，叫他無論如何，一定要將驍騎將軍劉文龍的死生下落查個水落石出。

浪子劉三啜了一口香茗，道：「可有這位劉將軍的消息？」

「有，但不多。」

「他現在還活着？」

「這一點可以肯定。」

「人在何處？」

「在韃靼國。」

「莫非他真的投降啦？」

「劉將軍志節堅貞，並未降敵。」

「那一定是被終身監禁，關進鐵籠子裏？」

「最初是的，但聽說後來他便被釋放了。」

「既已釋放，為何不回家去？」

「這末將就不知道了，只知道他目前仍在番邦。」

「消息確實嗎？」

「絕對正確，不久前還有本部的密探遇見劉將軍。」

「他在幹什麼？可曾交談？」

「僅擦身而過，未曾交談，亦不知其近況如何。」

劉三心兒打鼓，沉吟有頃後，以堅定的語氣道：「康大人，咱家想親自出塞，鬥一鬥天香公主，達木拜耳等人，看能否將劉、徐等四位將軍救回來，解了邊界之危，完成公主調兵勤王的任務。」

康正聞言大不以為然，認為自己擁兵二十萬，尚不敢出此豪語，劉三一個小小的娃兒，如何能當此重任，忙道：「密使，兩軍交兵，非同小可，沒有七成以上的把握，切勿妄動干戈，免得枉送人命，動搖國本，望乞三思。」

浪子劉三道：「國舅，咱家心意已決，勸阻的話，請省點力氣，免開尊口，認真討論一下如何進行的細節吧。」

劉三是密使的身份，有皇命在身，康正怎敢唱反調，只好硬着頭皮說：「不知密使大人打算帶多少兵馬去？」

浪子劉三輕輕鬆鬆的道：「二十個足夠了。」

康正一臉迷惘的道：「什麼？只要二十個？」

「是二十人，康大人沒有聽錯。」

「好，末將就挑選二十名驍勇善戰的勇將。」

「不，咱家要二十名越老越好的老兵，或者是還沒有上過戰場的年輕新兵。」

「劉大人，這……」

「國舅，你會錯了咱家的意思，在下是想跟韃子鬥智，這且是我的專長，不是鬥力，是想到番邦去做生意，不是打仗，二十個人足夠了。」

「密使預備以那一種生意做掩護？」

「聽說韃子最缺乏茶葉與鹽巴，就做這個吧。」

「可是……大同城內多得是茶磚與鹽巴。」

「還需要幾十頭駱駝與馬匹。」

「這好辦，都有現成的。」

「另外，麻煩國舅，多準備一些酒、肉吃食之物，以及茶壺、酒杯、花瓶、餐具等日用物品，最重要的一樣東西是毒藥，愈毒愈好，多多益善。」

「這些都不成問題，不過——」

「不過什麼？別吞吞吐吐。」

「番邦敵國，殺機四伏，希望密使不要輕率行事，自陷險地。」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風塵俠隱張老頭要咱家查明劉將軍的生死下落，文儀公主命我調五萬精英回京，不去一趟番邦敵國，就無法交差，康大人，本座心意已決，勢在必行，請勿再多言。」

鹵蛋久未開言，總算找到一個插嘴的機會，道：「就是嘛，多言無益，趕快去辦正事要緊，泡在這裏怎麼行，最好能在一夜之間將大事辦妥，明天一早我們就上路，須知我們老大可是一個大忙人，也是個大紅人，在京裏還有一大堆的事等着他去處理，公主大妹子想必也正急着呢，一日扳不倒這一羣狐羣狗黨，就一日難得安寧。」

康正連連頷首稱善，道：「是，請問密使大人，是否要攜帶一些刀劍、弓弩、暗器等物？」

浪子劉三道：「嗨，是去做生意，鬥智，又不是去打仗，鬥力，帶這些東西幹嘛，一旦被韃子搜出來，說不定會惹來殺身之禍，不要！」

× × ×

大同總兵康正辦事的能力也很強，果然，一夜之間便將所有的東西全部準備妥

當。

為了防人耳目，第二天一早，天還沒有亮，浪子劉三和鹵蛋，便領着四十頭駱駝，二十幾匹馬，載着鹽巴、茶磚、餐飲日用之物等等，十名鬚髮半白的老兵，十名乳臭未乾的小兵，大家都化裝成客商或伴當馬伕的模樣，從總兵府的後門溜走，出城而去。

疾行一日，便離開了大明邊陲之地。

往後數日，則奔行於蠻荒沙漠之中。

鳥不生蛋，狗不拉屎，眞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不毛之地。

舉目四望，除了風沙，還是風沙，簡直苦不堪言。

直至第五日，越過陰山之後，始見到綠洲，望見羊羣，偶而也可以看到一兩個人。

時值暮春，正是南雁北來的季節，仰望天際，經常會看到一行行的雁陣振翅掠過。

霍然，咻！一聲刺耳的金屬破空之聲，從天際傳來。

抬頭一看，浪子劉三馬上發現，有一支利箭，正尾隨在一羣雁陣之後疾速飛掠而至。

是好玩，也是技癢，劉三一時興起，就在路旁，折了一枝細小但却硬的山柴，抖手擲出去。

好準，利箭疾逾飛彈，就像是響尾蛇，奇準無比的鑽進了最後鴻雁的屁股裏。

餘勢未盡，再接再厲，又接連串上兩隻雁才勢盡而落。

與此同時，劉三所發的山柴，也毫不遜色，豬八戒趕考——湊熱鬧，也鑽進了箭尾屁股內。

劉三雙腿一夾，皮鞭一揮，策馬放蹄疾奔，雁兒尚未落地，就被他探手撈住。

一箭雙鵰，已是難能可貴，如今一箭三鵰，簡直世上少有，讚不絕口的道：「棒！奇準！好箭法！百步穿楊！」

鹵蛋已拍馬而到，照着劉三的句型說道：「妙！好棒！神箭手！強而有力！」

雖然是在稱讚射箭的人，但劉三能夠射中箭尾，一樣有異曲同工之妙，與有榮焉。

劉三朝四下望望，見並無人影，再瞧瞧手裏的大肥雁，道：「打雁的功夫一流，找雁的本事眞差，這人可能不良於行，患有小兒痲痹症。」

鹵蛋道：「也許是瞎貓碰上死耗子，雁兒純粹是被流箭所傷，該咱們有口福，到前面找個避風的地方烤着吃，我自出娘胎起，還沒有吃過雁呢。」

餘音未落，二人正自食指大動，思考配什麼作料來烤，猛聽一陣「汪！汪！汪！」的狗叫聲傳處，從山坡上奔來了兩條大狼犬。

那兩隻狼犬的確够大，足有半個人高，一照面就四蹄翻飛撲上來，要搶劉三手裏的雁。

來勢實在太猛，血口大張，幾乎可以吞下一顆人頭，劉三嚇了一跳，完全是一種本能的反應，立即在人馬週身佈下一道暗力。

狼犬逼退在地，寸步難進，吠聲却更大，驚得馬兒嘶鳴不已，也跟着停下來。

鹵蛋臭罵道：「畜牲，不長眼的狗，這是大爺的午餐，少在這裏打歪主意。」

馬嗚聲，馬蹄聲，好快，這些聲音傳到的同時，一匹全身烏溜溜的，黑得發亮，四脚却潔白如雪的「烏雲蓋雪」馬，已停在鹵蛋與劉三的面前。

馬漂亮，人更美，棗紅色的緊身衣，曲綫玲瓏，兩隻奶子渾圓壯碩，雪白的披風，迎風招展，鵝蛋臉，柳葉眉，目如寒星秋水，瑤鼻下面的小嘴紅如朝陽，尤其身上還散發着一股奇異的少女體香，薰人欲醉。

整體而言，與劉三一樣，有一種令人窒息的野性美的氣質。

人美，性子却不美，銀鈴似的聲音道：「非非，貝貝，不要跟他們一般見識，回來。」

是在跟狗說話，還眞乖，兩隻叫非非、貝貝的狗，搖搖尾巴，馬上退回到「烏雲蓋雪」後面去。

眞是罵人不帶髒字，叫狗跟人不要一般見識，浪子劉三甚覺惱火，道：「妳是那一國的人？」

紅衣少女道：「韃靼國人。」

「漢語講的不錯嘛。」

「我們韃靼國的人多數精通漢語。」

「喂，番婆，妳……」

紅衣少女截口道：「你說番婆？什麼意思？」

浪子劉三賊眼一翻，胡說八道說：「啊，這是一句稱讚的話，稱讚美女的專有名詞。」

鹵蛋道：「只適合用在外國美女身上，本國的妞兒不適用。」

紅衣少女不明就裏，錯把辱罵當恭維，笑盈盈的道：「嗯，這還差不多，你們很會拍馬屁嘛。」

浪子劉三繼續道：「番婆，好狗不擋道，妳無緣無故的擱住我們的路，到底想怎樣？」

紅衣少女自鳴得意的道：「本番婆是來收取獵物的。」

這時，浪子劉三的駱駝隊已到，大隊人馬全部停在路上等。

少女那邊也射來兩匹快馬，上面坐着兩個婢僕打扮的女孩，將馬停在一旁，嘰哩呱啦的跟少女說了幾句番話。

一面說，三個女人六隻眼，一面還不停的在劉三臉上「巡邏」，擠眉弄眼，笑意盎然。

浪子劉三被番女瞧得怪不好意思的，臉上熱辣辣的，道：「妳的意思是來收取這三隻雁？」

紅衣少女嬌聲道：「難道還會有別的嗎？」

一名青衣女婢逗笑道：「如果我們姑娘射到的是一個人，也可以帶回去。」

浪子劉三刁難道：「何以見得雁是妳射到的。」

紅衣少女從馬鞍箭壺中又拔出一支相同的箭來，道：「有箭為憑。」

鹵蛋不肯認帳，道：「番婆，箭上面又沒有字，如何證明是妳的？也許是別人的也說不定。」

另一名紫衣女婢道：「你是瞎子，上面就刻有我家姑娘的芳名。」

浪子劉三仔細一看，箭尾之上是刻着有字，可惜是番文，有看沒有懂，道：「正想請教番婆的芳名？」

紅衣少女嫣然一笑，道：「不告訴你，自己看。」

浪子劉三嘻笑道：「看啦，都是豆芽菜，歪七扭八的，它認識我，咱家不認識它。」

紅衣少女道：「那麼你可以去請教別人。」

鹵蛋道：「番婆就是番婆，眞難纒，沒有水準。」

劉三將箭拔出，把二隻雁還給他們，道：「雁可以給妳，這支箭必須留下。」

靑衣女婢道：「爲什麼？」

鹵蛋道：「因爲你們姑娘射中了雁，我們老——闖射中了箭，雁大箭小，都是射中屁股眼兒，比較起來，我們公子的技術比你們姑娘還高明哩。」

靑衣女婢不信，劉三展示給她看，紫衣女婢道：「騙人，騙人，這事根本不可能，旣然有那麼好的本事，爲何不自己打雁，而要檢別人現成的？」

劉三冷哼一聲，道：「哼，好男不跟女鬥，好鷄不跟狗鬥，不信就拉倒，有什麼了不起。」

方欲將箭擲還對方，紅衣少女嘟呶着小嘴道：「就算是眞的好啦，你喜歡這支箭，本番婆就送給你做個紀念吧。」

左一聲番婆，右一聲番婆，劉三眞想笑出來，但又不敢笑，道：「番婆，妳好像心不甘，情不願，很不服氣，眞以爲咱家在唬妳？」

「本番婆是不服氣。」

「要怎樣妳才服氣？」

「咱們再比一次。」

「比打雁射屁股？」

「換一個方式也好。」

「那比什麼？」

「比騎術。」

「是賽馬？怎麼賽？」

「瞧見沒有，前面有一個山谷，谷口有一棵樹，以樹爲目標，誰先到誰贏。」

「好，請！」

「請！」

二人都是明快果決的性子，一點也不拖泥帶水，請字一出口，同時夾馬腹，揮皮鞭，「希聿聿」兩聲長嘶，便如箭一般射出。

快！快得不得了，二人均伏在馬背上，策馬狂馳，但見黃塵滾滾，鹵蛋等人根本看不出誰輸誰贏來。

浪子劉三却看得明白，紅衣少女足足贏了他兩個馬身的距離。

這也難怪，游牧民族嘛，他們從小就在馬上討生活，劉三當然不是人家的對手，更何況紅衣少女的「烏雲蓋雪」乃是塞外名駒，就算騎術精湛，也依然註定要落在人後。

紅衣少女好厲害的一張嘴，現學現賣道：「你服不服氣？」

劉三道：「當然不服氣。」

「爲什麼？」

「因爲妳的馬好。」

「要怎樣你才服氣？」

「換馬再比一次，看誰先回到原處才算贏。」

「換就換，非要你心服口服不可。」

於是，兩個人立即互換位子，騎上了對方的馬。

好香，美人已去，異香猶存。

好軟，浪子劉三騎在紅衣少女的位子上，不免有點飄飄然想入非非。

也好豪華，劉三發現，馬韁係純絲編織而成，馬蹬是純金打造的，鞍頭則是白金製品，道：「想必番婆一定是家境十分富裕。」

紅衣少女道：「客氣，咱們可以開始啦。」

「好，請！」

「請！」

同樣的情況，再一次重演。

結果却並非完全一樣，浪子劉三藉「烏雲蓋雪」之助，豈奈騎術略遜，僅僅領先番婆半個馬頭，差點就要再度敗北。

浪子劉三道：「番婆，妳的騎術不賴，咱家甘拜下風。」

不料，紅衣少女却不肯接受勝利，道：「不行，一比一，咱們平分秋色，韃靼國的兒女絕不會佔人家的便宜。」

浪子劉三苦笑道：「平手也好，大家不傷和氣，皆大歡喜，有請三位姑娘讓路吧。」

紅衣少女道：「且慢，等分出高下之後，你們才能走。」

鹵蛋道：「我的媽呀，你們有完沒有完，還要比？」

靑衣女婢道：「當然要比，贏不了你們公子，我家姑娘三天三夜都會睡不着的覺。」

浪子劉三雙眉一挑，心中轉念，道：「咱們乾脆賭錢好啦，賭番婆的這一匹烏雲蓋雪更好。」

紅衣少女道：「我不喜歡賭錢，咱們比腕力。」

「扳手腕？」

「對，扳手腕。」

「開玩笑，男人的腕力天生比女人強，勝之不武。」

「少吹牛，本番婆在腕力上贏了你，才有面子，你也才會心悅誠服。」

「媽的，妳的野心眞大，跟妳比啦，誰怕誰呀！」

兩人同時跳下馬背，找了一塊平坦的石頭，兩隻手緊緊握在一起。

柔滑的小手好軟好軟，彷若無骨一般，乍然渾身一顫，都有一種觸電的感覺。

正式比賽開始，二人皆施出吃奶的力氣，兩隻手始終僵持在中心點，進退之間從未超過一寸，是一個旗鼓相當，不相上下的局面。

「加油！加油！男子漢，大丈夫，絕對不能輸給臭女人！」

「加油！加油！女孩子，要爭氣，絕對不能輸給臭男人！」

鹵蛋及幾名與他年齡相仿的小兵，在一旁拚命助威，爲劉三打氣，靑衣、紫衣兩名女婢不甘示弱，則在大吼大叫的爲紅衣少女加油，彼此各爲其主，競爭激烈，吼得臉紅脖子粗，形成一場別開生面的，男人與女人的戰爭。

不單單是男人與女人的戰爭，連狗也

戰，兩隻狼犬「汪！汪！」大叫，為牠的女主人狂吠不已。

也因而更加提高了浪子劉三與紅衣少女之間爭勝的意志，彼此皆漲紅了臉，使足了勁，寸土必爭，寸土不讓，誰也奈何不了誰。

乍然，猛聽紅衣少女發出一聲：「嗨！」銀牙緊咬，杏眼圓睜，也不知從那裏，突然來了一股蠻力，一鼓作氣，將浪子劉三那屹立如山的手臂，扳得歪到一邊去了。

嗨！又是一聲，再加三分勁，劉三兵敗如山倒，卒告全倒落敗。

「棒！好棒啊！贏了，贏了，女人壓倒男人！」

兩名女婢手舞足蹈大吼大叫，高興得忘了時辰八字。

連狗也感受到喜氣，「汪！汪！汪！汪！」直叫，伏在女主人脚下，搖着尾巴，猛獻慇懃。

「丟人！為男人漏氣！」

這是鹵蛋的反應，垂頭喪氣，對劉三的表現大為不滿。

欣喜也好，喪氣也吧，戰爭已經結束，輸贏也成了定局，紅衣少女滿面春風的道：「你服不服氣？不服氣可以重新再比過。」

浪子劉三故意吃她的豆腐：「劉二，妳就叫我二哥好啦。」

「二哥？喲，剛認識就想佔人家的便宜，你不一定比我大。」

「妳多大？」

「比二八佳人多一歲。」

「幾月生？」

「八月。」

「咱家也是十七，七月生，剛好大妳一個月，當之無愧。」

「這樣說，本番婆當眞該叫你一聲哥哥。」

浪子劉三毫不客氣，當場大聲的「哎」了一聲。

鹵蛋好不羨慕，也想東施效顰，調侃道：「番婆妹子，長幼有序，也應該叫我鹵蛋一聲大哥。」

紅衣少女瞄了他一眼，問道：「你幾歲？」

鹵蛋撒謊道：「男人十八一枝花。」

紅衣少女從嗓子眼裏哼了一聲，說道：「鬼話，騙人，一張娃娃臉，稚氣仍未脫，也想充老大，你應該叫本番婆姐姐才對。」

不再理會鹵蛋，轉對劉三道：「二哥是幹什麼的？」

浪子劉三指一指自己的駱駝羣，道：「生意人。」

「做什麼生意？」

「什麼生意都做，從內地運來鹽巴、茶葉，從此處運回皮毛、乳酪，再從內地運絲綢到波斯，從波斯運回地毯來。」

「赫，二哥的生意做得這麼大，一定是商場大亨。」

鹵蛋馬上糾正道：「什麼商場大亨，是大亨，沒知識，我們公子在內地的名頭可大着呢，是絲綢大王，也是鋼鐵大王、輪船大王、古董大王，如果你們番婆喜歡漢家兒郎，想找一個如意郎君，嫁到內地去，也可以成立一個婚姻介紹公司，為你們牽紅綫，做紅娘。」

紅衣少女回應一聲道：「哼！多管閑事」！」大眼睛在劉三的臉上打了一個轉兒，大大方方的問道：「你們準備到那裏去賣？」

這一下可把劉三給問傻了，番邦國外，人生地不熟的，根本不曉得該到那兒去，只好漫應道：「生意人，四海為家，那裏賣完那裏了，沒有一定的準兒。」

紅衣少女無限關心的說：「如果賣不完，或者價錢不好，你可以找本番婆，一定可以幫你賣個好價錢，而且保證一次賣光。」

浪子劉三道：「好啊，番婆肯幫忙，這是求之不得的美事，妳叫什麼？住那在兒？」

紅衣少女笑盈盈的嬌聲道：「本番婆的名字就刻在箭尾。」

「可是，咱家看不懂。」

「隨便找一個人問問不就結了？」

「由妳自已說出來不更好嗎！」

「才不呢，這樣會惹人恥笑。」

「這是什麼歪理？」

「是我們韃靼國的規矩。」

「什麼規矩？」

「女孩自動將姓名告訴男孩，就表示願意嫁給他。」

「這樣說來，妳是不願意嫁給咱家的了？」

「討厭，再見！」

說走眞走，跳上烏雲蓋雪，領着女婢狼犬，放蹄絕塵而去。

× × ×

鹵蛋望着遠去的塵頭，道：「奶奶的，這羣番婆好健美，也好大方，弄一個回去『騎』一定很爽。」

浪子劉三道：「怎麼？你他媽的動了凡心，想開開洋葷，討個番婆回去當老婆？好啊，你如果不嫌她老，就把那個紅衣婆子帶回去吧。」

鹵蛋道：「什麼人玩什麼鳥，那個番婆對你蠻有意思的，我可玩不了，寧願玩她身邊的那兩個小丫頭。」

話鋒一轉，繼又說道：「老大，你眞漏氣，丟男人的臉，剛才是怎麼回事，是眞的扳不過番婆？還是故意放水？」

浪子劉三面帶奸笑道：「你說呢？」

「我看十之八九是你故意放水，想勾搭她。」

「放水是眞的，勾搭倒未必。」

「此話怎講？」

「咱們身在番邦，理當處處小心，多結善緣，讓她吃點甜頭，等於多交了一個朋友，將來說不定會用得着，至於勾搭嘛，是你小子有意破壞咱家的形象，有了冬冬，咱家已是死會，拒絕往來戶，任何女人皆不可能再登陸佔領。」

「哼，這可不一定，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層紙。」

「你是說那個番妞？」

「不錯，她有這個意思，也有這個條件。」

「什麼條件？」

「健美、豪爽，而且似是名門閨秀，身份不低。」

「啊，對了，這個番婆身上香香的，說不定就是韃靼國的天香公主。」

「老大，這好啊，古時候有昭君和番的故事，咱們現在來一個劉三和番，娶到韃靼公主，就是韃靼的駙馬爺，說多威風就有多威風。」

浪子劉三給了他一個爆栗子，啐道：「去你的，異想天開，胡說八道，小心遇上女間諜，害咱們屍骨無存，你喜歡開洋葷，就鹵蛋和番好啦，咱家不幹！」

× × ×

駱駝隊繼續前行，已漸漸深入韃靼國的腹地，不久，一名在前面探路的老兵，神色慌張的策馬而回，帶回來一個驚人的消息，道：「老闆，前面有情況。」

在商言商，臨行之前就已經合計好，命大家稱呼劉三爲老闆或者公子，叫鹵蛋二老闆或二公子。

劉三聞言急道：「可是發現敵踪？」

老兵點頭道：「正是。」

「多不多？可是正規軍？」

「老闆一看便知。」

「好，咱們過去偵察一下。」

立與鹵蛋，跟在那老兵的後面，放馬馳去，駱駝隊則留在原地待命。

行沒多遠，拴好馬匹，爬上一座土山，馬上發現，在一個山窪子裏，有一隊兵士，圍着一堆營火團團坐，正在拍手唱歌，另有小部份番兵則在圈子內狂舞。

人羣當中，唯一的一張椅子上，坐着一個五十來歲，長着一臉絡腮鬍子，除去耳眼口鼻外，一臉都是毛，活像一隻大猩猩的老頭。

老頭的身後，插着一面旗子，上面畫着一隻振翅欲飛，面目猙獰的大老鷹。

對面，三根木柱上，一字兒五花大綁縛着三名身穿漢裝的年輕將軍。

那些狂舞的番兵，每當跳到他們面前時，不是吐一口口水，便是踹一脚，甚至以番邦的穢語侮罵，竭盡其羞辱之能事！

番兵的人數不少，粗略估計，約在百人以上，個個年富力強，精力旺盛，古銅色的皮膚，肌肉十分發達！

營火上架着一頭牛，有專人在負責烘烤。

浪子劉三看到這番景象，不禁血脈賁張，神色凝重的對身旁的老兵老魏問道：「老魏，這大概就是韃靼國的鐵血敢死隊吧？」

老魏身經百仗，見多識廣，立道：「是的，正是老鷹部落的鐵血敢死隊。」

「那麽，坐在椅子上的那個老傢伙，必定是他們的頭頭阿布達拉？」

「唔，此人十分兇暴，有萬夫莫敵之勇。」

「頭腦怎麽樣？」

「老闆的意思是——」

「聰明不聰明？點子多不多？」

「是個有勇無謀的粗人。」

「笨就好辦，咱家今天要殺豬。」

「如何殺？」

「且先說說那三個俘虜是什麽人？」

「正是先鋒常勝將軍徐良，及副將張軍與李彪。」

「老魏，說清楚一點，誰是誰？」

「徐將軍居中，張軍、李彪則在一左一右。」

「可知番兵最喜歡什麽？」

「女人！」

鹵蛋插言道：「這是男人的通病，很流行，中外都一樣。」

浪子劉三道：「咱家是問關於飲食方面的偏好。」

老兵老魏道：「是奶茶。」

「對酒怎樣？」

「塞外天寒，人人嗜飲。」

「咱們來點新鮮的，奶茶酒。」

「什麽叫奶茶酒？」

「就是奶、茶之外再加酒。」

「好主意，一定芬芳撲鼻，香醇可口，公子可是打算請客？」

「是有這個意思，但不知你們之中可有精於此道的高手？」

「是，鎮守邊關的老兵，差不多都可以做出很好的奶茶。」

「好極了，傳令下去，咱們就在這附近，找一個上風的地方，準備紮營、造飯、煮奶茶酒。」

抓起一把土來，一撒，正好向山下飄去，浪子劉三又道：「老魏，不必去找，就在這個土山下面好啦。」

× × ×

老魏諾聲而去，將駱駝隊召來，立刻展開紮營、造飯、煮奶茶酒的工作。

鹵蛋却揹着一個悶葫蘆，道：「老大，開什麽玩笑，韃子的鐵血敢死隊，殺人不見血，吃人不吐骨頭，咱們躱都來不及，怎麽可以在老虎旁邊睡大覺。」

浪子劉三罵道：「你眞沒出息，別忘記咱們此來的目的是執行秘密任務，要救人，也要殺人。」

「救人殺人就該衝過去，窩在這裏算什麽嘛。」

「衝過去？憑二十個老弱殘兵？去送死？」

「怕死就離遠一點。」

「這樣豈不是白來啦？」

「奇怪，這不是成心抬槓嘛，你到底打什麽歪主意？」

「跟那個殺千刀的鬥智，請鐵血敢死隊喝奶茶酒。」

「想請客應該送過去，在這裏煮算是那門子的計謀？」

「說你驢你眞驢，脫了褲子，鑽進你被窩裏的女人値錢嗎？自己千辛萬苦追到手的妞兒才是寶，心裏才不會有疙瘩。」

「嗯，有道理，有道理，我有點慢慢的懂啦。」

「哼，白痴，二百五，後知後覺。」

奶茶酒差不多已經煮好了，爲了增加香味，劉三還命人特別添加了一些香料。

奶香、茶香、酒香，再加上香料香，果然氣味芬芳，撲鼻生香，全場之人皆垂涎欲滴，躍躍欲飲。

「哇，好香啊，老魏，去拿個碗來，我先喝爲快。」

來不及了，鹵蛋話甫出口，老魏的脚還沒有動，面前已經多了兩個手握鋼刀的韃靼兵。

韃子兵嘰哩呱啦的嚷嚷好一陣，大家一句也聽不懂，浪子劉三低聲下氣的道：「咱們是從內地來的小民，聽不懂軍爺的

官話，可否用漢語交談？」

其中一人懂得漢語，但頗生硬，指着熱騰騰的奶茶酒道：「這是什麼東西？」

「是奶茶酒。」

「爲何這麼香？要香死人啦。」

「是專家用秘法調製的。」

「走，趕快抬過去。」

「幹嘛？」

「給我們的老鷹隊長，及全體勇士們喝。」

「軍爺，這是小民的東西呀。」

「大爺喜歡就是大爺的。」

「起碼給小民留一點。」

那番兵好兇，鋼刀一揮，架在劉三脖子上，喝道：「不行，大爺通統要，再嚕嚕囌囌，小心腦袋搬家。」

「是！是！」

劉三故作驚怕狀，答應得也很勉強，實則心裏面却高興得要死，自己妙計的第一步已完全成功。

命人抬着煮奶茶酒的鍋，跟着番兵，來至營火附近，將鍋子放在老鷹隊長阿布達拉的前面。

「哇啦！好香好香啊！」

「乖乖！要香死人啦！」

濃郁的香氣，好像長了翅膀，四下擴散，韃子兵全部靜止，鼻子一皺一皺的，用番語鬼叫不止。

老鷹隊長阿布達拉的反應却與衆不同，用漢語說道：「取個碗來，給這個渾小子喝。」

碗馬上取到，舀了一碗，遞給浪子。

劉三面不改色，張口就喝，津津有味，嘖嘖有聲！

是表演，也是嘴饞，鹵蛋吞着口水說：「拜託，拜託，留一口給我鹵蛋喝。」

硬行搶過來，還剩下兩三口，張嘴一飲而盡。

自然意猶未盡，拿着碗又要去舀，早被番兵阻止。

阿布達拉見無異狀，這才放心大胆的喝。

好大的胃口，連喝了三碗，還想再喝，奈何鍋子裏的奶茶酒早已被番兵搶光了，喝得清潔溜溜。

劉三計劃週密，數量有限，絕大多數的人連嘴唇都沒沾到，只有望鍋興歎的份兒。

老鷹隊長已從押劉三來此的軍士口中，得知一些事情，威風凜凜的道：「渾小子，你這奶茶酒還有沒有？」

浪子劉三道：「沒有了。」

「老夫命令你再煮。」

「煮多少？」

「愈多愈好，足夠勇士們飲用。」

「回隊長大爺的話，小民沒有那麼多奶。」

「老夫可以提供。」

「也沒有那麼多那麼大的鍋。」

「這裏有現成的。」

「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媽的個巴子，你眞嚕囌，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請問，縛在柱子上的那三個混蛋，是不是徐良、張軍和李彪？」

阿布達拉力氣大，火氣也大，陡地伸出一隻蒲團大手，抓住劉三的脖子，硬給提了起來，兇芒四射的道：「小子，你們可是從南邊來的特務，想要救人？」

劉三裝作渾身打顫的模樣兒，畏畏縮縮的道：「大爺饒命，大爺饒命，隊長誤會小民的意思了，我們老的老，小的小，向天老爺借胆子，也不敢在你老人家面前班門弄斧，自尋死路。」

阿布達拉餘怒猶存的道：「那你問這三頭豬玀作甚？又怎會識得他們？」

劉三理直氣壯的道：「小民是要找這三個惡鬼報仇。」

「報仇？你小子跟他們有仇？」

「是有仇，很深很深的仇。」

「可知他們的身份？」

「姓徐的是個先鋒，張、李二人是副將，都是魚肉百姓，豬狗不如的畜牲。」

「有何仇何恨？」

「孩子沒有娘，說起來話頭長，小民是個生意人，經常出入大漠，也經常要經過他們的地盤，每一次都要孝敬一個大紅包不算，還想盡辦法揩油打秋風，先父就是被他們逼得無路可走，上吊死的，我妹妹也被徐良姦汚，收做九姨太，嗚嗚。」

這小子眞會演戲，說至最後，哭出聲來，也掉下淚來。

許是受了傳染，鹵蛋的戲癮亦告發作，一把鼻涕一把淚的道：「還有草民的妹妹，兩個，是雙生，才十三歲，也被姓李的跟姓張的，姦淫至死，棄屍荒郊，眞是無法無天，喪盡天良，哇哇。」

言畢，一陣嚎啕大哭，比死了爹，沒了娘還傷心！

表演的實在精彩，有好幾名韃子兵都紅了眼圈，老鷹隊長自然被矇住了，將劉三放下來，臉色語氣皆緩和不少，道：「渾小子，你想怎麼樣？」

浪子劉三惡狠狠的道：「小民想親手殺了他們。」

鹵蛋補充道：「還請隊長大人借我們兩把刀。」

阿布達拉道：「混蛋，這三個傢伙殺不得，老子要送給韃靼王請功領賞，還是一件不小的大功哩。」

浪子劉三又放聲哭起來，道：「那我倆怎麼辦，天大的仇恨豈不要就此永沉海底？」

鹵蛋抹了一把淚，道：「七折八扣，最低限度，也請大老爺網開一面，讓我倆揍他們一頓。」

老鷹隊長思慮了一下，道：「好吧，爲了喝你們的奶茶酒，老夫答應啦，但要有分寸，可不能打死人。」

「知道！」

「遵命！」

三人喜不自勝，雄赳赳，氣昂昂的來至徐良等人被縛的地方。

此時此刻，雖是假戲，必須眞做，浪子劉三咬着牙齒臭罵道：「徐良，你不是人，是豬、是狗、是畜牲，還我爹的命來，還我妹妹的清白來。」

還眞打，一上來就劈哩叭啦，拳打腳踢，剎那之間，常勝將軍徐良的嘴角便涔下鮮血來。

一面不停的打，一面小聲說道：「徐將軍，你聽清楚，咱家是劉三，乃朝廷密

使，他叫鹵蛋，還有二十名總兵府的老少兵，是來救你們的，忍着點，千萬不可輕舉妄動，隨時聽候咱家的命令行事，要開罵，就當作仇人好啦。」

鹵蛋那邊也沒閑着，應該說更忙，打一陣張軍，再揍一陣李彪，聲若蚊蚋般道：「對，要開罵，不要客氣，越是髒話，難聽的話，不堪入耳的話，效果越好，越可以騙住阿布達拉那個老王八。」

李彪將軍還眞聽話，第一個開罵道：「操死你妹子算她活該，誰叫她不肯順從，拚命掙扎。」

張軍道：「死一個小妞算得了什麼，十八歲的大姑娘照樣被老子操死，本將軍但能逃得命在，保證將你撕成肉片，烤着來吃。」

鹵蛋破口大罵道：「我操你們的親娘祖奶奶，死到臨頭啦，還吹牛說大話，眞是欠揍，欠修理！」

啪！啪！手起掌落，左右開弓，張軍的臉上立刻暴起十條青筋來。

啪！啪！又是兩聲脆響，鹵蛋沒厚此薄彼，李彪也同樣挨了耳光子。

挨了揍，受了苦，甚至流了血，李彪却不怒反謝，噤聲道：「謝謝，不要客氣，再打重點，末將挺得住。」

浪子劉三小聲道：「李將軍，這不是逞英雄的時候，佯裝痛苦，等一下最好假裝暈倒，這一場戲差不多就可以落幕。」

常勝將軍徐良開罵道：「姓劉的小子，你爹該死，你妹妹下賤，你不要臉，竟敢背叛大明，投靠韃子，是一個標準的叛徒，本將軍死後做鬼也絕不放過你！」

浪子劉三吼道：「罵吧，儘量罵，反正你已來日無多，吃不到十個饅頭就會向閻王爺報到。」

「打啊！」

「揍啊！」

「操你媽！」

「操你祖宗八代！」

「無恥的小叛徒！」

五人一起開罵，二小拳脚交揮，不過片刻工夫，徐良、張軍、李彪的衣服已被劉三、鹵蛋扯破，變得絲絲縷縷，身上更是傷痕纍纍，鼻青臉腫。

心裏邊却很開心，哥兒三個正在研究，是那一個先暈倒，老鷹隊長阿布達拉已經開口了：「渾小子，住手，再打就要鬧出人命，叫老夫如何向大王交代。」

劉三表演逼眞，又給了徐良一拳，鹵蛋踢了張軍一脚，二人這才以勝利者的姿態，邁開大步走回來。

阿布達拉輕拍着手掌，道：「很好，你們的表現很好，日後見到大王，一定保薦你倆替韃靼國當間諜，有大筆的經費可用，不必再做生意了。」

浪子劉三百恭百敬的道：「先謝謝隊長大爺的提拔。」

鹵蛋詭笑道：「如果事成，我們領到經費，一定孝敬大爺，彼此五五分帳。」

直把老鷹隊長騙得一楞一楞的，道：「你們剛才說是生意人？」

浪子劉三道：「是啊，是啊。」

「做什麼生意？」

「賣茶葉和鹽巴。」

「經常出入大漠之地？」

「一點不假。」

阿布達拉忽又沉下臉來，道：「既然如此，也該懂得規矩吧？」

浪子劉三忙道：「我懂，我懂，小民這就去取。」

人已走出三四步，又轉身說道：「隊長，不知道貴隊一共有多少位勇士。」

老鷹隊長疑道：「渾小子，你問這個做什麼？」

劉三道：「小民是想在奶茶酒裏面再鹵幾個蛋，怕太少不够分配，所以當面請敎。」

「鹵蛋好吃嗎？」

「好吃得不得了，配奶茶酒，是絕佳配搭。」

「連老夫在內，一共是一百二十八個人。」

「知道了，就鹵一百三十個好啦，隊長吃三份。」

阿布達拉一聽可以吃三份，嘴都樂得歪了，頻頻揮手，叫劉三等人速去。

× × ×

劉三早有周全的準備，不多一會工夫便返回來。

帶回來的東西可眞不少，有茶葉、鹽巴、禮物、酒、香料，還有一箱白花花的銀子，以及一籮筐的鷄蛋。

僅僅留下三名小兵，在原地照顧駱駝、馬匹，其餘的人全體總動員，都過來帮忙煮蛋，煮奶茶酒，乃至兼辦其他雜務。

劉三好慷慨大方，獻給老鷹隊長阿布達拉的是一幅紅色的絲絹，番語稱作「哈達」，這就是阿布達拉所稱的規矩，也是見面禮，外加一套銀質餐具，一對金質的高脚酒杯，價值不菲。

其他的勇士，也不會忽視，每人一條手巾，一包「樣品茶」，還有一包「樣品鹽」。

直喜得老鷹隊長笑口大開，老眼瞇成一條縫兒，用拳頭猛捶劉三的肩，粗獷豪放的道：「小子，很好，你很會做人，很懂得做人的一些技巧，是韃靼之友，更是老鷹之友，老夫願意結交你這個朋友。」

劉三心忖：「你娘，誰願跟你做朋友，咱家想要你的老命！」

表面上却更乖順、馴服，彷若一隻搖尾乞憐的哈巴狗，誠恐誠惶的道：「隊長乃是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的貴人，小民算什麼東西，豈敢跟大爺做朋友。」

劉三愈恭順，阿布達拉愈開心，沉思一下，道：「小子，咱們做朋友，年齡上是差了一大截，這樣吧，委屈你，就做老夫的乾兒子吧。」

浪子聞言大怒，心想：「媽的，得了便宜還賣乖，簡直是得寸進尺，不過，這樣也好，你死得更快！」

當即跪倒在地，行了拜見大禮，清清脆脆的叫了一聲：「乾爹！」

名份既定，劉三身價陡升，老鷹隊長命人從篷車上搬來一張椅子，叫他這個乾兒子坐在一旁。

劉三這一生，有兩張椅子，對他意義重大，一張是死裏逃生，憑三寸不爛之舌，文儀公主朱雅蘭賜給他的，這一張則是拜乾爹，給人家做乾兒子換來的。

但在心裏上，却不甘願有這麼一個混

帳乾爹，是以，這一張椅子他並沒有去坐，打開木箱，將銀子亮出來，道：「乾爹，這些銀子，孩兒本來是想送給勇士們勞軍的，現在突發奇想，打算改變一個方式，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

老鷹隊長哈哈傻笑道：「把你的計劃說出來。」

「咱家是想，請勇士們做個遊戲，逗你老人家樂一樂，這些銀子就當作獎金發出去。」

「做什麼遊戲？」

「賽跑、比刀、論劍、唱歌、跳舞都可以，隨乾爹的高興。」

「這羣魔崽子，除殺人打仗之外，別無其他所長，我看就叫他們比賽動刀打架吧。」

「這樣不妥吧，萬一鬧出人命來怎麼辦？」

「不要緊的，死了一個少一個，只要咱們爺兒倆看得高興就行了，兒呀，快訂出一個獎勵的標準來，告訴大家，馬上開始。」

劉三想了想，道：「打中一拳，踢中一腳，或是摑了一掌，都是五兩銀子，砍中一刀，刺中一劍，各十兩銀子，但最好是點到爲止，以不傷人爲原則。」

鹵蛋點笑道：「話是不錯，然而，刀劍無眼，誰也不敢保證絕對不會傷人，爲了安慰傷者，可以再訂一個安慰獎，凡是受傷的人，可以拿到安慰獎金三十兩。」

老鷹隊長道：「這不公平，受傷的人有獎金，打傷他的人是勝利者，難道不該鼓勵鼓勵？」

浪子劉三道：「當然應該鼓勵，不然大家都會爭着做儒夫，挨刀子，勝利者每人五十兩。」

旁邊一位勇士道：「嗯，這還馬馬虎虎差不多。」

鹵蛋道：「有受傷，免不了就會有傷人命的事發生，可以給死者的家屬發一百兩的喪葬安家費，但願備而不用，沒有意外發生。」

劉三道：「勝利者也不應該受到歧視，發給獎金二百兩，但不准他再繼續比賽，以免殺紅了眼，爲錢而傷人，害咱們父子於不仁不義之地。」

阿布達拉道：「對，對，無論如何，不能動搖了老子的根基，老鷹勇士都死光了，我這個隊長還幹個鬼。」

浪子劉三道：「如此，就請乾爹宣佈規則，開始比賽吧。」

阿布達拉亦未推辭，就照着劉三，鹵蛋的意思，當衆宣佈出來，並聘請鹵蛋當裁判，決定誰輸誰贏，以及獎金的多寡。

這一來，鹵蛋可樂了，玉皇大帝放屁——神氣十足，就在老鷹隊長面前不遠的地方，畫了個丈許大的圓圈，將銀箱搬過去，全部倒在地上，往箱子上一坐，大聲嚷嚷道：「喂，大家注意，我們大老闆劉三爺，拜老鷹隊長作乾爸，這是你們全體敢死隊勇士的光榮，爲了表示慶祝之意，特別舉辦這一場比武大會。」

頓一頓，清一清嗓門，接着又說：「揍人有錢，挨揍的人差不多也有錢，這種好事，天上少有，地上無雙，全世界只此一家，別無分號，誰要是不賣力，準是第一號超級大傻瓜！」

這個寶貝的點子也不少，爲了製造氣氛，提高大家的興緻，當場取出兩錠十兩重的小元寶來，往場子中間一丟，朗聲道：「這是給第一對比武朋友的見面禮，媽的，不要擠，退後點，退到圈子外面去，等老子喊三二一再進場，犯規的人要罰銀子，取消他的比賽資格。」

圈內圈外，本來已經擠了不少人，經鹵蛋這麼一說，又趕忙退出去。

「三——二——一！」

鹵蛋一字甫出口，鞭子兵便如潮水般湧進去。

你推我擠，你爭我奪，大吼大叫，動手動腳，正式比賽尚未開始，便先演出一場熱身戰。

「嘿，銀子跑到那裏去了？」

「哇，是誰在踢老子的屁股？」

「喂，你搶銀子不要打人呀！」

「媽的，這是我的命根子，不是元寶，不要扯，快扯斷啦！」

「奶奶的，是老子捷足先登，你們憑什麼硬搶硬奪，不要臉，沒有風度！」

「你才沒有風度，壓在肚子下面生孩子。」

「搶啊！」

「奪啊！」

「爭啊！」

「壓啊！」

爭先恐後，奪啊壓啊，將兩個搶得元寶的勇士，壓在下面，上面疊羅漢似的疊了一堆人。

看夠了，也樂足了，鹵蛋這才將多餘的人趕跑，叫那兩個得到元寶的人在圈內正式比劃。

就在烤牛的大火旁邊，又生起三堆火，架上三口大鍋，先煮鷄蛋，再放奶、茶、及酒。

奶是敢死隊自已提供的，茶是武夷烏龍，酒乃山西汾酒，都是享譽中外，膾炙人口的極品。

酒、茶、奶，三樣東西調配好後，才將剝好皮的鷄蛋放進去。

接着是添加香料，由老兵老魏動手。

另外，還特別增加了一樣東西。

是毒藥。

絕毒無比的毒藥。

無色無味，服藥之初，反應全無，一旦發作，便百毒攻心，血脈斷裂而亡，是大同府一位名醫的傑作。

被阿布達拉發現了，疑雲滿面的道：「那是什麼東西？」

浪子劉三鎮靜如恆的道：「是香料，也就是調味料。」

「剛才喝的奶茶酒裏面有放嗎？」

「有，當然有，不放就不可能那麼香醇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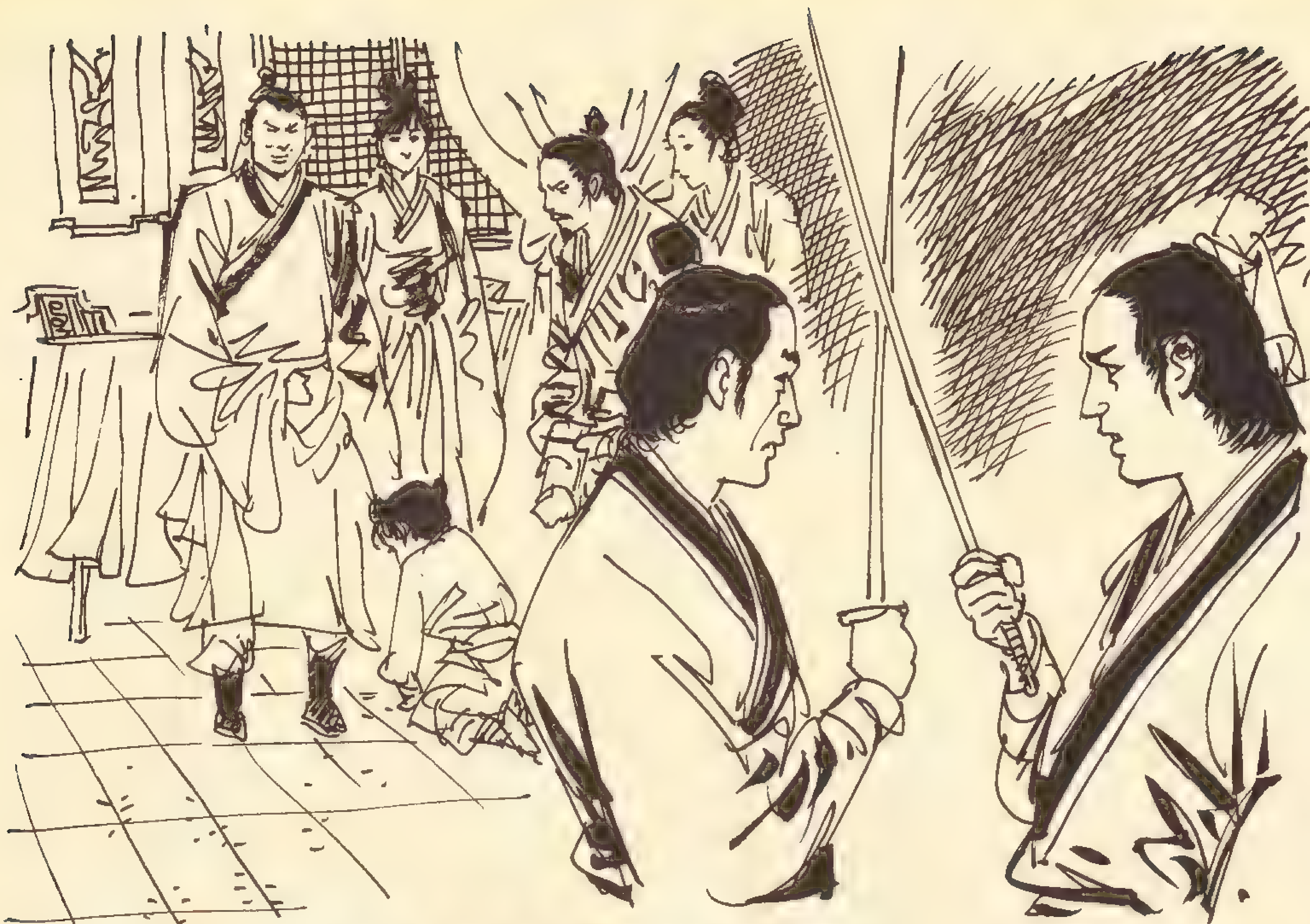
「哦！」

「親愛的乾爹，要不要孩兒拿來給你老人家檢查一下？」

「不必了，倒是這些香料，以及茶、酒，我兒臨去之時，別忘記賣一些給爲父的。」

「乾爹說那裏話來，自家父子，不談買賣，孩兒走時多留一些就是。」

（未完・八）



上文提要：展劭、海天三劍與景開恩及數嘍囉乘着海鯊幫的戰船離開四劍島返回中原，至天剛破曉時，發現前面有兩艘海鯊幫的船隻……秦君燕離開洞宮山去找尋他的乾娘「斷腸人」不果，唯有獨自返回竹舍，竟發現斷腸人身受重傷伏在草叢旁……展劭與莫紫薇得知統一盟將攻打昆仲幫，遂趕往太湖報訊……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

怒海餘生喜相逢　情敵碰頭心難平

萬鵬程大聲道：「不錯不錯，妹子，快吩咐楊大嬸加酒菜，今日愚兄要喝個痛快。」接着道：「師弟，有話到廳裏再說，來！」他當先帶路而行。一行四人只有他滿懷高興，其他人都各懷心事。

到萬鵬程居所小廳，重整杯碟，四人依次坐下，萬鵬程斟了一杯酒道：「師弟無恙，眞乃本門之幸，待愚兄先敬你一杯！」

「多謝大師兄！」秦君燕一飲而盡，莫紫薇雖不勝酒力，亦陪喝了一杯，秦君燕滿腹情話，不知從何訴起，半晌才道：「愚兄還以爲今生再也沒機會見到師妹了！」

莫紫薇只簡單的道：「小妹幸得展大哥相救，否則葬身魚腹了，三師兄你又如何能得以生還？」

秦君燕嘆息道：「愚兄幸好遇到一漁船經過，將愚兄網上船去了……唉！上岸之後，還幾經生死，幸好上天可憐，留得殘軀！」

說着蒲環已捧着酒菜進來，接口的道：「三師弟既然早已上岸，爲何不來報個訊兒？」

秦君燕猶疑了一下才道：「大師兄，小弟今次趕來，乃爲了通知您一件事，統一盟準備在下月攻打貴幫！」

萬鵬程道：「師妹和展少俠也是爲此而來，愚兄已作了安排！」

「聞得賊勢甚强，以小弟之見，大師兄還是先避避鋒芒！」

萬鵬程吃吃笑道：「師弟沒到來之前，愚兄還有點牽掛，如今了無牽掛，還怕什麼？大丈夫死則死矣，要愚兄做縮頭烏龜，萬萬不可！」

「大師兄，請恕小弟大胆妄言，此乃匹夫所爲，俗語有云，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請大師兄……」

「師弟不必多言，愚兄主意已決，若人人如你所說，還有誰抗暴？」萬鵬程又喝了一口酒，道：「不過師弟你却不能留下來！」

秦君燕只道萬鵬程准展劭留下，不准自己留下來，不由大聲道：「大師兄認爲小弟武功不足以助你一臂之力？」

「非也，本門尚須由你繼承，你情況與愚兄不同也！」

蒲環亦道：「三師弟，你大師兄說得有理，你們三個，過兩天便一齊離開吧！敝幫的事，自有敝幫應付！」

萬鵬程道：「如果二師弟爭氣，你要留下來，愚兄亦不反對，奈何……」

秦君燕又問：「大師兄可有二師兄的消息？」

「全然沒有，就怕他落在統一盟手中！」萬鵬程道：「三師弟近來情況如何，請簡述一下！」

秦君燕依言將年來發生的事，扼要地說了一下，萬鵬程喜道：「師弟有志氣，愚兄十分欽佩，相信年來武功必大有進展！」

「小弟困限於資質，進步極微，正想請大師兄指點！」

萬鵬程應了一聲，道：「好極了，下午愚兄便抽空陪你練一趟劍法。」

飯後，萬鵬程果然帶秦君燕到後花園

練劍，莫紫薇也跟着去，展劭因爲自己是別派弟子，自己找上萬小龍，先教他練些入門的功夫。

萬鵬程先看了秦君燕練了一遍劍法，再與他決鬥一番，兩人劍來劍往，只見白光不見人影，鬥得十分激烈，莫紫薇在旁看見，心中暗暗高興，忖道：「我只道年來進步極速，不料三師兄亦更上一層樓！」

萬鵬程忽然住手跳後，舉袖拭去額上汗珠，道：「三師弟且停，師妹，你亦練一趟，讓愚兄看看！」

莫紫薇欣然答應，練了一遍劍法，萬鵬程見她劍中頗多新招，不由得心花怒放，秦君燕却知道是展劭師父傳授的，心中甚不好受。

莫紫薇收劍之後，萬鵬程急不及待問道：「師妹，你那幾招劍法，是跟人學的，還是自創的。」

「小妹那有自創新招的本領？那是展大俠的師父傳授的，說那本是本門的劍法！」莫紫薇將情況略說了一遍。

萬鵬程嘆息道：「料不到本門的武功反要由外人代授！」

莫紫薇道：「大師兄，三師兄，趁這幾天有空，待小妹對你倆詳細解釋這幾招……」

話音未落，秦君燕已截口道：「外人傳授的，愚兄不學！」

萬鵬程沉聲道：「三師弟，你怎地這麼迂腐？此乃本門原來之武功，爲何不學？難道要甘心讓它湮沒？小師妹，別理他，現在開始吧！」

莫紫薇先示範了兩遍，再詳細解釋一番，又授了口訣，秦君燕心無旁騖，記得很快，萬鵬程因牽掛幫裏的事務，只記住兩招口訣，便收劍道：「三師弟，小師妹你們繼續吧，愚兄得出去料理一下幫務！」

萬鵬程去後，秦君燕本想收劍，可是又捨不得失去與小師妹單獨相處的機會，便留下來，不料莫紫薇却一本正經地道：「三師兄，你記性一向甚好，咱們繼續吧！」

秦君燕道：「師妹，咱們闊別一年，停下來談談吧！」

莫紫薇正容道：「三師兄，繼承和發揚本門的武功最爲重要，而且說不定明早統一盟便殺上門來，能早點學上手，總是好事，至於叙別情，大可以在晚上！」

秦君燕反駁不得，只好繼續學習，他分神之下，進度甚慢，莫紫薇生氣地道：「三師兄，這七招劍法，你學不會，就別想跟我說話！」

秦君燕覺得小師妹跟自己的距離又遠了一步，心裏十分難受，待要再求莫紫薇，但莫紫薇已舉劍示範起來，他只好專心集中精神學之。

莫紫薇直教至傍晚才收劍停止。兩人返回萬鵬程居所，蒲環與展劭還在說話，四人瞎扯了一陣，萬鵬程又回來了。不久，晚飯開上來，一直至回房歇息，秦君燕都找不到機會跟莫紫薇訴衷情。

次日一早，秦君燕去莫紫薇房中，却撲了個空，原來蒲環拉她去水寨那邊，秦君燕想了一下，便轉而去找展劭。

＊　＊　＊

蒲環藉口帶着莫紫薇到水寨參觀，其實只是爲了方便探聽她的口風。「小師妹，你已很久沒見過三師弟，覺得他有否改變？」

莫紫薇道：「三師兄看來比以前清瘦，但人却穩重了些！」

「愚嫂不是指這個……他對你還是很好吧？」

莫紫薇微微一呆，隱隱猜到蒲環的用意，却故意假裝不知，道：「是的，咱們自小便一起學文習武，三師兄一向關心小妹，小妹也一向當他是親哥哥！」

蒲環不放過他，緊加一句：「只是這樣？」

蒲環微微一笑：「愚嫂覺得三師兄對你好像不是兄妹之情，難道小師妹不知道他對你有兒女情意？」

莫紫薇垂下頭來，半晌才幽幽一嘆：「小妹怎會知？不過這種事實在勉强不得！」

蒲環臉上的笑意不見了：「你的意思是說你從來沒有……」

「不錯！小妹一直視他爲大哥，那只是他一廂情願……」莫紫薇吸了一口氣，抬頭道：「師嫂，小妹也知道他對我一心一意，更知道他是好人，是以小妹亦希望他能早日找到一個如意的伴侶！」

「你不再考慮一下？」

「不必了，小妹已說過，這種事絕對不能勉强，即使爹在生，也不會改變！」

「是因爲展少俠？」

「絕對不是，小妹未認識展大哥時，對他的感情亦是如此！」莫紫薇大着胆子反問：「師嫂，請恕小妹大胆問一句，師嫂未嫁與大師兄時，相信拜倒在您石榴裙之下的人，絕對不少，但爲何你只喜歡大師兄？小妹是越來越相信緣份！」

蒲環紅着臉續問：「你喜歡展少俠？」

莫紫薇亦希望透過蒲環之口，勸勸秦君燕，因此鼓起勇氣道：「是的，師嫂，你認爲他的爲人怎樣？」

「他……人品的確不錯，否則愚嫂也不會要小龍拜他爲師！」蒲環側頭看了她一眼，續問：「但不知他對你如何？」

莫紫薇雙頰紅得像西天的晚霞，聲如蚊吶地道：「他，他對小妹很好……」

「愚嫂亦希望你們有情人能成眷屬，只是三師弟他……」話未說罷，她心中忽又緊張起來，急又道：「不知三師兄會否去找展大哥？」

蒲環一怔，道：「三師兄與他相識非自今日始，去找展少俠亦無什麼不對！」

「師嫂你不知道了！」莫紫薇緊張道：「咱還是回去看看！」

＊　＊　＊

展劭不在房中，秦君燕到處找他，終於在後院見到他，原來展劭正在教萬小龍練武，秦君燕道：「展兄，小弟找得你好苦！」

「秦兄來得正好，小弟也有話要跟你說！」

秦君燕冷冷地道：「說吧，小弟洗耳恭聽，相信展兄尚未忘記當日咱們的協議。」

展劭有點兒窘，忙回頭道：「小龍，

今日暫時教到此爲止，下次再繼續，你回去吧，爲師有話跟你之師叔商量！」

萬小龍離開之後，展劭仍垂着頭，久久說不出話來，秦君燕冷笑一聲：「展兄不是欲告訴小弟，說已把以前的話忘記了吧？」

展劭囁嚅地道：「不是……小弟並沒有忘記，這一年來，從未忘記！」

秦君燕掩不住內心的高興，喜道：「展兄弟眞信人，小弟佩服之至！如今小弟既然與師妹重逢，以後自有小弟照料她，再不用展兄費心了！」

展劭咬一咬唇，似下了極大的決心，道：「秦兄，小弟正要請你原諒，小弟要毀約了！」

秦君燕臉色大變，「展兄這是什麼意思？嘿嘿，好高明的手段，故意以退爲進，等小弟不以爲意，你好乘虛而入，展劭，眞想不到你是個卑鄙小人，枉我當日在黃山與你共生死！」

展劭誠懇地道：「秦兄誤會了，小弟絕無欺騙你的成份，存心欲成全你們……奈何當日咱們圍攻海鯊幫而下水，小弟與紫薇以爲秦兄已葬身怒海……」

「你是在咒我，還是希望我早點死？」

「請秦兄別生氣，當日那情況也難怪小弟有此想法！」

秦君燕氣得手指發顫，指臂戟指道：「如此，你便要毀約，難道你不知道大丈夫一諾千金？」

展劭也提高聲音：「小弟亦請問你一句，你是否眞愛紫薇？」

「那還用問！」

「既然如此，難道你希望紫薇一生爲你守這沒意義的寡？」

這句話說得秦君燕答不出話來，展劭又道：「秦兄，男女間之情不可能勉强的，咱們是兩廂情願！」

秦君燕大聲道：「除非你引誘她，不然紫薇怎會……」

「秦兄，不許你如此侮辱紫薇，假如她對你的感情會因爲我的引誘而改變，她尚有何可取之處？」展劭忽又長嘆一聲，痛苦地道：「小弟已不能自拔，而且我知道紫薇心中愛的亦是小弟！」

「哼，好自大，不能自拔，小弟有辦法替你解決，只要小弟帶紫薇遠走高飛，日久之後，你自會淡忘！」

展劭苦笑道：「秦兄不能忘記她，小弟又如何能對她忘懷？」

秦君燕說不過他，不由惱羞成怒，厲聲道：「我不管你這許多，總之她是我的，你是後來者。」

「我看未必，紫薇與秦兄只有兄妹之情，未涉兒女情……」

「你別再說，等下我就帶師妹離開。」

展劭見他不可理喻，不由也發火了，冷然反問：「你有否得到她的同意？」

「哼，她不跟我去，難道反跟着你？」

展劭低聲道：「事實與你所說的，恰恰相反，紫薇愛的是我，小弟本來也想將她讓給你，但後來經過深思熟慮，決定不能爲了實踐諾言，而犧牲紫薇的幸福！」

秦君燕心頭如遭火灼，喝道：「放屁，小師妹跟我才有幸福。」

展劭誠懇道：「秦兄，小弟不想與你作無謂之爭，事實紫薇多次向小弟表露眞情，請問她可曾向你表示過情意？你若不信大可去問她。」

秦君燕如胸中刄，展劭這句話正擊中他最虛弱的地方，刹那間，羞、怒、妒、忌諸情一齊湧上心頭，雙眼充滿怒火，直瞪着展劭。

展劭目光毫不退縮，反瞪着他道：「小弟不能沒有紫薇，也相信她不能沒有我，就算小弟此時立即離開她，她今生亦不會嫁給你。」

秦君燕兀自强辯：「心有靈犀一點通，她心意如何，我比誰都清楚，她只愛我不愛別人。」

「秦兄不覺得自己太自私？爲了自己的感情，完全不理會對方，這也是愛？老實說，就算你娶得紫薇，也只能令她終身痛苦。」

秦君燕再也忍不住，霍地抽出劍來，道：「展劭，拔出你的劍來。」

展劭輕哼一聲，不屑地道：「展某才不與你一般見識！」言畢動身欲行。

秦君燕極喝道：「站住！」

展劭百般忍讓，仍沒法說服對方，不由亦發火，轉頭冷然道：「請秦兄自重！」

秦君燕道：「如今最好的解決辦法，便是你我兩人在劍上分個高低，敗者便得悄然引退。」

「小弟認爲只有紫薇才有資格決定！」

秦君燕哈哈大笑：「展兄不敢應戰，敢情是害怕失敗！」

「小弟絕不是害怕，而且咱們到底是朋友。」

「放屁！秦某那裡有你這種不顧信義的朋友？快拔劍！」秦君燕咄咄迫人，長劍遙指着展劭。

展劭苦笑道：「秦兄何必苦苦相迫？」

「你有種便拔劍與我決個高下，不敢拔劍便給我滾，從此不再見我師妹！」秦君燕妒火中燒，已完全失却往日的風度，與市井之徒無疑！

展劭心想今日若不與他一戰，日後麻煩更多，何況他到底少年任性，被人苦苦相迫，決計不能强忍，當下道：「既然如此，小弟是恭敬不如從命，不過咱們只是印証一下武術，紫薇誰屬，終須由她自由決定……」

秦君燕道：「展兄既然要點道即止，小弟那敢不從命，廢話莫說，還是拔劍吧！」

「好大的口氣！」展劭心中暗道：「他這人最大的缺點，便是傲氣太重，心中只有自己從無別人。」當下將劍抽了出來，道：「雖然點到即止，但刀劍無眼，若有損傷，尚請莫怪！」

「此話小弟亦正欲提醒你。」

展劭針鋒相對。「小弟近來習了不少新招，請秦兄小心。」

秦君燕怒極反笑：「展兄如像是小弟腹中的蛔蟲，小弟也新創不少絕招，展兄千萬小心。」

「想不到秦兄有此功力，小弟今日若然輸給你，不但立即遠離紫薇，而且發誓終生不用劍。」

秦君燕道：「壯哉斯言，小弟今日若失敗，也同樣終生不用劍，請！」他怕等

下有人來，會打不成，因此先發制人立即搶攻。

秦君燕一口氣攻了七八招，展砀雖覺他比前大有進步，但他在三位師父指點之下，進步更大，他武功本就比秦君燕高一籌，如今雙方的距離就更大了，是故秦君燕攻勢雖凌厲，但他仍然從容不迫，一一破解。

秦君燕自恃這年來功力大進，有信心跨越對方，豈知展砀亦有進步，不由激起他爭勝之心，攻勢展開如長江水，滔滔不絕，眨眼間已攻了三十多招了，依然未能佔得到絲毫便宜。

秦君燕見毫無進展，遂展開自創的新招，果然將展砀迫退兩步，他精神一振，尖嘯一聲，攻勢更加猛烈。

展砀很快又站穩了陣脚，他摸透了秦君燕新招變化後，立即展開反攻，秦君燕拚力抵擋，寸步不讓。「展兄不是誇言創了不少新招麼，也不過爾爾！」

展砀心中暗怒，接道：「今日若不給點顏色他瞧瞧，恐怕他更將囂張。」當下道：「秦兄小心，小弟的新招來了。」

秦君燕道：「小弟盼得脖子都長了。」

話音未了，展砀劍法已是一變，時急時緩，時剛時柔，秦君燕一時適應不了，登時被鬧得手忙脚亂，原來劍痴和劍狂兩人的劍法，其一走的是陰柔詭異多變的路子，另一走的則是剛猛急勁之路，本是「水火不能相融」，但經「海天之劍」這些年來的鑽研，再加上劍心自創的幾招劍法，把兩種截然不同路子的劍法，融於一爐，威力倍增。傳與展砀，只可惜展砀限於功力和經驗，這套劍法固未學全，而學到的，亦尚未能完全發揮其精妙和威力。

秦君燕雖然天資聰敏，但一個人的苦心鑽研，限於原有之功力和閱歷，怎能與三位蓋世高手相比？是以只十來招，便被展砀迫得連連後退。

展砀道：「秦兄，今日此場比賽，到此爲止如何？」

「勝負未分，閣下言之過早。」秦君燕吃了他一激，拚起全力，亡命反擊。

展砀眉頭一皺，忖道：「他怎地把我當作不共戴天之仇人？今日，如何收拾方好？」可是秦君燕一拚命，形勢不由他分神，只好專心應付。

秦君燕招色兇狠，只攻不守，這如何算得是印証，簡直是在拚命。

展砀一時間，想不到兩全其美的方法，只好嚴密防守，節節退後，眼看退到牆邊，秦君燕嘶聲道：「展砀，你爲何不敢反攻？莫非技只此矣？」

展砀退無可退，一聽他此話，不由猛嘯一聲，長劍用力一橫，「噹」的一聲，將秦君燕的劍擋開，再使一招劍狂傳授的「氣蓋山河」。

這一招力度既猛，又疾，秦君燕吃了一驚，急忙倒退半步，廻劍來格，「噹」的又一聲巨响，秦君燕運力不及，只覺虎口一痲，長劍登時脫手。

展砀踏前一步，長劍指了指秦君燕胸膛，便隨即收劍，秦君燕臉色鐵青，顫着聲道：「展砀，你有種便殺了少爺吧！」

展砀乾咳一聲：「咱們不過是印証武功而已……咳咳，勝負乃兵家常事，請秦兄莫放在心上。」

秦君燕狠狠地道：「你不殺我，終有一日會後悔，我必報此辱。」

展砀將劍入匣，道：「秦兄眞要看不開，小弟亦無可奈何！」

秦君燕心如刀割，知道自今之後，他將永遠失去莫紫薇，只見他身子不斷顫動着，慢慢轉身，俯身去拾劍。展砀心情亦甚沉重，快步上前，欲替秦君燕拾劍，秦君燕大喝道：「讓開！」

展砀依言退後，吶吶地道：「秦兄，小弟並非有意……」

秦君燕拾起長劍，忽然將之敲打在石櫈上，「噹」一聲，長劍自中而斷，展砀剛一怔，秦君燕已轉身振衣飛出圍牆。

「秦兄，你欲去何處？」展砀亦躍上牆頭，只見秦君燕如奔馬般，向遠處急馳而去。

秦君燕只覺有一股難以宣洩之氣，充盈胸間，他久奔不疲，且越跑越快，一口氣馳了七八里，氣才稍消，方慢慢停下。

這刹那，他腦海中仍一片空白，剛才所發生的事，仿如一場春夢，令人難以置信。

良久，一陣湖風吹來，秦君燕這才瞿然一醒，才知道自己乃繞着太湖而馳，他痛定思痛，一股悲哀夾雜着仇恨湧上心頭，忽然不由自主地失聲痛哭起來。

是次比上次怒海餘生，只道小師妹已葬身魚腹的打擊更大，只覺做人毫無趣味，一哭之下，難以遏止，一直哭至聲啞力竭才停下。

湖邊的漁夫早得到昆仲幫的通知，知道統一盟即將來犯，已經撤離，是以亦無人打擾他，秦君燕器量狹小，倚樹喘息，手背無意中觸及腰間的洞簫，他立即將洞簫拔了出來，湊唇吹奏。

簫聲咽嗚，說不盡的凄涼痛苦，吹的正是「斷腸人」的「斷腸曲」，這曲子他已吹奏過無數遍，但却以這一次奏得最動人，感情與技術發揮至淋漓盡致。

他吹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吹了五六遍才停下來，簫聲一停，他感情又沸騰起來，但覺天下間的人都負了他，包括他心愛的人和尊敬的人！他哭不出聲，雙拳不斷撞擊樹幹，十數下之後，他雙拳已經紅腫，甚至連皮肉亦擦破了，但肉體的痛苦，却不及精神痛苦萬分之一。

他畢生學劍，今後却不能再用劍，這仇如何報，心頭如遭蛇噬，痛苦猛地揪緊，忽然瞥及地上的洞簫，目光忽然一亮，抓起洞簫，長嘯一聲，向南急馳而去！

* * *

秦君燕固然傷心失望，而展砀亦不好過，他又愧又悔，把頭埋在雙掌之中。

當日在船上，自己親口答應秦君燕，要退出這條複雜的愛河，但其後自己又食言，不單止沒法忘懷莫紫薇，而且感情更深，而那時他亦知道秦君燕對莫紫薇的感情，不下於自己。

他不覺暗問自己：「我是不是做錯了？我是不是自私？」這刹那間，什麼統一盟，什麼正邪大戰，他已全然忘記，只希望到一個沒人的地方，冷靜一下。

莫紫薇與秦君燕是青梅竹馬，自己半途殺入，算不算是橫刀奪愛？能否容忍於

問道？

　霎時間，理想、愛情、個人恩怨諸情，似走馬燈般在他腦海中團團亂轉，他幾次欲飛身追秦君燕，叫他回來，任由自己浪跡天涯。

　正在胡思亂想間，耳畔忽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展大哥，你身子不適？」

　展劭心頭一跳，緩緩站了起來，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强笑道：「誰說我身子不適？」

「展大哥，你一定有事瞞住小妹，你可曾見過三師兄？大師兄有事找他？」莫紫薇目光忽然瞥及地上的斷劍，不由叫了起來：「這把劍是誰的？」

　展劭目光不敢望她，吶吶地道：「那是妳三師兄的劍。」

　莫紫薇從他的神態看出玄虛，嬌軀猛地一震，低聲道：「展大哥，你把他打傷？」

　展劭見她焦慮之情，溢於言表，自責之心更强，暗道：「原來紫薇還是關心他的，我實在不該擠在他們之間！唉，展劭呀展劭，你身爲男子漢，豈能不顧大事，而溺於兒女私情中。」

　莫紫薇見他面色陰晴不定，更爲焦急，急問：「展大哥，您怎不說話？三師兄到底去了那裡？他傷得嚴不嚴重？現在何處？」

　展劭心頭更涼，忖道：「她在島上跟我卿卿我我，只不過是因爲秦君燕不在而已，如今他來了，她自然記起以前的情義，我何苦來哉？古人能夠成全朋友，我展劭爲何不能？」主意一定，便道：「他沒有受傷，往前面跑了，你快去追吧！」

　莫紫薇跺腳道：「也不知道你們在弄什麼玄虛，還不快跟我去追？」

　展劭收起長劍，道：「紫薇，對不起，我突然醒起還有點要事要辦，後會有期。」他不待莫紫薇有任何反應，一個風車大轉身，雙腳一頓，向另一個方向飛起，脚尖在假山上一點，越過圍牆，向寨後馳去！

　莫紫薇一怔，叫道：「展大哥，你要去何處？」待她躍上圍牆，只見展劭經已去遠，要追已經來不及了，但她仍不顧一切地跳下去，邊追邊叫道：「展大哥，你是不是生我的氣？」

　展劭心頭淌血，暗道：「紫薇，你是個好姑娘，我怎會生你的氣？」他不敢回頭看她，生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是以低頭疾馳，去勢更快，眨眼已將距離拉開。

　莫紫薇見他不理睬自己，心中有氣，括蒼山只有她一個女子，自小便受盡父親和師兄的呵護，幾曾受過這種委屈？自尊被損，不由住了步，抬頭一望，展劭背影已模糊，心頭一酸，兩行清淚奪眶而出。

　再過一會，展劭的身形已經不見，莫紫薇腦海是一片空白，暗下決心，自此不再見他，可是偏偏不爭氣，展劭那張似笑非笑的臉廓，不斷在她腦海浮現。

　郊外風大，莫紫薇雙頰的淚已被吹乾，她還未定過神來，猛聽背後傳來一陣沓雜的脚步聲，她吃了一驚，忙舉袖拭去淚痕。

　恰在此時，背後傳來一個聲音：「小師妹，發生了什麼事？」

　莫紫薇認得出是蒲環的聲音，便低頭轉身道：「大師嫂，三師兄和展大哥都走了。」

　蒲環微微一怔，脫口問道：「他倆因何要離開？」

　莫紫薇偷眼見蒲環背後尚有許多昆仲幫的人，臉上微微發熱，輕聲道：「小妹也不清楚。」

　蒲環粗中有細，見狀已猜到幾分，她轉身遣走手下，拉着莫紫薇的手，去到樹下，問道：「小師妹，你坦白告訴我，他倆是不是因爲你而鬧翻了？」

　莫紫薇紅着臉道：「小妹眞的不知道……」她將剛才的情況說了一遍。

「哦，難道他們比過武，三師弟輸了……」蒲環已猜到幾成，當下笑道：「小師妹不用担心，過一兩天他們便會回來。」

　莫紫薇閃着一對大眼睛，訝然問道：「師嫂怎知道他們會回來？」

「好師妹，他們那裡捨得長期離開你。」

　莫紫薇粉臉刷地染紅，笑道：「師嫂，連你也欺侮小妹，我要告訴大師兄。」

　蒲環笑道：「咱們說正事，大戰迫在眉睫，我與你大師兄都很担心，希望你們一兩天便帶小龍離開，師妹，咱們和括蒼派的希望，都寄託在你身上了。」

　莫紫薇忙道：「師嫂，大戰之前，你說這種喪氣的話，可不好！」

　蒲環担憂地道：「不是愚嫂長敵人志氣，實乃雙方實力相差太大，咱們亦只是盡盡人事而已，你不是昆仲帮的人，不必作無謂的犧牲！」

　莫紫薇道：「他們兩個實不該在這時候離開，眞氣人！」

　蒲環道：「他們不離開，你師兄也會叫他們離開，現在反而輕鬆一點，省得愚嫂要磨破嘴皮勸他們！」

「不，小妹不能讓大師兄跟你死在統一盟魔爪下，要死大衆死在一塊兒！」

「想當年越王勾踐，若不是忍辱負重，復國豈能有望？小師妹，你千萬別輕視這個問題，假如白道人士全部在此役犧牲，將來誰來剷除他們？又有誰來替死去的人報仇？」蒲環拍拍莫紫薇的肩膊：「小師妹，其實你們的責任比咱們還重大、還艱辛！」

　莫紫薇垂淚道：「小妹一人能力有限，師嫂，要是，大家一齊來吧！」

　蒲環搖搖頭道：「當年愚嫂跟你大師兄訂情時，雙方有誓，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你大師兄一直待我很好，我豈忍心讓他獨自一人上路！」

　莫紫薇自然知道她口中上路是什麼意思，刹那間悲從中來，面上淌下淚珠，嗚咽地道：「師嫂，你誤會了，小妹也希望大師兄跟咱們一齊退，將來再作打算！」

　蒲環神情十分平靜，淡淡一笑，輕撫着她的秀髮，道：「你大師兄怎能離開他的兄弟？他的性子，愚嫂自然比你清楚，你千萬別在他面前提及此事，反會令他不高興！」

　莫紫薇忍不住伏在蒲環肩上飲泣，蒲

環又道：「傻妹子，你傷心什麼呀？人生自古誰無死？何況咱們也未必死在統一盟的魔爪下，倒是你令人担心，展少俠和三師弟之間，你要趁早作出抉擇！」

「小妹早說過，我對三師兄只有兄妹之情！」

蒲環嘆了一口氣，道：「希望三師弟沒事就好，你大師兄對他期望很大，小師妹，不管如何，你都得活下去，別忘記你答應過照顧小龍的！」

莫紫薇忽覺自己肩上沉重，也驀然醒覺大師兄把兒子託付自己的用意，她吸了一口氣，道：「大師嫂請放心，小妹無論如何都一定將小龍撫養成人！」

「多謝師妹，如此愚夫婦在九泉之下，也少了點牽掛！」蒲環拉着莫紫薇的手，道：「咱們回去吧，免得你大師兄担心！」

兩人剛返回昆仲帮，便見萬鵬程一陣風般跑來，蒲環不知發生何事，忙鬆了莫紫薇的手追上去，問道：「大哥，有緊急情況麼？」

萬鵬程面如玄壇，大聲問道：「小師妹，三師弟去了那裏？」

莫紫薇低着頭道：「小妹也不清楚，聽說往塞後跑去了！」

萬鵬程怒哼一聲：「眞是豈有此理，枉我極力推薦他繼承師父的位子，他却爲了爭風呷醋……哼！人家不喜歡你，便得要生要死麼？你喜歡人家，人家便一定要喜歡你麼？豈有此理，簡直豈有此理！」

莫紫薇一向敬畏他，不敢吭一聲。蒲環忙道：「大哥，這跟師妹無關，你別對着她咆哮！」

萬鵬程餘怒未息，又問：「展少俠呢？」

莫紫薇聲音更低：「他、他也走了！」

「眞是混帳！」

蒲環道：「大哥，咱們本就希望他們離開，他們不過早走一兩天罷了！看你，發這麼大的脾氣！」

「他答應將小龍帶走的，大丈夫怎可言而無信！」

蒲環忙又道：「小師妹答應代咱們照顧小龍。」

萬鵬程轉頭道：「小師妹，你日後見到三師弟，可得替我說說他，大丈夫志在四海，他……」大概他怕傷了師妹的自尊心，話到一半，便揮揮手道：「算啦，你進去休息吧！」

蒲環示意莫紫薇離開，走到丈夫身旁，道：「大哥，你別這樣，大戰之前最忌心浮氣躁，何況你是三軍統帥！」頓了一頓又道：「這件事實在複雜，三師弟喜歡小師妹，小師妹喜歡展少俠，而展少俠跟三師弟又有一段友誼，且共歷生死……」

萬鵬程問道：「問題是展少俠喜不喜歡師妹！」

「看樣子這是肯定的！」

「這不就了結？男才女貌，郎有情妾有意，還有什麼麻煩？假若我是三師弟，就會退開，成全心愛人！」

蒲環道：「男女間的感情很難解得開，試問三師弟此刻被情絲所纏，一時間豈能解得了？」

「揮慧劍斬情絲！這句話說來容易，倒也不容易做得到！」萬鵬程忽然摟着妻子道：「妹子，幸好咱們以前沒這種麻煩！」

蒲環雙頰泛上淡淡的紅暈，輕輕在丈夫肩上捶了一下，嗔道：「不害羞，也不怕別人聽見！」

萬鵬程傻兮兮的道：「愚兄說的是事實，昆仲帮上下誰不知咱們夫妻情篤！對啦，妹子，不如你跟小師妹一齊去吧！」

蒲環轉身掩着他的嘴，道：「不許你再說！剛才你說昆仲帮上下均知咱夫妻情篤，如今又要我獨自偷生？何況此事咱們早已有決定！」

「但別人的家小都已撤退，你實在不必陪愚兄……」

蒲環白了他一眼，道：「我怎忍心叫你在奈何橋上痴等數十年！你忘記當年咱們在泰山的誓言？」

萬鵬程雙掌用力，將她握得更緊，感動地道：「妹子，你眞好，愚兄得到你，雖死無憾！」

蒲環道：「能與大哥共赴黃泉，是我的福氣，但可惜這幾年我未能好好服伺你！」

「妹子，你已給我太多了，該慚愧的是愚兄，自從本帮成立以來，我一直忙於帮務，冷落了你！」

「這是你一直以來的心願，我怎會怪你？」

兩人心意相通，心中都充滿柔情蜜意，四隻手緊緊的相握，都覺此生再無遺憾。

良久，萬鵬程才道：「今晚咱們喝幾杯，錯過今夜，但恐今後再無機會！」

蒲環嫣然一笑，道：「我已很久沒下廚了，手藝都生疏了！」

萬鵬程哈哈一笑：「只要是你燒的，愚兄都吃得津津有味，今晚又怎會例外？」

＊　＊　＊

晚上，蒲環果然親自下廚弄了幾個小菜，大多是湖鮮，還備了兩壺酒。小廳內只有三個人吃飯，莫紫薇因爲展劭和秦君燕都不見回來，心情十分沉重，還帶着幾分酸澀，實在吃不知味。

萬鵬程則開懷大吃。「妹子，你燒的菜果然特別好吃！」

蒲環望了莫紫薇一眼，嗔道：「你胡說什麼？也不怕小師妹笑話，你看她，吃不下咽哩！」

莫紫薇忙道：「師嫂誤會了，小妹只因心情不好吃不下，這些菜其實很可口！」

蒲環連忙爲她挾菜。「那你就多吃點吧！看你茶飯不思，過幾天，豈不要累壞了身子！」

萬鵬程接道：「師妹，愚兄尚且吃得下！來，待愚兄敬你一杯！」

蒲環也舉杯道：「愚嫂亦敬你一杯！」

莫紫薇只好强振精神，陪他們喝酒。蒲環不斷替她挾菜。萬鵬程道：「小師妹，天亮之後，你就帶小龍上路吧！」

莫紫薇一怔，慢慢地道：「大師兄，小妹打算再過幾天才離開！」

「不行，統一盟隨時會提前來犯，再耽擱太危險了！」

莫紫薇鼓起勇氣道：「大師兄，請你再幫小妹一次吧！以前你通常都讓我的……」

萬鵬程想起師門，目光一黯，道：「那時候你才多大？現在已長大成人，還要愚兄讓你？」

莫紫薇忙道：「小妹不是……不是為了……他們……而是錯過今次，以後也不知何時才能再與師兄師嫂見面！」

萬鵬程夫婦心頭亦是一沉，三人良久都沒有說話，只聞碗箸輕微的碰撞聲，半晌，萬鵬程大聲道：「不行，你還是明天走吧，假如他們回來，愚兄會叫他們去括蒼山找你們！」

蒲環望了莫紫薇一眼，道：「大哥，就讓小師妹多住一天吧，我也得替小龍預備些東西！」

「好好，就多躭一天吧！後天午前一定要離開。」萬鵬程喝了一口酒，沉聲道：「小師妹，犬兒就交給你了，希望你嚴加督促，萬一他不肖，你便代愚兄殺了他，免得日後貽害江湖，還得連累他死去的爹娘！」

莫紫薇忙道：「大師兄，你怎會說出這種話來？小龍自幼在您薰陶之下，日後必是位受人景仰的大俠！」

萬鵬程道：「小師妹，愚兄再對你說幾句話，不管你日後嫁給三師弟也好，嫁給展少俠也好，總是同道中人，不過今後可不能溺於兒女私情中，盼你們能勤練武功，相信愚兄不說，你也知道其中之好處，見過三師弟，請你代愚兄轉告一下！」

「不錯！」蒲環也道：「估計日後武林必有一段黑暗的日子，武功不好，除非屈服在統一盟之淫威下，否則只有死路一條！小師妹最好走遠一點，括蒼山怕亦不安全！」

莫紫薇覺得他倆夫婦，似在作臨終遺囑，心頭又重又酸，幾乎又要掉淚，勉強道：「小妹年紀已不小，請師兄師嫂放心，只要有小妹有一口氣在，必不教小龍吃虧！」

萬鵬程忽然轉身，道：「你倆再談一下吧，愚兄出去巡視一下！」

第二天，莫紫薇心情更緊張，白白地等了一天，可惜仍不見展砌和秦君燕的踪影，芳心又氣又恨！

這一天，萬鵬程都不知去了那裏，只在吃飯時回來吃過，蒲環吃過晚飯，便把自己關在房中，莫紫薇帶着冷漠的心情回房，躺在床上，思潮起伏，不能平靜，一夜不能成眠，眼睜睜等到天亮！

當她回廳時，剛好蒲環亦出房，兩人的眼睛都佈滿紅絲，同時問道：「你昨夜沒睡！」

蒲環微微一笑，道：「愚嫂替小龍趕縫兩套衣服，剛剛完成！小師妹，你這樣好教人担心！」

莫紫薇道：「小妹相信過兩天便會沒事，師嫂放心！」她心中尚存着一絲希望，吃過早飯便到外面瞻望，希望能見到展砌回來，心情患得患失之下，一聽到人聲，便跑過去，可惜每次都失望回來。

蒲環提早做午飯，她特地做了一頓水餃，又把小龍帶來與莫紫薇同桌而食，道：「小龍，你吃了水餃，便去向大家告辭，等下就跟姑姑上路！」

「去那裏？」萬小龍倒沒有難捨之情，「娘，怎不見了師父跟三師叔？」

「他們先走了，姑姑帶你去找師父！」

萬小龍又問：「娘，你跟爹什麼時候去看我？」

「你爹要做的事很多，嗯，大概要過兩、三年才抽得出時間！」

「不，春節您就要去！」

蒲環知道今日乃與兒子生離死別，心頭如石般沉重，又恐影响兒子心情，強振精神，含笑道：「娘若果走得開，明年春節去探你就是，今後你可得聽師父和姑姑的話，不准淘氣，要勤習文武！」

「小龍已懂事，娘放心！」

蒲環又道：「師妹，你大師兄說無暇來送你，叫愚嫂代他……你多吃一點吧！」

莫紫薇既為自己的事煩惱，又担心大師兄夫婦的生死，若非礙着小龍在旁，早已哭了出來，那裏吃得下咽？當下澀聲道：「師嫂你多吃點吧，小妹還飽……吃不下！」

萬小龍道：「姑姑，娘做的餃子很好吃，您可得試試！」他那知愁憂？狼吞虎嚥的神態，益使人斷腸。

莫紫薇吃了兩隻水餃，便放下碗，蒲環也知道沒法勸得了她，抓起包袱道：「小師妹，待愚嫂送你出寨！」

萬小龍道：「娘，孩兒尚未向爹拜別！」

「爹無暇，他知道你是個聽話的好孩子！」蒲環暗暗落淚，急忙走在前面。

萬小龍走前拉着她的手道：「娘，你流淚啦？不害羞！您若無暇去看我，小龍明年回來看您就是！娘，爹喜歡吃您燒的菜，您以後要多燒些給爹吃！」

蒲環心如刀割，只嗯了一聲，三人出了大寨，外面已備了一匹長程健馬，莫紫薇拉小龍上鞍，蒲環牽馬而行，低聲道：「小師妹保重！」

「師嫂保重！」

「括蒼山不是安穩之地，你跟展少俠最好去遠一點的地方隱居。」

莫紫薇心頭亂糟糟的，悲聲應道：「小妹的事，師嫂不用牽掛，小妹一定將小龍撫養成人！請向大師兄說……小妹去了，請他也保重！大師兄的教導，師嫂您的關懷，小妹畢生難忘！」

蒲環又拿了一個包袱給莫紫薇，道：「裏面有乾糧，師妹帶上也好充飢！」

莫紫薇熱淚盈眶，在馬上欠了一欠身，接過馬鞭，轉頭道：「師嫂多多保重！」她雙腿用力一挾馬腹，絕塵而去。

蒲環望着人馬遠去，身子如石像一般，動也不動，只覺面頰一熱，兩行熱淚已奪眶而出，忽然肩上一沉，已多了一隻手掌。

蒲環吃了一驚，猛抬頭，便見到丈夫，驚奇地道：「原來你早來了！」

「愚兄怕孩子……咳咳，你怎地哭了？小龍有師妹照顧，咱們再無牽掛，你應該高興才是啊！」

「你還笑我，看你眼淚也淌下來了，還不知道！」蒲環取出手帕，溫柔地替丈夫拭淚。

萬鵬程一把握住她的雙手，兩眼望着遠方，喃喃地道：「希望他們一路平安，永遠快樂，希望武林總有平靜的一日！」

「大哥的希望一定能夠達到！」蒲環再也忍不住，伏在丈夫肩上飲泣。

＊　＊　＊

莫紫薇生怕小龍捨不得離開父母，不敢回頭，直到去遠了，才忍不住轉頭望回去，只見遠處有兩個人互相依偎着，似是大師兄夫婦。她觸景生情，不由四處張望，可惜展劭去如黃鶴，那裏還有踪跡？

她問自己應該去那裏，去括蒼山有個好處，假如展劭回心轉意，他還能找到自己，但她又怕統一盟會找上門去，更怕在這個時候再見到秦君燕。

不回括蒼山，又該去何處？這刹那間，莫紫薇但覺天地茫茫，竟無自己安身之所。馬兒慢慢地走着，萬小龍指着兩旁的景色，好奇地問東問西，莫紫薇只恨不得獨個兒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痛哭一場，萬小龍問些什麼，她却沒聽進耳。

忽然萬小龍叫道：「姑姑，你眼淚流下來啦！小龍替你揩！」

莫紫薇舉袖一抹，强笑道：「小龍乖乖，姑姑不哭啦！嗯，你喜歡去那裏？姑姑先帶你去玩玩！」

那個小孩不喜歡玩耍，小龍登時樂得鼓起掌來，道：「姑姑，咱們去蘇州！我聽人說過，蘇州很好玩，本來娘答應我明年春節帶我去的。」

莫紫薇長長吸了一口氣，强振精神，覺得蘇州來往的人較多，要打聽消息，比較方便，且離昆仲帮也不遠，便道：「好吧，咱們先去那裏玩幾天，你坐穩啦！」

她雙腿一挾，催馬加速前進。

＊　＊　＊

展劭眞是個無情的人麼？有誰知道他此刻的心情，如遭刀割劍戮，他亦分不清自己的決定，是對還是錯，只顧往南飛奔。他不敢停下來，生怕一停下來，就會忍不住，跑回昆仲帮。

展劭一直跑到黃昏，到一小集才停下來。這集子不大，客棧亦不大像樣，他可管不了這許多，開了間小房，連飯也不吃，便躺在床上。

他一日之間，不停地奔馳，又受情慾煎熬，身心均疲，一上床便睡着了。

次日早上，展劭醒來，肚子餓得咕咕直叫，他結帳出店，買了好些肉飽子，又買了匹馬代步，放在馬鞍上邊吃邊策騎，却不讓馬匹停歇，生怕一停頓，煩惱的事便又湧上心頭。

那匹馬甚劣，速度既慢，長力又不足，不過展劭也不計較，改向東行了兩三天，這才停下來，因爲他實在不願意離開太湖太遠，心裏自己安慰：「這地方這麼偏僻，就算紫薇追上來，也一定找不到。」

他在一座小鎭住下，每天都在鎭上閑逛，甚覺無聊，可是由於他連鬍子也不剃，行動舉止又不太正常，却把他當作瘋子，沒人肯跟他搭訕。

展劭在鎭上住了幾天，心情逐漸平復。這天他吃了晚飯，躺在床上，剛好對着牆上的鏡子，一眼望見自己的影子，登時吃了一驚，原來他不但滿面鬍鬚，精神憔悴，而且兩個眼睛也深深陷了下去。

他呆了一下，忖道：「我展劭乃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豈可放着大事不做，而躲在這裏？再回昆仲帮會如何？只要不再與紫薇……咳咳，我既要辦大事，又何拘小節？更不必害怕人家笑話！」

一想到此，一場正邪大戰，即將降臨，展劭熱血立即沸騰，暗下決心，明早返回昆仲帮！

主意一定，他心頭忽然充實起來，竟然酣然入睡，次日醒來，用劍刮掉鬍子，結帳出店，又買了包乾糧，然後上馬向太湖馳去！

＊　＊　＊

莫紫薇帶着小龍離開，也像把蒲環的心帶走，整天若有所失，悶了一天，精神仍似未復。萬鵬程心裏雖然難受，但他是一帮之主，又面臨大戰前夕，忙得他喘不過氣來，連眼睛也熬紅了。

蒲環見狀，心痛不已，次日開始便分担丈夫的任務。雖說統一盟威震天下，但仍有不少不怕死的好漢，趕來助陣。

這天，「太湖釣叟」游四淡，帶着「鐵背蒼龍」杞光德的徒弟應志龍趕來，還帶來了一個消息：統一盟已有提前進攻的跡象，昆仲帮上下立即緊張起來。

萬鵬程大聲問道：「譚軍師去購買弓箭兵器，回來了沒有？」

孟七郎道：「大哥，還未回來，按照脚程，昨天便應該到達！」

萬鵬程濃眉一皺，担心地道：「會否在路上出了事呢？」

白光遠道：「不會吧，數量多，也許要多跑幾個地方，躭誤回程也說不定！」

孟七郎道：「大哥，爲防萬一，待小弟帶些人前往接應如何？」

萬鵬程道：「兵器乃咱們的本錢，假如譚軍師洩露了行踪，統一盟必會在半路攔截，就煩孟賢弟帶人走一趟！」

自從來到昆仲幫，便一直不喜作聲的「刀拐駝神」安源，忽然長身抱拳道：「萬幫主，安某願意陪孟副幫主去一趟！」

當日與安源、展劭和莫紫薇同道而來的蘇雲和黃丹山也表示同往，萬鵬程又立即派人去購買糧食，再與羣豪商量抵禦强敵之策。

羣豪意見紛紛，有的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咱們又不是行軍佈陣，何須顧慮太多？須知在座的人，都不怕死，只求挫挫統一盟的銳氣！」

游四淡忙道：「老漢在黃山曾見識過那幾個魔頭的實力，當日他們的勢力遠不如今日，但若非事發時，突來救星，只怕今日已不能跟諸位同座矣！」他頓了一頓，張眼環掃一下，繼續道：「老漢相信在座之人，沒有一個是怕死的，但以咱們的實力，就算加上不怕死的勇氣，也還未能與統一盟頑抗……」

有人揚聲道：「游老英雄，你到底要說些什麼，請你簡略一點！」

游四淡吸了一口氣，道：「老漢認爲有必要在事先佈置一番，到時予對方最大的打擊！」

游四淡的建議，得到大多數人的同意，萬鵬程又問：「未知諸位英雄有何高見？」

游四淡道：「幫主是否相信咱們？可

否先帶咱們先到貴幫各處走一匝？」

萬鵬程說道：「敝幫上下都相信諸位，游老英雄的建議甚佳，萬某此刻便勞諸位到各處走走，回頭再一齊研究！」

羣豪在萬鵬程陪同之下，在昆仲幫各處仔細看了一遍，然後再回大廳商量，吃晚飯時候，一個探子匆匆進來報告：「啓稟幫主，譚軍師他們在半路遇到統一盟攔劫，現在已脫險！」

萬鵬程霍地站了起來，問道：「他們在何處？人員可有損失，孟副幫主是否與他們會合？」

那探子道：「小的先回來，他們已經會合了，就在二里外，其他的事，小的也不太清楚！」

萬鵬程打發了探子，又招呼羣豪飲酒。不久，譚尚明，孟七郎等人果然回來，還帶了「風雷刀」馬嘯風。「軍師辛苦了，請先入席吃了飯再說！」

譚尚明喝了一口酒，便道：「幫主，是次咱們突遭統一盟麾下人員襲擊，幸好遇到馬大俠相助，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萬鵬程急問：「人員可有死傷？」

「幸好所遇到的，不是統一盟的直屬人員，武功較低，所以損失不大，不過却讓他們搶走了一部份兵器，也幸好孟副幫主及時趕到，否則這批兵器怕要全落在對方手中！」

萬鵬程道：「那就好了，譚軍師，剛才諸位英雄剛向咱們提出許多意見，依你看是否可行……」這一夜，譚尚明雖然疲倦，但亦與羣豪談至四更才回房休息。

＊　＊　＊

統一盟果然提前偷襲，時在五更，天尚未亮，幸而昆仲幫，及時發覺，鑼聲敲得震天價響。

統一盟利用盤踞在太湖的雙英寨、東河寨，在河察等湖盜，由水路進攻。

萬鵬程一聞警聲，立即與妻子披衣下床，趕到大廳，先分配人手，自己帶著妻子趕到水寨，爲了激發鬥志，幫內的兄弟，在臂上全部纏上一塊白布，來助戰的人見狀，亦要求派發白布給他們，比起統一盟來說，他們的武功雖然低微，但鬥志淩雲！

萬鵬程到水寨，只見湖面上一片黑暗，燈光只及三四丈遠，尚不見來犯，萬鵬程令人駕小舟出去攔劫，同時熄去所有的燈。

過了一陣，湖面上果然升起一片火花，一直射至半空，才綻開一團七彩烟花，把湖面照亮，這刹那間，萬鵬程便看清遠處駛來了無數大船，前面那幾艘，船頭還包了精鐵！

烟花熄滅不久，對方大概知道已經暴露，偷襲不成，船上點起了燈，照得如同白晝，映在湖水上，耀眼生輝！

萬鵬程傳令下去，放對方過來，但水鬼隊早已出動，潛到水底，意欲鑿破對方船底。

對方第一艘大船船頭上立着一僧一道，正是寶杖法王和木劍道人，寶杖法王內功深厚，運功施「千里傳功」，道：「請你們當家的出來說話！」

距離雖遠，湖風雖大，但他說的話字字清晰地送到水寨裏，人人均聽得到，羣豪臉色都是一變，寶杖法王已如此，設若唯我尊亦來，這一仗根本不用打，敗局已定！

萬鵬程神色不動，打了個哈哈，道：「和尚有話即說，擺什麼架子？」

只聽木劍道人陰陰地笑道：「萬當家的，說話可否大聲一點，咱老兒耳朵不好，湖風又大，可聽不到！」譏諷之意，人人均聽得出來。

孟七郎性子既烈又急，大聲叫道：「有本領的便施展出來，讓孟爺見識見識，你在船上放屁，小心背後的人吃個正着！」

一語既畢，羣豪都忍不住大笑起來，蒲環忙道：「不必跟他們鬥咀，沉着應付！」也不知寶杖法王跟木劍道人聽不聽得到，果然亦閉口不言，邊催船夫加速前進。

萬鵬程決心給對方一點顏色，令旗一搖，另外水寨裏亦駛出兩艘大船。

昆仲幫的小艇，船上備了許多火箭，燃油和炸藥，一時間，但見火箭亂竄，落在大船上，統一盟的人，立即混亂起來，忙着撲火。

木劍道人連忙下令全速前進，有人叫道：「船底下有人！」

寶杖法王是旱鴨子，聞言臉色大變，忙道：「還不派人下水。」

話音剛落，那船忽然滴溜溜打着轉，又有人道：「不好啦，船舵被他們弄斷了！」

船上大漢都紛紛跳下水去，寶杖法王一跳而起，抓着船杆上的繩子，用力一蹬，飛到另一艘船上，木劍道人依樣畫胡蘆，也跳到另一艘船上，羣豪在水寨裏見到他們如斯狼狽，却放聲大笑。

萬鵬程令旗再一展，小艇上的人立即向大船放燃油，火箭一至，迅即焚燒，把湖面映亮！

不過，統一盟如今已站穩陣腳，船上弓箭手，站在甲板上射箭，迫得小艇遠遠避開，雙方以箭對陣，如此便傷不到對方，但有幾艘小艇貪功冒險，迫近過去，讓船上的弓箭手，集中力量對付，全艇人員犧牲，小艇無人控制，隨水飄盪。

萬鵬程又舉起另一枝令旗，迎風招展，只見昆仲幫的兩艘大船，一字排開，「轟隆」兩聲霹靂似的巨响，在湖上傳開，但見木劍道人那艘船，猛地一窒，船上發出一陣驚叫！

原來，譚尚明知識頗廣，他爲昆仲幫試製成功的兩尊石炮，今日拿出來應用，果然收到預期效果！

當石炮發出第二輪炮彈時，只見統一盟船上飛起兩道人影：「轟隆」聲過後，桅杆已斷，大船亦搖搖欲墜，船上的人紛紛跳下海。

從大船上面急飛落海的兩道人影乃寶杖法王及木劍道人，可惜附近沒有小艇，兩人都相繼落水，木劍道人精於水性，很快游出水面，向一艘空艇游去，而寶杖法王空有一身好本領，身體一沉下水中，便急亂了，胡亂掙扎了一陣，已「咕碌咕碌」連喝幾口海水！

寶杖法王用力一挺，游出水面，叫道：「快救我！」

木劍道人分明聽見，卻裝作不知，心中忖道：「這禿顱一向看不起道爺，今日便讓你吃吃苦頭！」當下繼續游前，終於爬上一艘空艇，回頭一望，已不見寶杖法王！

木劍道人好整以暇，慢慢划槳往來路駛去，不久便見到寶杖法王又從水底裏鑽了出來，狼狽之至，剛喊了一聲，又沉了下去，木劍道人喝道：「閉住氣，道爺來救你！」

小艇再駛了兩丈餘，忽然船身一側，只見水面露出一顆光頭來，原來寶杖法王在水中見到艇身，不顧一切躍跳出水，抓住船舷！

木劍道人忙喝道：「和尚，別用力拉，否則船便要翻了！」

寶杖法王喘了一陣氣，才能放鬆下來，小艇恢復水平，木劍道人雖然及時將其架住，卻幾乎跌落湖中，喝道：「和尚，你瘋了麼？」

寶杖法王怒氣未息，道：「牛鼻子，你為何不救佛爺？」

「你瞧你落水之後，那種情況，道爺去救你，還不是被你纏住，結果兩人一齊死，何況，道爺又怎知道你這般膿包？其實只要你閉住氣，根本沒事！」木劍道人冷笑一聲：「那些無能小子也淹死了，偏你不行，嘿嘿，你自己膿包，反來怪道爺？有本事去找萬鵬程晦氣！」

「佛爺當然不會放過他！」寶杖法王道：「快給我划槳！」

木劍道人不再與他鬥咀，心中暗抱幸災落禍之心，因為寶杖法王喝了一肚子海水，竟然不想辦法將之嘔吐出來，等下惡鬥時，對其武功大有影响！

此刻，湖面上混亂之至，統一盟帶來的大船，有兩艘被石炮擊中沉沒，但可惜那兩尊石炮，因匆匆製造，只開了三四枚石彈，便不能再使用！

木劍道人見對方的兩艘大船，紛紛後退，長嘯發令，於是重整隊形，向昆仲幫水寨迫去！

寶杖法王嫌他用槳太慢，運上功力，雙袖注滿氣功，不斷揮動，以氣擊水，小艇去速極快，如離弦之矢，當先駛去！

萬鵬程在寨裏看見，忙道：「大家小心，弓箭手準備……射！」

剎那間，水寨裏飛出數十枝長箭，向木劍道人和寶杖法王射去！

寶杖法王大喝一聲，揮動禪杖擋格，木劍道人在他後面，用力划槳，小艇速度不慢，不久離岸只有兩丈餘，寶杖法王雙脚用力，離船向碼頭飛去！

萬鵬程又喝道：「射！」話音剛落，第二批長箭又向凌空的寶杖法王射去！與此同時，木劍道人亦拔劍由船上跳起！

寶杖法王人在空中，見萬箭齊發，不敢怠慢，揮動禪杖，罩住全身，可是他灌了半肚子的海水，運氣大受影响，難免露出破綻，只聞「嗖」的一聲响，一枝長箭已射在他左大腿上！

木劍道人在他後面飛起，由於他拿捏的時間，恰到好處，在對方未發第二輪箭時落地！他落在寶杖法王身前，揮劍護住他，問道：「和尚，你傷得重麼？」

寶杖法王拔出箭來，入肉雖不太深，但血不斷地淌着，他道：「紮住傷口便沒事！」

木劍道人道：「快衝！」他護着寶杖法王衝過去，對面的孟七郎已首先忍不住，迎了出來。

萬鵬程生怕孟七郎有失，把令旗交給蒲環，道：「妹子，你暫時代愚兄指揮！」他抽劍出，也跳了出去，直奔木劍道人！

木劍道人冷笑道：「你來得正好，道爺正想找你！」

他木劍一揮，撥開孟七郎的刀，順勢刺向萬鵬程，孟七郎見寶杖法王正在撕袍，準備縛紮傷口，便改變對象，揮刀砍寶杖法王！

蒲環令旗一展，水寨裏跳出十多個大漢，齊向木劍道人和寶杖法王殺過去！

寶杖法王見狀，不敢再說話，拋下袍角，揮杖回擊孟七郎。「小子，佛爺今日非殺害你們不可！」他一向陰沉，但今日在陰溝裏翻船，大失常態。

孟七郎冷笑道：「臭和尚，只怕你沒這個本事！」

他本來勇猛善戰，一上戰場，便將生死置之度外，是以硬碰硬，毫不害怕！

可是寶杖法王卻非尋常對手，雖然受了傷，但孟七郎仍與他有很大的距離，寶杖法王只使了七杖，孟七郎舉刀硬碰，虎口已被震裂，連雙臂亦酸痲。

蒲環見狀忙叫道：「七哥，敵強莫硬碰！」

孟七郎此刻想硬碰亦已不行，寶杖法王禪杖大開大闔，把他迫得左閃右避，幸好已有手下趕到，他才有喘息的機會。

木劍道人展開劍法，萬鵬程有點擋不住，節節後退，不過他的劍法使來，自有王者之氣，變化雖不大，但木劍道人要殺他，一時之間，可亦不這般容易！

就在此刻，統一盟的船隻，已停泊在碼頭附近，船上的人，紛紛跳上岸，蒲環及時揮動令旗，弓箭手再顯神威，一輪箭矢過去，倒下了一批人！

蒲環剛鬆了一口氣，背後又傳來一陣鑼聲，她吃了一驚，急忙派人去打探消息！

寶杖法王一連幾杖，把昆仲幫的幾個頭目，打得散的散，傷的傷，孟七郎剛想上前，不料一道長嘯傳來，馬嘯風由陸寨那邊奔了過來，大聲叫道：「那邊也來了敵人！」他幾個箭步，已橫在寶杖法王與孟七郎中間，道：「這賊禿讓馬某來對付他！」

寶杖法王喝道：「誰上都得死！」禪杖一圈，已將馬嘯風罩住！

馬嘯風號稱「風雷刀」，刀法又疾又厲，確是威猛，他不與對方硬碰，專事尋縫抵隙，寶杖法王一時之間倒也奈何他不得！蒲環大聲道：「馬大俠，這賊禿腿上箭傷不輕，你只須纏住他，便有可勝之機！」

寶杖法王雖然已封住傷口附近的穴道，但經過一陣猛烈的惡鬥，鮮血衝闖，解了穴道，血水又淌了出來，馬嘯風心頭一動，忖道：「蒲女俠言之有理，我只須再纏住他一陣，使他分不出手去封穴道，待他體力衰弱，再作反攻未遲！」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戰役結束，青山鏢局仍處於被包圍的危險，獨孤美不愧是個巾幗鬚眉，看出柳花花的心意不想將事態擴大，指出他是爲了未斷情絲的皇甫霏，決定自己主持大局，分析目前形勢，佈下移薪誘敵計，部署完畢，然後和柳花花、朱媚匿上屋樑候敵，三人扯談上床經和死經，至天亮還不見敵人來，於是由柳花花朱媚出去打探……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柳花花身陷敵陣　蒙面人適時救駕

照獨孤美與柳花花的判斷，敵人很可能隱藏在隘口處，因爲隘口兩旁有兩座小山丘，山丘上有果園樹林，適合藏匿，而且正好對住青山鏢局，居高臨下，可以很清楚的看見青山鏢局的出入情況，敵人當然會利用這種絕佳的地形監視青山鏢局的大門口。

因此，柳花花與朱媚從踏出大門口的第一步，便須格外小心，他們隱藏在圍牆後面，一直等到有一朶浮雲遮住月光時，才猝然翻牆而出。

他們的運氣算起來相當好，浮雲遮月有好一陣子，所以他們把握住了這千載良機，兩個縱跳，便已順利的跳下右側斷崖下的小溪邊。

到了這裡，他們就很放心了，從山隘口望下來，無論如何是看不到斷崖下的。

但是他們也不敢大意，唯恐敵人也會在溪澗佈哨，如果被發現，也就功虧一簣了。

因此他們行動的速度相當緩慢，兩人一前一後，藉着溪澗的岩石、雜草、矮樹、葛藤等地形地物，極爲小心而謹慎的向前推進……

朱媚亦步亦趨的跟在柳花花後面。

她相當緊張，而且也很不習慣。

畢竟，她是堂堂大漢鏢局的千金小姐，自小到大，自然有奶媽下人服侍，鮮有機會接觸深澗野壑，一躍下斷崖，她就被溪邊雜草堆的蚊蟲叮得叫苦連天。

當然是叫在心裏。

她强行忍住。

她其實是個很有魄力的女人。

她迫使自己適應環境。

柳花花不斷回過頭來看她。

她每次都對他露出怡然的笑容。

驀然，柳花花在一塊岩石後面蹲了下來！

朱媚當然也快速的將自己隱藏起來。

她蹲在一叢野草旁。

她猜柳花花一定發現了什麼情況。

她屏息靜氣。

她儘量把身子蹲地。

若非地面有點濕的話，她肯定會把整個身子趴下去。

無論如何她不想出差錯。

她不願讓柳花花認爲她是個差勁的女人。

比腦筋，她自認比不過獨孤美；比身手，她當然要贏過她。

否則，她會覺得沒面子。

她心中忍不住一陣暗笑。

她一向對自己的父親太講究面子頗生反感，怎麼自己也愛面子起來了？

愛情，能使人成熟，也能使人幼稚。

她其實知道柳花花是個花花公子。

聰明的女人不該愛上這種男人的。

她雖然聰明，却偏偏喜歡他。

她曾想過這個問題。

却找不到答案。

愛情，有答案嗎？

朱媚輕輕撥開草枝，望到了柳花花的背影。

他正在低著頭不知在幹什麼。

朱媚凝目注視。

啊，她明白了。

原來他在查視自己的傷口。

——想必，他受傷的時候，朱媚替他包紮傷口並未處理妥當。

那時，她剛剛聞知姑姑朱海靈與關山月被殺身死，心緒紊亂，自然有疏忽。

於是她想趨上前去幫他處理傷口。

忽然，就在她想站起來之時，忽覺得右大腿一陣痺痛！

痺痛，像被針刺了一下。

又有點火辣辣的感覺。

她當然低頭去看。

這一看，她幾乎失聲尖叫！

——蛇！

她看到了一條大概尾指粗大的青色小蛇正快速的游進草叢裡去！

天！她被蛇咬了！

她嚇呆了！

她忘記尖叫。

她並沒有呆多久。

一張俏臉兒嚇得只剩兩指兒大。

因爲右大腿那股隱隱的痺痛又來了。

她終於忍不住的哭了起來。

小聲的哭。

害怕的哭。

好像一個迷了路的小姑娘。

然後又像一個小姑娘似的奔向柳花花。

「怎麼了？」柳花花見她花容失色，淚痕滿面，吃驚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蛇……」朱媚那本是紅灩灩的小咀兒，不僅被嚇得發白，而且還不住顫抖著：「蛇！有蛇……我看到了蛇……」

柳花花笑了笑，拍了拍她的肩，「瞧妳，蛇有什麼好怕的？山上的蛇只怕多過螞蟻，現在是熱天，不碰到蛇那才是怪事哪……」

他打趣著她：「瞧妳平時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居然怕得這副模樣，其實妳不也吃過蛇羹了麼？下次看到別忘記抓住牠燉湯吃……」

「賊，賊花花……」朱媚好不容易打斷他的話：「牠，牠這次吃了我……」

「牠吃了妳？」柳花花噴笑：「那妳怎麼還在這裡跟我說話？難道妳是鬼不成？」

「不，」朱媚居然怕得連話都說得不清楚：「牠沒有吃了我，牠咬了我一口……」

柳花花笑不出來了。

他連忙問：「是什麼樣的蛇咬了妳，妳看清楚了沒有？」

朱媚似乎比較鎮定了一點，「是條小蛇，全身青色的小蛇……」

「青竹蛇！」柳花花面色微變，不由得脫口問：「牠咬在妳那裡？」

朱媚沒有回答。

她一聽「青竹蛇」三字便僵硬住了。

她雖然對蛇是門外漢，但青竹蛇她是聽過的，誰都知道那是一種其毒無比的毒蛇！

女人見蛇，十個九個怕，柳花花當然瞭解朱媚的心裡，立刻微笑著安慰她：「喏，住在海邊不被水嗆，住在山裡不被蛇咬，那才是天下奇聞哪，朱媚，妳平時牙尖舌利，胆大包天，鬼見了都怕妳三分，居然被一條小蛇怕得這樣子……來，快告訴我，在那裡被咬了？我身上有獨孤美給我的解毒葯，放心，死不了的，把毒弄出來，再敷上葯，包妳沒事……」

朱媚總算鎮靜了下來，指著大腿說：「就在這裡……」

柳花花本能的楞了一下。

——大腿，是「女人禁地」哪。

見他發呆，朱媚下意識地又緊張起來：「怎麼？很嚴重是不？」

「不，不嚴重，」柳花花苦笑了一下：「只不過是麻煩了一點。」

「什麼麻煩？」朱媚睜大著眼睛問：「是不是要把腿砍掉？」

柳花花想笑，城市中長大的女人就是這麼可愛，他扶她坐在地下，但朱媚一聽說山裡的蛇多過螞蟻，深怕又被其他的蛇咬了，那敢坐下去，她忍不住握住柳花花的臂膀，驚聲問：「賊花花，我眞的怕，會不會又有其他的蛇出現？」

「放心，」柳花花把她攬入懷裡，輕輕拍著她的背脊：「其實蛇最怕人，只要妳不攻擊牠，牠絕不會咬妳，通常牠一見到人跑得比誰都還快……」

偎在他懷裡，朱媚似乎有著一股無比的安全感，「那，方才我也沒攻擊牠，牠爲什麼咬我了？」

「我想，」柳花花說：「大概是妳無意踩了牠，或與牠距離過近，牠爲了保護自己所以攻擊妳了。」

「那，」朱媚又問：「現在怎麼辦？是不是把腿砍掉？我聽人家說……」

「放心，」柳花花連忙說：「現在妳只要照我的話做，包準妳沒事。」

一頓，接著說：「第一步，妳先乖乖坐在地上別動，讓我把妳體內的毒弄出來。」

朱媚依言坐在草地上。

柳花花也坐了下來：「妳的腿肯定是不需要砍下來的，不過……」

「不過怎樣？」

「不過妳這條褲子只怕要遭殃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

「等一下妳就懂了」柳花花俯首望她的傷口：「咬在那裡？」

「這裡……」

話剛說完，柳花花突然在她傷口處，將她那條質料高貴，款式新穎的淺藍色絲褲撕裂了開來……

「你幹什麼？」朱媚的俏臉倏地飛紅。

柳花花沒有回答，此刻任何回答都是多餘的，他兩手在朱媚的大腿傷口兩側用力擠壓，但只見一道烏黑的血箭噴了出來……

「果然有毒，」柳花花問：「痛不痛？」

「有一點……」朱媚羞澀的點了下頭，她本來覺得痛的，但是柳花花那兩隻手按在自己雪白的大腿上時，她突然覺得不痛了，嗯，反而變得麻癢，有一種相當舒服的感覺……

柳花花擠了兩下毒血，「現在，我用咀把毒吸出來，只要妳覺得痛，立刻就告訴我，知道嗎？」

說著，他眞的俯首用咀去吸了……

朱媚一顆心差點跳了出來！

自己的大腿居然被男人用咀吸！

好羞哪！

柳花花吸一口、吐一口，一連好幾次

，終於烏黑的毒血已沒有，紅血已經跑出來了。

「奇怪，」他望住朱媚：「毒血已經沒有了，我現在吸妳理該會痛才對的，怎沒出聲？」

「我，我不覺得痛，」朱媚低垂著粉頸，聲音細若蚊聲：「我只覺得好舒服……」

柳花花苦笑：「妳舒服我可不舒服哪。」

他從懷裡取出了一個小鐵盒，鐵盒裡裝的是葯膏，他把它敷在朱媚的傷口上，然後又用乾淨的絲帕把傷口包紮好……

「好啦，沒事啦，」他長長吐了一口氣，拭了拭額上的汗水，忽然說：「那條蛇好聰明……」

「為什麼？」朱媚茫然。

「牠如果不聰明，」柳花花一本正經：「為什麼那裡不咬，偏偏挑好地方咬？」

「什麼好地方咬？」朱媚一下子會意不過來：「你到底在說什麼？」

「我是說呀，」柳花花忍著笑：「那條蛇居然挑妳美麗的大腿咬，妳能說牠不是條聰明的蛇？」

「去你的，死賊花花！」

朱媚羞紅了臉，嬌嗔道：「你得了便宜還賣乖，媽的，你就是那副賊樣子，狗咀裡長不出象牙來！」

柳花花終於忍不住笑了起來：「如果狗咀裡能長出象牙來，那豈不成了妖怪？」

被柳花花這麼一逗弄，朱媚倒回復鎮定了，水汪汪的美眸一轉，嬌笑道：「說實在的，人家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我看這句話不正確的……」

「那裡不正確？」

「對我來說，」朱媚一臉正經：「我倒巴不得牠再多咬我幾次……」

「為什麼？」柳花花納悶：「妳幾時變了有胆子啦？世上居然有人希望被蛇多咬幾次的，莫非妳蛇毒已攻心，否則怎會如此胡言亂語？」

「才不是，」朱媚瞪著他：「被蛇咬雖然痛，但是有天下獨一無二的花花公子為我吸蛇毒，那其實是樁享受哪，你不認為是？」

柳花花瞪了瞪她，忽然「啊」了一聲，手掩胸口，人像軟泥糖般的倒了下去！

「你怎麼了？」朱媚大驚失色的扶住他：「怎麼一回事？」

柳花花雙目緊閉，牙關打顫，面色一陣痛苦之色泛漾……

朱媚把他的頭抱在懷裏，急得快哭出來了：「你說話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柳花花痛苦莫名的嗯哼著：「方，方才……我，我吸毒時……蛇，蛇毒跑……跑進我體內去了……」

「什麼！」朱媚淚水已奪眶而出，驚哭道：「那，那怎麼辦？」

「我，我只覺得全，全身發冷……我，我不行了……」

「你振作點！」朱媚捧著他的臉，哭著說：「我立刻帶你去找獨孤美，她是玩毒專家，她有辦法的，她一定能救你……」

「沒用的……」柳花花氣若游絲：「來不及了，蛇毒已攻心，大，大羅神仙難……難救……我……」

話沒完，忽然腦袋兒一偏！

朱媚已哇得一聲哭了出來，用力搖晃著柳花花的身體：「賊花花！你醒醒！……」

柳花花一動也不動。

柳花花不禁伏在他身上痛哭失聲：「都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驀然，背後有一陣冷冷的聲音傳來：「人死都死了，妳哭得再大聲，縱算哭破了喉嚨，難道能把死人哭得死而復生不成？」

朱媚倏然翻身轉看！

一轉身，她整個人呆住！

不知什麼時候，小溪旁居然出現了黑壓壓的一大片人！

這些人和先前的第一撥敵人一樣，俱是黑衣蒙面，手持利刀，黑夜中望去，彷佛是幽靈鬼魅似的。

為首發話的人，身形高大，手持外門兵刃，一支半人粗長的狠牙棒在微弱的月光下，依稀閃著寒光，宛似魔鬼的眼睛，冷冷睨著朱媚！但是那人的目光却更森冷酷厲，張瞌間目蘊精芒，一看就知是個內外功修為極高的好手。

朱媚雖有看不到他的臉孔，不過從他的眼光裡不難看出他此刻有滿滿的快意，他咕笑兩聲，聲音有點像夜梟嚎叫，如果你胆子不夠大的話，只怕忍不住會有一陣發麻，他森冷道：「真巧，世上就是有這麼巧之事，我們沿著小溪走，正想對你們發動突擊，不想你們兩個居然也走這條路，真個英雄所見略同哪……」

「你，」朱媚強自鎮定，說了一句極為愚蠢而又多餘的話：「你是誰？」

那人咕咕笑了起來：「此時此刻，我是誰又怎樣？難道我一定要先向妳通名報姓？誰規定的？」

朱媚其實也知道自己那句話蠢得很，問了等於白問，知道了對方是誰又如何？難道能改變情勢？但是此時此刻她實已別無他法，照這種情勢看來，憑她一己之力，莫說想與敵人週旋，就算想突圍而逃，只怕是插翅也難逃了！最重要的是，她不知道柳花花究竟是蛇毒攻心而死，抑或只是昏迷而已。如果是屬於後者，那麼她心理上無疑多了一層負担，無論如何她得設法帶著柳花花脫離險境，盡速趕回青山鏢局讓獨孤美救活他。

然而，面對這麼多的敵人重重包圍，她能想出什麼法子突圍？

沒有法子。

她想不出法子。

所以她只好「拖」。

——她希望能先拖住敵人，再慢慢想出突圍之計，因此才會說了一些「蠢話」。

而且，她還非再說些「蠢話」不可：「看你這樣子，顯然也是在江湖上有頭有臉之人，居然蒙頭覆臉，像個賊般的見不得人，如此藏頭露尾，不怕別人笑掉大牙嗎？」

為首蒙面人又咕咕笑了起來，笑得很厲害，彷彿他就要笑掉了大牙似的：「朱媚，想不到妳是這麼天真可愛的小女孩，還好，我大牙長得牢固，否則第一個笑掉大牙的人準是我……」

一頓，語音倏冷：「算了吧，別再冬

瓜豆腐，盡說些沒水準的話，妳道我不知道妳打什麼鬼主意？妳以為妳逃得出我們的層層包圍？朱媚，如果妳夠聰明的話，那妳就應該乖乖束手就擒，與我們合作，幫我們勸勸青山鏢局別再作困獸之鬥，以免無謂流血……」

「你說得是，」朱媚瞪著他：「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個道理大家都懂，我朱媚自然也懂；問題是，我和你合作之後，誰能保證我能再活著？」

「我保證，」那人立刻說：「只要妳肯識時務加入我們，我保證妳不但能活下去，而且還能活得舒舒服服，快快樂樂！」

「我憑什麼相信你的話？」朱媚利用眼角餘光瞥了一下躺在地下的柳花花，卻發現他寂然不動，心中不由得一沈，不過她還是不做聲色的說：「我又不知道你是誰，也不知道你在組織中的身份地位，與權力如何，我如何能相信你？」

「笑話，」那人似是被朱媚激得岔氣，冷嗤道：「難道妳眼睛瞎了，沒看到我指揮這麼多人？單看這個，難道還不夠證明的在組織中的份量？」

「難說得很，」朱媚一面敷衍著他，一面苦思脫身之計，「現在的人，都也是有一分本事便吹得像天那般高，你當我朱媚是沒見過世面，沒跑過江湖的三歲孩童？告訴你，除非是岳光輝親自前來，否則我絕不會答應你……岳光輝現在在那裡？你能不能去請他來？」

「要見他也不難，」那人想了一下，徐徐道：「現在告訴妳也不怕妳知道，不錯，他就是我們組織中的首腦人物，他現在就在山隘口處指揮坐鎮，我可以帶妳去見他。」

朱媚想想，此刻的處境也只能見機行事，走一步算一步了，便點頭應道：「好，我就跟你去……」

「等一等，」那人搖手道：「凡是要加入我們組織的人必須先做一件事……」

「什麼事？」朱媚問。

「先把這東西吃下去。」那人忽然從懷中掏出一個小瓷瓶丟給朱媚。

朱媚望了望小瓷瓶，微微皺起眉頭：「這是什麼東西？」

「神仙草，」那人淡淡道：「吃下去能令妳快活似神仙的神仙草。」

「大麻？」朱媚心中一跳：「為什麼要我吃那種玩意？」

「這是我們組織的規矩，」那人催促她：「妳先吃了它再說。」

朱媚冷冷道：「我聽人家說，凡是吃了大麻的人便會神志不清，不分東西；我如果吃了它，如何去見岳光輝？」

「這種大麻是特製的，」那人說：「這是專為加入組織的弟兄們準備的，藥性的發作會延遲兩個時辰左右，不妨礙妳見我們幫主的……」

朱媚冷笑：「這種特製的大麻，想必藥性極強，是否吃了一次便會上癮？」

「妳果然很聰明，」那人咭咭笑了兩聲：「如果不這樣，妳怎肯效忠組織？」

「如果我不肯吃呢？」朱媚瞪視著他。

「牛不吃草誰能勉強？我們自然不會強逼妳吃，」那人頓了頓，語音轉冷：「不過我想，這裡大概就是妳的葬身之地了！」

那雙精芒如電的眸子忽然泛起了一絲淫邪之色，色瞇瞇的往朱媚高聳而成熟的胸脯，肆無忌憚的逡巡著：「老實告訴妳，若非我憐妳長得俏，生得美，是個可人兒，我早就一個命令下去把妳千刀萬段了！朱媚，坦白跟妳說吧，我捨不得妳這個美人胚子這麼年輕便死去，只要妳肯歸順我們，我保證會帶給妳無窮的快樂……」

一種被侮辱的羞怒陡然翻上心頭，朱媚怒不可遏的冷叱一聲：「做夢！憑你這種男人替我提鞋我都嫌你手髒！你如果……」

那人笑著打斷她的話，笑聲既淫又邪，話語更是不堪入耳：「放心，我並不喜歡替女人提鞋，我只喜歡替女人提褲子……」

這種話，朱媚當然不會讓他再說下去，她粉臉含怒，長劍出鞘，不管三七二十幾，早已撲身而上！

朱媚長劍甫一出鞘的時候，那些黑衣勁裝大漢便已蠢蠢欲動，但是似乎不見那人下令，也都持刀而立，按兵不動……

那人顯然有恃無恐，淡笑道：「我最喜歡兇辣潑狠的女人，這種女人在床上通常總是很夠勁的，來，來，就讓我一對一陪妳玩幾下……」

話沒說完，忽然他那充滿自信而又淫邪的瞳孔倏地猛烈收縮！

——在那一瞬間，他居然滿眼驚悸之色！

那人為何前倨後驚？

而且驚得如此深切？

那副模樣彷彿是見了魔鬼死神一樣，居然驚愕得連手中的狼牙棒也都忘記舉起……

他甚至忘記了閃避。

他或許沒有忘記，無論如何他看起來絕不是個省油之燈，單從他的神態舉止來說肯定是個武林中的高手，那有忘記閃避之理？

——就因為他是高手，他才知道他絕躲不過那突如其來的一劍。

誰的劍？

朱媚的？

不，她的劍絕沒有那麼快，也沒有那麼準，也沒有那麼狠。

那麼……

——是的，是柳花花的。

柳花花，世上除了他之外，大概再也找不出幾個人能使出那麼詭異、那麼凌厲、那麼快狠準辣毒的劍法了，而且，還是那麼「老奸」的劍法。

——誰都以為他已被蛇毒攻心而死，連朱媚都以為是。

那人最終還是沒躲，他就這樣眼睜睜的看着那柄彷彿來自地獄裏跳出來的劍鋒刺入自己的胸膛。

他居然沒有疼痛的感覺，一點也沒有。

而且，當劍鋒抽回去時，他竟也看不到鮮血噴出來，一滴也看不到。

世上居然有這麼利的劍？

世上居然有這麼快的劍？

他呆住了。

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包括那些滿溪滿谷的蒙面黑衣人，包括朱媚，全都呆住了……

只有一個人沒有呆。

——柳花花。

他，正好整以暇的拍了拍因躺在地下而沾上沙塵的衣角。

他是個喜歡乾淨的人。

即使在殺人的時候也一樣。

血，終於噴出來了。

像一朵夏日的玫瑰。

好美。

他也終於感覺到痛了。

椎心之痛。

但，他仍支持着，他那逐漸擴散的瞳孔已經沒有了驚悸，甚至也沒有痛苦，只有，濃濃的佩服；他利用狠牙棒拄地支撐着搖搖欲墜的身子：「好，好劍法，好奸的劍法……柳花花，你，你果然是天下獨一無二的柳花花，我服了你。」

他是服了，眞的服了。

就算他不服，大概也只能向閻王老爺告狀去了。他已永無「不服上訴」的機會了。

——他那碩大的身子已像一座小山般的崩坍了下來，他已嚥完了他這一生人中的最後一口氣。

「賊花花，」朱媚用力咬了一下舌尖，確定不是做夢之後，她才又驚又喜的奔到柳花花身側：「你沒死？你眞的他媽的沒死？我就知道你是個老詐鬼、小奸神；好人不長命，禍害一萬年，我就知道你不可能這麼快死，你眞他媽的不是好人……」

「我本來是死了，」柳花花笑着說：「可是我又想到妳曾經鄭重邀請我陪妳上床，妳想，如果妳是男人，妳肯這麼快就死去麼？」

朱媚笑，大笑。

她忽然覺得他好可愛。

她眞想摟住他親。

只可惜她不能。

因爲，那些敵人已經發動攻勢了。

瘋狂而可怕的攻擊。

＊　＊　＊

一般來說，通常人們都相信「擒賊擒王」、「樹倒猢猻散」這說法。

這話不能說沒有它的道理。

至少，在先前的一撥敵人，朱媚一劍刺死「賊王」之後，那些「賊子賊孫」在羣龍無首之情況下，便已潰不成軍，望風而逃。

但是，這一撥的敵人却不一樣了。

雖然，柳花花藉着「詐死」，突然來個「食詐糊」，「陰險」的殺了「賊王」，着實曾令他們個個呆若木鷄，一下子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可是他很快就回復鎭定，而且在很短的時間內便發動了可怕的攻擊。

瘋狂而可怕的攻擊！

特別是在他們發動攻擊的時候，有兩個人快速的向山隘口奔去，顯然是向坐鎭在那裏的岳光輝報告這裏的情況。

由此看來，這一撥敵人比上一撥敵人還要來得可怕，至少比上一撥人要來得訓練更精良。

事實証明，果眞如此。

因爲他們一發動攻勢的時候，柳花花與朱媚便立刻感受到了極大的壓力。

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壓力。

柳花花與朱媚本想殺開一條血路逃回青山鏢局，與獨孤美、馬連良他們會合，背水一戰。

可惜的是，敵人太多了，足足有兩百名以上吧，當然，兵在於精而不在於多，再多的兵如果盡是些酒囊飯袋之烏合之衆，那倒也不足畏，問題是眼前的敵人偏偏是訓練精良的精兵，雖然已喪失主帥，但立刻就有人遞補，指揮若定，進退有據，攻勢猛而不亂，像海潮般的一波又一波，連綿不絕……

柳花花與朱媚雖是高手，劍出如風，像切瓜斬菜似的，來一個殺一個，來一對殺一雙，殺得血雨噴飛，鬼哭神號，好不威武。問題是，這一撥敵人彷彿個個不怕死，前仆後繼，黑壓壓的一片，像螞蟻般的狂湧過來，螞蟻？你小看螞蟻？如果你聽過「蚍蜉撼大象」這句話，那你就會明白螞蟻的可怕了。

至少柳花花和朱媚現在便有這種感覺。

他們心中已有數，這一撥敵人是敵人的主力，無論如何已難擊潰他們。

至少在短時間內沒這個可能。

最糟糕的是，敵人已有人向山隘口的岳光輝報告，很可能岳光輝會再派人馬增援，就算他已無人馬可派，單是一個岳光輝就已夠他們瞧的了，誰都知道他是當今江湖中的第一暗器好手，何況他身邊還有一個趙屠，鞭法如神，出神入化，令人防不勝防，如果他們一到，對柳花花與朱媚來說，無異是百上加斤，兇多吉少矣！

因此，柳花花與朱媚可說是心急如焚，心知再被困下去準是死路一條，絕無第二條路可走。

除非，除非有奇蹟出現。

世上有沒有奇蹟？

或許有，但不一定會降臨你身上。

無論如何，奇蹟是靠不住的，至少朱媚就這樣認爲，她一劍劈開了敵人的腦袋之後，對柳花花大聲說：「賊花花，我掩護你，你先走吧！」

柳花花一劍切斷了敵人的三根喉管：「我走了，妳豈不死定了？」

「總比兩個人死在一起好呀！」朱媚一說話，差點吃了敵人一刀。

「我不走，」柳花花一腳踢爛了一個黑衣大漢的腦袋，他挨近朱媚，一劍砍斷了從背後而來想偸襲朱媚的敵人手臂，鮮血噴了他一身：「別忘記，咱們還有『床上之約』哪，妳怎可以先死？」

朱媚這次沒有笑了，她當然笑不出，她甚至眼角有淚光：「只怕這世人，我們是無緣了，你走吧，別管我了，你輕功好，你可以逃得出去的，別爲了我拖累你，你快走啊！」

柳花花沒有走，他非但不走，反而靠得她更近了，他機警的閃過了一把鋒利的刀鋒之後，大聲說：「要走大家一起走，來！妳跟在我後面，媽的，看我殺開一條血路，喏，左邊敵人少，衝！」

一個衝字出口，他已人飛劍舞，當先撲去。

但聞一片哀號慘叫此起彼落，殘肢斷

首疾飛仆地，慘不忍覩。

柳花花早已不像平日斯文裏帶有幾分吊兒郎當的味兒，他已變了一個人。

魔鬼。

比魔鬼還可怕的魔鬼。

他瘋狂的大開殺戒，宛如混世魔王，冷血無情的殘酷殺手，殺得敵人望風披靡，哀鴻遍野。

朱媚亦步亦趨的跟着他，她不知殺了多少敵人，也不知挨了敵人多少刀；她渾身浴血，有敵人的血，也有她自己的血。

她已成了一個血人，可怕的血人。

但是她却沒有倒下。

她是個美麗而倔强的女人。

她要支掙到最後一刻。

她要戰至一兵一卒。

她就是這種女人。

——一個很多男人比不上的女人。

她不想成爲柳花花的負累。

她知道，如果沒有她，那麼柳花花肯定可以逃出重圍。

他現在之所以仍陷在這裏的緣故，完全是爲了她，他不願拋下她不管。

這種人，在時下來說，或許有，但肯定不會太多，甚至可以列爲「稀有動物」。

她很慶幸自己碰上這種男人。

可愛的男人。

她心中有了一個決定。

她決定不願再拖累那個可愛的男人。

她奔到柳花花身側：「賊花花，沒用的，敵人太多了，我們逃不出去的，賊花花，我們來生再見，我先走一步了。」

柳花花眼角瞥見她忽然舉劍抹向自己的脖子。

「朱媚，不可以。」他大聲喊叫，目眥欲裂的撲向她。

他的動作很快，當然很快。

只可惜朱媚的動作更快，她的劍鋒已將切入自己的咽喉。

眼看——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忽然從空而降，急射一條人影下來。

奇蹟。

眞的是奇蹟。

但見那人也是全身黑衣蒙面，不但輕功極高，而且手中的長劍更是凌厲無比，她一躍下來，長劍一掃，一排黑衣大漢立刻哀號着仰跌於地。

朱媚一看有救星駕到，她當然也就不自殺了，她鼓起餘勇，立刻斬翻欺身而來的敵人。

柳花花當然喜出望外，想不到居然在這緊要關頭居然有人前來救駕，他精神大振，手中之劍自然更加兇狠，幾掄下來，兇殘的敵人倒下了一大片。

但是，他心中却忍不住有一個疑惑：

——那個人是誰？

他當然沒有問，此時此刻他實已無多餘的工夫去問，而且也沒有必要問，反正能救你之人，非敵是友就行了，目前最主要的便是殺退敵人才是第一步要務，否則一切都是假。

但是，那人却開口了，聲音雖是壓着不讓人聽出是誰，但却可以聽得出是女人的聲音：「柳，快逃，這裏讓我來。」

柳花花倏然一震，不由得一呆，差點吃了從後來的敵人一刀，他驚異的對那人說：「是妳？妳……」

他只說了一句，便被那蒙面女人喝斷：「快走啊！再遲就來不及了。」

柳花花立刻朝朱媚說：「朱媚，跟我來，妳還挺得住吧？」

「沒問題！」朱媚此刻精神大振，把所有的潛力都發揮出來了，一脚絆倒一個壯漢，一劍刺穿了一個大漢的咽喉，再一脚踢爛了一個敵人的下陰，兇狠得像一個吃人的母獅。

那蒙面女人的武功高，只怕不輸給柳花花，但見她長劍揮過，立刻一片腥風血雨，像入無人之境，殺得敵人連連後退。

這當中，柳花花與朱媚已殺開了一條血路。

柳花花與朱媚再突圍成功，那名蒙面人立刻拔身而起，宛似冲天炮般的射向遠處。

好俊的輕功！

好美的身形！

居然沒有一個敵人能追得上她。

她，是誰？

＊　＊　＊

朱媚當然不知道那蒙面女人是誰，她此刻也沒心情想去知道她是誰。

——她現在只想知道這是那裏？

天乃黑，很黑。

天上本有月光，却不知什麼時候躲入雲層裏去了，大概是不忍見方才殺人的人間慘劇，所以到現在還不肯露臉。

連星星都不見了。

天亮前總是這樣的。

——黎明前的時刻，總是天最黑的時刻。

醜陋的黑夜，血腥的黑夜，令朱媚覺得黑夜突然好似長了起來。

她看不見方向，她只是緊緊跟住柳花花後面跑，越過了小溪，越過了岩石，越過了田埂，越過了菓林，越過了……咦，怎麼還見不到青山鏢局？

這時候，柳花花似乎也發覺不對了，立刻停下身形，對朱媚說：「糟糕，我們好像走錯了路。」

「是啊，」朱媚喘着氣，望望後面並無追來，終於累得支撐不住，整個人像骨頭散了過去一樣，不管三七二十八，便就地躺了下來，上氣不接下氣的說：「我，我就覺得奇……跑了這麼久，怎，怎還見不到青山鏢局？」

柳花花也累得直喘氣，不過他還好，至少他還能游目四顧，企圖辨認方位，他苦笑着說：「都是我不好，方才一時情急，只顧突圍，走錯了方向也不知道……嘩，天這麼黑，伸手不見五指，這，究竟是那裏？」

柳花花再細目打量，糟糕，他現在竟然找不到青山鏢局的方向。

——他們迷路了。

迷路，對小孩子來說是大件事，對大人來說却是小件事，只要冷靜沈着有耐心，必也找得路，柳花花是大人，他當然可以找得路。問題是他只怕一躭誤，便無法在敵人攻擊青山鏢局之前趕回去了。

（未完・十六）

怪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借屍還魂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半人半鬼的方老頭正在折磨方鵬，老鼠懷疑是鬼上身，方鵬却以為老爹番生轉了性，但他的口音却像雷老大，而行動舉止都不像方老頭，於是二人找張道士回家辟邪，方老頭認出是張道士，正是想找他算賬的人，豈肯放過，張道士被打得透不過氣，才說出借屍還魂之事，方鵬半信半疑，二人擺脫方老頭追逐，去找花老二、馬老三作人證，證明借屍還魂之事……冷血和方家是世仇，他來方家尋仇，先將老鼠殺死，再找方老頭追殺，雷老大的靈魂邊打邊走，帶冷血回到義莊，說明自己是借屍還魂，冷血依稀記起當時的事，有點相信……

綠帽遮鬼眼　道士捉鬼忙

一個囚犯立時一手摸上他的臉。「可人兒，米已成炊，你還害怕什麼。」

馬老三「嗚嗚」的哀叫。

「這聲音太動人了。」另一個囚犯突然叫起來。「我忍受不住了。」雙手馬上摸上馬老三的屁股。

馬老三雙腳急跳，其他三個囚犯馬上上前來，毛手毛脚的。

一聲暴喝即時傳來：「你們在幹什麼？造反？」

四個囚犯回頭看見捕頭帶着兩個捕快走來，慌忙停下手脚，裝出一副可憐相，縮到一角。

鐵柵打開，兩個捕快上前將馬老三解開，捕頭探手拔出他口中塞着的布團，冷笑一聲：「算你走運——」

「走運？」馬老三突然失常的叫起來，「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是無辜的，清白的——」

捕頭冷笑。「你是自找麻煩，現在有人來保釋你，跟我出去——」

「真的！！」馬老三喜出望外。

× × ×

刦後餘生，馬老三花老二都像是餓鬼投胎的，狼吞虎嚥。

桌上放滿了酒菜，但除了花老二馬老三，方鵬三人都沒有動筷子。

方鵬緊盯着張道士，張道士愁眉苦面，有意無意避開了他的目光，花鳳坐在方鵬身旁，看着花老二，不由自主的搖頭。

等了好一會，看見張道士還是沒有反應，方鵬終於忍不住開口道：「這件是大家指證，是你弄出來的，當然得由你來擺平。」

花老二隨即放下酒杯。「若是不能夠弄妥，第一個我可不客氣。」

「我是第二個。」馬老三接上口。

張道士苦着臉。「我現在不就是在動腦筋。」

然後他又拿出那冊筆記翻開起來。

方鵬看着忽然眉頭打結，花鳳第一個發現，奇怪地問：「你怎樣了？」



「我是担心老鼠，不知現在變成怎樣了？」

花鳳想想。「雷老大的鬼魂目的在對付你，應該不會把他怎樣的。」

方鵬不由點頭，當然怎也想不到冷血突然找到了方家，老鼠已死在冷血手下。

在他來說，冷血已經是一個死人。

× × ×

筆記翻閱了一遍又一遍，張道士突然興奮的站起來，猛可一掌拍在桌子上。「好，這樣做。」

衆人被他嚇一跳，方鵬連忙問：「怎樣做？」

張道士咬牙切齒的道：「要對付你爹爹——」

「不是對付雷老大？」方鵬隨口問一句。

「對，要對付雷老大，首先要把他抓起來，將他上身的衣服剝掉。」張道士大聲疾呼。「然後把釘在他胸膛上的三枚鐵釘拿出來。」

「這便成了？」方鵬有些懷疑。

「雷老大的魂魄完全要依賴那三枚鐵釘才能夠安穩的藏在令尊的屍體內。」張道士說的也有道理。

「只怕不易將他的衣衫剝掉。」馬老三担心的。

花老二接上口：「我們可不是老大的手脚。」

方鵬看看他們，忽然一聲歎息。「我本領雖然不錯，可是要我對爹爹的屍體拳打脚踢……」

張道士抓抓腦袋。「我們可以不動手的。」

方鵬一怔。「智取？」

張道士目光一轉。「你們大概没有忘記我那頂綠帽子，戴上它雷老大的鬼魂便看不見——」

話未說完，方鵬三人已叫起來。「要我們戴綠帽子？」

張道士歎一口氣。「我意思是說，只要有方法令雷老大的鬼魂看不見我們，我們便可以悄然湧上，一把將他抓起來，七手八脚，剝掉他的衣衫。」

馬老三花老二奇怪的看着他，花老二突然問：「你還有其他辦法可以令雷老大的鬼魂看不見我們？」

張道士還未答話，馬老三已大叫：「你爲什麼不早些跟我說，害我在監牢裏——」話說着便要動手。

張道士慌忙搖手。「我是方才細看筆記，才想到還有這個辦法。」

方鵬追問：「到底是什麼辦法？」

花老二亦問：「危險性大不大？」

「只是有些痲煩。」張道士鄭重的。

「有些痲煩。」

× × ×

那其實的確不算太痲煩，生鷄血不難找，墨汁也易求，張道士將生鷄血墨汁放在一起，一輪咒語，排場雖然不大，倒是古靈精怪。

到他將生鷄血墨汁在四張黃紙上畫下符咒，再燒爲灰，混在四碗無根水之內，以手指攪弄妥當，目光轉向方鵬花老二馬老三，三人便不由大皺眉頭。

張道士收起手指，目光再一轉。「喏

，這碗水，是讓你們開眼的，喝下去，在二十四個時辰之內，你們都會看見很多東西。」

花老二接問：「什麼東西？」

「鬼——」

「這不成。」花老二搖手。馬老三同樣反應。

張道士歎一口氣。「你們不喝這種水，雷老大的鬼魂必定看見你們，你們却是看不見他的鬼魂，如此一來，即使你們將屍體上的三枚釘子拔掉，又如何將他的鬼魂抓起來，不讓他回去方老頭的屍體，又怎將他推回自己的屍體內？」

花老二馬老三不由點頭。

方鵬目光却落在花鳳面上。「阿鳳，我看你還是留下來好了。」

花鳳搖頭。「我一個留在家中不是更害怕，不知道這件事倒還罷了，再說我又怎放心得下？」

方鵬想想。「那你跟在我身旁，不要離開。」

花鳳點頭，花老二瞪着他們，一時間也不知如何說話。

張道士隨即以手指一敲桌面。「別客氣了，喝吧。」

方鵬花鳳花老二馬老三四人無可奈何的擧起了那碗符水，看見那在水裏浮動的符灰，不由又大皺眉頭。

張道士板起了臉，大聲地說道：「乾了——」

四人相顧一眼，終於齊叫一聲：「乾了——」一齊將碗擧起來，仰首喝下，一時間，奇奇怪怪的聲响大作，四人總算忍着沒有吐出來。

看見四只碗放下，張道士面容才一寬。「好了，現在是最後一個行動，我們到山墳那邊將雷老大的屍體挖出來。」

衆人一時間又面面相覷。

× × ×

夜已深，未出市鎭，方鵬四人已一陣陣陰森恐怖的感覺，張道士當然是若無其事，一馬當先。

花老二馬老三緊跟在張道士身後，不時左顧右盼，方鵬花鳳走在最後，相扶着，親密得可以。

行走間，一個老人迎面走來，飄然從衆人身旁經過，帶着一陣陰風。

張道士若無其事，花老二有意無意多看一眼，脫口一個招呼。「二叔公，這麼晚了到那兒去？」

老人面色慘白，應聲現出詭異的笑容，飄然遠去。

花老二目光隨着轉動，面色突然大變，張開嘴巴，瞪大了眼睛，雙脚也開始發軟。

馬老三即時哆嗦着一句：「二叔公不是已死了三年多了？」

花老二雙手掩上眼睛，不住的點頭。

「這次眞是見鬼了。」馬老三一個身子也顫抖起來。

張道士打了一個「哈哈」。「那碗符水厲害吧。」

「厲……厲害——」花老二由心裏寒出來。

長路漫漫，長夜漫漫，他們還會遇上多少鬼魂？

也就在這時候，方鵬脫口叫出來：「打更六——」

打更六的鬼魂迎面飄來，面色蒼白，鬼聲鬼氣的回應：「我死得很慘，冷血殺了我，還吸乾我的血。」

「冷血？」方鵬心頭大震。

打更六沒有再作聲，飄然經過，張道士目光一轉，歎一口氣。「我忘了告訴你，那個冷血還活着，他練的是什麼旁門七傷七殺絕命功，傷一次，內功便好一次，但人性也好像相對壞一次，我看他，現在已不像是人，倒像是一個惡魔。」

「我也是冷血殺的。」另一個聲音也就在這時候一旁傳來。

方鵬目光及處，不由脫口一聲：「老鼠——」

老鼠的鬼魂飄然而來，看神態旣恐怖又悽慘。

「老鼠，你告訴我，冷血現在在什麼地方，我替你報仇。」方鵬伸手截去。

「他現在跟老爺一塊兒，已經商量妥當，一齊對付你。」老鼠從方鵬的手臂穿過，飄然去遠。

方鵬一把抓不住，呆一呆，張道士旁邊歎息。「這些遊魂野鬼，就是這樣東飄西盪的，身不由已。」

方鵬有些苦惱的抓着頭髮。「我爹爹跟冷血一塊兒到底要弄什麼鬼把戲？」

張道士看看他，翹着脚步便要離開，方鵬突然探手抓住。「這個時候你還到那兒去？」

張道士苦着臉。「你開口叫爹爹，心裏就是當他爹爹，我還是離開爲妙。」

「有什麼關係？」方鵬奇怪。

「喏，我問你，冷血要動手打你，你怎樣？」

「當然是跟他拚一個明白，你也不是不知道，他是我的手下敗將。」

「那我又問你，你跟冷血動手的時候，要殺冷血了，你那個爹爹突然上前來阻攔，你怎樣？」張道士盯穩了方鵬，一眨也不一眨的。

方鵬呆一呆，張道士冷笑。「下不了手吧？」

「他——」

「別我我他他了，你下不了手，冷血又怎會錯過這對付你的機會？」張道士苦笑。「他旣然內功比以前更好，你能夠受得住他多少下攻擊？」

「這我如何是好？」方鵬回問。

「等死好了。」張道士無可奈何的。

「他死了我們怎樣？」馬老三叫了出來。

「當然性命難保。」張道士回答得很快。

馬老三轉身便要走，方鵬叫住：「你要回監牢去？」

馬老三一呆，收住脚步，花老二隨即一聲歎息。「我還是回和尚寺去，遲一些送命總是好的。」

他脚步才擧起便給花鳳一把拉住，方鵬看看各人，轉顧張道士。「你懂得這許多旁門左道，沒有理由什麼辦法也沒有的，替我想一個好辦法好了。」

花老二馬老三異口同聲接上口：「對，快快想一個好辦法，不成大家這樣死在

一塊兒。」

張道士雙眉打結，好一會才鬆開，咧開嘴巴，一笑。「這樣好了。」

「怎樣？」衆人追問！

張道士笑容突然又一斂，搖頭。「還是要向冷血的秘密武器着手。」

「什麽秘密武器？」方鵬急問。

「就是你爹！」張道士一字一頓的。

× × ×

方老頭這時候正與冷血走在山路上，雖然衣不蔽體，神情却有輕鬆快活。

「方鵬那個臭小子實在是幾下子，無謂多說了，我們合作吧。」他仍然在遊說冷血。

冷血冷笑。「問題在你的靈魂雖然沒有問題，所附的方老頭的身子却是風濕骨痛心臟病，能够起得了多大作用？」

方老頭搖搖頭。「話可不是這樣說，我這個身子怎也是方老頭的，方鵬對你一動手，我便上前攔阻，他如何下得了手，到時候，你便可以乘機出擊，狠狠的對付他。」

「不錯——」冷血有些心動，他內力雖然比以前更好，但到底曾敗在方鵬手下，多少有些失敗感，也當然沒有必勝的信心。

方老頭還有話。「唔，以你的功力，只要有機會往那個臭小子身上狠狠的來幾下，還不要他的命？」

「不錯——」冷血點頭。

「到底怎樣？」

冷血終於伸出手來，與方老頭一握，然後兩人不約而同打一個「哈哈」。

一陣大笑聲也就此際傳來，兩人不由向那邊望去，黑暗中樹影重重，雖然看不見什麽，這笑聲方老頭却是很熟悉。

× × ×

花老二有個可以說好可以說不好的習慣，就是遇上如意的事情便忍不住大笑。

他是找到了雷老大的屍體。

雷老大屍體已發臭，面目雖然一塌糊塗，但衣服傷口仍然分辨得出來。

花老二將屍體從草叢裏拖出，方鵬等亦走過來，張道士隨即招手。「拖到這兒來——」

衆人方要動手，那邊已傳來一聲暴喝，道：「那一個移動我的屍體我幹掉那一個！」

循聲望去，冷血方老頭正站在那邊，方老頭這時候也知道說了錯話，半掩着嘴巴。

張道士馬上向方鵬來一句：「聽到了，這條屍體是他的。」

方鵬目光一轉。「可是他的身子是我爹爹的。」

「你自己考慮清楚。」張道士冷笑。

方鵬還未考慮，那邊冷血已暴喝一聲：「方鵬——」

方鵬目光一轉。「手下敗將，又來送死了。」

「這一次倒要看死的是那一個。」冷血連聲冷笑，一身骨骼爆栗子地响起來。

方鵬回一聲冷笑。「這一次我一定擊碎你的天靈蓋！」

冷血沒有作聲，沉腰坐馬，雙手一動，勁風呼嘯，聲勢果然與之前不同。

方鵬看得出，還是故意搖頭。「威勢是大了，但與我比較，還是差一些。」

冷血反手向方鵬一招，方鵬脚步才一動，那邊方老頭便擋在冷血前面。

「走開，還未到要你出動的時候。」冷血到底是一心先試試自己的本領。

方老頭只好移動脚步，一面向方鵬招手。「來——」

方鵬正要上前，張道士已一把拉住。「鎮定，千萬不要衝動。」

方鵬歎一口氣。「我會的了，看見我爹爹，我兩條腿已發軟。」

方老頭那邊隨又招手。「還等什麽，來——」

方鵬他們反而倒退一步，冷血看着一聲冷笑，道：「他們不肯過來，我們殺前去。」

方老頭應聲與冷血一齊舉步衝前。

方鵬等五人隨即轉身奔出，奔進了一叢矮樹內，方老頭一見大笑：「害怕了，我們追——」

他們追前不到三丈，便停下，奇怪的看着那堆矮樹叢。

方鵬他們也就在那叢矮樹中冒出頭來，然後一陣樹叢搖動。

方老頭冷血完全看不出到底是什麽回事，相顧一眼，方老頭忍不住問：「以你看他們到底在幹什麽？」

冷血搖搖頭，目光突然又一亮。

方鵬五人忽然又一齊縮回頭去。

方老頭忍不住移步上前，冷血亦舉步往前走去，神態更見冷酷。

方老頭走來却像是一頭大猩猩的。

走着走着，前面樹叢突然又一陣亂動，冷血很自然的停了下來，方老頭忙亦停下。

冷血隨即架式擺開，方老頭跟着大喝一聲，兩脚前弓後箭，亦擺開架式。

方鵬五人即時從樹叢中竄出來，一個個頭戴芭蕉綠帽，身上披着青草織成的披風。

張道士一馬當先，脚尖點地，膝半曲，成直角，雙手摘花般姿勢，完全是要大跳霓裳羽衣舞的模樣。

方鵬四人不約而同都模仿着張道士的姿勢。

冷血看着奇怪，不由伸長了脖子。

方老頭看看冷血，很奇怪的再循冷血的視線前望，在他的眼中，却是什麽也看不見。

張道士要方鵬等人也戴上綠帽，原就是要方老頭的鬼眼看不見他們，披風的目的則是在加強這種效果，動起手來也不易脫落。

冷血那知道這回事，當然覺得奇怪，也當然沒有理會方老頭的反應，只是盯穩了方鵬五人，看他們有什麽行動，以便應付。

方老頭當然看出冷血有所發現，但看來看去，只見前面樹叢搖動。

張道士看見方老頭那樣子，心頭大樂，不由自主手舞足蹈起來。

花老二馬老三天性滑稽，也只以爲張道士那樣手舞足蹈是對付方老頭的必須行動，亦模仿張道士的動作手舞足蹈起來。

花鳳方鵬看儍了眼，在他們來說，這

樣手舞足蹈實在有些難爲情。

冷血越看越奇怪，搖搖頭。「這到底怎樣了?」

方老頭連忙問：「什麼事什麼事?」在他的眼中仍然什麼也看不見。

冷血再搖頭。「這個時候他們居然還有心情在我們面前手舞足蹈。」

「他們手舞足蹈?」方老頭張頭探腦的。「在那兒?在那兒?」

「你瞎了——」冷血手一指。「不就是在那兒了。」

方老頭伸長了脖子，循指望去，左手往眼睛揉完了，右手再揉，就是看不見。

「那兒?那兒?」他追問。

冷血奇怪的看看他，再往前面看去。

張道士這時候當然更得意，手舞足蹈之外，連腰也使勁的扭動起來。

花老二跟着扭動大肚子，到底吃不消了，叫起來。「道爺，你這是存心要我的命。」

花鳳仍呆在那裏，突然看見方鵬亦呆呆站着，不由問：「你怎麼不跳?」

「這樣跳太難爲情了。」方鵬苦笑。

「我也是這樣說。」花鳳靠着方鵬。

張道士跳着突然停下來，看看花老二馬老三，尷尬的一笑。「對不起，我是太興奮了，不由自主手舞足蹈起來，並沒有這種需要。」

花老二馬老三立時傻了臉。

冷血即時大喝一聲：「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張道士應聲混身一震，花老二馬老三亦慌起來，不約而同一齊躲到方鵬身後。

冷血再喝一聲，縱身撲前，雙拳搶出，疾擊向方鵬的要害。

不等他衝到，張道士馬老三花老二已散開，方鵬迎向冷血，與冷血大打出手。

冷血一面與方鵬拳來脚往，一面看看方老頭，隨時示意方老頭出來對付方鵬的了，但眼中所見方老頭却是一頭瞎老鼠也似，團團亂轉。

在方老頭的眼中，亦是只見冷血一個人在團團轉，看不見方鵬。

張道士四個這時候已鎮定下來，一齊向方老頭走去，出其不意，一齊探手抓住方老頭。

「什麼事什麼事——」方老頭大驚失色，一時間手忙脚亂，不知如何是好。

花老二馬老三隨即伸手抓住方老頭的衣服，方老頭手脚更亂，由於並無所見，動作更加滑稽。冷血看在眼內，終於明白。「是綠帽披風有問題。」霍地轉身，撲向張道士花老二馬老三。

張道士三個立時亂了手脚，左閃右避，團團亂轉。

冷血雙手左一把右一把，就像拔鷄毛似的，將三人身上的披風拔去，再來幾下子，將三人頭上的綠帽打掉。

方鵬急急趕來，一輪拳脚下來，亦被冷血將身上的披風綠帽弄掉。

方老頭跟着冷血到處跑，沒有了披風綠帽，張道士他們便出現在他眼前，他立時亦省悟：「你們也可謂狡猾了，用這種小茅山迷惑大爺的眼睛。」

他大笑撲前，花老二馬老三張道士急忙退開，他拔脚便要追，那邊冷血已大叫：「你跑到那兒去了，還不快快助我對付這小子。」

他所以先放張道士他們目的也就是要方老頭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到底是曾經敗在方鵬手下，對方鵬他有一定的顧慮。

方老頭一來，冷血馬上展開攻擊，這一次他一改以前的方式，以快攻快，不再容忍。

方鵬也相應更快，到時機適合，便要出絕招，要弄翻冷血，他看得準確，冷血也不差，眼看應付不來，立即大叫一聲：「上——」

方老頭馬上殺上，擋在冷血面前，方鵬手一動便可以將他擊打，但眼中所見是方老頭的身軀，如何下得了手，他這邊一慢，冷血立即乘隙殺前，重拳出擊，一再擊在方鵬身上。

一而再，再而三，方鵬只覺得血氣翻湧，口角也淌下血來。

張道士三個那邊看着團團亂轉，一時間也不知如何是好，花鳳心一急，忍不住一推花老二：「爹，你們還在等什麼?」

花老二一言驚醒的，手一指方老頭。「雙拳難敵四手，我們上——」

三個人大喝聲中撲前，還未撲到，方老頭已回頭手一指：「大胆——」

花老二馬老三一呆，張道士已大喝一聲：「上——」三個人再次撲上前。

方老頭隨即亂了手脚，冷血一聲：「放心——」隨即與方老頭交替出手，方老頭替他擋住方鵬，他則替方老頭將張道士三個擊退。

以他的身手張道士三個當然不是對手，立時東倒西歪摔得像一個元寶滾地。

張道士腰酸背痛之餘仍然不失鎮定，一滾來到雷老大的屍體旁邊，大喝一聲：「我們把他的屍體剝皮拆骨——」

花老二馬老三會意，一齊上前，方老頭聽着看着，又急又怒，那裏還理會與冷血相約的事，不再理會方鵬，衝向張道士那邊：「那一個敢動我的屍體，我要他的命——」

冷血要截已來不及，待要開口，方鵬已撲至，將他截下來。

方老頭撲到，張道士馬老三花老二已擺開架式，論本領，他們加起來，也不是雷老大這個鬼魂上身的方老頭的對手，問題在方老頭風濕骨痛心臟病都發作起來，喘氣窒步，不由緩下來。

花老二馬老三把握機會，一左一右抓住了方老頭的雙臂，張道士也算合作，馬上撲上，探手撕下了方老頭的衣衫，方老頭赤着的上身胸前沒有變化，仍然釘着那三枚鐵釘。

張道士眼快手急，立即探手拔那三枚鐵釘，拔來又快又準。

每拔一枚，方老頭便觸電也似，混身亂震，痛苦的大叫。

張道士拔一枚，丟一枚，亦大叫：「看你這個老小子厲害還是道爺厲害——」

他得意忘形，冷不防方老頭大叫一聲，晴天霹靂也似把他嚇一跳。

花老二馬老三兩人更就嚇得手一鬆，方老頭一掙而出，左一拳右一脚，打翻了花老二馬老三兩人，一口氣衝出三丈。

沒有那三枚釘子，雷老大的鬼魂顯然

不大自在，隨時都會從方老頭體內掉出來，他顯然也有這種感覺，手忙脚亂的，不由又怪叫連聲。

與之同時那邊冷血已擺脫方鵬的糾纏，向這邊撲過來，急如箭矢。

花老二馬老三完全忘記了冷血這個人，到他撲近來，要閃避已經來不及。

冷血殺手第一個抓住了花老二，拳頭接打在花老二身上，一拳緊接一拳，旣急且狠。

花老二連挨十拳，肚子已凹下去，雙眼翻白，口鼻鮮血狂噴，再吃一拳，立時喪命。冷血仍然再打三拳才將花老二的屍體丟下，後背同時挨了急衝上前來的方鵬三拳重擊。

他亦張口吐出一口鮮血，却沒有回身應付，順勢一撲上前，衝向馬老三。

看見他衝來，馬老三立即大叫閃避，冷血好像算準了他有此一着，凌空一翻正落在他面前，雙拳連出，接連八拳打在馬老三胸膛上。

馬老三口吐鮮血，命已丟掉大半，方鵬那邊已衝前搶救，不等他撲到，冷血已一脚踢在馬老三胸膛上。

馬老三的胸膛馬上塌下去，身子同時倒飛，撞向撲前來的方鵬。

方鵬一閃避開，馬老三的屍體從旁邊飛過，撞在方老頭的身上。

這一撞實出方老頭意料之外，要閃已來不及，大叫聲中，仆倒地上，雷老大的鬼魂立時亦從方老頭的體內仆跌出來。

這鬼魂隨即飄浮半空中，也立即察覺，凌空一轉，便要回去方老頭體內。

張道士旁邊一眼瞥見，連忙撲前，探手抓住了雷老大的鬼魂雙脚。

一人一鬼立時拔河大賽的拉扯起來，雷老大的鬼魂一急之下立時鬼話連篇，破口大罵，張道士只當作沒有聽到，拚命的拖拉，看準了底下猛一脚，將方老頭的屍體踢過一旁。他這一踢，雙手的力便弱下來，雷老大的鬼魂乘機掙脫，半空中一翻，便撲向方老頭的屍體。

他快張道士也不慢，貼地一滾，來到方老頭的屍體旁邊，一張靈符接拍在釘孔之上。雷老大的鬼魂隨即撞上，那張靈符毫光一閃，非獨封住了屍體的入口，而且一股無形的力量發出，將他撞飛了出去。

花鳳那邊看見父親慘死，本來很難過，但到底以大事為重，並沒有疏忽現場的變化，看見雷老大的鬼魂飛來，心頭靈光一閃，馬上將地上雷老大的屍體抓起來，向鬼魂迎去。

鬼魂立時飛進了屍體內，魂屍復合，再也出不了來，只聽一陣怪聲，雷老大的屍體一衝半天，差不多三丈高，然後一頓，直挺挺的停下來，撞在地上，再也不見有任何的異動。

張道士立時撲至，一張靈符貼上雷老大屍體的面門，不動的屍體立時又動，一支箭也似射出，弧形撞在七丈外的地上，隨即又僵直。

花鳳怔住在那裏，張道士看看她，喘一口氣。「現在才叫功德完滿。」

「不會再動的了？」花鳳接問。

「不會的了。」張道士說得很肯定。

花鳳再看去，屍體在冒烟，面皮非常快的乾陷下去，變得很恐怖。

「死了這麼多天，這樣才對。」張道士又歎了一口氣，回望方鵬那邊。

方鵬與冷血仍然拳脚交擊，又急又密的，那種聲响聽來令人毛骨悚然。

冷血若是以忍為主，像之前那樣，絕對可以支持到方鵬筋疲力竭，他的內力到底比前好很多，但現在這樣以快攻快，反而不是方鵬的對手。

方鵬非獨快而且準，到底是方老頭朝夕督促下苦練得來的武功，不是一般可比，一頓硬拚下來，他挨拳脚的機會並不多，冷血反而不時被他的拳脚踢擊在身上。

看見雷老大的鬼魂被收服，冷血不由心一亂，這一亂，吃拳脚更多，一頓狠狠的吃下來，非獨意志，連力氣也開始支持不住了。

方鵬氣力就像是用不盡，繼續攻擊，準確性也保持不變。冷血完全沒有還擊的餘地，接連數十拳硬吃下來，一個身子倒退了十數丈，口鼻終於冒出了鮮血。

方鵬緊迫而上，再來一輪重拳，冷血退得更遠，口鼻血流更多，但仍然不倒。

張道士那邊看着，破口大叫：「打他的腦袋，打碎他的天靈蓋——」

方鵬應聲拔起身子，凌空一翻，在冷血頭上翻過，一拳當頭擊下。冷血也算得眼快手急，雙手往頭上一擋，剛好擋開了方鵬的一拳。

方鵬身形着地，馬上又拔起來，再一拳擊下，又被冷血雙手擋去。

這一次方鵬的身形沒有着地，借勢凌空一翻，又是一拳凌空擊下，正中冷血的後腦。

冷血一聲慘叫，身子衝前，方鵬脚才落下，立即標前，全力一拳擊在冷血的天靈蓋上，這一拳擊中，冷血的天靈蓋立即爆開，疾叫聲中，終於倒斃地上。

張道士第一個衝上去，脈搏心窩探摸了一遍又一遍，還是不放心的探摸下去。

他與驗屍官金手指所用的方式顯然不同，也絕無疑問深入得多。對冷血這個人的生死他實在不放心，非要弄一個清楚明白不可。

花鳳驚魂甫定，立即奔到花老二旁邊，哭叫出來，他們一向是父女相依為命。

花老二看來已氣絕，但仍然瞪着一雙眼睛，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不動的。

方鵬聞聲走過來，伸手扶住花鳳，本能的勸一句：「節哀順變，不要難過。」

花鳳聽說也很自然的撲倒在方鵬懷中，也就在這時候花老二的屍身突然半坐起來。方鵬不由嚇一跳，花鳳回頭一看，亦一樣嚇一跳，還未有所表示，花老二已瞪着方鵬，陰森森的吩咐：「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顧我的寶貝女兒，否則我下了地府也會跑上來跟你算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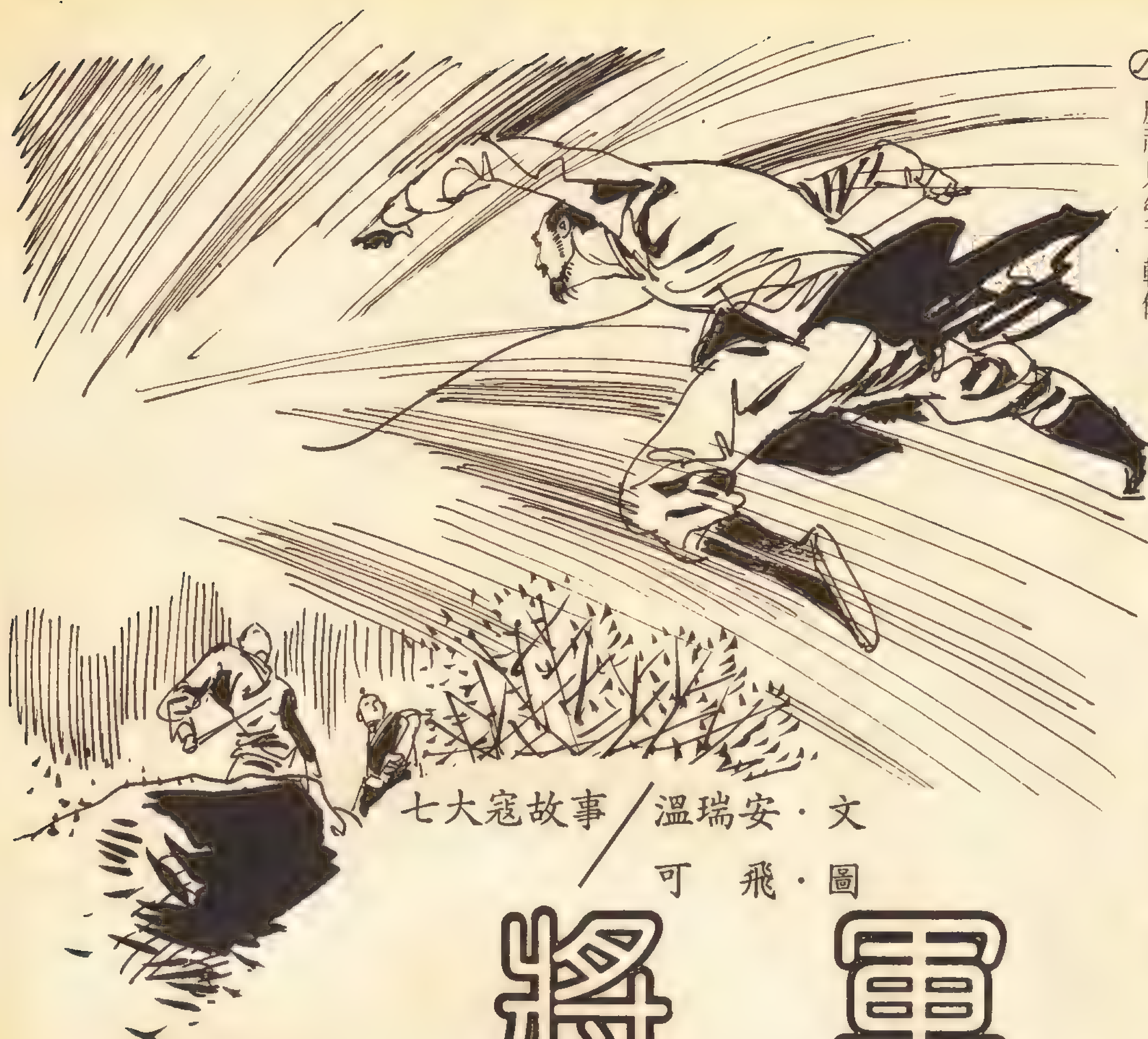
方鵬方要答話，花老二的屍身又直挺挺的倒回去，雙眼同時合上。

花鳳呆一呆，再次伏在方鵬懷中飲泣起來，方鵬摟着她，等到她心情穩定下來，張道士亦已停下了探摸，走來這邊。

「我現在鄭重宣佈，冷血這一次生機絕對斷絕，不可能再生。」張道士說得很認真。

（以下轉入第97頁）

上文提要： 徐無害帶沈虎禪到了無妄山找到任笑玉、雷唇，先和雷唇格鬥，跟着持稚子劍的任笑玉參戰，唐寶牛擋在其中勸止，沈虎禪却不理會，首先將雷唇砍殺，連唐寶牛也殺了，任笑玉的劍成萬千碎片，忙走到崖邊躍下，沈虎禪再找到星羅牌坊陣，由楚杏兒從旁協助，破了陣，東天青帝雖不死亦難倖存，沈虎禪只受了輕傷……



七大寇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將軍

窺高手過招　遭叛徒要脅

唐門有一個出類拔萃的暗器高手，叫做唐敵。

依輩份而言，唐敵說來是唐多令的七叔父。

可是唐敵因某事與唐多令不和，要用暗器殺他。

這一場決戰的結果是，唐敵鏢囊裡的暗器用光之際，唐多令還沒有倒下。

等到唐多令發出第三度暗器的時候，唐敵就已經是個死人。

所以唐多令年紀雖輕，在武林裡有一定的地位，在暗器界更裏享有盛名。

唐多令本想追求楚杏兒的時候，他的情敵正好是冷秋帆。

這兩人眼看就要爲這件事而流血的關頭，却發現他們的一位好友跟楚杏兒來往頻密。這個人就是兜玉進。

唐多令馬上「拱手讓賢」。

唐多令「讓賢」的原因很簡單，年輕一輩裡他就只服兜玉進一個。

當年在與陳離山的決死戰中，唯一買他贏的人，也就是摯友兜玉進。

唐多令退讓，冷秋帆可不讓。

於是在將軍的主持下，冷秋帆曾藉事挑釁，與兜玉進比武比文。

這一文一武，一比下來，冷秋帆一敗塗地。事後，冷秋帆逢人就說：「這一戰，輸得心服、口服，更服膺的是：兜大哥的樣貌氣度，修養學識，無一不在我之上。」

至於兜玉進是怎麼敗服冷秋帆的過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不過，當楚杏兒身邊的追求者多個兜玉進後，很多人都知難而退，靜悄悄的轉移目標，死了這條心了。

「人貴自知」，雖然迷戀於愛情中無疑飛蛾撲火，但清醒的人仍是有的。

兜玉進後來當了官，這樣的武功，這樣的人才，加上官威，更是相得益彰。

兜玉進也把唐多令和冷秋帆提携，進入官場中。三人聯成一個班底，很有點實力。

而今，楚杏兒確知，在五福鎮中，兜玉進必定會等着她，而且，連同唐多令與冷秋帆，也必定會在。

——有他們三人在，那怕對付不了齊九恨與譚千蠢？

楚杏兒決定去了。

一個刁蠻的女孩子要決定一件事兒，其實有沒有理由都一樣：只要她想怎麼做，她總會找到藉口去做的。

至於後果如何，她楚大小姐是一向不管的。

*　*　*

五福鎮。

殘月如鈎，午夜悽寂如魅影。

江鴻橋下，一燈如豆，映着熱烘烘的暖氣，一個老駝子，低垂着臉在煮麵，七、八張油膩膩的椅子，兩三面油垢厚積的桌子，顯示着生意的慘淡，貧人無告的苦楚。

只有一個客人，屈着膝蓋，在熱呼呼的吃麵，從背影望去，這人似乎是個和尚，身形十分高大壯碩。

這時候，長街突然响起急促的蹄聲。隨着馬蹄聲急起，健馬已自長街盡頭

出現。

馬上的人，幾乎是與馬背貼在一起，一枝箭也似的上了橋，馬仰首嘶，刹那間，已俯衝下來，直馳近那麵檔處。

眼看那馬蹄疾急，要撞翻街口的桌椅碗筷，也必撞倒到那和尚，但忽地馬首轉向，往長街另一端疾馳而去，馬上白衣一閃，一人輕巧如鳶的翻落，坐在和尚的對面，刷地亮開摺扇，扇子繪着典雅的山水畫，直似這儒生早已坐在和尚對面，看對方吃麵，已看了很久很久一般。

書生在看和尚吃麵。

和尚照樣吃麵，吃得津津有味。

書生仍在看，似乎看着人吃麵也是門高深的學問。

終於和尚吃飽了麵，雙手捧着碗，仰着頭咕嚕咕嚕，把麵湯直喝下去。

書生終於說話了：「麵裏有狗肉？」

和尚抹了抹肥膩的嘴，用葵扇般大的手往面上揩油汗，還來不及說話，那煮麵老漢就沙啞着聲音道：「什麼？」他揚起切鵝腸的刀來：「我是做人肉的麵哩！」他顯然已壓抑着自己的憤慨。

他雖然只是個賣麵的小販，但他吃飯的絕話兒，是不容人輕蔑的。

書生冷笑一聲，目中寒光一閃，扇子一闔，和尚忽低聲道：「你眞的想吃人肉麵？」

書生道：「我只想見人的肉如何煮麵，倒沒這個胃口吃下肚子裏去。」

和尚攤手道：「你既不想吃，就少動一次手好了。」

書生把目光移轉到和尚身上，微笑道：「你吃完了罷？」

和尚道：「還想再吃。」伸手往長着短髮的頭頂上一拍，揚聲叫道：「老闆，再來一碗牛肉麵！」

那老闆冷冷地道：「是你吃還是他吃的？」

這一問連和尚都爲之一愣，道：「我吃的怎樣？他吃的又如何？」

老闆道：「他吃的我就不煮。」

和尚望着書生一眼，道：「我吃的。」

書生額上青筋一現，摺扇已向着老闆的駝背，和尚道：「你是來殺人的？還是來做買賣的？」

書生強忍怒火道：「你跟他是相識的？」

和尚道：「我常來吃他的牛肉麵，他死了，就沒有人煮出這個味道了。」

書生冷笑道：「好，好，貨物我帶來了，你的東西又在那裏？」

和尚自腰間掏出一件尖的事物，沉甸甸如像一面鐵牌，「拍」地放在桌上，桌子似乎也承受不起這突然的壓力，吱了一聲。

和尚道：「免死銅牌就在這裏。」

書生抓起銅牌，反反覆覆的把賞着，彷彿非常珍惜，然後抬目道：「出入皇宮通行金牌呢？」

和尚伸手道：「你的東西呢？」

書生突然一記手刀，劈在桌子上。桌裂爲二，拍地掉下一件布裹着的長形物件，書生一手抄住，和尚臉色一變。

和尚冷笑道：「原來你早已來過。」

書生道：「這老駝子又老又瞎的，我把鏡子藏在桌下，他還懵然不知。」桌子雖裂爲二，但書生掌力運得恰到好處，桌子兩片各以二脚撐持，居然不倒。

和尚道：「鏡子在裏面？」伸手要拿。

書生把手一縮，拾起摺扇，道：「通行牌呢？」

和尚冷笑道：「你怕我走得了你的？」

書生道：「總是小心一點的好。」

和尚狠狠地瞪住他，道：「倖化天，你不當飛賊的話，倒該去做生意。」

書生笑道：「譚千蟲，你其實也不蟲。」

和尚跺了跺足，道：「好，好。」伸手浸入旁邊滾熱的麵湯裏，駝子老漢大吃一驚，雙眼直楞楞的只見和尚自熱湯裏撈出一件事物，書生趕忙接過，拆開油包，臉上現出滿意和喜悅的表情。

那滾燙的湯水，對和尚譚千蟲及書生倖化天的雙手而言，彷佛根本毫無感覺。

譚千蟲道：「你要的，都有了。」

倖化天把手上的東西一丟，道：「你要的，在這裏。」

譚千蟲慌忙雙手接住，正拆開來看，倖化天尖嘯一聲，白馬自巷口奔至，倖化天手一按桌子，急掠而起，落在馬背上。

馬長鳴一聲，倖化天正要催馬，忽覺背後一沉，不知何時譚千蟲已坐在他背後。

倖化天怒道：「你——」

譚千蟲一面拆着布包，道：「你的貨我還沒驗過哩，稍待片刻才走又如何？」

倖化天長嘯一聲，整個人在急馳的馬背上，一拔而起，直投向屋頂。

譚千蟲這時手一抖，布包震得片片飛碎，露出一面濛着白光的事物，譚千蟲迎着月光一照，怒叱道：「假的！」喀啦一聲，手中的東西，突碎成千百片，形成一串冰塊銀泉般迫射屋瓦上的倖化天背後。

說時遲，那時快，白光追射如銀龍，倖化天掠了七丈，白光已追至六丈，倖化天猛回首，雙袖一揚，白光分折爲二，全吸入了他雙袖子裡去。

譚千蟲在馬背上平平升起，升上了屋頂，冷冷地道：「你不是倖化天。」

那書生悶哼一聲，血痕自他垂下雙手手腕滴落。

譚千蟲道：「你是誰？」

書生忽一低首，背後摺扇扇紙，如彎月刀一般旋轉而出，而扇骨在中途散開，數十枝齊射向譚千蟲！

扇紙在呼嘯割切！

扇骨在尖嘯飛射！

譚千蟲只做了一件事。

他忽然俯下身去，雙手抽起了整張屋瓦，那麼大片的屋瓦竟給他的極其迅疾的手法扯起，書生踏脚一空，往屋下掉了進去。

屋瓦在譚千蟲手裡化作千百道雷霆般的暗器，往屋內打落。

只聽幾聲慘嚎，「砰」地一聲，一條人影箭也似的破窗而出，不過身影已略爲搖顫。

譚千蟲仍站在屋樑上，春雷般大喝了一聲：「辛已泣！你還想活命？」

那書生聽得譚千蟲這麼一喝，巍巍顫顫的掙扎了幾步，終於一搖、再搖、激烈

的抖動着，最後仆倒於地。

月光下，他身上至少有二十五處傷口在淌血。

血迅速地染紅了一大片草地。

譚千蠡繼續在屋樑上冷笑，他高大的身影在月光下乍看去無限猙獰。

其實在屋簷下，一直蛇伏着三個人的。

他們像一塊磚、一張櫈、一棵樹、一個影子，伏在那裡，一動也不動。

等到譚千蠡下了樑，回到路攤那處吃麵的地方，一個修長英俊的青年，拖着一個杏目秀氣的女子的小手，往另一個方向全無聲息的疾掠。

這疾掠連一絲風聲也不帶。

那女子忍不住說：「怎麼？你們……」那男子用手置於唇邊，噓聲禁止她說話。

後來一位五短身材但十分精悍的男子一直跟在女子身後，意在押後同時保護那女子，看得出來的是這兩人對那女子都十分關心，可是那女子的神情却十分懊惱與不悅！

掠了約莫兩里路，那男子才放了手，他劍眉星目裡蘊含了很多惶恐與焦慮，正要回身說話，那杏衣女子一跺足道：「你們怎麼啦？像老鼠見了貓一樣！這算什麼？」

這發嬌嗔的女子正是楚杏兒。

回答她的是眉如劍目若星的兜玉進道：「杏兒，你剛才沒瞧見麼？」

楚杏兒道：「瞧見什麼？」

兜玉進嘆了一口氣，道：「剛才假冒飛賊俸化天，被譚千蠡用碎瓦切斷全身七大血脈，再以『旱天雷』喝聲震碎心脈的人，就是在江湖上被稱為『千變人．萬化手』的辛已泣！」

楚杏兒道：「辛已泣又怎麼樣？」

兜玉進有點無奈地又嘆了一口氣，在旁的那短小英悍的漢子道：「辛已泣也沒有什麼！只是他發射暗器的手法，是我們唐門子弟未入江湖前的必修功課。」

楚杏兒叉腰走過去，輕蔑地道：「那你是說連你的暗器也不如他了？」

這精壯的漢子唐多令倒沒有生氣，臉不改色地答：「我們倒沒眞的比試過，不過，他却只在一個照面間就死在譚千蠡手下。」

楚杏兒的語氣更具挑釁意味的道：「那末，你們是怕了？」

可是楚杏兒這不屑地笑着揚起一隻眉毛的神情，唐多令和兜玉進看在眼裏，却是愛極了。

兜玉進舐了舐乾唇，道：「杏兒……」想去挽她的手臂，她却一肘撞開，道：「我要那面鏡子，你們為什麼不替我搶過來？」

兜玉進耐性地道：「杏兒，為了一面鏡子，何必得罪這等煞星呢？你要鏡子，我便給你買千面百面又如何？」

楚杏兒氣白了面：「我不要，我就是要這面『高唐鏡』！你知道這面『高唐鏡』的來歷麼？我就是要它！」

「我知道。據說這面鏡子是唐時長治子研製的，清亮如銀，晰現纖毫，據傳楊貴妃、趙飛燕都曾照過這面鏡子。後來給十七名波斯强盜劫走，路上給皇帝派出去的高手截擊，那些强盜把鏡送到波斯國王手上之時，最後一人也氣絕身亡了。所以這面鏡子，在異域也頗負盛名，有三名波斯國的王妃，就為爭奪它而喪命……鄰近的兩個小國，還為奪這面『高唐鏡』，甚至打了一場小仗……這面鏡子也曾在波斯失竊過，但都被追回，只有這一次……」

唐多令接道：「飛賊俸化天的博學廣識撼動了波斯國王，使他入了迷，敬他為上賓，俸化天就串同了一位波斯國王心愛的王妃和兩名波斯國高手，終於偷盜成功了……不過，除了俸化天一人外，無一能有命回返中原來……」

楚杏兒聽得更為興緻勃勃，道：「這本就是我們的東西，我們就更應該把它奪回來呀！」

兜玉進臉上頗有難色：「杏兒，譚千蠡的武功很高，手段也毒，剛才他掠上屋頂，把瓦片射落，把那一屋子無辜者都殺光了，要是得罪他……」

楚杏兒撇撇嘴道：「那你說來說去，還是不敢去招惹他！」

「其實，我怕什麼來着？為了你，得罪個難纏難惹的人物，我也心甘情願。譚千蠡雖然武功不低，但憑我和唐兄弟，也未必制他不住。」兜玉進道：「只是，譚千蠡有個很厲害的拍檔，叫做齊九恨，如果他們兩人聯手……」

「如果你不敢碰，那就算了。」兜玉進正是心中一寬之際。楚杏兒又說：「那我們也可以改用智取，偷了寶鏡再說。」

「只是……」兜玉進雙眉鎖得緊緊的，仍是猶豫。「只是譚千蠡、齊九恨的背後靠山是『萬人敵』……」

「萬人敵又怎樣？」楚杏兒氣了。

「萬人敵……他……他是連你爹爹都一直收拾不了的人物啊。」

「爹收拾不了，你雄姿英發，應該想把他收拾掉，才算是出人頭地啊！你怎麼——」楚杏兒狠狠地說：「別這樣沒志氣！」

兜玉進一下子漲紅了面，訕訕然地道：「可是……萬人敵在官職上，也可算是我上司！」

「這算是什麼上司？」楚杏兒生氣起來的時候，聲音柔，容貌也仍是柔美的，連手勢也柔美，但不知怎的，就是有一種英姿颯颯，使得旁人像侍臣一般誠惶誠恐，唯恐侍候不週。「他包賭包娼，巴結朝中權臣，這樣子陞的官，算什麼上司？」

「但是朝廷中通常就是這種人，才能陞官。」唐多令忽道。

「我看錯了。」楚杏兒忽斜睨向唐多令，嘴角孕出不屑與譏誚之意。

「看錯什麼？」唐多令即問。

「你們原來不是英雄好漢，而是無胆匪類。」

兜玉進登時變了臉色，唐多令却臉不改容地道：「以前，我們不錯想做英雄好漢，只要仁之所至，義所當為，便義不容辭，不惜粉身碎骨，是謂滴水之恩，皆必湧泉以報，但現在我們不是了。」他冷冷地道，「要陞官發財，有權有勢，還是要多向將軍學習，臉皮要夠厚，手段要夠毒，做人要夠圓滑，時機要會把握才行！」

楚杏兒瞪住唐多令，氣白了臉：「還

[illegible]賣，[illegible]時說，不臉紅！」

「你！」是指唐多令，「他！」當然指的便是兜玉進。

唐多令道：「這條官道原本就是玉哥帶我進去的，他其實比我懂得多。」

「所以他陞的官也比你高。」楚杏兒挑着眉毛說：「只不過他比較死要面子一點而已。」

兜玉進囁嚅道：「我們實在不想……得罪萬人敵手下大將，除非是將軍的意旨，否則……唉。」

楚杏兒眉目風情地笑道：「你不必唉聲嘆氣，我總算認清了你們。」

兜玉進想去拖楚杏兒的手，楚杏兒一手甩開，嬌嬌地道：「奇怪，怎麼不見冷秋帆來？」

唐多令望望殘月，道：「這時份他早該到了。」

楚杏兒格格地笑了起來：「你們雖是這樣無勇之輩，但幸好冷秋帆不是。」

兜玉進狐疑的望着正笑得像一隻偷喫了小雞的小狐狸。

「妳……」

「冷秋帆比你們勇敢，也比你們聽話。」

「妳——！」

「對！」楚杏兒傲然道：「冷秋帆已給我說動了去劫寶鏡，這時候，該已經動上了手吧！」

兜玉進和唐多令臉色一齊大變。

「冷老三怎能去！」

「他決不是譚千蠢和齊九恨之敵！」

「他這一去，可壞了大事！他常與我們在一起，共同進退，只怕跟我們脫不了關係！」

「希望他……還沒有動上手……」

兜玉進和唐多令兩人都急了起來，往回路奔去；可是，他們的希望是落了空。

冷秋帆和譚千蠢動上了手。

* * *

他們才靠近江鴻橋，就覺得殘月特別冷，橋下的流水也特別冷，這子夜也特別冷。

因爲有一人在使劍。

劍泛出寒氣，也盪出漠漠的冷意。

這把劍，就像毒蛇的利齒一般，追噬着譚千蠢。

譚千蠢閃躲着，騰挪着、迴避着，直很少作出反擊，不過，看得出來他是在摸清對方的武功底子，養精蓄銳，不反擊則已，一擊必殺絕不空回。

除了那老眼昏花張口結舌的賣麵老人之外，還有一個人，在袖手旁觀。

這是一個書生。

一個儒生打扮，但滿腮鬍子的書生。

兜玉進等人在遠處正想看清楚這書生的時候，譚千蠢已倏然作出反攻。

他每攻出一招，像費了什麼大力氣似的，好不容易才開山闢石般地攻出一招，或劈出一掌。

但等他劈到第十六、七掌時，冷秋帆已汗濕背衫，臉色全白。

楚杏兒急道：「你們還看什麼？去幫他呀！」說着就要竄身而出，兜玉進却一把按住她，唐多令的臉色十分冷沉，疾伸手封住了她的穴道，低聲道：「楚姑娘，得罪了。」

楚杏兒心裏大急，但啞穴被封，也說不出聲音來。

兜玉進壓低聲音，有些惶急地道：「我們要不要去？」

唐多令臉色鐵青，下了很大的決心似的，終於搖頭。

兜玉進似有異議，想要啓齒，旋又強忍下來，却見楚杏兒臉上有一種驚異的惶急，別首看去，戰鬥中的冷秋帆衣襟上已染紅了一大片。

冷秋帆忽然尖嘯一聲，一劍刺出！

譚千蠢脚步一錯，不多不少，剛好讓過冷秋帆刺右頰的一招。

可是譚千蠢才躲過右頰的一劍，左頰却熱辣辣的一痛，饒是他仰首得快，左頰仍添了一道血痕。

譚千蠢吃了一驚，冷秋帆當胸又向他刺了一劍。

譚千蠢揮袖拂開當胸一劍，背後却有一道更尖銳的劍氣襲至，譚千蠢這回算是防範在先，迅疾旋身，躲過這背後一劍。

冷秋帆緊接出劍，每攻一招，便有另一道劍風自相反角度刺來，譚千蠢窮於應付這一變化莫測的劍法，一時之間，左支右絀，手忙脚亂，只是片刻一過，譚千蠢又佔回了上風。

正在此時，在冷秋帆後面的倖化天突然出手！

他出手極快，摺扇拍點冷秋帆背心。

冷秋帆回身一劍，對穿摺扇而過，倖化天撤手疾退，摺扇化作一蓬毒針，刹那之間，[illegible]冷秋帆背部。

同時間，譚千蠢一掌已擊在冷秋帆背部。

冷秋帆如同一隻破囊般飛了出去，半天才聽到他「卜」地趴落地上的聲响。

冷秋帆被擊飛出去的時候，譚千蠢跟倖化天說了一句：「謝謝。」

倖化天笑道：「我們的東西，居然也有這等蠢人敢動腦筋！」

譚千蠢掏出兩面腰牌，道：「那末，我們的買賣現在可以進行了罷？」

倖化天也自袖子裏抽出一塊上圓下長的物體，道：「但願沒有人再來搗亂。」

譚千蠢冷哼一聲道：「要是有人來搗死，也多多益善。」

倖化天道：「我做買賣一向不喜歡被人騷擾。」

譚千蠢笑道：「希望這是誠實的交易。」

倖化天道：「我數千里的盜了這件寶物回來，所等的就是換這兩面御賜金牌。」

譚千蠢端詳手中事物，邊漫不經心的問了一句：「這兩面御賜的免死、通行令牌，你要來做什麼？」

「本來兩家買賣，不問底細，我可以不回答你；不過，我仍是願意告訴你：」倖化天驕傲地道：「我是神偷，終生以偷盜爲職志，在大內皇宮偷皇上的寵冠和女人，才是我的最大的宏願。」

他揚了揚手上兩面金牌：「有這兩件東西，可方便得多了。」

譚千蠢已拆開手上物體的布帛，冷笑

道：「你的野心可真不小。」

「你是朝廷的鷹爪，萬人敵的手下，告訴你這些，難道我不怕你去告密領功嗎？」倖化天忽問道：「你可知道我告訴你將會赴皇宮盜竊的理由？」

譚千蠢目光凝注手上的東西，只覺亮光一閃，雙眼映着一片燦光，倖化天正說到：「因爲你說不出去。」

「噗」一聲，鏡子裏飛出一枚白色的東西，直噬譚千蠢之咽喉。

譚千蠢一側身，那白光已噬在他左肩上，同時間他的右手已挾住那事物。

那事物原本正要鑽了他骨髓裏，但後半截已給他生生捏斷，不過前半截仍自傷口裏鑽了進去。

譚千蠢翻掌一看，原來那白色透明的東西竟是半截活蜈蚣！

譚千蠢驚駭欲絕，倖化天冷冷笑道：「中了我『穿體蜈蚣』的，誰也活不下去。」說罷一指往譚千蠢印堂穴捺去。

這指看來極慢，但這樣一舉手，已封死了譚千蠢一切閃躲和迴避的方法，眼看要一擊而中，忽然之間，「崩」地一聲，駝背老漢那鍋滾熱的麵湯裏，突然熱騰騰地冒起了一個人！

這下比任何事情都令人突兀。

這個人出手也不快，但一指就點了出去。跟倖化天那一指捺在一起。

倖化天用的是左手中指。

這人使的是右手姆指。

兩人手指這樣一戮，倖化天臉上忽呈痛楚之色，飛身躍開，跟着下來，他左手五指，一連「拍拍拍拍」四聲清响，除中指以外，四指節骨齊折。

這一招之間，高下立判，可是，倖化天剛才一出手，就把譚千蠢和冷秋帆暗算下來了。

冷秋帆在剛才的搏鬥中，縱要敗給譚千蠢，也相差不遠，而譚千蠢卻能在一個照面間格殺辛已泣，至於辛已泣，已經是武林中難得的高手了。

這人的武功之高，可想而知。

兜玉進忍不住失聲道：「他……終於出現了。」

唐多令喃喃地道：「我就知道焦不離孟，秤不離砣，譚千蠢在，齊九恨就一定在的。」

楚杏兒心中暗忖：聽來這從滾湯裏冒出來的人，便是「平生久恨恨未消」的齊九恨了。

果然倖化天駭然道：「你……我以為你沒有來，才——」

那人全身蒸發着熱裊裊的煙氣：「你敢對我的兄弟下毒手，你就得死。」

這時忽聽背後譚千蠢的一聲呻吟。

齊九恨霍然轉身，扶住譚千蠢，問：「你怎麼了？」

譚千蠢臉色慘白，呻吟道：「跟他拿解藥……」

倖化天見齊九恨挽扶譚千蠢，全副心神都放在譚千蠢的身上，他突然出手，往敵人的背後出手。

就連兜玉進也沒有見過這麼狠惡的出手。

倖化天一連出手二十七招，每一招，至少可以叫齊九恨死上九次，而且每一招出手，都不留餘地，不但要殺譚千蠢，同時也要殺齊九恨。

可是齊九恨一面仍在關心着譚千蠢的傷勢，一面輕描淡寫的在揮手間，就化解了倖化天的二十七度攻襲。

只是譚千蠢臉色已開始轉藍，艱苦地道：「拿解藥……取寶鏡……哎……」

齊九恨道：「我替你拿，你放心，我一定跟你拿。」

話才說完，他竟已制住了倖化天

倖化天發覺一隻鋼箍也似的手已搭在他右肩時，他整個人都僵住，不能動了。

齊九恨問他：「解藥呢？」

倖化天哭喪着臉，但咬着牙，沒有說話。他知道一個齊九恨已使他凶多吉少，再多一個毒力剛發的譚千蠢，處境只有更加惡劣。

但見齊九恨抓住倖化天的五隻手指，其中無名指動了動。

這動作很奇特：就像那一隻手指，忽然變成了一條沒有骨骼的蚯蚓一般。

倖化天立即也頓得像一條蚯蚓。

「我說……我說……」倖仕天嘶聲道：「放……在我右袖裏一個繡金方盒裏……」

齊九恨一隻手仍挾着譚千蠢，另一隻手抓住倖化天，但他疾快絕倫的一縮手，已取出倖仕天右袖子裏三個盒子，不待倖仕天來得及作任何應變之前，又扣住了他的肩膀，喝問：「那一個？」

倖化天痛得額上佈滿了豆大的汗珠：「中……中間那盒……」

齊九恨五指一揮，封了倖化天的穴道，打開了其中一個盒子，看見裏面有一袋很奇怪的東西，便問：「怎麼服用？」

倖化天道：「……全……全倒入口裏。」

齊九恨打開了布囊，譚千蠢這時已辛苦得牙齦打顫，全身抽搐，臉色陣青陣白，但仍強自掙扎說道：「……小心……」

可惜齊九恨沒有聽清楚他在說什麼，便打開了布囊，忽然裏面有七道强烈的顏色一閃，已釘入了齊九恨的掌心。

齊九恨五指一合，那東西已給他活生生捏死，竟是一隻有七種詭異顏色的蠍子。

但齊九恨已給牠在掌心裏螫了一口。

齊九恨武功雖高，但他做夢都想沒到這「解藥」竟然是活的毒物！

齊九恨吃痛，疾退視察掌心，那手掌青黑色的毒液已迅速向五指和手腕散佈。

齊九恨此驚非同小可，不料倖化天一撲而上，一刀刺入他的胸膛裏。

刀刺中胸，齊九恨才驀然驚覺，同時出掌，砰地擊中倖化天的頭顱，登時將一顆頭顱擊得碎裂，刀入肉不及一寸。

但齊九恨也怪叫了一聲：他本來正運功於右手，想逼住毒液，暫不讓它發作，另一隻手仍在挾着譚千蠢，只是這殺敵一擊，使得他再也無法控制毒力，而毒力亦已迅速向臂上蔓延。

他嘎聲叫道：「奇怪……我明明封了他的穴道……」此時此境，他仍然在思索不得解，因何既封倖化天穴道，何以倖化天仍能撲起攻擊自己。

其實倖化天的武功也絕對不弱，他雖為齊九恨所制，也明知自己功力遠不及齊

，但是他仍然一意殺敵，故意誘使齊九恨開啓「七色蠍」的盒子而受傷，這意念一定，便暗自移位換穴，果然齊九恨來封他的穴道，他假裝倒下，猝起一擊。

他只算錯了一點。

齊九恨的武功高得超乎他想像之外，在中毒、意外受襲的情形之下，依然能一拳後發而先至的擊斃敵手。

倖化天這下可謂「作法自斃」。

齊九恨格殺了倖化天，兀自喃喃道：「奇怪……」但倖化天已死，解藥一時便取不到了。

兜玉進對唐多令低聲道：「這是好時機！」現刻齊九恨受傷、譚千蠢毒發，正是出去格殺他們的好時機。

唐多令搖首道：「我們去救他們。」

兜玉進道：「你的意思是……」

唐多令道：「這時候去救助他們，萬人敵一定感激，到時候，對我們而言，陞官發財，不是難事。」

兜玉進有些遲疑的望向楚杏兒：「可是……」

唐多令峻然道：「機會難逢，錯失不再！」說罷一躍而出。

他才一現身，齊九恨立時警覺到，叱問：「誰？幹什麼？」

唐多令拱手道：「齊九哥不認得我倆了？」

齊九恨瞇住眼睛看了一陣子，才道：「原來是楚將軍的部屬。」

兜玉進也抱拳道：「兩位似中了別人的暗算，我們特別過來看看。」

譚千蠢毒發雖劇，但神智依然保持三分清醒，掙扎道：「小心他們……」

齊九恨目中暴出精光，唐多令忙道：「我們來此，純屬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並無歹意。」

齊九恨伸手封了自己右臂穴道，阻延毒力蔓延，但這樣無疑是幾等於暫時廢掉了一隻手，兜玉進瞧了瞧譚千蠢的情形，道：「他的要穴也必須封閉，才能阻擋毒力加劇！」

齊九恨一面運指如風，疾封譚千蠢身上幾處要穴，一面問：「你們可知道，那包是解藥？」

兜玉進和唐多令兩人把倖化天屍身裏的藥包都取出來，都不敢妄下斷言，那包是解藥。唐多令是唐門中人，對毒藥雖有研究，但倖化天身上大大小小二十餘包藥末，全沒加註明，只是包裝紙色不一而已，而解毒藥不比尋常，一旦有失，只怕就回天乏術，甚而釀成巨禍了。

譚千蠢吃力地道：「你們……楚將軍的女兒不是一直想要這面寶鏡嗎？」

兜玉進一時無辭以對，唐多令忽然作了一個舉動。

他把牆後的楚杏兒抱了出來。

「我們不讓她這樣做，」唐多令道：「我們是誠意的。」

月光下，楚杏兒甜美得像一式令人垂涎的美餚，齊九恨吞了一口唾液，唐多令忽道：「齊九哥，我知道，你爲了要得到楚姑娘，已給楚將軍攆出楚家大門好幾次了……」

齊九恨禁不住點點頭。兜玉進踏前一步，在唐多令耳邊叱道：「你這是幹什麼？」

唐多令疾迅而低聲地道：「將軍已不再重用我們了，唯有跟萬人敵，才有出路。女人何愁沒有？前程要緊！何況，齊九哥玩了以後，你一樣可以玩玩，女人玩過了也就算了，還留來做什麼？」

兜玉進聽得一楞。這些話說得甚爲小聲，別人是無法聽見的，但在唐多令懷裏又無法掙動的楚杏兒却是聽得一清二楚的。

楚杏兒平時刁寵慣了，做夢也沒有想到，她自己會掉在這樣一個夢魘裏。這刹那間她恐懼得直想死。

齊九恨連忙地道：「你們……」

唐多令道：「這女人送給你們，你們想怎樣就怎樣！」

齊九天咧嘴笑了：「你們——大有前途——」他全身散發着麵湯味。

譚千蠢喘氣道：「先別管那女人。解了毒再說！」

齊九恨舐了舐乾唇道：「我想要那女人很久了，無論怎樣，我都玩了她再說。」

譚千蠢爲之氣結：「你！」

兜玉進徬徨無主地攔在楚杏兒之前，道：「你……」

齊九恨一把撥開他，葵扇般的大手在下巴一摸，笑道：「怎麼啦？小子，又不捨得了？」

唐多令道：「可是，你的手……」

齊九恨望了望自己中毒的右手，道：「怕什麼？少一隻手，女人，還是要玩的。」

忽聽一人沉聲道：「你不要那隻手？我現在替你砍掉算了。」

那人一說完，「呼」地躍過麵檔，直向齊九恨、兜玉進、唐多令撲至！

這一下變化驟然。齊、兜、唐三人都連忙招架封鎖，但黑影一閃而過，那人已落回麵檔之後。

唐多令這才驚覺懷裡的楚杏兒已然不見。

三人中以齊九恨反應最快，黑影一閃而過，他即以單手追擊那黑影。

那人一到麵攤之後，一脚即把麵攤踢翻，滾湯和雜物全都向齊九恨飛來，齊九恨倉猝間，只有飛退。

那人一長手，已解了楚杏兒身上被封的穴道。

衆人看去，只見那人一拳打飛自己頭上的深笠，本來是駝背的身子，暴長了起來，伸直成爲一柄長過頭頂半尺的刀柄，而那人也像天神一般地立在那倒塌地上仍燃燒着的炭火之後。

齊九恨覺得那人站在那裡，却有一種無儔的壓力直逼過來，使他不禁的退了一步，他退了一步之後，不由自主地又想退第二步，但他強自抑制着：這在齊九恨的對敵生涯而言，可算是前所未有的事。

齊九恨見楚杏兒被那人奪去，喉裡發出一聲乾吼，正要撲去。

那人忽道：「你中毒了。」

齊九恨吼道：「關你屁事！」

那人道：「你最多不過是斫掉一條臂膀，可是你的朋友可活不了。」

齊九恨看了看譚千蠢，只見他已出氣

多，人氣少，那人又道：「那摺成三角綠色小包，裡面有金質粉末，是『穿體蜈蚣』之解藥，一口氣全服，這兒倒剩些麵湯，趁熱喝，喝越多越好，便能解毒！」

齊九恨六神無主，唐多令在一旁道：「我們為什麼要信你？」

這時楚杏兒已看清楚來人，一時間又驚又嗔，「你？」

那人只點了點頭，沒有答話，却向唐多令指了指高出自己後腦的長刀柄，走出了一步，黃燈映在出他豪壯的臉上，兩道眉毛和兩撇鬍子，像四道黑刀一般。

兜玉進失聲道：「沈虎禪？」

沈虎禪道：「快給他服。」譚千蠢這時全身搖動，十分艱苦。

唐多令攔阻道：「不行，可能是計！」

齊九恨仍然遲疑，沈虎禪猛跨一步，已到了譚千蠢身前，齊九恨怒喝道：「你要幹什麼？」

沈虎禪迎空一抓，那綠色三角小包倒飛入了他手中，他登時拆開，左手姆指往譚千蠢兩頰一捏，藥粉就要向他咽裡倒。

唐多令一聲斷喝：「不可——」雙肩一震，七、八道暗器已到了沈虎禪背後。

沈虎禪抱着譚千蠢，一躍而起，暗器在千鈞一髮之間，全皆落空，沈虎禪人在半空，兜玉進劍光已然追到。

沈虎禪偌大的身形，抱着譚千蠢，在剎那之間，身子在半空之中，一連變了七次。

同樣的，兜玉進的劍光，也一連閃動了七次。

這七次閃動迅若飛星，七閃一過，兜玉進人尚在半空，沈虎禪已經落了下來，那包藥粉已全倒入譚千蠢嘴裡。

這時齊九恨已經到了。他只有左手能用。他一掌劈到，沈虎禪已來不及閃躲。沈虎禪只有回身一掌，沒有掌聲。

沈虎禪放開譚千蠢，退了兩步，一綹頭髮披下額來。

齊九恨身子又晃了晃，第二掌又要劈到。

沈虎禪冷冷的看着他，既不退，也不進攻，眼看這一掌就要劈下，沈虎禪忽然說了句話：「你看看譚千蠢。」

齊九恨猛然回首，唐多令急叫道：「別——」其實在他回首的瞬間，，沈虎禪如果趁機出手，齊九恨就是個死人。然而沈虎禪只是極有份量的站在那裡，全無出手的意思。

這時誰都已經看得出來，譚千蠢所中的劇毒正在迅速消退中。

沈虎禪一字一句地道：「如果你不想廢掉一臂膀，那去把那用蟒皮裹着的小包拏起來，裡面有七粒藥丸，吞服兩粒綠的，捏碎兩粒黑的，塗在傷口處，你就不必變成了殘廢！」

齊九恨一陣猶疑，終於一頓足，上前去把蟒皮小包揀起來，唐多令又叫道：「齊兄，須防——」齊九恨已仰脖子吞了藥丸，然後依然捏爛丸泥，塗在掌心。

楚杏兒粉面氣白了起來，指着唐多令和兜玉進，手指都氣顫了：「你們眞不是人！」

兜玉進忙搖手道：「不關我事，不是我的主意！」

（未完・五）

借屍還魂

・本文承自第90頁・

方鵬冷冷的看他一眼。「他若是再出現找我麻煩，唯你是問。」

張道士一呆。「這跟我有何關係？」

方鵬冷笑。「除了你有那一個懂得借屍還魂？」

張道士大搖其頭。「經過這一次還不怕，我怎敢再玩這把戲。」

方鵬手一指：「這是你說的。」

張道士歎一口氣，轉頭四望。「事情總算告一段落，但也算傷亡慘重的了。」

事實這一次給他的麻煩實在太多了。

× × ×

方鵬花鳳當然是有情人終成眷屬，二十四個時辰過去，他們的鬼眼消失，眼中再不會看見什麼鬼魂，正是眼不見為乾淨，當然也不會再有什麼麻煩。

張道士的鬼眼却是練茅山得來，除非燒掉，否則是不可能消失的，他也不在乎，在他來說，見鬼早已經成了習慣，只是經這一次的事，對這個地方他多少也有些戒心，第二天晚上，狠狠的吃喝了方鵬的一頓便貪夜起程，到別個地方去。

他手中仍拿着酒瓶，唱着醉歌一路上走來倒也輕鬆快活，却仍然念念不忘借屍還魂那件事，走着不由喃喃自語：「一次還不够，借屍還魂，這種事你以後也休想我再施展了。」他事實也立定了主意。

話才說完，他突然感到一股冷氣從後面吹來，正吹在他的後腦上，不由他打一個寒噤，也不由回頭看出。

這一看見了花老二馬老三還有冷血，一個個都是面色慘白。

「大家好吧——」張道士隨口打一個招呼，然後突然省起眼前三個都是死人，酒意全消，一下子瞪大眼，脫口一聲：「鬼——」一下子倒退十步。

冷血三個飄然上前。

張道士咬牙切齒，大喝一聲，靈符在手，翻腕再拔出桃木劍。

冷血三人身子一縮，一齊露出可憐的表情。

張道士胆力大壯，再喝一聲：「大胆惡鬼，竟然敢找道爺麻煩。」

「我們是有事相求。」冷血三人怪客氣的。」

張道士看見他們低聲下氣，亦放鬆了聲氣。「求我啊，你們現在知道道爺本領了。」

冷血三個更低聲下氣。「求道爺大力帮忙，小鬼感激不盡。」

「說吧！」張道士飄飄然的衝口而出。「只要道爺做得到，沒有不答應的。」

「我們要借屍還魂——」

「借屍還魂？」張道士大嚇一跳，雙手亂搖，也不敢多說什麼，拔脚便跑。

冷血三個飄然追前，「借屍還魂」之聲不絕，在他們的後面，無數鬼魂跟着湧現，老鼠打更六也在其中。

張道士這個本領顯然已傳開，鬼盡皆知，自此而後，無論他去到什麼地方，是必羣鬼夾道歡迎，不愁寂寞。至於他如何解決，當然是他的事，與人無干。（完）

上文提要：

三個青年的屍體被人發現，送到警方手中處理，警方最初以為是不良青年結黨互鬥而死，但驗屍報告卻指出兩個是從高處跌下而死的，一個是心臟停頓而死的，一位女記者提出他們的死是否與粉紅色的光有關，而警方卻不明所以……女郎正駕一部電單車逃跑，後面有追兵，她正無路可逃，司馬洛適時出現，助她逃過危難……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天繭（三）

安琳逃離邪教　毛毛跟踪追擊

「現在，」司馬洛說：「先把眼淚抹乾，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吧！」

「安琳！」她拿着手帕來抹眼淚。

司馬洛的車子一直不停，就在車上問安琳。

他已經開了無線電，所以莫先生也可以聽到他們的問答了。安琳是一個重要的人，她是第一個到手的「教徒」。

安琳告訴他，她是一個富家女兒，根本不是自己的主意參加他們的教的。她是由他的男朋友介紹才加入的。她喜歡飛車和刺激，那些人本來是一個電單車黨，後來她才發現他們是一個邪教。

「我越來越覺得不對，」安琳說：「我不要玩了！」

「你的男朋友呢？」司馬洛問。

「死了！」安琳說：「他失事撞死了。不過是在一個月之前。」

「屍體呢？」司馬洛問。

「化掉了。」安琳說。

「什麼化掉了？」司馬洛一時莫名其妙。他還以為她會告訴他，是在一個荒涼的地方埋掉了。

「毛毛有一些奇怪的法術，」安琳說：「他把他的屍體放在月光之下，用一些石頭壓住，然後拿一隻瓶子把一些液體洒在上面。」

安琳形容了一個很詭秘的場面。首領毛毛的那隻瓶子裡的水好像洒不完似的，他一面喃喃唸着一面洒，屍體就冒出蒸汽，漸漸化去，後來就什麼都不剩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司馬洛說。

安琳說：「他是升了天。假如有升天這件事，他就確是升了天，那些蒸汽升上去，屍體就不見了。」

司馬洛緊皺着眉頭。假如有一池強力的酸液，把屍體放進去，是可以連骨頭都沒有了的。但祇是洒在上面就能如此，照他所知，世界上還未有如此厲害的化學藥品。但安琳又似乎不是說謊的。

安琳說：「後來他們在商量把我共用，我就不能不逃了！」

「什麼共用？」司馬洛問。

「他們女人很少，」安琳說：「我失去了男朋友，他們就要把我共用。他們有些是沒有女朋友的！」安琳說。

這些人的作風往往是如此，也許安琳是應該怪她的男朋友帶她去參加。不過她的男朋友死去了，她亦逃出來了，司馬洛就覺得沒有需要再提了。

而且司馬洛也是比較有興趣知道毛毛那些人在做些什麼。

安琳說：「毛毛這個人是瘋的，他說他是別個星球來的人，其他的人都相信他。他們就帶着我們跑來跑去，胡說八道！」

「什麼是胡說八道？」司馬洛說：「他使你的男朋友的屍體升了天，那就不是胡說八道。你自己親眼看見的，除非是你說謊！」

「我沒有說謊！」安琳說：「我是看見的，不過我認為那應該是魔術！」

「他們是在找黑白二神，」司馬洛說：「這件事情又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毛毛說他們兩個人背叛他而逃走了。」安琳說：「我們就正在找他們。但是

們卻一找又一停。找人，停下來怎麼找到呢？毛毛也有一個水晶球，他看水晶球決定方向和時間，他是瘋狂的！」

「我現在是很有興趣知道他如何瘋狂，」司馬洛說：「你別管他什麼胡說八道，你就照直講出來！」

「他有一隻水晶球，」安琳說：「這水晶球有時會發出亮光，我猜又是魔術——」

「什麼顏色的光亮？」司馬洛問。

「粉紅色。」安琳說。

司馬洛心中一跳，但是沒有告訴她什麼。

她說：「什麼背叛呢？祇因黑白二神了。」

「他們兩個就不祇這樣簡單了，」安琳說：「他們起先是研究天繭——」

「什麼是天繭？」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安琳說：「他們常常是這樣胡說八道的，我也分不清楚他們是玩遊戲還是說眞話！」

「他們說什麼你就講什麼！」司馬洛說：「你不要置評。什麼是天繭？

「天繭就是——我不知道，不過這是他們認爲很神聖的東西，他們存在就是爲了迎接天繭。跟着那兩個人走了，毛毛很生氣，他說這本來是他的光榮，卻給他們偷走了。」

「偷走了天繭？」司馬洛問。

「是的，」安琳說：「我們就是要去追回來！」

假如安琳知道司馬洛所知道的事，她就不那麼堅持那些人是胡說八道了。這祇是一件不容易解釋清楚的事情。黑白二神果然是知道了一些秘密，跑到那個地方掘出來了一些東西，那就是天繭，在某種情形之下會放出粉紅色光芒的神秘物體

毛毛也並不是在玩遊戲。他果然是找得很近，他的水晶球似乎有某種力量使他能知道找尋的方向。

看來毛毛對這事也是知道得很多。

安琳說：「這些人是一羣瘋子，不值得調查，但是我又很高興你來了，沒有你，我就慘了！」

「你再多講一些關於天繭的事情。」司馬洛說。

「也沒有什麼好講了，大致就是這樣。」

「他們不對你提太多？」

「他們胡說八道，」安琳說：「我沒有記住！」

司馬洛嘆一口氣。他也不怪安琳，因爲假如換了是他，他可能也會是這樣的。那些人祇是胡說八道，沒有什麼需要記住。

「天繭，」他說：「什麼是天繭呢？」

「繭就是繭，」她說：「你們知道什麼是繭嗎？繭就是某些飛虫的幼虫，吐絲出來把自己包藏起來保護着，到了成熟的時候就破繭而出。天就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是他們對你講的？」司馬洛問。

「不是，」她說：「這不是很簡單的解釋嗎？他們會胡思亂想，我也可以胡思亂想一下。」

「對！」司馬洛說：「也幻想得很有趣！」

而且也很直接。黑白二神是從泥土裏面掘出來一些東西的，而這些東西很受重視，原因不明，但它有些怪異的地方，就是會發出粉紅色的光，與及有時會留下輻射性。那族長說可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殞石，而族長對這東西也顯然是非常重視。

還有一個張明明，是族長找來復仇的殺手，抑或實在是要把那些東西奪回來的人呢？張明明不知如何，又能夠以一個已經死去了的人的面目出現。假如告訴安琳，她也會認爲這是胡說八道。

這一切之間，究竟有些什麼關連呢？天繭？從天上掉下來一塊殞石，陷入了泥土裡面藏着，但這並不祇是一塊石頭那麼簡單，而是活的。

天繭，它是一個繭，若干年之後或到了現在，它就會出土，孵出來——

孵出來會是什麼？

司馬洛自己也不禁搖搖頭。

他又是幻想得太遠，太遠了。究竟想到什麼地方去了？

然而他又是根據當前的情形而幻想。假如毛毛和黑白二神都是胡思亂想與及在玩魔術，那就太巧合了。他們居然知道那裡有東西可以掘出來。而那魔術又是太奇異了。一部警車可以受到戲弄，幾個人已被殺死了，都是死得甚爲離奇的。似乎不是地球上已知的力量可以把他們這樣弄孔。

毛毛又一直說他是從另一星球來的人。

安琳說：「你爲什麼不出聲？」

司馬洛說：「我是在等着你記憶多一些，解答我的疑問吧了！」

安琳說：「我沒有什麼其他的好說的了。」

司馬洛說：「我看我要找一位專家來好好地爲你談談！」

安琳立即表示畏懼：「專家？你是說……把我關起來怎麼的嗎？」

「不是這樣，」司馬洛說：「祇是在問話的方面比較專長，可以幫助你把忘掉了的細節再記起來！」

其實司馬洛的意思乃是找一個催眠專家來爲安琳進行催眠，幫助她把她所能記起來的事情從潛意識之中再提取出來，這並不是司馬洛最擅長的事情，他就寧可假手他人。

安琳說：「不能由你來問嗎？你對我很好！」

司馬洛笑起來道：「其實我們也不過是剛剛見面吧了，你也不知道我眞正是好不好的！不過我們都是好人，你用不着担心。無論如何，你不會遇到一個兇悍的人，我可以保証。也許，我可以找一個女的。」

安琳不出聲。也許這個安琳她也願意接受。目前她似乎是相當信服司馬洛的。

在這個時候，車上的無綫電又忽然响起了召喚的聲音。司馬洛把一隻耳塞放進耳孔，莫先生是有話對他說，而莫先生所發的訊號也有顯示，就是說這些話不適宜讓安琳聽到的。

莫先生的聲音說：「他們要襲擊來了！」

司馬洛說：「怎麼會呢？」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這樣聰明！」莫先生說。

莫先生說：「現在他們是在你的前頭等着。三部電單車，兩枝輕機槍。但我的人可以先把他們毀滅！」

「假如祇是這樣，」司馬洛說：「那我是可以應付的。暫時不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有這許多接應！」

「幸好你用這車子！」莫先生說。

「假如我不是用這車子，」司馬洛說：「那我又會把這件工作交回給你了！」

「很好，」莫先生說：「你自己來！」

安琳祇是聽得到司馬洛講話，而聽不到莫先生從那邊傳來的講話聲，不過她憑司馬洛所講的就知道情形是有些不大對了，尤其是司馬洛不要讓她聽到。

當司馬洛停止了講話時，她說：「有什麼不妥嗎？」

「我們還沒有逃得脫，」司馬洛說：「前面有人在等着！他們不想放過你！」

「這怎麼可能呢？」安琳說：「我們已先走了這麼長一段路。」

「我的車子並不是開得那麼快！」司馬洛說：「而且車子又不能越野而行！」

這就是爲什麼毛毛的手下可以在前頭等他們了。他們的是電單車，不必一定依着公路，可以越過山野而行，因而就可以走捷徑，在前頭的路上等他們了。

「他們——我們並沒有騙倒他們！」安琳說。

「正是，」司馬洛說：「他們的胡思亂想能力，的確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

「但是他們有槍，」安琳說：「他們有許多個都是很能殺人的，我聽他們講過！」

「我有這車子，」司馬洛說：「我不怕。你聽我說，不要怕就行了！」

安琳說：「我覺得在你的身邊很安全！」

他們果然是沒有騙倒毛毛。

那個追踪者看到安琳的電單車已經墮崖燒掉，就沒有再追了。他折回去，一面用無綫電向毛毛報告。他們也是同樣有這些現代化的設備的。

但是毛毛說：「我倒不覺得她是已經死了！再去看看！」

於是那個追踪者又再折回，開到安琳「失事」的地方。

但他仍然是一個人，然而這一次他却是已經把毛毛「帶去」了。假如安琳聽到了，不會認爲他們是在遊戲或是胡說八道了，因爲那個追踪者却又似乎眞的是把毛毛帶去了。

他在那裡看着已熄了火的車子殘骸！就像是毛毛正在通過他而看似的。

後來，毛毛的聲音通過無綫電中出來，說道：「她沒有死！你看到她的屍體嗎？」

那個追踪者說：「我看不到，但是，假如她沒有死，她也活不了多久！」

「她根本沒有受傷，」毛毛說：「屍體不在這裡。她逃走了。她祇是把車子推了下去，人逃掉了！」

「她——沒有那麼聰明呀！」那追踪者說：「我是老手！她竟能把我騙倒？」

「因此肯定是有人接應的，」毛毛說：「這主意是別人想出來的。有人把她帶走了！」

「那我已損失了很多時間，」那追踪者說：「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夠再追上！」

「讓我們來追吧。」毛毛說：「你回來！」

就是這樣，毛毛另派人走捷徑，在前頭截住。

毛毛如何知道安琳是在那部車中，這又是一件難以解釋的事情。

有許多事情都是司馬洛無法解釋的。

他的車子沿路馳行，速度也加快了。假如有機會的話，他希望把安琳放在別處，不讓她置身於車，但是他又沒有機會。

他祇是把車窗的玻璃升了起來。

前頭祇有一條路，那三部電單車就在路轉彎的地方等着了。他們有輕機槍在手。

他們有他們的辦法，能夠把武器運過邊境，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搜查時搜不到，要用的時候，却是拿得出來用。

司馬洛的車子在還未轉完那個彎時，車頭還未正對着他們。

這三個人的輕機槍已跳動起來，也噴着火。

安琳叫喊起來時，槍彈已來了。她及時在座位上縮低了，但是槍彈射中窗頭的擋風玻璃，却並沒有射破，祇是彈開了。車頭及車頭燈亦是。車身亦是，車輪亦是。

司馬洛這車是有精良的避彈設備的，所以他認爲他是可以闖過這一關。

那三個人的機槍掃射無效，使他們大爲驚訝，一時間也不知所措。這個時候，却輪到司馬洛還擊了。

司馬洛按着掣，車頭燈下面有一條鋼板升了起來，露出了一排槍咀。

這時，司馬洛的車頭也開始對着他們了。

那槍咀也噴起火來，槍彈如雨似地向他們射過去。車頭一彎面對着他們，由左至右掃射。

司馬洛把掣放了，射擊停止。

車子迅速掠過了那三部電單車。

三個人都已倒下，車子亦倒下了。其中一車轟然着火。

司馬洛的車子一閃就過，迅速把他們拋落在後頭。

司馬洛也沒有停車去看。

安琳再坐起來說道：「你殺了他們！」

「也許！」司馬洛說：「但是別忘記，是他們先要殺我們的！」

「我……我從未殺過人。」安琳吶吶着。

「你剛才也沒有，不是你殺的！」

安琳不出聲。她是一個善良的人，她還沒有見過殺人的場面，雖然她自己沒有動手殺人，但是看到了這場面也是心裏不安。

司馬洛開着車子，又說：「別去想那件事吧，那場面不會再有了。」

安琳還是不出聲。她的情緒是明顯地低落了。

司馬洛的車子開得很快，亦不再會遇襲了。毛毛已沒有時間再派人走捷徑截他

，除非毛毛所派的人是會飛的。

他的車子到達了一片空地，那裏已有一架直升飛機停着，他把安琳送上直升飛機，直升機把安琳載走了。安琳也沒有堅持要司馬洛與她一起走了。

司馬洛是一個殺了人的兇手，就使她覺得不是味兒，而來接她的乃是一個慈祥的中年女人，她顯得比司馬洛更爲可親。

也就是這個中年女人對安琳實行催眠，使她把記不起的事情也說出來。

司馬洛沒有與她一起走，只是駕車前行，後來在一間旅店投宿。他是要看看，毛毛那些人下一步又會做些什麼事情，會不會再來找他？

對付他重要呢？還是追回那個天蘼更重要呢？

司馬洛在這裏投宿，有車子辨認，他們要找他是不難找到的。但是，也有莫先生等人的監視網正在監視着，假如他們來，司馬洛亦是會先得到通知。

＊　＊　＊

安琳就在當夜接受催眠。

莫先生的組織龐大，有很多可用的地方。安琳並不知道她要接受催眠，那個中年女人只是跟她談，不知不覺間，她就被催眠了。

一個人在受了催眠之後就放鬆下來，心也很靜，是會憶起許多平時記不起的眞實事情的。假如事先通知了她，那效果又會不好，有時人是會太熱心於幫忙，用自己的幻想創造實在不存在的記憶，因此如此，証人在接受催眠之後所作的証供不會被法庭接受。

安琳是自然地接受了催眠，可以說出眞話來。

不久，司馬洛也就得到了關於安琳供辭的報告了。

天蘼就是如她所猜的一樣，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來自另一個星球，那已是許多年前的事，現在天蘼成熟了，就要出土了。它不久就會裂開來，出來一位救世主。

毛毛這個邪教就是爲了天蘼而組織的，他已算準了時日，知道天蘼何時要出土。毛毛本來就是與天蘼一同來自同一個星球，他的責任就是接這位救世主。但這卻先給黑白二神奪去了。爲什麼黑白二神能先一步奪去呢？那是因爲他們也是來歷不明的，沒有他們，就不知道天蘼所在的地方。他們也是要與毛毛合作，才能知道有天蘼這件事情。但是他們卻存心不良，從毛毛那裏得到了所需要的資料，便先行逃掉，把天蘼掘出來拿走了。現在毛毛就是要把他們追回來。

「天蘼裏會出來一個救世主，」司馬洛說：「你相信這樣一個神話嗎？」

他是在房間裏通過無線電與莫先生說。

「他們卻的確是掘出了一些很特別的東西。」莫先生說。

司馬洛咬牙切齒地沉默了一陣，說道：「我們會找到這些東西！」

他現在心裡也是很混亂。正如他剛才所講，那是一個神話。假如是站在安琳的立場，或是站在任何人的立場來看，那都是一個神話。不過其他的人不知道他們所知道的許多祕密。

司馬洛知道那許多來龍去脈，就覺得這神話與他所知道的是很脗合了。

也許甚麼救世主是胡說八道，但是他們的確是正在爭奪一件很神祕的東西。

莫先生說：「也許是他們在故意神秘，那東西既有輻射性，它可能祇是一塊多年前從天上掉下來的殞石，他們因爲某種原因而知道了它的所在，把它掘出來了。那個族長也許亦是在故意神秘。」

莫先生繼續說：「假如他不拿一件事情說得神祕一些，他在族人之中就不顯得那麼重要！假如他是那麼本事，他就不會讓黑白二神來掘，老早就制止了。他還會讓他們殺了土人逃掉了之後才理論多多嗎？」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祇是一件很普通的東西，他們是在故意神秘它。」

這件事情，也未必可以作這樣的解釋。

莫先生說：「現在的問題就是，把毛毛捉回來問一些問題，抑或先放他一馬呢？」

「這些人，」司馬洛說：「把他們捉回來也許不是那麼容易吧？」

「的確不易！」莫先生說：「很可能要把他們殺死一部份或者大部份。另一方面，假如放他們一馬，他們會幫助我們找到黑白二神。毛毛那水晶球似乎頗有些法力，他找得到這裡來，還比你到得早！」

「也許不是甚麼水晶球，」司馬洛說：「根本他是心裡有數，知道這兩個人一定會到某一些地方去吧了！」

「無論如何，」莫先生說：「他們是比我們知道得多！」

「既然如此！」司馬洛說：「那就放他們一馬好了。祇怕他們不肯放我一馬！」

「這個你放心，他們是逃不出我的監視。」莫先生說。

＊　＊　＊

司馬洛在房中繼續睡。

而莫先生似乎是錯誤了。

莫先生雖然有人密切監視着毛毛那些人，却仍是有人來對司馬洛施行突襲。

在接近天亮時，有兩個人開車到了這旅館來。

這旅館由於是在那郊區，地方寬大，因而並不是一整幢建築物，而是每一間房間都是一間獨立的小屋子，有山路通連，而小路上面有蓋可以遮雨。這樣的佈置很有特色，也很清靜。

管理處的人也是佔着一間獨立的屋子。

那個管理的人，此時也已經睡着了。

他是應該醒着當值的，不過無事可做，他靠在椅子上，也不自覺地睡着了。

有人進來他是不會不知道的，因爲門上裝了一個小鈴，門一推開，這個小鈴就會响起來。

這個小鈴一响，管理人就醒了，他看見這兩個男人進來。

揉着眼睛說：「你們要租房間嗎？」

其中一個來人說：「我們想知道那部漂亮的車子是誰的？」

那個管理人說：「對不起，我們這裡不能透露——」

他忽然發覺咀巴已啣着一件東西，說不出話來了。

那是一支槍咀，塞進了他的咀巴裡。

這個管理人也有一把手槍放在抽屜裡，作防盜之用，因此他可以態度相當强硬，不要受什麼人威脅。不過他想不到對方會是如此之快，在他還未覺得需要抵抗之前，他已不能抵抗了。

那個人說：「再講清楚一些！」

那個管理人現在則是想講也不能講了，因爲咀巴裡啣着槍咀，他是說不出話來的。

另一個來人繞到他的桌子後面，把他的槍拿到手中，抵在他的額上，說道：「現在好了！」

咀巴裡的槍咀也拔回出來了。

那管理人仍不出聲，其實他只是嚇得一時仍未能出聲。

那第一個來人說：「我們看你的登記冊，也可以看得出來的！」

那管理人說：「就在九號房，轉左再轉右，泳池前面的一間，不會找不到的！今天也祇有一個客人！」

「謝謝你！」那人說。

「你們……請你們不要在這裡——」

第一個來人說：「你教我們做事？」

第二個說：「你不是應該担心自己的安全嗎？」

那管理人慌張地說：「你們……你們打算把我怎樣？」

他們早已有了打算，就是把這個管理人縛了起來，並且用布塞了咀巴。

這却使管理員甚爲放心，這樣做，也即是說這兩個人不打算殺他了。也因此，這個管理人沒有掙扎。

那兩個來客果然很容易找到九號房，因爲先找到泳池。這裡實在是一個好地方，每四間小房就有一座泳池，就在門前。

其中祇有九號房的窗簾內有燈光。

那兩個人來了，司馬洛自是知道。因爲他已經放下了一些特別的電子儀器，假如有人來，他自然就會得到警告。

警告系統就是在他的耳邊發出「吱吱」的聲音。

司馬洛立即爬起身，從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那兩個人來到了九號房的門外。

司馬洛是租下了九號房，他却是開了燈而不在房裡。他是潛進了對面的小屋中去睡。

這樣，有人向他襲擊，就會撲一個空。

這裡既然生意清淡，沒有其他客人，就有許多其他小房子可以讓他選擇了。

司馬洛看見那兩個人合作得甚好。

他們在槍咀上已裝上了滅聲器。一人向門鎖上放了兩槍，門鎖毀爛了，另一個人就在同一時間用肩把門撞開，兩人同時擧着槍準備衝進去。

忽然門彈了出來，而且是以很强之力彈了出來，拍在這兩個人的身上，就像飛彈似的使他們飛了出來，跌進了泳池中。

他們沉進了水底，再浮上來時，甚爲狼狽。

司馬洛也大感詫異，因爲這門不是他弄的。

那兩個人浮了出來，槍已不見了，也不知道是丟到了什麼地方，也許是沉進了水底，槍在水底，要撈出來用已經不是容易的事。在黑夜裡，看不見，那是更難的事了。他們決定走爲上着。

他們也游向對面，也即是司馬洛所在的這邊。

九號房的門口這時出現了一個人，就是張明明。

司馬洛一時也呆住了，祇是看着她。他不明白她爲何會在他的房間裡，亦不明白她怎麼可能在他的房間裡。

張明明說：「對面房間也有人等着，你們逃不掉的！你們要就是回來，跟我談得詳細一些，否則就死在泳池裡面！」

那兩個人祇好停下來，高擧着手。

司馬洛走出門外了，手中拿着槍。

那兩個人此時起碼知道了張明明並不是空言恫嚇的了。

他們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說：「上來！」

他們這時就不必再遲疑了，向泳池的另一邊游回去，在九號房的門前爬上去。

司馬洛亦繞過泳池去了。

張明明的身上是一套運動裝，她的手上却沒有武器，但當然這不等於說她沒有。她祇是可能認爲還不需要拿出來。

司馬洛也進了九號房，那兩個人濕漉漉的站在那裡，水向地毡上直流，其中一人還正在流鼻血；另一人的頭上還起了一個瘤，都是因爲給那門一撞。

張明明說：「你們坐下來！袋裡的東西都拿出來！」

那兩個人祇好依命而行。

張明明主要是看看他們拿出來的証件，叫司馬洛看。她問道：「你認識他們嗎？」

「不認識，」司馬洛說：「但是聽過大名了！」

他知道這兩個人並不是毛毛派來的人，不是同一類人。這兩個人是城市的職業打手，却是領有私家偵探牌照的。

其中一人說：「我們不是來殺人的，我們祇是來談話吧了！」

「你是說來問話，」司馬洛說：「現在你們有機會了，問吧！」

那兩個人甚感尷尬。在這種情形之下問話，却是與他們原來的計劃不符的。

司馬洛說：「怎麼樣？問不問？」

「呃……」其中一人說：「我們是想問問天蘭的事情。」

他這樣說，等於回答司馬洛的問題。司馬洛其實也祇是想知道他們要問什麼。

「這眞有趣，」司馬洛說：「是誰叫你們來的？」

他說有趣的意思，就是似乎很多人都比他知道得多，但他們却來問他。他還是剛剛知道那東西叫天蘭。

「我們……我們不是誰叫來的，」那人說：「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

「好呀，」司馬洛說：「你們告訴我，你們對天蘭知道一些什麼吧。我知道得太少，你們送上門來正好！」

「我們——現在算了吧，」另一人說：「我們輸了，我們退出好了！」

「我不是叫你們退出，」司馬洛說：「我是叫你們回答！」

張明明在旁微笑着說：「難道你們又想去泳池中去泡一泡嗎？」

那兩個人面面相覷，交換一個眼色，就像兩隻悲哀的狗。他們都點點頭。

其中一人負責發言，說道：「我們是想得到天蘭，這是一件寶物！」

「怎樣的寶物？」司馬洛問。

「這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殞石，」那人說：「它可能是一塊從來發現最大的寶石，所以掘出來的人要殺死這許多人滅口。」

「是一塊寶石，」司馬洛說。心裡想着，這倒是另一個版本了：「那爲什麼叫天蘭呢？」

「一件東西總得有個名稱的，」那人說：「有些寶石叫什麼星，但它們不是星！」

「那這名字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司馬洛問。

「我們祇是聽來的。」那人說。

他們狠狠地回答問題，司馬洛並不讓他們祇一個人全部發言，而是有時問這個一句，有時問那個一句，兩人事先沒有排練過，假如說謊，兩個人說的就接不上。但他們講得倒脗合。

他們說這事是從一個叫葛夫利的人聽來的，葛夫利是研究考古學的，他曾聘用這兩個人調查過一些事情，後來他也要他們調查天蘭的事，但却是已經一年前了。葛夫利知道許多年前有一塊殞石跌落在那一區，應該會是一塊貴重的寶石，但是準確的地點他却還未研究出來，就病死了。因爲他已經很老。

這件事情，就變了是屬於這兩個人的了。他們想找到寶石而發財。

他們也很生氣有人比他們先找到而掘去了。

司馬洛說：「那爲什麼你們要打我呢？難道你們沒有聽到是什麼人掘的嗎？」

這兩個人說，他們懷疑這事實在是司馬洛主謀，也許天蘭已在他們的手中。

司馬洛說：「現在我告訴你們不是在我手中，你們信嗎？」

兩個人不出聲。他們又不能說不相信。

司馬洛看看張明明：「你認爲他們講的是真話嗎？」

「我相信是的。」張明明說。

「很好，」司馬洛說：「你們很幸運，小姐相信你們。現在我告訴你們，這件事情，你們不要再管了。第一，這不是你們的能力管得來的事情，我們已經可以殺你了，還有許多其他的人也在打主意。第二，這未必是一個發財的機會，因爲這可能是一件對人有危險的東西。天上掉下來的不一定是寶石。起碼你們也聽說有多少人死掉了，你們想不想是跟着死的人呢？」

那兩個人祇是苦笑。

「你們不想放棄，那你們自己去攪好了，」司馬洛說：「但是不要攪我，因爲那東西不在我手。我也是正在找，但我是找人，我並不是爲了發財。怎麼樣？」

其中一人說：「你是說，我們可以走了嗎？」

「走吧，」司馬洛說：「你們不是來殺我的，我也不想殺你們！」

這兩個人喜出望外。他們連忙起身離去，當然不要求拿回他們的槍了。

司馬洛把他們送出去，先到那個管理人所在的地方，命令他們把那管理人解開，並且命令他們留下錢來賠償損失，然後才讓他們開車走掉。

經過了這一教訓，相信他們是應該不會有胆量管這件事的了。司馬洛對這兩個人的歷史也知道一些，他們祇是打手而不是的殺手，他們也貪財，亦很怕死。

司馬洛對那個管理人說：「這祇是一些小小的私人恩怨，他們已賠了你錢，我看也不必驚動警察了！」

那管理人說：「你——你還有多少仇人呢？」

司馬洛說：「你是要我搬走？」

那管理人苦笑着：「我——我不是一個健康很好的人，假如再來這樣一次——」

「我不認爲還會再來一次，」司馬洛說：「我也不會逗留太久，明天就走！」

「好吧！」那人說。其實他也是不可能拒絕。

司馬洛說：「現在我不住九號房了，我搬到對面的房間去！」

他回到了九號房，張明明正坐在沙發上，對他微笑。

司馬洛說：「我還以爲你已經走掉了！」

張明明說：「要走隨時都可以走。你不多謝我救了你的命嗎？」

「你沒有救我的命！」司馬洛說：「是我救了那兩個人的命。叫你做主，你可能把他們殺掉！」

「我不是那麼喜歡殺人！」張明明說。

「但你是一個殺手！」司馬洛說，他轉身就走，一面說：「你來！」

她祇好跟着他走。

司馬洛回到對面的房間，把她的一條手臂執住，扶她進去，關上了門。

她說：「大男人！」

「是有一些！」司馬洛說：「每一個男人都有一些，我並不大特別，是你特別大女人，你跟我開的玩笑眞大。現在，我要來問你一個問題了！」

「好像審犯人？」她說：「不能友善一些？」

「好吧，友善一些！」司馬洛說：「請坐，你要喝一點什麼嗎？」

「讓我自己來。」她說。

房中有冰箱，她打開來拿出兩罐汽水，開了，拿給他一罐，他看着她喝了一口。

「有什麼特別好看？」她說：「你是沒有寥眼！」

「我是在看汽水會不會漏出來！」司馬洛說：「鬼魂的身體裡面應該是裝不下汽水的！」

「我不是鬼魂。」她說。

「張明明不是已經死了嗎？」司馬洛問。

「我是她的姐姐！」她說：「我祇是用她的身份。這樣會方便一些，而且我們的樣子很相像！」

「我倒不知道張明明有個姐姐——」司馬洛皺着眉頭。

「是有一個，但——」他忽然尷尬起來，因爲這確是沒有查清楚，資料並沒有顯示張明明的姐姐是做什麼的及什麼樣子的。

張明明說：「你可以現在再調查一下！」

司馬洛聳聳肩：「假如你說是，就應該是了。你不會跑到我的面前來對我說謊。妳是叫——」

「你還是叫我張明明好了。」

「張明明的姐姐是一個女殺手！」司馬洛說。

「兄弟或者姐妹，不一定是做相同的工作的，」張明明說：「有時他們還差異很大！」

「是呀！」司馬洛說：「不過，仍然——」

「像我這樣一個女人，怎麼會做這樣的工作是嗎？」她說：「那你認爲怎麼樣的工作才是適合我做的呢？」

「你究竟是什麼人？」司馬洛問。

「我不是一個以殺手爲職業的人，」張明明說：「不過，我們正在追的這兩個人，假如把他們殺掉，也沒有人會反對吧？」

「你怎麼又會爲那族長工作呢？」司馬洛問。

「他信任我，」張明明說：「我跟他有特別的交情，我其實是他教會裡的人。」

「什麼教會？」司馬洛問。

「他們的教，」張明明說：「你以爲單單是那個毛毛才有教會組織嗎？」

「我倒沒有想到，」司馬洛說：「我也不知道——又有一個教？」

「他們這些人，同族的分佈在很多的地方，」張明明說：「他們都信同樣的教！也有很多人是在外面留學的。他們有些很富有，這裡這一族是較爲貧窮的了，一旦有事發生，他們就會聯合起來。」

「邪教？」司馬洛問。

「不是，」張明明說：「當然，這也要看是什麼人講的，總之他們以正常人的眼光看來就不是邪教。毛毛那些就是邪教！」

「你也知道毛毛這些人？」司馬洛說。

「我就是知道毛毛這些人才會來，」張明明說：「我是來保護你的！」

「我不需要你保護！」司馬洛說。

「將來你就需要。」張明明說。

「也許合作，」司馬洛說：「但是不需要保護！」

「隨便你怎麼講吧。」張明明說。

「你要跟着我，」司馬洛說：「那你就得告訴我多一些，你一定比我知道得多！」

「例如什麼？」張明明問。

「例如天繭，」司馬洛說：「那究竟是什麼東西？」

「不是剛才那兩個人所講的東西，」張明明說，「不是能夠讓你藉以發財的東西。」

「不錯，」司馬洛說，「我也是這樣想，但是剛才那兩個人，早已知道什麼叫天繭了，爲什麼叫天繭？」

「因爲是天上掉下來的東西，」張明明說，「這事有好些人多年來斷斷續續研究，企圖找出來，但是都沒有成功。其中一個傳說就是這東西會成熟，那時就會自己出來。」

「你相信這傳說？」司馬洛問。

「族長他們相信這個傳說。」張明明說。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有什麼根據嗎？」

「前幾代已發生過同樣的事情，有先例！」

司馬洛說：「族長却不知道殞石是掉在什麼地方？」

「這不是很大的東西，」張明明說：「又已經是那麼多年之前的事情了！一個區內，你不可能處處都掘開來。明知是在一個區域，明明告訴你是在什麼地方，你也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

「對了！」司馬洛說，「尤其祇是一塊石頭，石頭到處都有，踢着了也未必知道。但是毛毛他們却找出來了，黑白二神，其實也是根據毛毛在提供的綫索，再根據他們自己所知道的而找出來。雖然毛毛告訴了他們很多，他們却把他們所知的秘而不宣。」

「看情形是的，」張明明說：「毛毛知道得多，也是有理由的，這事有許多古老的傳說，就有不少古老記載所查，祇是你們不相信，不去研究。」

「那麼，」司馬洛說：「你對此事又還知道多少呢？可以告訴我嗎？」

「我知道的已經告訴你了。」張明明說。

司馬洛不大相信，不過他對張明明這個人也是無可奈何的。假如她不肯講，他也沒有辦法使她講。

張明明說：「族長會知道更多，不過他不會講，也沒有人能令他講。」

「他不是應該多講一些嗎？」司馬洛說：「他有幾十個族人被殺，現在他是要找到兇手！」

「就是要找到兇手，」張明明說：「已經知道兇手是誰了，祇要去找！」

司馬洛說：「你知道這兩個兇手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嗎？」

毛毛知道，」張明明說：「讓他帶我們去！」

「就是跟着他們？」司馬洛問。

「他們至今也成績不錯呀，」她說：「你告訴我，你遭遇了一些什麼吧。」

「我以爲你會知道。」司馬洛說。

「我知道的不很完整，」張明明說：「我才要問你，當然，假如你不願講的——」

「好吧！」司馬洛說。

他也把他在毛毛方面的遭遇告訴了她。

「我來得對了，」張明明說：「你需要我！」

「需要你的保護？」司馬洛說：「假如你祇是知道這麼一點點，那你的保護就是不需要的！」

她祇是看着他微笑。

「好吧，」司馬洛說：「你忽然走了，忽然又出現，一定是有一個理由，但是，你告訴我，天繭假如不是一塊寶石，那是什麼呢？」

（未完．三）

上文提要： 黑衣教衆正和武林盟的人廝殺，八名武當弟子已排成了「兩儀劍陣」把殺手圍入陣中，在飛雲子的指揮下，殺手們全被制住，其他各派英雄也先後制住敵人，這一仗中，他們雖集合了青龍、鳳尾、排教等不同門派，但能合作無間，克敵制勝……中間一路隨同盟主春中君出場的有溫如風，葉菁菁酆榮、萬昌年父子，都是一流好手。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武林聯盟奏凱歌　一世梟雄食惡果

葉菁菁這時已轉到他左首，右手新月刀刀光一閃，閃電橫掃出去。

黃臉漢子發現左臂削斷，一呆之際，葉菁菁的刀光也已掃到，他忘了左鈎被削，人家手上分明是一柄寶刀了，此時已驚慌失措，右手吳鈎急忙朝左擋出。

這一擋豈不白饒？但聽又是「嗒」的一聲，吳鈎劍立時斷折，新月刀已經從他腰間掃過，黃臉漢子睜大雙目，怵然道：「好快的刀……」砰然一聲往地上倒去。

萬鎮山、萬昌年父子遇上的是三個五行門的道人，三支長劍施展開來，劍光紛披，劍風生嘯，十分凌厲。萬鎮山見多識廣，一看即知遇上了勁敵，手中長劍開闔，一上來就截住了兩個。剩下的一個也和萬昌年動上了手。

黃山萬家膺選五屆武林盟主，被江湖上稱之爲黃山世家。萬家家傳的黃山劍法，以凝重著稱於世。萬鎮山一生浸淫劍術，劍上造詣深，這一展開劍法，宛如黃河天來，匹練如飛，縱橫開闔；但對方兩人使的「五行劍法」，功力也極深厚，一攻一守，相互爲用，五行劍法，分爲金木水火土五行，一個使出木形劍法，以凝重破解萬鎮山的凝重劍法，劍劍擊撞，發出一片虎嘯龍吟般劍鳴，一個就使金形劍法，以輕靈劍法展開快攻。

萬鎮山縱然精通劍法，對這兩個道人的聯手合擊，也視爲平生第一次遇上的強敵。

正因自己遇上了強敵，就未免耽心兒子不是人家對手，高手過招，有不得絲毫分心，他這一分心，就被對方逼落了下風。

萬昌年的對手和另外兩個道人原是同門師兄弟，一手五行劍法，使得純熟無比，他的打法却和他兩個師兄不同，他兩個師兄，因遇上的是以劍法馳譽武林的萬鎮山，因此兩人分開來施展，一個使木形劍法，一個使金形劍法，一守一攻，互相配合，但他只有一個對手，就把五行劍法，像長江大河般使出，這一來，可把萬昌年鬧得手足無措。

萬昌年家學淵源，在年輕的一輩中，也算得使劍的好手，叵奈「五行劍法」與一般劍法不同，遇上「金形劍法」，輕靈快捷，鋒芒逼人，「木形劍法」，凝重緩慢，但劍勢排天，滾滾而來，「水形劍法」又快如流水，一瀉千里。諸如此類，各形有各形的特色，但他過招，時而攻勢急急如火，時而劍勢厚重，如地載物，自己使的却只有一套劍法，自然很難適應對方的時慢時快，時輕時重，不過頓飯工夫，已被逼得汗流浹背，連連後退。

就在此時，正好葉菁菁腰斬了黃臉漢子，轉過身來，看到萬昌年被一個道人逼得後退不迭，就揮起新月刀，朝那道人攔腰掃去，口中喝道：「萬公子把這個妖道交給我好了。」

那道人正在節節逼進之際，驟覩一道新月般亮銀刀光橫掃過來，不敢硬接，往後退了一步。

萬昌年看到接應自己的是葉菁菁，心頭甚感不是味道，自己堂堂黃山萬家第四代，竟不如人家一個年輕女子，臉上一紅，果然斂劍而退。

那道人被葉菁菁一刀逼退，心頭不由大怒，暴喝一聲，揮劍攻上，葉菁菁嘴角飛過一絲冷笑，揮刀還擊，兩人立即動上了手。

萬昌年這一退下，就沒了對手，眼看爹以一敵二，屈居下風，立即大喝一聲，揮劍欺上。

萬鎮山正被兩個道人的「五行劍法」逼得施展不開手脚，瞥見兒子揮劍加入，精神不覺一振，第一，他不用再耽心兒子不是另一個道人的敵手，第二，他獨鬥兩個道人，不過是稍稍屈居下風，加上兒子，有了幫手，他就可以緩過手來，使展得開手脚了。當下就吐氣開聲，發出一聲嘹亮大笑，長劍刷刷兩招，大開大闔的劍勢，使得風雷迸發，父子兩人這一配合，刹那間攻守易勢，和兩個道人展開了一場激戰。

鄧榮截住的是一個使九節鞭的漢子，一個使九環金刀發出鈴鈴環聲，刀光如雪，一個九節鋼鞭幻起一條條的鞭影，兩人功力悉敵。

矮路神令狐宣截住一個使雙刀的漢子。段長風截住一對使雙劍的婦人。通臂猿侯通的對手是一個使雙節棍的漢子，對手雖强，但迎上去的也全無一個弱手，各展所長，搏戰多時，誰也無法勝得了誰？

就在此時，但聽一聲長笑，一道人影凌空飛撲而來。

黑衣教總護法韓自元和總管皮延壽、副總管但無忌，站在棚前，替教主、副教主掠陣，並未出手，此時瞟覩青龍幫主李公健凌空撲來，他身後還有六七條人影朝中間戰場飛撲過來，分四路衝殺過去的殺手，已有一路被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極短時間，完全消滅。

韓自元看得大怒，口中大喝一聲：「二弟，快請本座出去迎戰。」縱身飛出，迎着李公健長劍一擺，喝道：「李公健，你給我站住。」

李公健雙目電光，洪笑一聲道：「老夫還當是誰，哈哈，擒下你黑衣教一名總護法，也可以將就了。」

手中龍頭杖呼的一聲霹頂擊去。

韓自元冷笑一聲，身形向旁閃開，但很快的欺近過去，舉劍就刺，兩人劍杖交擊，就爆出如山杖影，和一片劍光。

皮延壽相繼縱出，就遇上鳳尾幫主霍行義，口中大喝一聲：「皮延壽，識時務的趕快棄劍投降，否則霍某就要不客氣了。」

皮延壽長劍一指，怒聲道：「皮某眼裏，還沒你鄱陽水寇這號人物。」

霍行義聽得大怒，喝道：「那就看霍某收拾你了。」兩柄短戟一分，直取皮延壽，皮延壽立還顏色，長劍避招進招，展開激戰。

但無忌沒隨着總護法、總管出去，他是個膽小的人，眼看雙方在廣場上展開了如火如荼的搏鬥，雖然一時之間很難說得出勝負誰屬？但至少副教主一手訓練出來，號稱可以橫掃江湖的四路殺手，已有一路被人家消滅，（青龍幫主李公健這一路結束得最快，其他三路，此時還在激戰之中）眼看武林盟勢盛，今日之局，只怕兇多吉少……

他正在憂心忡忡之際，離他不遠，還站着一對老供奉，那是刀杖雙絕鐵杖翁和鐵刀婆婆。

這一對老夫妻自從敗在任雲秋劍下，本來就要回山，但被當時跟隨他們去的管事再三懇求，如果二位老供奉這樣一走，小的回去就沒有命了。

兩老夫婦自從來到黑衣教，就由這名管事負責招待，數月來一直奉如上賓，他這麼說了，自然不好一走了之。

要知這兩個二老夫妻平日雖和各門派的人沒甚麼往來，但爲人還算正派，眼看黑衣教邀約來的儘是些黑道魔頭，已知黑衣教不足成事。

今天看到武林盟來參加的人物，雖然並非全是正派中人，不說盟主陳春華人如光風霽月，各大門派掌門人，無不容光煥發，道貌岸然，即使像青龍幫李公健，丐幫幫主向傳忠、鳳尾幫主霍行義等人，也無一不是正義凜然，不似黑衣教主戴着面具，不肯以眞面目見人，雙方這一比較，正邪之分，已可了然於胸。

再加一連幾場，黑衣教連番失利，紅髮老祖、桑老妖、龍大海、紫沙三英，都死的死，走的走，可見黑衣教覆亡已在眼前，憑自己夫婦兩人，武功尚不及桑老妖等人，縱然拚上老命，也是白饒。

兩夫妻這一盤算，覺自己二人年已古稀，何必再淌這場渾水？眼看副總管但無忌站在棚前，也有趦趄不前之意，自己兩人來到黑衣教，和他最先認識，自己要走之前，也不妨勸他幾句，免得玉石俱焚。

鐵杖翁招手，叫道：「但副總管。」

但無忌聽到有人喊他，一回頭，看是鐵杖翁，連忙陪笑道：「老供奉有何見教？」

鐵杖翁道：「老朽夫婦忝任供奉，多承副總管招待，今日之會，依老朽綜觀全局，武林盟有備而來，氣勢極盛，黑衣教到此時爲止，雖然尚無敗象，只怕已是強弩之末，縱然加上老朽夫婦也無法幫得上忙了，因此老朽夫婦決心退出，從此再不在江湖走動了，副總管和老朽夫婦相識在先，老朽臨別，不得不向副總管稍盡朋友之義，黑衣教一旦落敗，再待抽身，就來不及了，好了，老朽夫婦就此告別。」

說完，沒待但無忌回答，拱了拱手，兩人就相偕而去，此時正當雙方交戰激烈之際，誰也沒有去注意他們。

但無忌聽了他這一席話，不禁怔立當場，心頭大感爲難，黑衣教勝了，自己臨陣脫逃，他是知道黑衣教嚴厲手段的人，天下雖大，就沒有自己立足之地。如果武林盟勝了，自己是黑衣教副總管，那裏還有活命的機會？左思右想，兀無善策！

但他這一遲疑，衝向少林、武當、丐幫的三路殺手，也次第靜止下來。閔長庚誇口可以橫掃各大門派，天下無人能敵的一百五十名殺手，黑衣教的精銳之旅，業已全數覆滅！這下，但無忌不再猶豫，急急如喪家之犬，匆匆往山外奔去。

再說姬傳燈、魯有脚、戴龍江、于人杰、伏牛雙雄吉元慶、吉元霸兄弟，隨同李公健和韓自元、霍行義和皮延壽已經動上了手，他們也就揮掌的揮掌，揮劍的揮劍，朝正在動手的黑衣教供奉們衝了上去。

本來雙方勢均力敵，正打得難分難解，這回突然上來了這批生力軍，强弱之勢就立見分曉。

姬傳燈一眼看到萬鎭山父子和兩個道人動手，迄未得手，右手中指彈出一點火星，直奔一個道人後心，那道人大叫一聲，撲倒下去。另一個道人方自一驚，長劍噹的一聲被萬鎭山架住，萬昌年趁機振腕一劍，透心而過，也隨着倒下。

葉菁菁那肯後人，新月刀倏地橫掃過去，也把對手使五行劍的道人連劍帶人齊腰掃過。

姬傳燈一個轉身，右手中指隨着連彈，兩點火星朝溫如風動手的一僧一道彈去，溫如風忽然扇招一撤，笑道：「多謝姬長老。」

那使方便鏟頭陀和使劍的道人見他忽然撤扇後退，方自一怔，陡覺後心如遭雷擊，連吭都沒吭，雙雙倒下。

魯有脚一下欺到正在和令狐宣動手的雙刀漢子身側，人還未到，「硃砂掌」已經印到他後心了，令狐宣一劍劈落，結束了他性命。

戴龍江長劍一挺，加入酆榮的戰圈，長劍接連攻出了五劍，他劍上造詣深厚，這五劍正是形意劍法中的連環劍式，每一劍都挾着凌厲劍風。

那使九節鞭的漢子和酆榮正好打成平手，如何還能加上一個使劍的高手，趕忙揮動九節鞭，連連封架，却被酆榮覷機一刀，削斷左臂，戴龍江劍尖上挑，也一下削斷了他執劍右腕，那漢子痛得慘叫一聲，昏死過去。酆榮猛地跨上一步，重重一脚朝他當胸踏下。

于人杰加入侯通的戰圈，長劍直奔使戒刀的惡僧，侯通一直徒手鬥他戒刀，却並未施展通臂功，此時眼看來了幫手，口中大喝一聲，右臂暴長一下扣住了僧人執刀右腕。

那僧人並不知道侯通會通臂功，方是大吃一驚，已被于人杰一劍刺進左胸。

侯通喝了聲：「去吧！」飛起一脚，把他踢出尋丈之外。

伏牛雙雄正好遇上雙戰桂大榮，包鎭海的兩個使雙截棍漢子，而且桂大榮、包鎭海還稍稍居下風，伏牛雙雄更不打話，兄弟兩人左掌右刀猛撲而上。

那兩個使雙截棍的漢子和桂大榮、包鎭海兩人也不過稍强一點，才稍稍佔到上風，不，桂大榮號稱生死判，判官筆使得十分凌厲，並不弱過他們，只是包鎭海比他們略遜而已，如何經得住吉元慶、吉元霸兄弟刀掌齊施？

不過幾招，一個中了吉元霸一掌，一個被桂大榮判官筆擊中右腿，高手過招，只要有一着失機，就會陪上性命，但聽兩聲慘號響處，被伏牛雙雄一人一刀，砍倒地上。

和殷長風動手的是一個使雙劍的婦人，此時黑衣教十三名供奉，片刻之間，送了性命，只有殷長風因對方是個婦道人家，一直未下殺手，此時長劍一封，倏然後退，說道：「黑衣教覆亡已在眼前，十幾名供奉，幾乎已悉數就殲，老夫念妳只是被黑衣教拉來之人，尚無大惡，死在這裏

，豈不是白饒上一條命，妳可以去了。」

那婦人一怔，眼看黑衣教果然大勢已去，這就雙劍一收，檢衽道：「小婦人多謝恩公一言提醒，救我小命，小婦人走了。」說罷，雙脚一頓，縱身掠起，如飛而去。

大家殲滅了黑衣教供奉，各持兵刄，紛紛朝正在動手的李公健、霍行義兩人圍了上去，這份聲勢，着實壯盛。

李公健一支龍頭杖宛如天龍盤空，韓自元一支長劍也矯若神龍，毫不遜色。激戰之中，李公健呵呵一笑道：「韓自元，老夫讓你一個喘息的機會，不妨朝四週瞧瞧，你們奉若上賓的供奉堂供奉，業已悉數就殲，你們久經訓練，認爲可以橫掃江湖的殺手，也已全數就戮，依老夫相勸，你此時放下兵刄，隨老夫去見盟主，也許可饒你不死……」

韓自元雙目盡赤，大喝道：「鐵背孽龍，皓首匹夫，韓某今天和你拚上了。」長劍密如驟雨，快若電閃，展開一輪急攻，眞是和李公健拚上了。

溫如風大笑道：「李幫主何用和他多化力氣，這兩個人（指韓自元和皮延壽）是要犯，非生擒不可，李幫主、霍幫主把他們交給在下和姬長老就是了。」

說到這裏，和姬傳燈使了一個眼色，右腕一振，凌空一指朝韓自元點去。

韓自元聽到他的話聲，已是有了防範，怎奈溫如風這一指並不是乘隙而入，他（韓自元）一支長劍使得重重劍影，根本無隙可乘，溫如風這一記指風却是透過他重重劍影朝他襲去的，那就防無可防了。

韓自元但覺身軀一震，再也動彈不得，口中發出一聲長歎，手中長劍也隨着墜地。

姬傳燈聽了溫如風的話，心中暗暗驚奇不止，忖道：「他對排教武功，怎麼會如此的清楚？」

原來他手持一盞古燈檠，用內勁彈出一點火星，名爲「火燄指」，擊中人身，如同雷殛，那是排教中最厲害的指功，中人必死；但如果不對着古燈檠彈出的指風，却叫「定風指」，專取敵人穴道，無人能避。

姬傳燈一生精練指功，自然也精擅「定風指」，聞言就含笑道：「姬某敬遵溫公子吩咐。」

當着天下英雄，他自然要展露一手，話聲甫落，右手抬處，中指已屈指彈出。

這眞是如響斯應，他這邊彈出中指，那止在和霍行義動手的皮延壽突然一聲不作，應指倒下，大家看得不禁紛紛喝起彩來。

李公健雙手抱拳，呵呵大笑道：「生擒韓自元、皮延壽，這兩件大功，該是溫老弟和姬長老二位的了。」

這時四路人馬全已得手，由少林方丈定慧大師、武當掌教紫陽道長，丐幫幫主向傳忠，青龍幫主李公健領先，率同各門各派的掌門人，分作四路朝中間戰場包圍上來。

所謂中間戰場，其實已經只剩下兩個敵人了。這兩人正是倡亂武林的罪魁禍首黑衣教主和副教主閔長庚。

黑衣教到了此時，可說完全消滅，所有隨同教主和副教主而來的人，眼看大勢已去，也各自逃散，北首蘆棚，早已成了一座空棚；但黑衣教主和副教主閔長庚兩人眼看辛苦經營的黑衣教毀於一旦，在急怒攻心之下，拚上了全力。

黑衣教主一柄長劍之下，困住了春申君、沈同、謝公愚、冉嬷嬷四人，依然大開大闔，劍光極盛，春申君等四人雖被他困在劍光之中，但合四人之力，勝雖無望，敗亦未必，總算穩了下來。

黑衣教主此刻雙目噴火，牙齒咬得格格作響，四個人中，他最銜之入骨的是春申君，若是沒有春申君和他作對，黑衣教何至落到今日的下場？因此他橫上了心，試看今日之局，各大門派高手，已在四週團團圍住，要想突圍，已經大非易事，但他非突圍不可，才有東山再起之日。

但就是要突圍，也非把春申君除去，難消胸頭之恨。心中這麼一想，劍勢驟然一緊，捨了沈同、謝公愚、冉嬷嬷三人，內力朝春申君攻去。

作者說的捨了沈同三人，並不是不理會三人，專門對付春申君一人，而是把春申君當作主要攻擊對手，對其餘三人只是把他們圍着而已！

說實在黑衣教主這套劍法，確實博大精深，他長劍劃過，就劃起了一道丈餘的劍光，一下就把春申君和其他三人分了開來，這一下，他又長又闊的長劍有如長江大河一般，朝春申君一個人猛力進攻。但見劍光盤天匝地，雷電繚繞，好不凌厲。

春申君只覺對方劍光突然轉强，和自己聯手的沈同、謝公愚、冉嬷嬷三人忽然不見，一片凌厲劍勢，却朝自己猛攻而來，心中大感駭異，只得奮起內力，揮劍迎擊。

一幢如山劍影之中，接連響起十幾聲錚錚金鐵交鳴之聲，春申君一連接住了對方幾劍，只感一條右臂被震得酸痲無力，長劍幾乎脫手飛出。黑衣教主劍法精博，內力也比春申君要强得多，但他對面總究有四個敵人，雖然主要敵人是春申君，對其他三人，自然也要分力對付！因此這一陣劍劍交擊之聲，他也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這是一瞬間的休止，五個人幾乎同時停止下來，當然，黑衣教主的被震後退，緊接在後退之後，就該是一退即止，揮劍猛攻了。但就在黑衣教主往後退開兩步，正待一退而上的同時，但聽一聲輕嘯，一道人影隨着嘯聲瀉落在春申君和黑衣教主之間，大聲說道：「表叔只管退下，黑衣教主由小侄來對付他。」

這人青衫飄逸，手持一柄青芒閃動的軟劍，正是任雲秋。

原來任雲秋替八卦門掌門人古太希治療「陰極尺」傷勢，說來甚是簡單。凡是被「陰極尺」所傷的人，不出一個時辰，內身經脈，就會被陰寒之氣逐漸侵襲，血脉凍結，醫治起來本是十分棘手之事，但任雲秋練的是「九陽神功」，乃是專門克制旁門陰功的功夫，他和古太希盤膝對面坐下，四掌相抵，運起「九陽神功」，緩緩朝古太希雙掌掌心度去，助他運氣行功。

古太希年已八十開外，一身積七十年的內功修爲，引着任雲秋輸入的「九陽神

功」眞氣，循行了一個周天，已把寒氣驅出，循行第二個周天，就已完全痊癒，前後只不過頓飯工夫，便已康復。

古太希站起身，拱拱手道：「貧道多蒙任少俠救護，大德不言謝，此刻時間寶貴，大家都已圍上去了，咱們快走。」

刀魔女含笑道：「任少俠，黑衣教主劍法精博，盟主不是他的對手，大概只有你能破他劍招，快些去吧！」

任雲秋聽說表叔不是黑衣教主的對手，心中一急，一手掣出軟劍，口中發出一聲輕嘯，騰身飛起，朝戰場中射去。

鳳簫女和閔長庚之戰，雙方旗鼓相當，打出了三百招，還是不分勝負。

江湖上大家都傳說着鳳簫女能以簫音殺人於百步之外，雖是傳說，但她確實有一闋「天魔曲」，以眞氣貫注簫身，五指按孔，發出簫聲，能使人聽了會隨着簫聲手舞足蹈，形同顛狂，但此時她不能施展，因爲閔長庚功力和自己不相上下，自己若是施展「天魔曲」，也不是極短的時間所能奏功，但全場之中，有許多人功力比閔長庚差的，聽到簫聲，就會先承受不了。

除了「天魔曲」，她還有一着奇兵，那就是十六名提宮燈少女的「紅燈陣」，可以把閔長庚生擒活捉，只是「紅燈陣」十六名少女使的迷香帕，她現在是武林聯盟的副盟主，在各門各派的人面前，她不願用迷香勝敵，所以和閔長庚全力拚搏，也沒發號令。

現在她眼看其餘四路人馬，已把黑衣教殺手一鼓殲滅，大家紛紛向中間圍了上來，已方聲勢雖然大盛，她心裏却不禁暗暗焦急起來，這樣纏鬥下去，要何時才能了結？

閔長庚當然比她還要焦急，那是色厲內荏的狂怒，眼看自己費盡苦心訓練出來的殺手，已被悉數消滅，黑衣教大勢已去，自己此時不走，只怕就走不了了。

這一急一怒，使劍的右手，禁不住微微發抖，口中大喝一聲，長劍如三峽倒流，瘋狂進擊。

鳳簫女自然看得出來，閔長庚這般形同拚命，他是個心機極深的人，絕不會因黑衣教的覆亡，和自己拚命，那是他以進爲退，敢情志在突圍！

自己若是容他從手下逃出，我這副盟主還有何顏面見人，不知道的人，還以爲自己從前當過黑衣教副教主，有意縱敵了。

一念及此，那還猶豫，突然力貫簫聲，發出一聲悠長的簫音！

這是暗號，十六名提燈少女早已全身貫注，蓄勢待命，簫聲乍起，她們手提紅燈疾如流雲，從兩邊飛一般圍了上去。

二十四名甲冑武士同時疾快的散開，在紅燈陣外面佈成了陣勢。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紅燈少女把閔長庚圍在中間，手提紅燈，繞圈疾走，紅燈也隨着上下飛舞，十六名少女個個都是花容月貌，腰肢婀娜，雖在疾走，但蓮足輕翹（這是形容之詞，其實他們都是天然大脚，只是此時起了足尖倒是眞的）皓腕輕舒，捲起了一陣濃馥的香風，當眞美妙無比，令人目爲之眩，好像置身在宮廷之上觀賞宮娥們的紅燈舞呢！

閔長庚大笑一聲道：「鳳簫女，原來妳也黔驢技窮了，她們這是紅燈陣吧？」

口中喝着，突然捨了鳳簫女，長劍揮動，朝紅燈少女疾劈過去；但這些少女都是久經訓練的，步法腰身，互相配合，只要你向一人攻出，其餘的人，立予支援，否則也不叫紅燈陣了。

却說閔長庚一劍劈出，那少女腰肢一扭，疾快的閃出，同時已有三盞紅燈，如風吹雲飄，朝他眼前打來，紅燈方到，一陣霏霏淡紅煙霧，也同時在眼前散了開來，濃香撲鼻。

閔長庚到了此時，不得不閉住呼吸，還待廻劍掃去，身前身後已有數處穴道被人點上！

閔長庚是什麼人，豈會無備，他在摒住呼吸的同時，也早已氣佈全身，護住了穴道，此時猛地雙足一點，一個人凌空飛起。

那知這一着早已在鳳簫女預料之中，口中清叱一聲，同時騰身而起，紫金鳳簫使出的一招「鳳凰三點頭」，朝他迎頭點來。

閔長庚急忙擧劍封解，在半空中響起三聲震懾人心的金鐵狂鳴！

鳳簫女這一招之中，幾乎使出了十成力道，他身在半空，要消解她簫招，自然也得用上十成力道。

雙方在空中各自使出十成力道，那就會加速往地面落下。一個摒着呼吸的人，和人家全力一搏之後，逼落地面，摒住呼吸，自然就再也摒不住了，那就非換氣不可！

十六名少女就在等着他換氣，閔長庚身形落地，一片紅霧又當頭灑落，閔長庚一聲不作，劍使「風掃落葉」一道匹練橫掃而出。

鳳簫女跟着他飛身落地，在他長劍橫掃之際，紫金鳳簫已悄無聲息閃電般點在他左胸「將台穴」上。

閔長庚大叫一聲，一個人被震得連退了三步。

紅燈少女們還敢怠慢，在他後退之際，兩盞紅燈一齊敲在他腿彎之上，兩腿一軟，幾乎跌坐下去。

鳳簫女身法如風，鳳簫一記「長蛇入洞」，朝他右肩「肩井穴」上點去。

閔長庚被她鳳簫點中「將台穴」，張口之際，又吸了迷香，心知要糟，但他究竟身具上乘武學，眼看鳳簫女欺身直進，他佯作不知，等鳳簫女快要欺到之時，右手長劍忽然朝前直豎。

這一下，鳳簫女是因爲求功心切，以爲對方吸入迷香，又中了自己一簫，已成強弩之末，那知閔長庚自知逃走無望，存了與敵偕亡之心，鳳簫女一簫點中他「肩井穴」的同時，突覺右臂一涼，閔長庚豎立的長劍也刺入她右臂，足有三寸來深。

鳳簫女口中喝了聲：「把他拿下。」身往後退，左掌掩住傷口，鮮血從她指縫中流出，一個人也搖搖欲倒。秋兒、雲兒目覩主人負傷，大吃一驚，雙雙躍出，扶住了鳳簫女，緩緩往棚中退去。

刀魔女吃驚道：「好端端的怎麼會負了傷？快坐下來讓我瞧瞧。」

鳳簫女有刀魔女給她敷上刀創藥，自

然不致有性命之憂，暫且按下。

再說任雲秋瀉落在黑衣教主和春申君兩人中間，黑衣教主一退之後，正待揮劍攻上，瞥見任雲秋擋在前面，不覺獰笑道：「本教主不在乎多你一個，看劍！」

唰的一聲，迎面劈來。他此時眼看整個黑衣教，已經只剩自己一個，更是急怒交併，這一劍闊劍嘶風，帶起了一片松濤般的嘯聲，劍光强烈到令人無法睜開眼睛，顯見他在劍上貫注了十成眞力，威勢非同小可。

春申君後退數步說道：「雲秋，小心！」一面朝沈同、謝公愚、冉嬤嬤招呼道：「你們也快退下來吧！」

三人聞言，同時迅快的往後躍退，和春申君、金贊廷站在一起。

黑衣教主一劍劈出，忽見春申君等四人一齊退下去，心頭不禁暗暗一喜，和四個人纏鬥，比和一個人動手，突圍的機會自然要大得多了。

任雲秋並不封架，身形閃動，施展「九轉分身法」，一下就閃了出去。

黑衣教主嘿了一聲，長劍倏地帶轉，一道匹練橫掃而出。

任雲秋依然身形一晃，疾快的閃到他背後。

黑衣教主雖覺他身法奇異，但他自持劍法精博，也並不在意，揮手又是一劍劈了過去。

任雲秋大笑一聲道：「黑衣教主，原來你劍法也只是平平而已。」

黑衣教主獰聲道：「小子，你躲躲閃閃，怎地不敢和本教主放手一搏？」

任雲秋笑道：「我方才並不在場，所以想先看看你的劍法，才讓你三招，和你放手一搏，任某有何不敢？」軟劍一振，果然一劍朝他刺了過去。

黑衣教主看他出手，口中發出裂帛一聲大笑，劍光倏轉，夭矯如龍，朝任雲秋圈來。

任雲秋發覺他這闊劍一圈，居然把一丈方圓盡圈入在他劍光之中，心中也暗暗凜駭，忖道：「此人劍法果然精奇絕倫！」心念一動，也立即展開「九疑劍法」，和對方搶攻。

但任你如何揮劍搶攻，一個人總是被黑衣教主圈在一道又闊又長的劍光之內。黑衣教主好像築起了一道劍光的圍牆，兩個人就在圍牆之中決戰。

各門各派的人，現在都已聚集在這一戰場的四周，遠遠的形成包圍之勢。有些人暗暗替任雲秋躭心，眼前高手雲集，盟主怎麼會讓這麼年輕的表侄一個人和黑衣教主動手？現在雖然還沒露敗象，至少已被黑衣教主圈入在劍光之中了。

但因任雲秋上場之時，盟主春申君不但自己退了下來，還叫沈同等人一齊退下，而且盟主就站在一旁觀戰，他沒有叫任何人上場，大家自然誰也不好上去。

過了一回，大家才漸漸發現任雲秋雖被黑衣教主圈在劍光之中，但並沒有落敗，因爲現在已經多了一個幫手，場中正有三個人在動手了！大家定睛看去，一個是闊劍揮舞如風的黑衣教主，另外兩人，赫然是同樣手持狹長長劍的任雲秋。

有些人還當自己眼花了，定睛看去，

那不是任雲秋是誰，可是現在又多出一個來了，變成三個任雲秋聯手和黑衣教主大戰。

他們不知道任雲秋展開「九轉分身法」和「九疑劍法」，因爲身法太快了，幻影隨着身法而生，不過眨眼之間，任雲秋的幻影越來越多，看去怕不有八九個之多？

本來是黑衣教主的一道劍光，像圍牆一般把任雲秋圈在中間，現在任雲秋的人數多了，就變成八九個任雲秋圍着黑衣教主搶攻了。

這一形勢，也不知是什麼時候倒轉過來的？大家直到此時，才知盟主的這位表侄，劍法之精，就是各大門派的幾位掌門人，也望塵莫及，黑衣教主也愈打愈覺不對，看來自己這套曠世無匹，博大精深的劍法，竟然處處受制於人，心頭不由大爲凜駭！

尤其任雲秋的八九個幻影，此滅彼生（這是說，他人從東閃到西，東首的幻影，自然滅了，西首的幻影，就隨着而生，因爲身子閃得太快了，到處都有他的幻影，這可不是神話）每一個幻影，一出手就有一排九道劍光，縱橫交擊，虛實莫辨，有時，你認爲是劈來的劍光，趕緊舉劍揮出，却揮了個空，有時你認爲它是幻影，却又明明是九道劍光。

這一陣工夫，黑衣教主幾乎被逼得手忙脚亂，攻少守多，一時不由大怒，口中暴喝一聲，身形疾轉，闊劍掄飛，聲如裂帛，重重劍光，從他身邊繚繞而起，向外迸發！

任雲秋一路施展「九轉分身法」，一直在黑衣教主左右前後閃動，手中軟劍却不停的一路展開「九疑劍法」，雖然幻出八九個人影，把黑衣教主困住了，畢竟是十分吃力之事，何況看起來他好像已經佔了上風；但任雲秋心裏明白，正想眞正勝他，自己還是毫無把握。

就在此時，黑衣教主突然劍法一變，重重劍光，繞身而起，向外暴長，任雲秋也正好把九九八十一招「九疑劍法」用完，使到了最後一招「九九歸一」是整套師門劍法中威力最强的一招，對方既然突然發難，自己就和他一拚了。

心念一轉，猛吸一口眞氣，右腕連揮，這下但見九個任雲秋，同時揮起了九道劍光。

「九九歸一」，九九八十一道劍光同時迸發，爆出了漫天劍影，也爆出了一陣如連珠的金鐵狂鳴！

這一下雙方都拚上了全力，耀目劍光，宛如火樹銀花，流芒繽紛，在一串驚心動魄的劍鳴聲中，衝起一道人影，凌空奪路而出。

也在這同時，廣場中一連響起幾聲叱喝，四五道人影，連袂飛起，分頭攔截。

武當紫陽道長首先騰空而起，沒待黑衣教主飛近，手中長劍迎空劈出九圈劍光。他使出來的正是「眞武劍法」最凌厲的一招，一劍九圈，對敵之時，可擊九人，如今却擊向一個人，自然極爲壯觀。

青龍幫主李公健從斜刺裏飛來，他外號鐵背蒼虬，果然夭矯如龍，人還未到，龍頭杖已經攔腰橫掃而來。

少林定心大師只是緊隨着黑衣教主身後追來，相距還有數丈，老和尚一記「般若禪掌」對準他後心劈出。

丐幫幫主向傳忠手中打狗棒一點，身子一下彈起三丈來高，衡山青雲道長也一下縱起三丈高，兩人幾乎是同一時候，由上往下發招，一個打狗棒迎頭抽下，一個劍演「天垂一線」，劍先人後，朝下直刺。

黑衣教主手中一柄四尺闊劍，在和任雲秋一陣劍劍交擊，被軟劍連續削斷了十幾截，如今手上已剩下尺許長一截斷劍，而且身上也有七八處掛了彩，但他不愧是倡亂天下的一世之雄，一身功力，不可輕估，騰空竄起的人，瞥見有這許多敵人搶到了自己前面凌空飛起，他見機得快，剛到中途，就猛使千斤墜，迅速下落。

那知任雲秋和葉菁菁眼看已有外人凌空而起，他們就沒有再追擊，預料黑衣教主非被逼落下來不可，就一南一北，守在地上。

黑衣教主縱身躍起，才到中途就回身下落，凌空追擊他的人，自然全落了空，排教長老姬傳燈却在他回身飛落之際，悄悄屈指輕彈，一點「火燄指」，激射而出，正好擊在他右胸之上。

黑衣教主大叫一聲，一個人被震得踉蹌後退，斷劍也跌落地上。葉菁菁那敢怠慢，身形貼地飛出，揮手一刀橫掃過去。

任雲秋大聲叫道：「菁菁，要留活口。」

葉菁菁新月般銀光，一掃而過，早已把黑衣教主雙足刖斷。

黑衣教主連受重創，口中發出一聲野獸般的長嗥，雙足雖被刖斷，但他一個人還是一下縱起一丈來高，身在高處，猛的右手一舉，朝他頭面上拍去，大家只聽「撲」的一聲，人影隨着跌落下來。

這時紫陽道長等追擊他的人，大家圍在四周，怕給他逃了，此刻看他在空中自碎頭顱，大家就紛紛圍了上去。

固一世之雄焉，而今安在哉？黑衣教主死了，他死得頭顱碎裂，面目全非，大家除了知道他是黑衣教主，誰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誰了？

少林方丈定慧大師雙手合十，低誦一聲佛號，說道：「阿彌陀佛，盟主，諸位道兄，黑衣教主終於自食惡果，咱們此行也大獲全勝了。」

丐幫幫主向傳忠道：「可惜不知此人究竟是何來歷？」

衡山青雲道長道：「鳳副盟主剛才擒下了閔長庚，大概只有他知道黑衣教主的來歷。」

金贊廷指揮莊丁清理戰場，把黑衣教主和一干屍體，挖坑埋了。

大家回入南棚，春申君急着走到鳳簫女身邊，關切的道：「聽說副盟主受了傷，不要緊吧？」

鳳簫女粉臉赧然，笑道：「我只是一點輕傷，有邢大姐在這裏，就是傷得再重，也不礙事了。」

刀魔女道：「還說一點輕傷？只要再偏左一寸，就是神仙也束手無策了。」

春申君拱拱手道：「原來邢大姐還是傷科聖手，兄弟眞是失敬了。」

刀魔女目光一掠兩人，嗤的笑道：「盟主也跟着她叫我大姐了？」

春中君和鳳簫女被她說得臉上一紅。

這時冉嬤嬤率領兩名甲冑武士，扛着閔長庚走入。青龍幫青旗令主薛飛白也率領了四名兄弟押着黑衣教總護法韓自元、總管皮延壽兩人走入。其餘少林僧人、武當門人、丐幫弟子，也各自押着數十名黑衣教殺手，站立棚外。

五路人馬向盟主春中君獻俘。盟主春申君居中，各大門派掌門人分坐兩旁，首先由冉嬤嬤命甲冑武士把閔長庚抬到盟主前面。

冉嬤嬤拱拱手道：「啓稟盟主，閔長庚被姬長老制住的穴道，這是姬長老的獨門手法，還請姬長老把他解開了，才能問話。」

姬傳燈站起身，離座走出，含笑道：「冉嬤嬤太客氣了。」

他先出指點了閔長庚四肢穴道，然後右手輕輕一推，就解開了閔長庚被制穴道，回身坐下。

閔長庚穴道驟解，雙目倏睜，眼看自己身落敵手，口中哼了一聲，立即閉上眼睛。

金贊廷大喝一聲道：「閔長庚，盟主有話問你，你裝死就能沒事了麼？」

閔長庚依然閉着眼睛，一聲不作。

方才這場大厮殺，各顯神通，大展身手，只有金贊廷奉命率領四莊武士，替盟主掠陣，沒和人動手，此時走上前去，朝閔長庚身上踢了一脚，喝道：「你身爲黑衣教副教主，原來這般窩囊。」

脚踢去，閔長庚一個身子就撲倒地上，口鼻之中流出鮮血。

姬傳燈道：「金大俠，他服毒死了。」

金贊廷急忙用脚把他身子翻了過來，果見他口鼻中流出來的鮮血比墨還黑。

向傳忠道：「中長老，你去看看他可曾戴了人皮面具？」

中萬生答應一聲，走到他身邊，仔細看了一陣，才伸手從他耳際輕輕揭起一張毒血汚穢的面具，但閔長庚服的是一種消形的劇毒，毒血流到之處，面目就隨着腐爛，等到揭起面具，已經血肉模糊，看不清面目了。

李公健喟然嘆道：「黑衣教崛起江湖，有如一陣旋風，眞正的罪魁禍首，就是黑衣教主和閔長庚二人，但這兩人的來歷，恰似謎一樣，從此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是誰了。」

閔長庚的屍體，逐漸化成黑水，沒有人敢去動他，任由他這樣消失。

接着是青旗令主率同兄弟押着韓自元、皮延壽兩人走入。

謝公愚起身道：「韓自元，昔日曾被盟主所擒，當場予以釋放，希望他改過自新，他仍怙惡不悛，這兩人是黑衣教主的左右手，黑衣教倡亂，他們同樣罪無可逭，應處極刑。」

少林方丈定慧大師道：「首惡已經伏誅，貧衲覺得不宜再流血了……」

李公健怕老和尚說出饒他們一死的話來，這就接口道：「大師說得極是，謝兄，你點他們死穴，給他們一個全屍吧！」

謝公愚自然聽得出這位嫉惡如仇青龍幫主的心意，口中答應一聲，迅即點出兩指，落在他們心坎之上，兩人應指倒下，自有青龍幫弟兄拖出去埋了。

接着四路人馬呈獻黑衣教被擒的殺手。

春中君由任雲秋手中接過「解毒化迷丹」，交給金贊廷，由四莊莊丁分別餵他們服下。然後吩咐沈同、謝公愚、任雲秋、葉菁菁四人，把這些殺手，廢去武功，予以釋放。

九仙陽之會，至此已經完全勝利。大家紛紛站起，向春中君祝賀。

就在此時，只見山口出現了一行人，原來那是第六路人馬，由漆嘯天、雲千里爲首，率同點蒼雙劍謝明輝、謝明中、葉超、宇文化、解艮、宋之礎、簡百城、黃權、由謝雨奎率同四莊聯合莊丁四十人，赴幕阜山通天觀犂庭掃穴，破了黑衣教巢穴，趕到九仙陽來會合的。

謝雨奎率領的四十名莊丁，還擔的擔，挑的挑，從山外替大家準備了酒菜，送上山來。

這時已是未牌時光，大家經過一場激烈的拚搏，腹中飢餓，於是由莊丁們把南北兩棚的長案拼到廣場之上，放好椅子，酒菜羅列，請大家入席。

點蒼雙劍謝明輝、謝明中過去叩拜了恩師，（點蒼派掌門人谷守眞。）另外在谷口排列化血飛刀陣的衡山門下玄慧、玄通、玄機、玄修和武當門下的元音，也各自回到衡山和武當的行列之中。

只有接引童子不老仙樂天生、和邈遊和尚，酒肉道士三人，曾一度在戰場上現身，此時早已鴻飛冥冥，不知去向。

春中君抬手請大家入席，忽然目光一轉，口中輕咦一聲道：「溫大俠呢？怎麼走了？」

大家聞言，回頭找去，果然不見了溫如風。

溫如風只是他假冒的姓名，花花公子溫如風原是另有其人。大家只是從紫沙三子口中聽出他好像是東海門下，別的就一無所知，只有任雲秋還知道她是個女子，溫如風的不別而去，眞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却留給任雲秋心頭一絲悵觸。

天下各門各派的人已經入席了，廣場上從方才激烈搏殺，現在變成了一片興高彩烈慶功宴，大家全體起立，高擧酒杯，齊向盟主春中君陳春華致敬。

（全文完）

開國堂

小故事大道理

當領袖在七七事變之後，離開南京的那一天，領袖自己許了一個願，就是把日本人打退之後，回到南京，他就在中山陵的前面，要蓋造一個禮拜堂，這個禮拜堂叫開國堂，他禮拜天去做禮拜，就是在那個開國堂。這一次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離開南京的時候，我自三十八年一月開始一直沒有離開過領袖，只有離開幾個鐘頭，在這幾個鐘頭，領袖就自己去向中山陵告別，我相信領袖在向國父告別的時候，他一定是許了一個心願的。（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言論集）

上文提要： 在洞窟的急流中，展雲龍再次拯救了那忘恩負義的岳洪，並發現一個約有人高的大蚌蛤，殼內有一顆晶瑩的夜明珠，這怪物挾着一股寒氣一開一闔，彷似要吞噬人似的……展雲龍在洞中摸索出路時，突然聽到一陣黃鶯似的歌聲夾着簫音傳來，從二人的對話中，方知道鐵心寒就是鐵皇爺的女兒……驀地，一道人影悄然而至……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忍辱十四載　木劍算舊帳

當時他便爲這奧秘神奇的一式劍法所震，心中忖思着如何解破之法。

他暗忖道：「換了我去，劉凌風在十五招之內便將劍折人亡，可是若是我與大哥對敵，在兵刃上還是差了半截，但是若加上金魔指環與我那一手『血指魂』，那將是兩敗俱傷的局面。」

他暗暗驚駭於盲劍客劍法之高，一方面却又爲自己武功而暗暗担心，忖道：「可是在與大哥那等絕頂劍道高手搏鬥，豈有空隙給我發出金魔指環，看來我的武功還是稍遜大哥！」

「金鐘！」他緊緊握了握手肘道：「我若是得到那口金鐘，便能在內功上彌補本門心法上之不全練成無上絕藝，那時大哥將不是我的對手……」

他一時間想了許多，想到了佛門三聖當年圍攻師父之仇，想到父親爲了金鐘而遭受凌辱與死亡。

他暗暗發誓道：「我非要把佛門三聖殺了，讓金魔神現於江湖，凌蓋天地二劍之上……」

忖念稍定，他的目光自那峙立的兩人身上，移到鐵心寒那苗條的身上。

鐵心寒眼見這場目暈昏眩的劍鬥，雖僅短短幾招，她却已曉得自己大師兄較盲劍客差之甚多。

她出身帝王谷，平時熟讀各種劍法秘笈，雖然功力不逮，可是對於劍法一道，却有着很深切的瞭解。

雖然，她不曉得當年天地二劍在武林的威名，可是却知道若是劉凌風與林森對敵，必然會落敗。

她咬了咬紅潤的嘴唇，忖道：「這地方因爲是堡後，爹爹認爲這後面峻嶺峭壁，沒有人可以自那陡峭的石壁裏侵犯本谷，是以根本就不設防，這下來了這個劍法高强的瞎子……」

她側目望去，月光斜斜投落在林森的臉上，使他那鮮明的輪廓，清晰地映照在月光之下。

突地一個意念，似是電光閃爍在她腦海，使得她全身震了一下。

她暗忖道：「怎麼我對他這樣子是如此的熟悉？莫非我以前見過他？可是我却怎麼也記不起來了……」

此時，她腦中印象一轉，便想到了當日馳馬而過崂山山脚時所見到的年輕人來，思忖道：「那人穿着一身粗布衣褲，副傻兮兮的樣子，怎麼我却這樣惦念着他？僅只不過見了他一面，我便會有這種念念不忘的感覺……」

她呆呆地想了一下，自嘲地笑了笑，暗道：「在這個時候我怎會突然想到那個傻小子！也許他把我丟下的綉帕拿去擦了鼻涕後，便給扔了也說不一定，他又豈會想到我……」

一聲大喝使得她那紛擾的思忖打斷了，她極目一看，只見劉凌風那魁梧的身子，一陣旋風似的轉了起來，劍光閃爍，圍住了那個盲者。

她呵了一聲，忖道：「糟糕，他這下定會敗下來，我豈能見到大師兄再傷在別人手下，可是……」

她目光閃爍，游動流轉，一眼瞥見葛玉郎站在一旁，怔怔地望着場中，叱道：

「你還不去喚人來?」

葛玉郎全部精神凝注在場中兩人的拼鬥上，根本就沒有聽見她的呼喚之聲。

那劉凌風劍式自方才的浩翰雄渾之勢一轉爲平穩樸實，每一揮出都是中規中矩，絕不輕進。

而那盲劍客林森的木劍却仍然如一，守着蕭洒飄逸的風度，揮舞之間，尋隙抵瑜，劍式伶俐之極。

葛玉郎剛才被盲劍客一招便至劍斷人倒，心中還有一點不服氣，這下眼見自己大師兄使出師門三大劍法中的「地角七劍」來，却依然沒能奈何對方。他不禁對着盲劍客那手劍法感到驚奇與佩服起來，同時也自我安慰地忖道：「我敗在他的手裏，也沒有什麼可恥的了！」

可是他心念一轉，不由得對自己的想法感到慚愧，因爲他想到以一個未到三十歲的盲者，却練成如此絕頂的劍法，而自己却有名師而不用心苦練，連個盲者都不如。

「難道我眞的連個瞎子都比不上麼?」他暗自發誓道：「我要讓人家曉得，我並不是以簫聞名於世，還要讓他們知道，我的劍法將比簫聲還好……」

就這一念，他痛下決心從此苦練劍法，要成爲帝谷的繼承之人，而使當年地劍之威名得以承續不斷。

人性本是好逸惡勞，尤其是一個年輕人更是如此，若是稍爲有了一點成就，便沾沾自喜，而不求再進一步。

所以許多聰明的年輕人就因爲自滿而致喪失了繼續努力的精神，終至毫無建樹，終老一生。

在人生的路途中，若是遇到挫折，還能振作起來，刻苦向前邁進，那麼成功將是必然可以得到的。

鐵心寒見葛玉郎呆呆地想着心事，理都不理自己的話，一賭氣忖道：「從此以後，我也不理你！」

正在這時，劉凌風倏地發出一聲悶哼，場中兩道人影立即分了開來。

鐵心寒吃了一驚，閃目瞥處，只見一道劍光，向天空飛去，直飛四丈多高，才又落入草叢之中。

劉凌風手中長劍被盲劍客震脫，胸前長衫全部碎裂，凌亂披在身上。

他喘着氣，他緩緩的舒開手掌，上面粘濕濕的，沾了一手的血，正自滴落下來……」盲劍客林森斜引木劍，依然維持揮劍之式，他的臉龐上也有着點點的血漬，披散的頭髮被風吹得如同一面細網，要將月光網住……

劉凌風沙啞地道：「你爲什麼不殺了我?」

林森聞言，慢慢將木劍收回，插入鞘內。

他舉起袖子抹了抹臉上血水，仰天長笑道：「你不會想到十四年前的孤兒，那被你試劍時在臉上留下一條疤痕的沒出息的小子，此刻竟然一連饒了你兩次命！」

笑聲中帶着無限的辛酸與淒苦，盲劍客林森笑聲一落，沉聲道：「我要你痛苦而羞辱的活下去。一直活到我要殺死你爲止。」

劉凌風氣得不住的道：「你……你……」

盲劍客林森道：「快把你右臂接起來，否則也會跟我一樣的殘廢，那時將永無機會可以贏得我了！」

展雲龍暗忖道：「唉！大哥眞是利害，竟然把他小臂的骨節都震斷，就算劉凌風能夠接得起來，將來再苦練劍法，也永遠不會是大哥的敵手了……」

他搖了搖頭，忖道：「那劉凌風劍法已得穩字訣，但是在忍與狠上面却有所不逮，而大哥的劍法，不但得到空、靈，絕的訣要，而且還深知狠字之訣！」

他心中一掠，忖道：「我苦是與他對敵，一定得要狠得下心來……」

現在他是這樣的想法，但是在以後面臨盛名之爭，與林森比鬥之際，他却因狠不下心來，而險遭林森所劈。

「但願我不會與林森大哥比武……」

場中一聲尖叫，把他的忖思打斷，目光閃處，他已見到鐵心寒奔到劉凌風的身邊。

劉凌風已經站立不住，跌倒地上，他顫聲道：「師妹，快去請師父來，就說天劍傳人已經來了……」話未說完他已昏了過去。

鐵心寒還沒說話，葛玉郎已經飛身撲了過來。

她說道：「你扶大師兄到谷前去，我去對付那瞎子……」

葛玉郎連忙扶着劉凌風往前谷奔去。

盲劍客林森大叫一聲，怒道：「心寒，妳……」

鐵心寒面色冷靜，有如罩上一層薄霜，緩緩的側過頭去，道：「你說什麼?」

她立身而起，向着盲劍客行去，冷聲道：「你配叫我的名字?」

盲劍客痛苦地道：「心寒，妳難道一點都不記得我了?」

盲劍客林森臉上現出一種痛苦的表情，顫聲道：「十四年前，我與妳天天都到谷右的錦龍溪去玩水，那時我還採了許多的小花給妳，難道妳竟忘了?」

「十四年前?」鐵心寒側首沉思道：「十四年前我才五歲，怎麼記得呢?」

盲劍客長嘆一聲道：「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妳的樣子，那時妳穿一身綠棉襖，頭上紮着兩根紅絨線的蝴蝶結，整日裏蹦蹦跳跳的，小臉蛋紅得像塗了脂肪……」

鐵心寒問道：「你說的不是夢話?你瞎了眼睛怎麼能夠看得到我?而且我也不是你說的那個樣子……」

盲劍客顫聲道：「心寒，妳難道一點都不記得我了……」他面容突然一喜，道：「妳記不記得我那時送給妳的大風箏?那個蜈蚣形的大風箏……」

鐵心寒呵了一聲，道：「我記得了，你是那個頭上有一條疤的……」

盲劍客大喜過望，道：「對對，我就是那個被妳稱爲大木頭的林森，妳現在記起來了?」

鐵心寒道：「你……你怎麼瞎了眼睛，這叫我怎麼能夠想起來呢?」

盲劍客林森狠聲道：「這都是妳父親害我的，所以我今天來，就是與他算那十四年前的舊帳。」

鐵心寒道：「你快點走吧，你不是我

爹爹的對手！」

林森長笑一聲道：「鐵中錚雖然得到地劍親傳，可是我林森還不把他放在眼裏，心寒，妳走開，別管我與鐵中錚的事！」

「你混帳！」鐵心寒怒叱道：「他是我爹爹，我怎能夠不管他……」

伏在洞壁裏的展雲龍這時也暗自着急，唯恐鐵皇爺會在此時趕來，而與盲劍客林森有所爭執。

雖然他不曉得鐵中錚的武功如何，但是鐵皇爺既然名震江湖數十年，必然有其厲害之處。

因爲他從黑獄而來，深知鐵皇爺的心機深奧，手段毒辣，故此很爲林森担心。

他暗忖道：「我必需見到鐵皇爺追詢父親怎麼死去的情形，若是林大哥與鐵皇爺對敵時，我該幫那一方面呢？」

所以他這時倒希望盲劍客林森聽從心寒的話，而暫時退出帝王谷。

盲劍客林森默然望天，輕聲道：「我十四年苦練，就是等待着這麼一個時候，難道妳又要我輕輕的放棄嗎？」

鐵心寒道：「你以爲你的劍術高明，能夠取勝我爹爹？哼！我只是不願你死在爹爹劍下。」她聲音一寒道：「若是你想死，那就讓我殺死你算了！」

盲劍客林森笑道：「妳能夠殺死我？」

鐵心寒身子往前一倒，只聽盲劍客怒叫一聲道：「妳……妳竟然是黎山姥姥的徒弟？」

鐵心寒被林森一掌推出八尺，幾乎跌倒於地，她身形顫動了一下，掠了下鬢髮，輕笑道：「你現在才曉得哪？」

原來她剛才裝成要跌倒的樣子，身形一傾，林森爲了提防她跌倒，所以伸出手去扶了她一把。

誰知鐵心寒手指一劃，已自在他的腕脈上劃了一道痕跡。

盲劍客手腕一痲，整條左腕像是被火燒一樣，一直蔓延到肩胛之處，他一愣之下，本能地揮掌將鐵心寒推開，立即自點穴道，閉住左臂血脈。

這種特異的感覺使他心中一驚，馬上便已想到師父所說的江湖中怪異的武功來了。

他冷笑道：「想不到妳竟然是以毒功聞名於世的黎山姥姥之徒，眞是失敬得很。」話聲一頓，慘笑道：「只可惜把我心中的幻想全部破壞了。」

鐵心寒一怔，道：「我是不願見你死於我爹爹劍下，所以不得已才施出『殘心甲』來使你知難而退，喏！這是解藥！」

她遞過一包粉末，道：「你服下之後，兩個時辰毒性自退，否則毒性攻心時，那就晚了。」

盲劍客苦笑一聲道：「這點毒，我相信也毒不死我，但我會記得妳這麼一招『殘心甲』！他日再見，我倒要領教黎山姥姥的絕技！」

他轉身便走，身形飛快地消逝在黑暗裏。

展雲龍沒料到會是這麼結果，暗忖道：「林大哥精通醫術，那點毒對他倒不會有任何影響，只不過他心裏的創傷可就難以醫治了。」

意念未完，身後突然拂起一陣冷風。

展雲龍連頭都沒回，反臂一抓，往那襲來的東西抓去。

可是他手腕一出，才察覺出那是一柄犀利無比的劍刃，陡然之間，他變掌爲指，身形往前一躍，穿出石洞。

右指一揮，「血魂指」已經發將出去，「嗤」地一聲尖銳的破空之聲中，自洞裏傳來一聲慘叫。

展雲龍身在半空，已聽到鐵心寒發出一聲尖叫。

鐵心寒猛然見到峭直的懸崖上飛落下來一個人，不禁吃了一驚，愣然地倒退了一步。

展雲龍此刻已沒有時間再回到洞窟裏察看是誰偷襲自己，他一心惦念着已中鉅毒的盲劍客。

他脚跟一落地，右掌一伸道：「拿來！」

鐵心寒一愣道：「什麼東西？」

展雲龍沉聲道：「解藥拿來！」

由於他是背着月光而立，所以鐵心寒一時還沒看清展雲龍的形象，等她看到展雲龍那冷肅威猛的神情時，她心頭一震，道：「你……」

展雲龍見到她那種驚慌錯愕的表情，語聲一緩，說道：「林森乃在下結義的大哥，他身中鉅毒尚希姑娘能將解藥交給我，遲了恐怕他……」

鐵心寒的目光流過展雲龍那俊秀中帶着威武的臉龐，然後落在他烱烱的眼上，道：「你是誰呢？」

展雲龍被那黑亮如秋水的眸子所凝視，竟不由得心裏一陣緊張，道：「我……」

他臉上一紅，深深地吸了口氣，平抑心中激動的情緒，道：「在下展雲龍。」

鐵心寒嘴裏默默的唸了兩聲，道：「你的名字眞好。」

展雲龍道：「姑娘的芳名也不錯。」

「哦！」鐵心寒道：「你……你記得我的名字？」

展雲龍點頭道：「姑娘芳名在下無日不可或忘……」

他此言一出，自己心中頓時後悔起來，忖道：「我現在該要去找尋大哥，把毒傷解癒，怎麼儘在這兒跟她胡扯？」

鐵心寒沒料到展雲龍會如此坦誠的說出思念自己的話來，她矜持地道：「你就是當日在嶗山下，站着的那人？那天我遺失了一塊手帕，你……你可看到？」

展雲龍自懷裏把那塊包着明珠的綠色綉帕拿出，解開綉帕，明珠滾落在手掌之上，放射出流灩燦爛的光芒，閃花了她的眼睛。

明珠冰寒可是比不了他心中因爲鐵心寒說出的那句話還要冰冷。

他默默望了望流灩的珠光，道：「鐵姑娘，這塊綉帕的確是在下於路旁檢到，當時無法交給妳，現在既然見到姑娘，當然應該交還……」

鐵心寒臉色一變道：「我……」

展雲龍把明珠收進懷中，冷聲道：「在下一介窮酸，觸摸到這塊綉帕，莫非姑娘妳嫌髒不成？」

鐵心寒沒想到展雲龍會如此無情，連自己心中的意思都不能了解，枉自這些日

子來，自己是如此的想念他，而他却……

她一咬銀牙，將展雲龍遞過來的綉帕接過手，冷冷地道：「謝謝你替我保管如此之久。」

心中突然起了一陣衝動，她用勁一撕，把那塊綉帕撕碎了。

展雲龍眼望着自己視若珍寶，藏着有半個月之久的綉帕，竟被鐵心寒撕爲粉碎。

他心中一痛，彷彿也像是那塊綉帕，被鐵心寒那雙玉手撕得粉碎……

那片飄落地上的綉帕，似是他滴着血的片片心，展雲龍咬了咬牙，忖道：「我從來沒有對任何女人動過感情，不料才對她有了一份思念，她却又把我的理想撕毁……」

他深吸口氣，繼續忖道：「我從此以後絕不再被女人的輕笑所迷惑了，我絕對不……」

鐵心寒目光黯然，自那片片落地的綉帕收回視綫，強自抑制心中的悲痛，道：「這條手帕我本來就不打算要。」

展雲龍冷冷道：「我也認爲該撕掉!」

其實他並不了解一個女孩子的心理，對於一個心中傾慕的男人，她們會以矜持，羞澀，莊重等等面具來幪在臉上，掩飾自己的感情。

問題在於男人有沒有胆量，能不能夠看破那個面具後眞正意圖，而揭開她們的面具。

而這種手段是每個女孩子所具有的，但是這種胆量却不一定每個男孩子都有。這須要時間與經驗的累積才能夠做到的。

鐵心寒心中凄苦無比，暗忖道：「他並不把我看在眼裏，也許他另外有了比我更好的女孩子……」

展雲龍急驟地收起心中感情的波瀾，道：「請姑娘將解藥交給在下，我須追趕林大哥去，若是遲了……」

鐵心寒道：「我……我爲什麼要給你解藥?」

展雲龍詫道：「咦!妳剛才不是答應給我的嗎?」

鐵心寒冷冷道：「我可沒答應要給你解藥，你怕是自己聽錯了吧?」

展雲龍怒道：「妳明明是要給我大哥解藥，現在又不承認了，難道……」

「難道怎麼樣?」鐵心寒道：「我剛才要將解藥給他，他自己不要，當然現在我不會再給你了。」

展雲龍不料這等美麗高雅的少女竟會連續不斷的刁難自己，他沉聲道：「妳以暗算手法傷了我大哥，現在又百般刁難，妳這是什麼意思?」

「哼!」鐵心寒道：「他死活與我有何關係?至於他受了傷也只怪他自己學藝不精!」

展雲龍氣得身上發抖，道：「眞想不到你是如此一個人，我眞把妳看錯了。」

鐵心寒目光一寒道：「我是什麼的人?」

展雲龍冷冷道：「妳縱有美麗的軀殼，却有一顆最醜惡的心，哼!虧妳是帝王谷鐵皇爺之女……」

鐵心寒氣得渾身打顫道：「你敢說我醜惡?你……你以爲我不敢殺了你?」

展雲龍朗聲笑道：「在下闖盪江湖至今?已歷無數艱難，却從來不懂什麼叫死，何況妳只是一個女人!」

鐵心寒尖叫道：「女人又怎樣?女人比你們那些男人強多了!你敢侮辱我們女人?」

她原來本是個羞怯胆小的女人，可是這時由於愛恨衝突與負氣，變得胆大無比。

她向前走了一步，右手一揚，三枚藍汪汪的光線，朝對方激射而出。

這距離又近，展雲龍又在憤怒的情形下，自是不能躲閃這有如牛毛似的「飛鳳針」。

展雲龍冷哼一聲，大袖一捲道：「這種破銅爛鐵也在我面前耍弄，哼!眞是班門弄斧!」

那三枚「飛鳳針」被他大袖一捲，齊都釘在袖袍之上，藍光閃閃裏，展雲龍又道：「妳以爲這區區之毒，便能致我於死?」

他伸出兩指，將那三枚飛鳳針捏起，右掌一搓，藍光一閃，全都化爲粉末自他指縫落下。

鐵心寒咬牙道：「你不怕毒嗎?」

話聲未了，她右足一抬，手肘一振，十枚「天狼釘」像是一面細網，罩向展雲龍全身，電疾般射去。

展雲龍罵道：「好狠毒的女人!」

他身形一閃，似是一個鬼魅似的躍後八尺，腰肢扭處，那一蓬「天狼釘」急嘯之聲突然靜止，在空中頓了頓，便落下地來。

展雲龍兩指一伸，喝道：「我不能放過妳!」

鐵心寒沒有想到展雲龍竟練成了護身罡氣之類的功夫，「天狼釘」失效，她錯愕之下，已見到展雲龍欺身而進。

她未及閃開，右手脈門已被展雲龍快速的手法擒住。

全身麻了一下，她那嬌柔的身子被展雲龍帶得轉了半弧。

她呵了一下，撮唇發出一聲尖銳的口哨。

展雲龍冷笑道：「妳今晚若不將解藥拿出來，我就不讓妳走，就算鐵皇爺來此，也……」

他話聲一頓，倏然想到自己在藥王谷挾持黃妙貞的事來，眼前這種情形，就好似將藥王谷發生之事再度重演。

他心頭一震，忖道：「我怎麼老是做出這種挾持女孩子，以作爲獲得東西的種手段?我怎會如此?」

當他看到鐵心寒那種怨毒的目光，心裏一軟，嘆了口氣道：「我不想爲難妳，只希望妳把解藥拿來……」

鐵心寒尖聲道：「你這樣威脅我，我死也不會將解藥拿出來。」

展雲龍苦笑了一下，想要說出自己爲何要如此的理由，突地，他的笑容一凝，將雙手一抖，平空飄出六尺開外。

可是那自鐵心寒袖裏鑽出的兩條小蛇，有似兩枝鈴箭，在空中略一昇沉，依然往他腕脈咬去。

鐵心寒被展雲龍陡然放鬆，幾乎站立不穩，一連退了兩步，才沒有跌倒在地

上。

她一見展雲龍那種狠狽的樣子，不禁拍掌笑道：「大銀、小銀，快咬死他！」

展雲龍上身一沉，低嘿一聲，雙掌兜一半弧，掌心湧出一股勁風，劈將出去。

那兩條銀蛇呱地一叫，細長的身軀不退反進，在那如潮的勁風裏昂首游行，一齊噬在展雲龍的手背之上。

鐵心寒大喜道：「你這下可不能再逼人了吧，讓大銀跟小銀咬住，是非死不可……」

展雲龍臉色冰寒，沉聲道：「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妳這樣殘忍的女人，也從沒有想到這樣美麗的女人會有如此醜惡的心……」

他心字一說完，雙掌互拍，手背對着手背，「啪」地一聲，兩條銀色小蛇的蛇頭被拍個粉碎。

展雲龍喝道：「這個還給妳！」

他一拋雙腕，兩截蛇屍如箭飛射，掠空而去。

鐵心寒不料展雲龍被那鉅毒的小蛇所噬竟然毫不在意，當她眼見那兩條銀蛇被拍得粉碎時，她當眞嚇得喘不過氣來。

展雲龍身形如電般隨着兩條蛇屍之際去，沒等到鐵心寒躲開蛇屍躍去，一把扣住她的腰帶。

鐵心寒尖叫一聲，揮掌便往他頭上拍下。

展雲龍冷冷一哼，右手拇指一按，扣住她的「帶脈穴」上，鐵心寒全身一麻，那拍下的手，僅擦過他的臉頰，便已無力的垂了下來。

展雲龍道：「我現在可不跟妳客氣了，對妳這種蠻不講理的人，我絕不多禮！」

鐵心寒睁大了眼睛，尖叫道：「你要怎樣？」

展雲龍道：「妳不願拿出解藥，我自己動手拿。」

「什麼？」鐵心寒驚道：「你要……」

展雲龍已毫不客氣，伸出手來，放進她的懷裏，要將解藥拿了出來。

鐵心寒全身酥軟，動都不能動彈一下，一見展雲龍大胆地伸手放進自己懷裏，直羞得她滿臉通紅，大叫道：「你……你這個野人，你怎麼可以這樣……啊喲！」

敢情展雲龍在她懷裏一陣摸索，掏出解藥時，擦過她尖聳的胸部，她全身一顫之下，立即掉下淚來。

她泣道：「你敢羞辱我，等爹爹來了，要殺了你……」

展雲龍心中不曉得是什麼滋味，他囁嚅道：「對不起，請原諒在下無心之過。」

「你……你，我恨你！」鐵心寒咬牙道：「我要親手殺了你，吃你的肉，剝你的皮……」

展雲龍倒抽一口涼氣，心中原來那股歉疚之情，立即便淡了下來，他冷哼一聲，道：「在下不與妳多說，要走了！」

鐵心寒罵道：「你有種就別走，等我爹爹來了……」

展雲龍冷冷道：「我一定要見識一下鐵皇爺的獨門絕藝，可是在下等不及了。」

鐵心寒聞言暗忖道：「今晚怎麼啦！爹爹不見倒也罷，兩個叔叔不曉得怎麼也不到谷後來，讓我一個人受盡這畜牲的欺凌！」

展雲龍一拍鐵心寒腰後，把她下半身血脈點住，冷冷地道：「令尊來了，就說當年搏命閻羅展嘯天之子來訪未見，兩天之內，在下當再偕盲劍客林森來此！」

鐵心寒臉上淌着淚水，有似一朵帶雨梨花萎落於地上，她顫聲道：「展雲龍，你……你狠心狗肺，你……你豬狗不如，你專門欺負女人，你算是什麼英雄？」

展雲龍冷漠地在她臉上一掃，這時他又回復到那下山時那種冷酷的神態，緩聲道：「天下最毒婦人心，連林大哥都被你暗算了，我還跟妳客氣？」

突地空中傳來一聲爆炸之聲，展雲龍話聲稍頓，側首之間，只見一道橘黃色的燄火帶着異嘯，飛射入茫茫的夜空。

「咦！」展雲龍傾耳一聽，發覺左側緩緩傳來一片嘈雜人聲，夾雜在兵刃碰擊之聲裏，甚是紊亂。

鐵心寒錯愕地問道：「你聽到什麼？」

展雲龍哼了聲道：「有人侵入帝王谷，妳沒看到那邊失火了？」

鐵心寒臉色一變，道：「他們是不是你帶來的？」

沒等展雲龍答覆，她弓背、拋臂、彈指、一片輕霧飄起，霧裏光芒微閃，無數牛毛細的小針，似一蓬細雨，洒落開去。

展雲龍沉喝一聲，右手大袖一揚，護住面門，全身衣袍倏然高高鼓起，有如吹滿了氣似的。

「嗤嗤」之聲不歇，他的衣袍上插滿了許多亮晶晶的小針，隨着他雙手廻擒，將那夾雜在那蓬毒針裏射來的四枝背弩抓住了。

輕霧一陣，迎面掠過他挺立的身子，落在他身後的草坪上。

展雲龍深深的吐了口氣，回頭一看，只見那片青翠的草坪，此刻變得焦黃發黑，好似被大火燃燬過一般。

他的目中閃出冷煞的寒光，掠過手中泛起暗藍光芒的「背弩」，落在鐵心寒的臉上。

鐵心寒看到展雲龍臉上隱隱現出一層金光，目光有如兩枚冷煞犀利的長劍直達自己心底，刺得隱隱發痛。

她悚慄地道：「你……你怎麼不怕毒？」

展雲龍冷冷一笑道：「天下之毒大部沒有能傷得了我的……」

一個蒼老沙啞的笑聲把他的話給截斷了，展雲龍倏然轉目，只見一個頭戴斗笠，身穿紅袍，形像猥瑣的老者自森森的樹林梢端，飛身墜下。

展雲龍冷冷道：「閣下來了有半個時辰之久，竟然到現在才露面，嗯！還有兩位何不一併出來？」

鐵心寒一見來人道：「師叔，你快來救我。」

那個紅袍老者，冷冷一笑道：「你好大胆子，竟敢挾持帝王谷之女，黎山姥姥之徒，這還不算，還敢大言不懼天下鉅毒，哼！二十年前搏命閻羅展嘯天見了本人也不敢發此狂言，想不到你這小子……」

展雲龍冷沉聲道：「你的廢話說完

了沒有？還有藏在谷中的兩位朋友，何不也一起現身出來，難道要在下請不成？」

樹林裏傳來兩聲長笑，人影掠空而來，仿如兩隻大鳥展翅飛來，落在展雲龍面前。

展雲龍只見那右側是身高七尺，有如竹桿一樣的瘦削老者，他身穿一件黑色長衫，手持一柄雨傘，好似傳說中的無常老爺一樣。

那另一個則是生得五短身材，全身上下都是肉。擠在一襲黃衣裏，堆滿了肉的臉上，把眼睛鼻子都擠在一起，一眼望去，還以爲是個黃色的大肉球。

展雲龍冷冷的撇了一下咀唇，道：「我還當是什麽東西，原來是這些不成人形的怪物！」

那像是無常樣的瘦子，冷峻地道：「小狗，你要找死正好撞上我活無常，來吧！」

展雲龍目光一寒，問道：「你們全都是進犯帝王谷的？」

那似是肉球樣的黃衣客，怪笑一聲道：「小子，你離死不遠了，今晚坦白告訴你，宇內十凶在萬邪之尊率領之下，全都來了！」

展雲龍心中一動道：「你們是爲了滅音金鐘而來？」

那三個人似是一怔，互相對望一眼，厲聲道：「小子，你怎麽知道？」

展雲龍並沒聽過宇內十凶與萬邪之尊的名號，可是却知道那萬邪之尊既能自稱邪門之尊，而敢進犯帝王谷，必然有他的厲害之處。

他暗忖道：「我雖然不知道滅音金鐘到底何在，但是這萬邪之尊却向鐵皇爺要滅音金鐘，顯然鐵皇爺知道金鐘所在，我若是任由十大凶人剷平帝王谷，那麽將來我要想得到金鐘，豈不是更困難？」

意念如電，更似夜空裏閃過的一抹帶着尾芒的流星，當下已有了決定。

鐵心寒睜大了眼睛，道：「師叔，你們是要進犯爹爹，不是來幫我們的？」

那紅袍老者狡猾地一笑道：「賢姪女，師叔一定幫妳殺掉這個小子替妳出氣！」

展雲龍搖了搖頭，暗嘆道：「她有時又頗懂事，有時却幼稚得像個小孩子，唉！何必管她的事？殺了這三個傢伙，去找到林大哥，然後再和他一起來這裏，那時什麽萬邪之尊也都不足爲懼了。」

他瀟洒地一笑，說到：「你們三個雜毛聽着，本人展雲龍，乃河洛人氏，見到了閻王那可別記錯了！」「

那紅袍老者陰沉地道：「小子，你也記住，老夫餐毒客齊邪，那是活無常劉塵，沉天錘范幽幽……」

「好一個美麗的名字。」展雲龍冷笑道：「沉天錘范幽幽，這大概是你師娘幫你取的吧？」

沉天錘范幽幽怒叫一聲，雙手抖動，一道沉猛的勁風陡然旋起，跟着他那滾動的身子，已經攻向展雲龍而來。

「嘿！眞像是肉球滿地滾，肥豬亂翻身。」

展雲龍冷笑一聲，脚尖一點，大旋身，飛踢脚，在那迷濛的掌影裏探了進去，全然不顧那凶猛的勁風，一足踢在范幽幽腰上。

「呃——」范幽幽身子飛起七尺，在空中滴溜溜地一滾，已經站立在地上。

他睜大了老鼠屎模樣的小眼睛，怔怔的望着展雲龍，心中說不出的驚詫。

餐毒客齊邪「格格」怪笑，道：「好小子，確是有一套，老夫來讓你見見毒門南宗的毒功……」

展雲龍道：「那麽先把這些毒針還給你吧！」

「吧」字未完，他身上衣袍一陣抖動，那附在上面的無數牛毛細針，射將出去。

齊邪嘿嘿一陣怪笑，雙掌交錯，劈出兩道廻旋的勁風，將那激射而來的小針平空擊落。

他右手一晃，自懷中掏出兩個白瓷瓶來，道：「這是兩瓶同樣的毒藥，乃聚集天下三十六種草木之毒及五種飛禽之毒，還有玉泉山幽靈洞的毒泉淬練而成的，老夫忝屬毒門中人，今晚聽到有不畏毒的高手，故此想與你共享此百毒混合的紅花靈液……」

他陰陰地道：「這紅花靈液見血封喉，觸物即毀，可是和純甘醇，較之貴州茅台，毫不遜色，你可願與我一賭？」

展雲龍沉吟了一下道：「若是在下不死於你的毒液之下，你當如何？」

齊邪道：「老夫拍拍屁股就走！」

鐵心寒倏地叫道：「你不要跟我師叔比試毒功，你千萬不要吃下那紅花靈液！你馬上會死……」

齊邪目中閃過一縷凶光，笑道：「賢姪女，師叔與他玩玩，不會要他死的！」

展雲龍嘴角撇了撇，道：「謝謝姑娘關懷，在下原就該死，若是死在這紅花靈液之下，姑娘豈不更高興了嗎？」

鐵心寒搖頭道：「不！我要親手殺死你！你別跟我師叔比試餐毒之功，他是看你武功太強，所以……」

齊邪哈哈笑道：「小孩子脾氣莫去管她！」他將手中的瓷瓶拿到展雲龍面前，道：「展少俠，你選那一瓶？」

展雲龍忖道：「師父昔日曾說本門武功不懼百毒，而我練的『血魂指』也就是積鬱死亡谷裏的毒瘴之氣所成的，只是不曉得我能不能夠服下這種據他說是百毒混合的紅花靈液？」

齊邪是何等狡滑之人，一看展雲龍的樣子，便曉得對方猶疑不決，他陰陰一笑道：「如果你不敢服下這紅花靈液，就請退出帝王谷去……」

展雲龍冷哼道：「你別用激將法，在下可不吃這套！」

他伸手接過那遞來的玉瓶，道：「在下就服下給你看。」

齊邪扭開瓶塞，拿起玉瓶便往嘴裏倒去。

展雲龍深吸口氣意納丹田，將那玉瓶裏的液體也灌進嘴裏。

一股香醇甘美的滋味，留在舌尖，使得他有些醉醺醺的感覺，他吁了口氣，把那紅花靈液，納入「靈台穴」裏。

齊邪舐了舐嘴唇，笑道：「味道眞正不錯是不是？」

活無常劉塵陰沉沉地道：「只是小子

你活不到半個時辰了！」

展雲龍冷冷道：「在下已經吃下紅花靈液，你們也該走了吧！」

鐵心寒臉色鐵青，道：「你……你快從後谷奔出，翻過兩重山，便可到藥王谷去，他那兒有辟毒珠，你就說我爹爹叫你去，他就會把辟毒珠給你……」

展雲龍不知道鐵心寒爲何突然會如此關懷起自己，他皺了下眉，道：「謝謝姑娘關懷，在下死不了的！」

他的目光一觸鐵心寒眸子裏那種關心焦急的神情，突然大大的震撼起來，當日在藥王谷擒獲黃妙貞時，她那黑亮的眸子緊盯着自己的情景，此刻又出現在腦海裏。

他凝聚了一下心情，暗忖道：「她既然如此關懷我，那麼又爲什麼要對我那樣？難道我對恨與愛眞的無法分辨麼？」

餐毒客齊邪哈哈一笑道：「你還能活着趕到藥王谷嗎？小子，任你以內力將毒性抑住，也不能活過半個時辰！」

展雲龍臉上閃起一層寒霜，道：「齊邪，你不守信諾是不是？」

齊邪陰陰一笑，雙掌一抖，道：「讓你見見毒門利器『幽魂錐』！」

在鐵心寒的驚叫裏，兩道烏黑的金光帶着異嘯急射而來。

一聲悲壯的朗笑自展雲龍嘴裏發出，他上身一斜，像是一縷輕煙飄了開去。

活無常劉塵一撑鐵傘，一式「無常現形」，自橫裏掃來，陰森的寒風中夾着啾啾的鬼聲，令人不寒而凜。

沉天錐范幽幽身形一晃自左滾進，兩柄八角大錘，斜搗而出，與齊邪、劉塵成三角形攻勢，將展雲龍身形截住。

展雲龍飛掌凝勁踢腿，在三大邪門高手的包圍中，劈出六掌踢出十腿。

三條人影略一散開，頓時又聚攏起來，展雲龍怒喝一聲，躍起四丈多高虛空之中，他一抖包袱，道：「今日我要大開殺戒了。」

金光一道閃爍騰起，他廻空繞折而下，金魔神挾着萬鈞之力，已如雨磕出。

金魔現形，統體生輝，那兩枚幽魂錐已被他敲得粉碎。

活無常劉塵駭然道：「金魔神！」

他手中鐵傘一張，被那金魔神震得彎曲，幾乎斷爲兩截。

劉塵臉色鐵青，右手一按傘上機簧，身形硬生生的挪出八尺開外，那些傘骨已錚地一聲彈了開來。

展雲龍沒想到劉塵逃命之際還要傷人，怒叱一聲，金魔神一掃，一片金光漫灑開去，將那飛彈而來的傘骨掃開。

他冷酷地喝道：「逃到那裏去？」

一縷異響自他手背發出，「金魔指環」已激射而出，嵌在活無常劉塵的咽喉。

沉天錘范幽幽大叫道：「你也給我留下命來。」

展雲龍覺得身後風勁猛然響起，眼角撩處，已瞥見齊邪閃身開去，那范幽幽不顧死活的將雙錘兜了回來。

他冷哼一聲，腳尖一踢，大旋身，飛金人，一式「魔自心生」擊出。

「錚錚」兩聲大響，那兩個八角錘已被磕得粉碎，濺落一地都是。

展雲龍將金魔神往前一送，那合起的雙掌，如同一柄長劍，穿入范幽幽的胸中，頓時夜空裏響起一聲慘叫。

鮮血飛濺，殘骸被金魔神帶起，落在四丈開外。

范幽幽那聲淒厲的叫聲還未消失，展雲龍大喝道：「你往那兒去？」

他一指點出，往那奔向鐵心寒的齊邪而去。

月光之下，他的指尖冒出一道紅光，似是燃燒而起的火焰……

齊邪被那刺耳的異嘯所驚，愕然回過頭來，已見展雲龍這駭異驚人的「血魂指」。他臉色驟變，身形一個翻滾，竟因驚慌過甚，而被地上的石頭絆得摔了一交。

鐵心寒驚懼地睜大了眼，凝望着展雲龍於暴怒之下施出的獨門奇功，她駭得幾乎呆了。

當齊邪滾到她的身邊，她才呃了一聲驚醒過來，眨了眨眼睛，展雲龍那閃着爍爍紅光的手指，已距此不足六尺。

她尖叫一聲道：「你……展雲龍，你饒了我師叔吧！」

展雲龍左手斜舉金魔神，右手食指虛虛點出，齊着眉心，眼中泛射出殘忍的光芒，凝望着齊邪。

如果他那兩道目光能夠殺人的話，齊邪早已屍橫於地了。

可是齊邪却依然不敢逼視展雲龍那冷煞的炯炯神光，他曉得那「血魂指」的厲害，知道展雲龍只要食指向外一按，自己便無法擋得住那天下指法中最凶毒的「血魂指」！

當年血魂金魔出現江湖時，曾在大枯山以「血魂指」連斃黑道二十餘高手。

那時毒門南北兩宗會合於雲南，便曾被「血魂金魔」的這一手凶毒無比的指功，將兩宗宗主點傷。

以毒門用毒之殘忍與對毒物的瞭解之深，竟無法解去「血魂指」毒，而使得兩宗宗主自殘肢體，才免除死亡。

這種駭人的往事，永遠使得毒門中人心寒，而毒門中也以此爲他們最大的恥辱。

因爲他們到現在還沒有研究出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救被「血魂指」所傷的毒。

故此毒門一直潛伏不動，以防血魂金魔加以殺害。

直到後來，武林中傳出佛門三聖聯手五大門派，在泰山之巔，將血魂金魔殺死之後的消息，毒門中人才重現江湖。

故此當齊邪還沒見到展雲龍掣出「金魔神」時，他僅以武林後輩視之，待到展雲龍大展神威，連斃十大凶人中的活無常與沉天錘時，他才覺察展雲龍的恐怖。

由於「金魔門」僅是一脈單傳，弟子罕得在江湖一現，故此他們的武功都被渲染得有些神秘。

而毒門所擅長的使毒，用毒之法，對於金魔傳人是一點效果都沒有，武功的尅制與經驗之教訓，使得齊邪對於展雲龍一種廻異於常的恐懼。

他暗忖道：「若是我曉得他是『金魔門』的傳人，豈會不自量力，與他對敵？這下可糟了，他們在前谷遇上鐵皇爺，不

曉得是勝是敗，但是絕不會趕到這裏來了……」

展雲龍沉聲道：「齊邪！你一生用毒，今晚我要讓你見見『血魂指』裏的鉅毒……」

鐵心寒從沒見過如此凶煞冷酷的臉孔，她似是有點不相信現在面前的展雲龍會是半月以前在嶗山下那個傻傻的小道士。

她親眼看到展雲龍下手狠毒，殘酷凶暴，是以曉得若是他存心要殺自己師叔齊邪，他是決不可能躲得了的。

她下半身雖然不能動彈，可是上身依然可以活動，這下不知從那裏來的一股勇氣，伸手把齊邪一拉，道：「展雲龍你住手！」

她的聲音尖細，刺入展雲龍耳裏，使得他為之一愣，那緩緩向前行走的脚步停了下來。

他冷冷地盯了她一眼，沉聲道：「妳為何要庇護他？」

鐵心寒定了定心神道：「你已經殺了兩個人，難道還不夠嗎？」

展雲龍重重哼了一下，冷森地道：「妳到現在還沒弄清楚敵友？妳沒聽他說，宇內十大凶人在萬邪之尊率領之下，已經侵入了帝王谷，想必前谷已經打起來了，妳竟還為他庇護？」

鐵心寒驚疑地望了望展雲龍，暗忖道：「怪不得直到現在都沒一個人到這裏來，大概爹爹以為谷後是峻嶺峭壁，無路可行，故此才不派人來……」

她半信半疑地回頭問道：「師叔，他的話可是真的？」

齊邪奸笑了一聲，道：「寒兒，妳怎麼相信他的話呢？難道師叔會騙妳嗎？」

展雲龍目光凝視遠方，冷冷道：「那邊起火的大概就是帝王谷的重心所在了吧？姑娘，妳用妳的眼睛看看吧！」

鐵心寒側首一看，果然發覺前谷冒起火苗，將黑暗的天空都漆上一層暈紅。

她呀地驚叫出來，失聲道：「前谷失火了，快放我起來，快放我起來！」

展雲龍深深吸口氣道：「待我殺了這鄙劣無恥的小人，再替妳把穴道解開！」

齊邪瞥了一下那沖起半空的火光，心念電轉忖道：「火神苗成已按照計劃縱火，萬邪之尊樊老仙人大概已經得手了，我只要拖延片刻，便能獲救。」

他乾咳了一聲，哈哈一笑道：「展大俠，現在已經證實你是不畏百毒，在下依照諾言，退出帝王谷……」

展雲龍冷煞地道：「哼！有那麼容易的事麼？你想得可太天真了一點吧？齊邪，你還不自盡？」

齊邪臉色一變，眼望展雲龍那閃出燦爛紅光的右手食指，倏地一把將鐵心寒揪抓了起來。

「你……師叔，你要幹什麼？」鐵心寒驚駭地叫着。

齊邪陰笑道：「賢姪女，對不起，愚叔有要事辦，不能與這小子磨菇……」

他將鐵心寒的「肩井穴」扣住，往身上一貼道：「姓展的，你再上前一步，我便將她殺了。」

展雲龍似乎沒有想到齊邪會突然來這麼一着，他微愣之下，立即又回復原狀，冷莫地向前行了一步，道：「齊邪，她是鐵皇爺之女，黎山姥姥之徒，與我又有何關，你殺不殺她，我都要將你處死……」

齊邪奸惡地一笑道：「姓展的，話別說的這麼硬朗，嘿！我老人家閱人可千萬？豈會不知道你對我這位姪女傾心相愛？我若殺了她，你不心痛死才怪？」

鐵心寒全身不能動彈，掙扎着道：「齊師叔，你怎麼這樣卑鄙，你……你還不放了我，等師父來了……」

齊邪一指點出，將她的「啞穴」閉住，微笑道：「賢姪女，委屈妳了！」

展雲龍倏然發出一聲狂笑，笑聲裏，他冷肅地道：「齊邪，你以為這樣我便無法殺你麼？」

齊邪一愣，已見到展雲龍揮起金魔神，金芒耀眼，風刃逼人，使得他駭然退了一步。

咬了咬牙，他拖着鐵心寒那嬌柔的身軀，便往「金魔神」撞來。

展雲龍自閃爍的金光裏，看到鐵心寒那楚楚可憐驚愕閉目的神態，他的心頭一震，身形陡然一旋，兜了半個弧，自右側攻向齊邪而去。

「嘿——」齊邪脚跟一移，又將鐵心寒擋在身前。

展雲龍長嘯一聲，右手手腕一挫，左手立即將金魔神接住，他瀟洒地一揮，三道烏光自指上飛出，在空中走着弧形，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向齊邪射去。

三枚金魔指環挾着「嗡嗡」的異嘯，沒入空中，齊邪還沒考慮到怎麼躲開，已被金環射中。

「啊——」

齊邪那伸在空中，欲待向鐵心寒頭頂拍下的手掌無力的下垂，全身一陣痙攣，把鐵心寒摔倒在地上。

齊邪兩眼瞪得像銅鈴一樣大，指着展雲龍，顫聲道：「你……你好狠……金魔……」

一縷血水自他嘴角滲出，他那烏黑的手在空中一陣抓攫，身子無力地臥倒地上……

展雲龍將金魔神往地上一插，飛起一足，把齊邪的屍體踢得飛起四丈，落向陰暗的樹林裏。

他吁了口氣，把鐵心寒提起，揮掌之間，解了她被閉的穴道。

鐵心寒呵地驚叫一聲，撲入展雲龍的懷裏。

一股憐惜疼愛的複雜情感，在展雲龍的心裏滋生着，他仰首望着夜空裏閃爍的星星，長長的吁了口氣，鐵心寒伏在他懷裏，問道：「你……你嘆什麼氣？」

展雲龍道：「我在嘆息着人生的無常，生命的醜惡……」

鐵心寒似乎忘了自己剛才還是恨他的，這一下聽展雲龍這奇怪的言論，不禁愕然抬起頭來道：「生命為什麼醜惡？我想不通。」

望着那閃起紅光的蒼穹，展雲龍湛清的眸子裏，有着一層霧似的迷濛，他那深邃的眼睛，泛起一絲憂鬱與哀傷，沉聲道：「人，為了求得慾念的滿足，常常以生命去與命運作搏鬥，可是當面臨死亡時，他卻又留戀着生命……」

鐵心寒想了一下，道：「當然生命是珍貴的，沒有人願意死去？」

展雲龍茫然道：「爲什麼？」、

「因爲——」鐵心寒在奇怪展雲龍爲何突然興起如此的感慨，沉吟了一會，答道：「人只有一條命，而生命也只有一次，失去了便不可能再獲得，所以人們都珍惜着自己的生命！」

「那麼妳爲什麼要施暗算，想害死林大哥呢？」

鐵心寒臉上一紅，道：「我……」她也弄不清楚自己剛才爲何要以毒門功夫暗害盲劍客，她目光一閃，道：「我……我要到前谷去看爹爹！」

展雲龍又回復了原先的冷靜與漠然，沉聲道：「妳走吧！我還要找林大哥給他解藥。」

鐵心寒盈盈秋水的眸子閃過一道奇異的光彩，道：「喂！你願不願意幫我爹爹殺退那些壞人？我替你去找盲劍客去」

展雲龍猶疑了一下道：「令尊絕藝傳自天地一劍，我想不會被萬邪之尊所害的……」當他看到她眼中那種企望冀求的神色時，他嘆了口氣道：「好吧！在下就去助令尊一臂之力吧！不過妳一定要找到林大哥，喏！這是妳的解藥。」

鐵心寒欣喜地道：「那我就謝謝你了！」她臉一紅，接過他自她懷裏搜去的解藥。

她深情的望了他一眼，突然躍到他身邊，在他臉上親了一下，返身便往密林裏去。

展雲龍愕然立着，視線投注在深沉的黑暗中，那兩道斜飛的長眉微微的蹙了一下，輕輕地道：「她是怎樣的一個女孩子啊？」

他聳聳肩，一掣金魔神，飛身拔起五丈，向着火光閃現之處躍去。

展雲龍如飛的奔了過去，在微弱的星光下，越過兩條木橋，來到一座叢林之中。

他目光銳利，只見一條青石鋪就的小道自林緣伸延開去，直到密林深處。

展雲龍腳尖才一踏到那塊青石，立即便定身嘆了一聲，他默默佇立着，臉上神色嚴肅地忖道：「剛才還有喊殺之聲，怎麼到現在反沒有一點聲音，莫非是什麼一大惡人俱已向帝王谷退出去了？」

他猶疑了一下，依然向前飛躍而進。

淡淡的月光被濃密的枝葉遮住，僅透過一點微弱的斑剝碎影，展雲龍順着小石飛奔而去，在黑壓壓的叢林裏，仿如出柙似的。

他暗忖道：「這眞是令人驚異的事，沒想到那蚌蛤的口涎竟有如此功效，能夠使我的內傷痊癒……」

一念未了，他突然聽到林中傳來一聲呻吟之聲，像是幽靈在暗中嗤出嘆息一樣，低弱而沉鬱！

展雲龍腳下一頓，沉聲道：「什麼人？」

黑暗中一片寂靜，除了夜風低廻之外，沒有其他的聲息傳來。

「哼！」展雲龍一扭手中指環，忖道：「若是誰敢在此裝神作鬼的戲弄我，今晚非要他……」

他的目光在黑暗中射出一股寒芒，沉聲一喝，全身有如一隻急矢，向着林中的枝葉響處撲去。

「咻——」

一聲怪異的急響，自一株樹幹後飛射出一條長長的小蛇，向着展雲龍迎面射到。

來勢迅速如電，展雲龍正好湊上那小蛇飛射之勢，眼見便要將被噬住。

陡地，幽暗的林中閃起一點紅光，展雲龍在這刹那裏已施出「金魔門」不傳之秘的血魂指。

「哇！」地一聲怪叫，血水飛濺，那條小蛇已經被他一指點中在他面前墜落……

展雲龍左手一揚，已將那條小蛇抓住，藉着微光一看，只見那條小蛇鱗片倒豎，脅生肉翼，形狀怪異無比。

他駭然忖道：「天下竟有這種會飛的蛇，眞是令人驚駭，若非是我急忙之間運出『血魂指』，眞還不好對付……」

草叢之中起了一陣聲響，接着便是急促的喘息之聲傳來。

展雲龍雙眉一軒，喝道：「是什麼人？」

「呵！我！」

自樹幹後面，現出一條搖搖晃晃的黑影，他連着走了幾步，顫聲道：「我……我的銀靈子……」

展雲龍只見那人披頭散髮，一身血污，雙手伸在空中，像是要抓攫什麼地方似的亂撈着。

那人搖搖擺擺的走了兩步，一交摔倒地上。

（未完・七）

上文提要：

百毒教主命四大天王向北翁錢仲合下毒，却爲在旁窺看的俞劍峯所喝阻，端木愈飛身而至，並道出錢乃殺害俞一青之兇手，俞欲報父母血海深仇，遂向錢姓老者進擊，豈料端木愈突施出沙冰掌向他偷襲，錢挺身而出，力抗之下嚴重受傷，四大天王亦趁機加入戰圈……俞看到十多輛鏢車在官道上馳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關外第一劍敗北　七曲大手印逞威

那中年文士出現得好不突然，以俞劍峯那等眼力居然連瞧都沒有瞧清，不由暗暗吃驚不已。

一衆鏢師驟睹中年文士現身，亦齊然露出駭訝之狀，一時紛紛交頭接耳，竊議私語不休：「鐵金吾鐵老爺子來了！……」

「鐵老爺子原來一路就跟在鏢車後面，咱夥兒竟然沒有發覺！……」

「局主從來未嘗親自押鏢，此番怎地却一反常例？」

「這下那少年怕要吃不完，兜着走了，活該，誰叫他多管閒事……」

「……………」

中年文士環目一掃，一衆鏢師接觸到他冷漠的眼光，俱都不由自主靜了下來。

俞劍峯見他不怒而威，擧止間另有一種頤指氣使的氣派，心中已將對方身份猜着了幾分。

中年文士道：「小哥萬兒可否見告？」

俞劍峯道：「咱俞劍峯，閣下就是京師第一家鏢局鐵局主？」

中年文士冷哼不答，半晌道：「鏢車猶未出關，便有人踩上線來，倒大出老夫意表。」

俞劍峯道：「鐵局主誤會了。」

鐵金吾冷冷道：「你也不必多辯，老夫既然決定甘冒大不韙接下這趟重鏢，自然不會沒有打算，你劃下道來吧……」

俞劍峯心道這誤會越鬧越深了，但那鐵金吾身爲一局之主，不分青紅皂白，便一口咬定自己是摘鏢之人，心中也自是有氣，道：「鐵局主話說重了。」

鐵金吾連哼不已，忽然右掌一起，疾若閃電按到俞劍峯胸前！

這一掌委實施得陰險之極，連招呼也不打一個，而且出手又重又狠，顯然欲一擧掌致對方於死！

縱使俞劍峯有再深的涵養，也被引得怒火勃發，他單掌迅速翻出，平空向下一振，鐵金吾陰然一笑，左手一振，俞劍峯還未出手的內功竟被一振而散，這一驚簡直非同小可。

「這鐵金吾好怪異的武功！」

他腦際方閃過此一念頭，對方一掌已遞到自己身前不及五寸之處，俞劍峯毫無考慮的餘地，一記七曲大印手飛摔而出

鐵金吾掌勢稍滯，俞劍峯一連又擊出七、八式，方始避開這一掌之危。

鐵金吾怔了一怔，喝道：「小哥，把你的師承來歷說給老夫聽聽。」

俞劍峯一字一字道：「大禪宗。」

那「大禪宗」三字一出，眞是擲地有聲，衆人是震驚駭然兼而有之，幾十年來，大禪宗，桑乾獅王，青牛童子等人的名頭在武林人心中早成了神仙一般的人物，眼前這少年竟會是大禪宗的弟子，四周的人吃驚得過份了，反倒沒有一人出聲，個個心弦俱都劇然震動不已。

俞劍峯並不是沽名釣譽之輩，此刻他所以用恩師名頭唬人，爲的乃是便利脫身，果然他擧步離去，那鐵金吾與一衆鏢師都沒有再加攔阻。

在衆人駭訝的目光注視下，俞劍峯漸漸走遠了，他心中苦忖道：「適才那一仗打得糊裏糊塗，爾後還是明哲保身，免得多生痲煩。」

走了數里路，陡聞一條尖高的聲音喊道：「喂喂，你給我站住！」

「颼」一响，道旁樹上躍下一人，正是那黑衣少年。

俞劍峯定身道：「兄臺有何見教？」

那黑衣少年，來勢洶洶道：「小爺在此地等你許久了，還道你怕了小爺不敢走這條路。」

俞劍峯皺眉道：「做人若是做到令人起了寒意，那也沒什麼意味了。」

黑衣少年怒道：「你是在指桑駡槐，當小爺聽不出麼？哼哼，你自以爲武功高强，便可目空一切，哼，小爺衹要請來一人，那你十條八條小命也要完了！」

俞劍峯默然，那黑衣少年又道：「你承認了吧，別自負功夫高，就可以隨便欺負人，哼哼……」

他一口氣接不下來，衹有藉哼聲極力欲裝出森唬人的模樣，但他面孔清秀，年紀又輕，這一裝腔作勢反顯得畫虎類犬，不倫不類。

俞劍峯道：「我幾曾欺負過誰？」

黑衣少年道：「方才你分明幫着那鳥鏢頭欺負我一人，還要否認不成？」

俞劍峯道：「敢情兄臺認定我偏幫一方，是以遷怒於我了。」

黑衣少年道：「你上來勸架倒也罷了，可是幹麼存有偏見，你們是吃定我年少，存心要我跌倒好看，丢人現眼，小爺還不知道麼？」

他聲音愈來愈大，分明是個童音，俞劍峯被說得哭笑不得，忖道：「似此青紅皂白不分的人倒是少見，我倒不要與他一般見識。」

黑衣少年沉吟一下，又道：「不過我看你不可能是和他們一夥的，可知那些鏢師都不是好人，個個該殺不赦，但你連正邪都無法分清，竟然幫起他們來，眞是……眞是幼稚到家了，初入江湖的人便常常犯了這種毛病……」

他說到最後，儼然以老江湖自居，教訓起他人來，俞劍峯摸不清他的脾氣，只有默默不語。

黑衣少年語氣一變，委婉道：「過則勿憚改，只要你肯認錯，幫我一個小忙，小爺是出了名的大海氣量，倒不會計較前嫌。」

俞劍峯暗笑對方繞着圈子說了半天，原來是有求於己，當下不動聲色，慢條斯理問道：「在下有什麼可效勞之處？」

黑衣少年低聲道：「你助我一臂之力，殺了那些狗鏢師，將鏢貨搶走，便算功得圓滿了。」

俞劍峯心念一動，道：「兄原來志在於鏢，可笑那鐵局主竟錯將我當成踩鏢之人，莫名其妙的動上了手……」

黑衣少年脫口道：「怎麼，鐵金吾也來啦？」

俞劍峯點點頭，黑衣少年道：「扎手，扎手，你到底幫不幫忙？」

俞劍峯道：「在下從來不做沒有來由之事，更何況是殺人越貨的勾當。」

黑衣少年大怒道：「殺人越貨？你，你竟把小爺當成了剪徑之流，小爺警告你放亮眼睛，可不要自門縫裏看人，將人都看扁了。」

他見俞劍峯沒有什麼表示，又氣沖沖地道：「你別自以爲了不起，誰稀罕你的幫忙了，這趟鏢貨縱然運到建州，我自個兒也有辦法把他踩回來……」

俞劍峯心子一震，衝口道：「兄臺是說，鏢貨要押到女眞建州？」

黑衣少年狠狠瞪了俞劍峯一眼，道：「小爺懶得與你盤舌了，你欺侮我，來日總有你苦頭吃的，等着瞧吧！」

他口中不斷說着狠話，身子一摔，朝官道飛奔去了。

俞劍峯怔怔地佇立當地，心中念頭千迴百轉：「這少年時而老練，時而稚氣，言語指使間自有一種高華雍頣氣質，眞不知哪頭來路？他的目的在於劫鏢，也是我萬萬想不到的，但他竟說金吾鏢局是要將鏢貨運到女眞三衞之一的建州，難道這其中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內幕？」

他尋思良久，終不得要領，衹有懷着一顆驚疑不定之心，上路而去。

午晌時分，俞劍峯已來到一座集鎭，在街道拐角處找着一家酒樓，入門對店伙道：「來兩斤白干，再做幾樣菜下酒。」

他在樓頭揀了一個靠窗的座位，時值正午，艷陽普照，遠近山水，一覽無遺，俞劍峯放目四望，不覺心馳神醉。

須臾，店伙將酒菜送上，俞劍峯斟了一碗白酒正待飲下，木梯蹬蹬响處，兩名僧人連袂步上樓來。

俞劍峯不期瞥了兩個僧人一眼，心中呼道：「這不是元元僧和心瀰和尚麼？怎地少林與崑崙兩派的叛徒竟然搭在一起了？」

二僧倒沒有注意到樓角坐着的俞劍峯，逕自叫了菜食落座。

祇聞那元元僧低聲道：「俞大先生只吩咐了這些麼？」

那心瀰和尚道：「貧僧方從崑崙出來，只因俞大先生此次攻打崑崙大計未成，第二個計劃是再也失敗不得，是以貧僧奉命趕到淸空廟，敦請元兄共襄此事。」

元元僧沉吟道：「俞大先生有召，自不容推辭，不知可曾將那金剛經讓你携在身上？」

心瀰和尚搖首道：「不曾。」

元元僧「啊」了一聲，神情似乎顯得有些失望，說道：「然則我們又將從何着手？」

心瀰和尚道：「正午一到，我們便到撒拉木橋去等候，元兄以爲如何？」

元元僧道：「俞大先生已算定那少年錢繼原，今午會經過撒拉木橋？」

心瀰和尚道：「其實也沒個準兒，不過那姓錢的舔犢情深，既已出了落英塔，十有八九要見見他的寶貝孫兒，約定的地點必在此無疑。」

旁聞的俞劍峯不禁怦然心動，忖道：「他們提到的錢繼原，和那姓錢老者不是祖孫一對麼？錢繼原還曾經救過我的性命，不知這兩個叛僧又在計算什麼陰謀？」

那心瀰和尚復道：「我們只要將錢繼原那小子擒下，交俞大先生即可。」

元元僧道：「只是你忽略了一事……」

心瀰和尚一怔，道：「元兄認爲有何不妥之處？」

元元僧沉聲道：「少年錢繼原固然較

易對付，但錢老兒却非易與之輩！」

心瀰和尚沉聲，道：「元兄多慮了，俞大先生心思縝密，早經考慮及此，他已另命公孫飛率領四大天王，會同一人前往截殺錢老兒。」

元元僧道：「什麼人？」

心瀰和尚道：「此人十餘年前，爲黑道第一魔頭，諒元兄亦有所聞。」

元元僧脫口低呼道：「端木愈？」

心瀰和尚頷首道：「錢老兒再强，只怕也得在端木愈的『沙冰掌』下授首了。」

俞劍峯暗笑道：「人算不如天算，你們那知姓錢的老者的『天雷氣』猶在『沙冰掌』之上，端木愈及公孫飛等五人會落敗而去……」

心瀰和尚又道：「萬一錢老兒能闖過端木愈的攔劫，安然抵達撒拉木橋，則貧僧也另有對付之法……」

說到這裏，他視線掃過臨窗座位，俞劍峯連忙別過臉去，但心瀰和尚已瞥見他的側面！

心瀰和尚打了個眼色，元元僧也自發現了俞劍峯，他冷哼一聲，霍然立起，袈袖輕輕一拂。

俞劍峯只覺一股暗勁當胸襲至，他若無其事屈指一彈，元元僧身形微微顫了一顫。

而俞劍峯座下的木椅却已陷入樓板二寸有餘，心驚之餘，暗道這元元僧出身少林，一身功力端的不容忽視。

俞劍峯長身立起，朗道：「俞某忘了祝賀大師死而復生。」

元元僧神色一變，朝心瀰和尚道：

「我們走——」

兩人舉步前行，突地木椅蹬蹬作响，一個中年和尚當着樓頭而立。

俞劍峯心上呼呼狂跳，忖道：「少林法明禪師！他也來了！」

那法明禪師與元元僧打了個照面，雙方都露出意外之色，法明禪師呆了一呆，沉聲道：「慧元留步！」

元元僧冷然道：「讓開！」

他右掌一翻，一股颷風疾震而出，法明待那掌勢來近，拂袖封迎而上，元元僧身旁的心瀰和尚乘時拍出一掌。

法明措手不及，被打得轉過半身側面，緊接着人影激蕩，元元僧和心瀰和尚相繼閃身下樓。

法明在後面喝道：「掌門方丈已親自下山，慧元你還執迷不悟……」

喝聲中，那心瀰偕同元元僧早已去遠了。

這座酒樓先後來了三名和尚，而且說不到兩句就動手打起來，座上酒客登時驚得呆了，有些怕事之徒已紛紛走散。

俞劍峯向法明打個招呼，笑道：「大師久違了——」

法明只淡淡地一頷首，逕自另一張桌旁座落，悶悶不語。

俞劍峯本以爲法明會過來寒暄暢叙一番，不料對方却像有心事在胸，不理會自己，不由暗暗納悶。

他情不自禁想道：「在此地遇見法明，倒是椿巧事。」

想及法明適才之警語，心弦爲之震動不已：「少林方丈從來是不出寺，竟也親自下了山，武林局勢是愈來愈形混亂了……」

這會子，一道悠揚的吆喝聲自街角傳了過來。

「金——吾——鷹——揚——」

喝聲猶在空中盪迴，大夥鏢師已蜂湧着擠進樓來。

當前一名正是那黑老漢，一拍櫃臺喊道：「堂倌！有吃的全部給我端出來好歹塡飽肚子上路。」

另一個哈矮子道：「好歹喝個爛醉上路，省得成日板着臉兒，我說堂倌，有燒刀子，全給我送上來。」

萬大雄笑罵道：「碰上你這個醉鬼，怕連酒罈都要被你啃了。」

哈矮子口頭上也是不饒人的：「萬大雄你那碗喝烈酒的脾氣改了不是？待會你不是泡進酒甕裏，我哈字便讓你倒寫。」

萬大雄道：「你它娘矮子矮，專會揭人短處。」

酒樓並不太大，僅有二十來張座位，禁不得大夥漢子湧入，也就擠得滿滿了，一時哄鬧聲和碰杯聲响成一片。

那鐵金吾局主與總鏢頭何七猛走在最後，兩人俱不約而同發現了靠窗坐的俞劍峯。

何七猛沉聲道：「局主你瞧見了，這小子在釘咱們的梢哩。」

鐵金吾重重哼了一哼，道：「諒他不敢。」

俞劍峯不願多事，只裝作不聞不見，那鐵金吾瞟了他一眼，與何七猛陸續落座。

何七猛低聲道：「局主你說，咱們這趟鏢出關後，會發生意外麼？」

鐵金吾道：「咱們能讓它發生意外麼？何鏢頭你必須記住一句：「鏢存人存，鏢亡人亡……」

何七猛打了個寒噤，半晌道：「既有局主親自押鏢，道上的朋友諒也不敢覬窺。」

鐵金吾道：「咱們能讓它發生意外麼？何鏢頭，你可知鏢車內裝載何物？」

何七猛囁嚅道：「這個……我……我全不知情……」

鐵金吾面色稍霽，他端杯立起身來，洪聲道：「衆夥記再飲一杯，鐵某有事奉告。」

衆鏢師仰首而飲，齊聲道：「鐵局主有話儘管吩咐。」

鐵金吾環目四顧道：「若說全國幹走鏢這一行的，咱們金吾鏢局算得上是數一數二了，全蒙諸位鼎力相助，鏢局始能闖出這個名頭——」

衆鏢師七嘴八舌的道：「局主好說了。」

鐵金吾淸了淸喉嚨道：「幾年來，只要打着『金』字旗號的鏢貨，從未出過岔子，可說是沾各位的光，只是這一次情形不同了……」

他語氣中肯短捷，中氣極是充足，一時酒樓靜得可聞針落，衆人都屛息靜氣地聽着。

「咱們此番出鏢，江湖上更有風聲傳過來，要諸位棄鏢走路，否則必大禍臨身，鐵某也知諸位誰不是拖家帶眷，爲求生

才幹這行，是以絕不能讓諸位扯上風險，但鐵某今日明告各位，所以接下這鏢，是萬不得已。目下鏢貨既已接下，前路無論有多少風險，咱們也是回頭不得了，鐵某敢請各位不顧外界傳言如何，務必將鏢貨安全押到目的地，事情完了後，鐵某發誓絕不虧待各位。」

他侃侃說到此處，仰頭將杯中水酒一飲而盡，大聲道：「諸位將可獲得京都利達錢莊，五千兩錢票的重酬！」

此言一出，一衆鏢師都驚得楞住了，須知五千兩銀子在當時乃是天大的數目，衆人之中大都辛勞一生，也不能掙得此數的一半，由鐵金吾作此承諾，每人都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了。

衆鏢師中有大多數本已準備棄鏢開溜的，亦為重酬所深深打動，齊聲應道：「只要鐵老爺子吩咐一句，咱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鐵金吾吁了口氣，又仰首乾了一杯老酒。

那何鏢頭忽然附耳在鐵金吾身邊說了幾句話，鐵金吾神色連變，一轉身，衝着落座一旁的法明禪師道：「這位大師請了……」

法明還以一禮，却沒有作聲，鐵金吾復道：「大師可是來自少林？」

法明搖頭道：「施主看差眼了，貧僧乃遊方野僧。」

兪劍峯大感驚奇，暗忖：「出家人不打誑語，法明分明是少林經堂主堂，為什麼要出口否認？」

鐵金吾面上陰晴不定，沉吟一忽，緩緩步回座位。

忽然一道嬌嫩的語聲亮起：「酒樓怎麼聚集了這許多人，眞是盛會，盛會。」

衆人眼前一花，只見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出現了樓頭，那小女面上脂粉不施，却是天生麗質，別有一種高尙氣質。

少女黑白的眸子一轉，朝兪劍峯座處施施走來，她唇角含笑，陽光自窗口透入，映出她那天眞無邪的笑臉靨，極為動人。

兪劍峯忍不住好奇心動，凝目一瞧，但覺那少女容貌體態甚是熟稔，他腦際靈光一閃，恍然若有所悟，外表却不動聲色。

那少女步到兪劍峯面前駐足而立，微笑道：「嗨，你在這裏自個兒獨喝悶酒呀？」

兪劍峯故意道：「姑娘是誰？小可不認識。」

那少女心中氣苦，道：「你這人好生滯鈍，那一身武功不知是怎麼學會的？」

兪劍峯道：「姑娘有何貴幹？」

那少女嘟着咀唇道：「傻小子，你還認不出人家麼？」

兪劍峯詐作不知，道：「方才在下結識了一個俊秀朋友，面貌酷似姑娘，敢情是你們嫡親兄妹。」

那少女跺足道：「傻小子！傻小子！」

兪劍峯「啊」了一聲，道：「怎地一個翩翩濁世佳公子，幾個時辰後就成了標緻姑娘了，怪哉怪哉！」

那少女道：「不用少見多怪了，像你這樣傻裏傻氣的，居然也在江湖行走，若沒有人呵護，怕不處處吃虧。」

兪劍峯一聽她三言兩句又教訓起自己來，不禁哭笑不得。

那少女逕自在兪劍峯旁邊拉張長椅坐下，道：「你喝什麼酒？」

兪劍峯道：「煮過的白干。」

那少女一板臉正經地道：「酒多傷身，尤其像白干這等烈酒更喝不得，跑江湖的人切忌飲無節制，喝得酩酊大醉，便容易着了人家的道兒。」

兪劍峯唯唯諾諾，那酒樓衆人見他倆人旁若無人，竊竊私語，都不由怒目而視。

＊　＊　＊

酒樓衆人本為那華服少女明艷所吸引，後來見她目無旁人，簡直連正眼也未瞧上他們一眼，不禁生出反感，個個忿形於色，華服少女却是視若無睹，與兪劍峯談個不休。

兪劍峯道：「在下飲酒自有節制，不勞姑娘費心。」

華服少女嗔道：「是誰費心啦？你儘自喝得爛醉如泥，着人暗算也沒人管你的死活。」

一賭氣別過頭來，再不理會兪劍峯。

兪劍峯微笑不語，那少女只道他會低聲下氣向自己賠不是，却不料半晌仍不見對方作聲，她到底忍耐不住，偷偷用眼瞟了兪劍峯一眼。

一時整座酒樓都靜了下來，華服少女心中氣苦，道：「喂，你長着嘴巴不會說話麼？……別人奉承阿諛我都來不及……當……當眞以為我非得理你不成？」

兪劍峯一笑道：「姑娘說得極是，酒多亂神不如不飲，區區再喝一杯便自用飯。」

華服少女轉嗔為喜道：「有道是江湖越跑越老，你只要聽我這老……老江湖的話，保準不會出什麼差錯。」

兪劍峯唯唯稱是，華服少女又苦口婆心教訓了一番，兪劍峯情知對方脾氣古怪，只有連連點頭。

那少女繼續數說個沒完，兪劍峯正感不耐，視線偶爾一掃，忽然發現酒樓當口不知何時已站着兩名漢子，四道視線冷冷地注視着兪劍峯。

兪劍峯連忙立起身來，抱拳道：「杜大俠，白二俠也來了，幸會幸會！」

那兩名大漢正是華山五俠的老大與老二，兪劍峯與華山派交情非淺，此刻得見他們，心裡自感興奮，孰料兩人神色俱冷漠異常，那老二白揆揚視線自兪劍峯身上移開，落在那少女身上，口裡重重哼了一聲。

杜、白二人逕自在樓角找了空位落座，那連一句尋常寒暄客套之話也沒有說，兪劍峯不明對方何爾竟以冷眼相加，楞楞的出了一會神。

華服少女將一切都收在眼底，低哼一聲朝兪劍峯道：「別人不屑理你也就算了，何苦去攀這個交情？你們是朋友舊交麼？」

兪劍峯略一頷首，華服少女復道：「所以說現在草莽中人愈來愈現實了，他們一旦發了迹，早把從前患難兄弟拋諸腦

後，這便是不增一事，不長一智，像我……我見得多就不引以爲怪了……」

她侃侃而談，就像是名言至理一般，那杜、白二人聞言面色一變，杜元冲唇皮一動，却忍住沒有出聲。

兪劍峯皺眉道：「姑娘可不可以少說兩句？」

華服少女道：「合則來，不合則去，你還怕得罪他們麼？有我在你就不用不怕少了朋友……」

她還持續說下去，那白二俠早已按捺不住，呼地立起身來，却叫杜元冲硬生生地將他拉下，低聲道：「二弟莫動肝火，大事要緊——」

這會子，那金吾鏢局局主移步來到杜、白二人面前，拱手道：「老朽鐵金吾，兩位壯士請了。」

杜元冲冷冷道：「鐵局主有何見教？」

鐵金吾道：「兩位可否移駕過去共飲一杯？」

杜元冲道：「不敢叨擾。」

鐵金吾乾咳一聲，道：「嘿，鐵某沒有這等面子請動兩位，只怪平日爲了鏢局事物，周旋應付道上朋友，未能抽暇上華山拜會五俠。」

杜元冲搖首道：「區區在江湖上跑跑龍套，混碗飯吃，可不敢頂冒華山之名。」

鐵金吾一怔，旋即長笑道：「如此道來，竟是老夫見識太淺了，先是錯認一位遊方僧爲少林寺人，目下又誤會兩位來自華山——」

他說着，視線有意無意地往臨窗坐着的法明緊閉雙目，默然不語。旁聞的兪劍峯亦爲之納悶不已，暗忖：「武林中人最忌背師忘祖，華山少林可都是名門大派，但杜白二兄與法明禪師却先後不承認自己的出身門派，倒不知爲了何故。」

杜元冲道：「金吾鏢局掌今世保鏢諸家牛耳，咱們兄弟久慕大名，不知貴局此番又接下了什麼重鏢？」

鐵金吾沉下臉來，道：「兩位壯士亦是衝着這趟鏢而來？」

杜元冲道：「好說，好說，常聞鐵局主是從來不親自押鏢，今日却一反常例，誠是難得。」

鐵金吾冷冷道：「鐵某親自跑腿，便是要叫那些覬覦此鏢之人知難而退……」

語猶未盡，驀然街上一陣得得蹄聲大作，似有大隊兵馬經過，兪劍峯投眼窗外，果見有十數騎自街頭魚貫奔來。

馬行迅速，來到酒鋪前面，那領頭數名騎士忽然一拉韁轡，踢鐙下馬，使力將手中大旗插在地上。

兪劍峯凝目望去，但見那面四方大旗穗絲飄揚，旗中透着兩隻吊額白虎，一個斗大的「賀」嵌鑲其上。

衆騎先後躍下馬來，簇擁着一個輕袍武將，那武將生得豹首環目，雙目烱烱有神，不怒而威，他往停靠在鋪前的鏢車打量一眼，轉身步進酒樓，後面四個貼身侍衞一躊躇，也自舉步跟上。

那中年武將踏上樓來，環目四掃，沉聲道：「那一位是負責掌押這一車鏢隊？」

鐵金吾神色一變，說道：「是鐵某領的班子，這一位將軍有何貴幹？」

中年武將道：「閣下欲將大隊鏢車領至何處？」

鐵金吾乾笑道：「咱們幹走鏢這一行的，與官府可是半天雲也沾不到一丁點邊際，鐵某用得着回答這話麼？」

中年武將道：「往此直行便是關外，貴局鏢隊只有兩條路可走——」

鐵金吾道：「那兩條路？」

中年武將道：「沿三河彎大道直通寧遠城，另一條羊腸小徑翻越鐵嶺，可迂迴至建州左衞！」

此言一出，酒樓上一衆鏢師登時起哄，紛紛交頭接耳，私議不休。

鐵金吾冷笑道：「閣下言外之意，敝局行鏢的目的地是女眞建州了？」

中年武將頷首道：「事態昭彰，想已毋庸本座贅言陳述。」

說着微微偏過頭來，視線滯留在兪劍峯這一桌上，那華服少女略現慌張之色，急忙將木椅拉前，換了一個角度，背着那武將。

中年武將却早已發現了她，脫口說：「大小姐，妳怎麼一個人來到這酒肆了？」

華服少女無奈，回過身子沒有好氣地道：「誰說我是獨個兒一人？沒見我有一位同……同伴麼？」

中年武將不經意地瞧了兪劍峯一眼，朝華服少女道：「祖參將可想妳想得緊哩，從妳偷溜出城後，簡直沒有一日不是如坐針氈……」

兪劍峯聞言心念一動，忖道：「祖參將？莫非是袁崇煥倚爲左右手的祖大壽將軍？」

華服少女伸手一掠長髮，道：「得了，我難道不會照顧自己？用得着大哥躭什麼小心啊？」

她輕移蓮步趨前，在中年武將耳旁低聲說了幾句話，中年武將點頭「嗯」了一聲，說道：「小將這就折回通報祖參將，請他立即出兵增援——」

他語氣一頓，復道：「大小姐請隨小將一道回去。」

華服少女回首望了望兪劍峯，遲疑了好一忽，漫聲應道：「回去麼？好的，好的。」

她說出這話，忽然打從心底昇起一股迷惘的感覺，自家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覺心中若有所失。

中年武將轉向鐵金吾道：「忠奸存乎一念，鐵局主好自爲之。」

言罷一揮手，偕同四名貼身侍衞，踏步而去，華服少女嫣嫣隨身其後，不時偏過頭來瞧着兪劍峯，唇皮動了動，欲言又止。

兪劍峯楞立了半晌，他早料到這少女來歷不凡，却不曾想到竟是「祖參將」的妹子，那麼她滿口術語，動輒以老江湖自居，倒不知安的是什麼心眼了。

只聞街上得得蹄聲亮起，自窗口望出去，華服少女已騎身馬上，在衆軍士前後簇擁下絕塵而去。

那鐵金吾面色陰晴不定，喃喃自語道：「請領重兵出援，是個好主意，只是你們能回得到寧遠城麼？」

那總鏢頭何七猛壓低聲音道：「寧遠諸將居然也聞到了風聲，前路是愈見難行

了，何某愚見，局主不如下令回頭將鏢貨押送京師，且待他日……」

語至半途，鐵金吾一拍酒桌，「砰」一聲大响，桌上酒菜四下飛濺，何七猛忙住口不語。

鐵金吾厲聲道：「何七猛你身爲鏢頭，竟也說出『回頭』這兩個字！」

何七猛面上青一陣，白一陣，囁囁不能出聲。

鐵金吾提高聲音道：「咱們用罷酒飯，便立刻拔腿趕路，衆兄弟誰有異議？」

他邊說邊環目四掃，晶瞳中精光四射，一衆鏢師接觸到他那冷漠無情的眼睛，俱都不由自主的打個寒噤，齊言諾了一聲。

鐵金吾道：「很好，衆夥兒莫忘了利達錢莊五千兩銀票的重酬。」

他先以毫無商榷餘地的口吻要脅鏢師，繼之以重金打動人心，衆鏢師雖明知此去險難重重，也只有賣命了。

俞劍峯冷眼旁觀，禁不住心中疑潮洶湧，心道：「金吾鏢局接下的是什麼鏢，竟連官軍也驚動了，那祖大壽參將爲人正直，當必不會無故擾民，我且曾經與他在寧遠有並肩作戰之誼，看來我是不能坐事不管了……」

他一轉念，突然想起一事，登時面色大變，又忖：「不好，那鐵金吾適才自言自語，露了一點口風，分明在道上埋伏了什麼，是以那中年武將回不了寧遠之語，我必須趕去通知他們留神戒備——」

一念至此，再不稍事逗留，匆匆起身朝酒樓門口步去。

鐵金吾沉聲道：「小哥留步！」

他一晃身，攔截在俞劍峯面前。

俞劍峯道：「鐵局主何事攔住在下？」

鐵金吾道：「小哥倉促離坐，莫非要趕去與那一隊軍士會合？」

俞劍峯暗道：「這鐵金吾好精密的心思。」

心裡雖作如是想，面上却淡淡如常，說道：「是的話，又怎樣？」

鐵金吾陰陰道：「小哥你再也走不出這酒樓一步了！」

語聲方落，一掌已襲到俞劍峯的胸前，掌力之雄渾，去勢之迅疾，簡直令人無法加以測度。

俞劍峯早有戒備，他飛快一個閃身，右掌自左下往上斜圈，暗含子母兩式，劈向對方脈門。

鐵金吾冷笑一聲，單手微挫，精妙無匹的換了一個方位，俞劍峯立時感到自己一掌的力道整個被黏了一邊。

他原欲借掌使力衝將出去，這下却被迫不得不向後退數步，鐵金吾絕不放鬆分毫，欺身而前，雙掌一併又是一記狠辣的招式招呼了過去，頓時將俞劍峯逼得毫無還手的機會。

俞劍峯心焦如焚，甚是後悔自家的直言不諱，此刻在鐵金吾凌厲的攻勢下，連自保都十分吃力，更遑論脫困出圍了。

就在俞劍峯窮於應付，苦思脫身之法的時候，落座一旁的華山杜、白二人彼此對望一眼，同時立起身來，分自左右斜抄到鐵金吾身側，那杜大俠悶聲不响，疾起一掌便往鐵金吾背部襲去！

這一式委實使得陰險無比，不說大出酒樓衆人意料，那連酣戰中的俞劍峯也爲之驚奇不已，那杜元冲身爲華山五俠之首，竟也用上了偷襲的手段，俞劍峯是連想也不敢想了。

鐵金吾何等眼利，早已瞥見杜元冲自旁突施暗襲，他大吼道：「何鏢頭快替我擋住他吧！」

何七猛應聲而起，欲待上前代鐵金吾擋住這一暗襲，那邊白二俠眼明手快，破空發出一記華山七步神拳！

白二俠七步劈空神拳才發，登時將何七猛攻得退倒數步，在同一忽杜元冲那一掌已然襲到鐵金吾後背不及五寸之處。

但從身後那颯颯風聲，鐵金吾已可辨出敵手出掌的速度和方位，他百忙中一錯步，身子避了開去。

杜元冲高喝道：「俞兄弟快採取行動！」

俞劍峯怔了一怔，杜元冲又自喝道：「快衝出！咱們替你斷後！」

俞劍峯不暇多慮，抽冷子一指便朝鐵金吾喉結大穴點去，鐵金吾前後受敵，身形被迫得再次一轉——

俞劍峯見機不可失，提身自鐵金吾左閃右避，鐵金吾不料對方機靈如斯，脫口大吼一聲：「你跑得了麼？」

喝聲裡，身軀隨之一躍而起，對準俞劍峯舉掌就打。

俞劍峯心知若與他一對掌，自己脫身的機會便微乎其微了，他本能地一提眞氣，一扭一擺，有若一張彎弓，居然又憑空彈起了數尺，就這麼以毫釐之差躲過了敵手掌圈的範疇。

在酒客瞠目驚呼聲下，俞劍峯飛掠而出酒樓，他再也顧不得道上行人驚奇的目光，展開十成輕功往北方掠去。

他疾奔了一個時辰之久，只覺道路愈來愈是狹窄，地勢也越來越是險惡，只可容數人通過。

倏地，一片厮殺之聲自風中傳了過來，俞劍峯心中鼓鼓作跳，暗呼道：「那一隊軍士遇伏了！」

他身子一起一落，又縱出五丈有奇，只見前面狹隘道上，正有一大堆人在浴血鏖戰。

俞劍峯凝目細望，見那張「賀」字大旗斜插在道旁草坪上，十數名身着盔甲的軍士正全力與兩個勁裝大漢拚鬥，受驚的馬兒擠在一處，不時傳出「希聿聿」的馬嘯，馬旁躺着數名軍士屍首，血流遍地。

在另一邊，那中年武將及華服少女正與兩名持劍漢子作對厮殺，俞劍峯迅速的想着：「我的顧慮沒有錯，敵方果然在道上佈置了埋伏，難怪鐵金吾非要阻止我離開酒樓不可……」

他心中想着，足底下可不怠慢，繼續前縱了數丈，已可瞧清那四名持劍漢子個個長得鷹目高額，入眼熟稔異常，俞劍峯險些脫口呼將出來！

「建州四劍！」

那四人正是女眞多爾袞座下高手建州四劍，俞劍峯昔日曾與他們交過手，知道這四人劍上功夫非同凡响，那些軍士雖經訓練有素，但終只能用於衝鋒陷陣，論武藝是絕非四劍之敵。

片刻之間，又有三名軍士受傷倒下，回顧華服少女及中年武將也被迫得險象橫生。

中年武將大喝道：「敵人非你我所能抵禦，大小姐快上馬，不要管咱們了！」

他雖然刀槍嫻熟，手中一支長槍大開大闔極見威力，但仍遠落下風，此刻他分神呼喊，被對方一劍刺中脅下，鮮血汩汩湧出，一剎間將輕袍甲胄染成一大片鮮血！

華服少女尖叫道：「祖家可從未出過臨陣退却之人，賀謙你忒也糊塗了。」

她情急拚命，子母雙環一掄而出，使出與敵同歸於盡的狠辣招式，反將對手逼退了數步。

中年武將賀謙見華服少女不肯退下，心中一急，右肩又被刺中一劍，他厲喝一聲奮起長槍繼續殺上前去。

這會子，愈劍峯已掠到戰圈近前，冷冷喝道：「韃子們還不給我住手！」

酣戰中的建州四劍聞聲一震，手上劍子攻勢微窒，那羣軍士全都退到馬旁列成禦敵陣式。

華服少女秀目一瞥愈劍峯，失聲道：「你——你怎麼也來了？」

愈劍峯舉步躍入場中，面對建州四劍道：「咱們有許久沒朝過面了，是吧？」

四劍爲首梁綸戟指喝道：「姓愈的，當日你乘隙放走華山姑娘，這筆帳梁某還未找你結清哩，目下你來得正是時候，這些軍士臨死之際，總算多了一名陪客。」

愈劍峯沉聲道：「是多爾袞命你們埋伏於此的麼？」

梁綸道：「小子你何以明知故問？」

愈劍峯道：「愈某只要證實心中一項猜想——」

梁綸道：「別故弄玄虛了，咱們……」

愈劍峯截口道：「愈某本不敢相信，以鐵金吾那等德望，那等身份竟會認賊作父，爲多爾袞收買，但梁綸你既然承認係奉多爾袞之命設伏在此，顯是早有串謀了！」

梁綸陰笑道：「小子你既證實又有何用？嘿，咱們四人四劍能讓你活着離開此地麼？」

愈劍峯聳聳肩道：「試試看吧——」

梁綸身後的溫長宿踏前一步，道：「姓愈的，今日你可沒有玄玄郡主爲你撐腰了，咱們兄弟要殺你再無任何顧忌，九王爺日前方下了一道命令——」

他語聲微頓，愈劍峯奇道：「什麼命令？與愈某有關麼？」

溫長宿道：「九王爺有嚴命吩咐：『既不能收爲己用，便格殺無論！』嘿嘿，你當然知曉這是指誰而言。」

愈劍峯心子微動，暗忖：「女眞俘了華山邵姑娘，敢情是爲了藉此要脅我爲他們效力，設若斯時我未曾將邵姑娘救出，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想到此中利害，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梁綸獰笑道：「小子你還不引頸就戮！」

一抖手，長劍亮起點點寒星，襲向愈劍峯小腹要害。他這一劍去勢甚是迂緩，但潛勢驚人，劍尖隱約夾着風雷之聲，四面八方登時都罩在劍幕之中。

愈劍峯凜然而立，單臂運足內力，居中緩緩封出，先手之勢穩若山嶽，絲毫不見頓挫。

那梁綸見對方一出掌威力已著，心中不敢大意，長劍去勢一頓，自斜地裡一橫一抖，劍影飄忽不定，旁觀衆人猶未瞧清他變招的手法，只覺漫天寒光一閃，劍尖已指向愈劍峯眉心！

這一手正是梁綸精擅的「古樸劍法」起手三式之一，昔日强大如長白三大法王之輩聯手，亦爲此劍所敗，其威力可想而知。

愈劍峯卓立如故，待得對方劍子即將及身，右手斗然暴伸，反向梁綸手上劍身抓去，口中喝道：「斷劍！」

他右足微踏半步一站一帶，右臂一大輕迴，連轉三個大圈，但聞「卡查」一道脆響，梁綸手中劍子齊身而斷！

梁綸臉色死灰，手持劍柄而立，在先後不到兩個照面中，便被人一掌震斷兵刃，當着三名拜把兄弟之前，這張面子如何掛得住？他那知愈劍峯身經百戰，功力與經驗已大非昔日可比，這空手斷劍功夫，正是他新近自「七曲大手印」悟出的招式，今番首次用出便奏奇效。

即愈劍峯本人也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竟能迫得素負盛名的關外第一劍斷其兵器，心中的興奮是不用說了，他暗自呼道：「行了！我終於能夠完全發揮『禪門七曲』的精髓了，此後縱然面對武功較我高十倍八倍的高手，亦復何懼之有？」

四劍其餘三人神色齊地一變，合身圍了上來，愈劍峯冷笑道：「梁綸你輸得很不服是不是？」

梁綸沉聲道：「梁某用劍數十年，今日第二次斷劍，姓愈的你這一手叫怎麼名稱來着？」

愈劍峯道：「適才我信手使出，自己也道不出其名。」

梁綸臉上滿露驚疑之色，暗道此人年紀輕輕，妙手偶有一招，便破去了自家費盡心血，苦磨鑽研的「古樸劍法」，不禁頹然喪氣。

愈劍峯道：「爾等四人一齊上吧，省得愈某費時費力。」

梁綸鬥志全無，他一揮臂，四人掉頭退去，不一刻便人影俱杳。

名震天下的建州四劍竟在一舉手間，被一個少年驚走，此事若傳開江湖，怕是沒有多少人肯相信的了。

那中年武將待得四人去遠，方始上前抱拳爲禮道：「適才多虧俠士及時出援，否則局面委實不可收拾。」

愈劍峯道了聲「不敢」，兩人客套了一番，中年武將轉身忙着料理傷處去了。

愈劍峯轉身正待離去，只聽得一道嬌脆的聲音道：「喂，你本領倒也不少，將那窮兇極惡的四人給嚇走了。」

愈劍峯笑道：「區區這等微末之技，可不敢在你這老江湖面前班門弄斧。」

華服少女露出尷尬之色，道：「你，你別損人了，我瞧你武功當眞高得緊，簡直比我……比我叔叔也相去不遠……」

愈劍峯心念一動，問道：「令叔是誰？」

華服少女支吾道：「他老人家不常在

武林走動，諒你也不曾聽過。」

俞劍峯道：「姑娘但說不妨。」

華服少女遲疑一下，道：「家叔姓洪，名荒……」

俞劍峯脫口道：「靈盧主人洪荒？敢情姑娘一身武功正是他所調教出來？」

口上說着，心中忖道：「洪荒與趙鳳豪齊名天下，同為陸平叔叔的生平至交，想不到眼前這姑娘竟是他的姪女，誠是無巧不巧了。」

華服少女道：「洪叔叔自署其居處為靈盧，依我瞧那幢茅屋破破爛爛，那有什麼靈氣？眞笑死人哪。」

正說間，突聞道上轆轆車聲響起，那金吾鏢局的十二輛鏢車在一衆鏢師的推撐下，已走到了這條窄路上。

當前兩人跨着高大駿馬在前頭踹道兒，鏢夥的吆喝聲和車輪聲響成一片。

來到近前，縱騎右首的鐵金吾翻身下馬，環目往道上物事一掃，面色陡然變得相當難看。俞劍峯冷笑道：「本朝軍士得保無恙，可是大出閣下所料？」

鐵金吾眼色陰晴不定，沒有答理俞劍峯，逕自趨前朝中年武將賀謙道：「將軍請令部屬讓道，俾容敝局鏢車通過。」

賀將軍沉吟不決，右側林中驀然傳來一道巨鐘般的聲音：「阿彌陀佛，讓不得，讓不得。」

林葉悉索處，穿着一襲寬大袈裟的少林法明禪師徐徐步了出來。

鐵金吾沉下聲音道：「大師一路追躡咱們鏢隊而來麼？」

法明禪師道：「可以說是如此。」

鐵金吾陰陰一笑，道：「大師分明是少林僧人，緣何却否認不是？」

法明禪師默然，鐵金吾復朝東林揚聲道：「華山派的高人也請一併現身吧！」

喝聲方落，東林驀地爆起一聲長笑，緊接着灰影閃盪，衆人眼瞳一花，華山杜大俠，白二俠已端端立在道上。

杜元冲笑聲一斂，冷冷道：「鐵局主認定咱們是從華山下來的人了？」

鐵金吾嘿嘿一聲陰笑，道：「少林和華山的門人，這麼沒出息竟要裝傻麼？」

杜元冲哂道：「就是咱們承認，今日這事也是非管不可！」

鐵金吾自鼻孔中重重一哼，指着法明禪師道：「嵩山少室的人呢？難不成把本門的祖師爺也給忘了？」

法明禪師垂掌合十道：「罪過，罪過，貧僧乃少林經堂主法明。」

鐵金吾沉聲道：「鐵某就等着你們說出這句話，嘿嘿……」

他轉首朝何七猛道：「何鏢頭，有勞將鐵某馬上包袱裡的物事拏出來——」

何七猛應了一聲，步出馬前伸手去解那白色包袱，那杜元冲猛一張口，躍前一步大喝道：「在他還沒亮出本門信物之前，快動手！」

白二俠距離鐵金吾最近，聞聲斗然發難，左掌一平，右掌虛空一按，交互併擊而出。

鐵金吾不待對方掌力擊實，上半身疾然向下平橫，雙足一點，整個身形向左斜竄出去。

鐵金吾在五步之外定身，却沒有及時還手，衆人俱可瞧出他面上滿露驚疑之色，吶道：「信物？爾等居然都已洞悉此事，怪不得適才一味否認自己的出身門派？」

白二俠道：「姓鐵的，你不明白咱們怎會事先知曉你懷有本門信物的內情，是麼？」

鐵金吾道：「鐵某正有此疑，華山少林信物乃是那人親手交與在下，萬不可能有第三者知曉……」

俞劍峯插口道：「那人可是多爾袞？」

鐵金吾不語，西南林叢陡然響起了一道沉着的語聲：「是老夫！」

衆人矍然一驚，循聲望去，只見一個神態威猛，身着一襲布衫的老人分開枝葉，一步一步走了出來！

俞劍峯的駭異更有甚於其餘諸人，這老者不是旁人，竟是那今晨與他朝過面，自承是手斃俞劍峯的父母的錢姓老者！

鐵金吾就趁着衆人心有旁顧之際，一晃身掠到何七猛右側，拏過白布包袱，掏出一支綠色雕佛小杖——

法明禪師神色霍變，喃喃道：「綠佛杖……綠佛杖……」

鐵金吾將「綠佛杖」臨空一指，道：「見杖如見掌門，法明你還不退下去！」

法明禪師身軀又是一顫，却始終駐足不動，那鐵金吾冷笑一聲，手一揚，一柄烏黑的短劍在杜白二人晃了一晃，一時之間兩人氣勢全消，呆呆望着那柄短劍出神，日光大是散漫。

杜元冲期期艾艾道：「華山金日匕！它……它果然在你的手上……」

鐵金吾道：「爾等猶能與老夫作對麼？」

杜元冲神情瞬息數變，似乎正在決定某種重大事件，半晌，他咬牙一個字一個字道：「無論如何，咱們不能不過問此事，二弟你認為怎地？」

白二俠頷首道：「說得是！你我拚着被逐出華山，也不能甩手一走！」

鐵金吾呆了一呆，他本以為持有少林華山鎭山之寶，兩派門人豈敢不俯首聽命，豈料事態發展大為出人意表，先是，少林法明及杜、白兩人相繼否認其出生門牆，目下他們見着本門信物，居然無動於衷。

想到這裏，大失平日的鎭靜功夫，說道：「漠視本門信物，等如欺師背祖，若讓天下英雄得聞，勢將成為衆矢之的，那可就不太妙了吧！」

杜元冲道：「此中利害，咱們業已再三考慮過，鐵局主你免談了。」

鐵金吾想了一想，道：「鐵某且問一句：爾等怎能未卜先知，獲悉老夫懷有兩派信物呢？」

杜元冲沉吟道：「在金日匕失竊的同日，咱們在華山接到一封素簡——」

那法明禪師面露驚色，脫口道：「可是那畫有大紅花押，署名無名氏之人所留。」

杜元冲頷首道：「正是。」

法明禪師吁了一口氣，道：「敝派寶物遺失的情形亦無兩樣。」

鐵金吾道：「那封素簡留字提到了何事？鐵某可得聞歟？」

（未完・廿四）